

山
窓
用

甯 山

著 夫 瑟 巴 威 阿

譯 建 光 伍

行 發 局 書 通 華 華 山

Sanine

Artzibashef

山 寧



有 所 權 版

精裝及本
實價大洋二元二角

著 者 阿 戚 巴 瑟 夫

譯 者 伍 光 建

發 行 者 兼 印 者

華 通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

序

「山甯」是一本叫人心裏很不舒服的書，但是這本書有暴烈的力量，所以不久就到了歐洲各國。美國是向來要讀叫人心裏舒服的書，誰知「山甯」也居然到了美國。這本書在俄國德國激動憤怒，但是這本書原是因憤怒而作的，因此在這兩國裏有非常的銷路。銷路並不證明一本書的價值，也不證明他的魄力，一本書不因爲能夠震動許多道德的成見，也並不因爲能夠激動人的感覺叫人發癢，纔能夠變作各國人都要讀他，毋論那一國都有著作家能夠作這兩件事。但不是各國都有他的現狀這樣的痛苦，叫了這樣的極點，有如一「山甯」這樣的書發生。這本書是經過俄國最後一次小產的革命（此譯本是一九一四年十月第一次刊行——譯者註）之後作的，那時候國人從諸位大公手裏奪得一個不成其

爲憲法的憲法，俄國知識界完全絕望。假使這次革命果然成功，知識界也要自問，假使果然打倒了大公們，拴住了陸軍，他們的改革事功，也不過是改變行政的機器，消少政治的不公道，修改抽稅的原則，也許還要改了郵票的顏色罷了，能夠還有別的作爲嗎？他們能夠辦到叫社會不這樣的壓制個人嗎？作這本小說的阿戚巴瑟夫也同全體知識界一樣，很被人生的獸性情狀所迷，很厭惡這種情狀，滿肚子都是憤恨。他同全數美術家一樣，必定要擺脫他自己的厭惡，不然他的美術就算完了，他既是一位有知識的人，又是一位美術家，（因爲是一位知識家，故此不甚是一位美術家。）同包圍他自己的四六八六的絕望狀態相應，見得政治的擾亂失敗，且見得這種的擾亂，只見政治不見人生，必定失敗的。社會原是人造的，知識界就問這是爲什麼。美術家卻不問這種無理的話。美術是自由的。他只要達到美術，這就夠了。普通人都以爲人生是發展「天演」的遲慢手續，人生卻不問究竟是不是的，自己能照應自己，果能照應自己，社會真正是一件令人討厭的事，不是一件極累贅的事，拖累多少人。

數的精力但是只要這些精力能夠在美術上發表，社會卻也不甚能夠剷除。於是知識界就說，美術家很可以這樣辦，有許多個人又該怎樣呢？這些人中能當美術是一種很尖利的刺激，甚至於不過是一服令人快活的藥散罷了，難道就讓社會這塊大石頭壓倒人生的樂事麼？甚麼是社會！社會還不是當許多人滾在一堆時候所發生的畏懼，奉法所積累達成的麼？難道凡不是美術家的人就不該有所作為，不過也是發生許多畏懼羞怯，叫遮蓋社會的黑影子變作更濃更黑麼？難道就不要反動麼？若不經過反動，世界上那裏能夠有配活在世上的人呀？若是無受治的好人，不配受治的人，怎麼能夠有好政治呀？

穿衣，吃飯，住屋，這三件事，世上的男人女人都覺得被社會壓制，即使有覺得的，也是少數。他們合羣，其實就是因為這三件事。既是這樣，他們的畏懼羞怯就使他們遮掩，他們的真性，壓制他們其他諸多欲望，諸多奢願，戀愛的事，就是世上男女覺得社會的壓制，甘心忍受，以這種壓制為必要奉行的法則，其實奉行的很少，只有少數女人是奉行的，這種女人過

了一輩子的冷落的破壞生活，把同他們切近的男子們趕到她們的更大度的姊妹們懷裏。社會的專制，婦女們只有很少的幾樣防護，故此大多數不是變作妓女，就是變作嚴守閨範的人。利用她們的女人身享受情緒的和軀體的激動，利用她們爲人母的地位，保護她們自身，和她們的自重，以免於縱慾的許多效果。男人卻剛健些，有些男人能夠逃入知性的生活；有許多只能保留他們的處世的奸詐，其餘的人是無知無覺的，是愚蠢的，畢生所享的只是小快樂，所受的是小不如意，拿成功或失敗來供養他們自命不凡的想念。

阿戚巴瑟夫拿山甯作他的小說的英雄，就是想像和假定一個已經擺脫社會專制的
一個人，情願隨遇而安的過他的生活，打定主意，順受人生供給他的或憂或樂。他家住在一
個駐兵的小市鎮，他回家很留心看那裏的男男女女所作的事當消遣。他們都是受不能滿
意的欲望所苦，只有他的母親不算，因爲這位老太太是極其循規蹈矩的，冷到冰度的了。山
甯看見諾維柯夫戀愛他的妹妹立達，到了無望程度；他看見立達上了一個當軍官而是拿

手引誘婦女的人的當，入了圈套，因為她自知能力薄弱，又因為怕社會評議，只好接連受着這樣可恨的激動；他看見四面八方的男男女女都讓他們做愛情和欲望從手指縫漏出去了；他看見西門諾夫死在這個空氣中，死也是糊糊塗塗的，是毫無意義的，男女都跳入可怕的關係中，又常常藉口解說，他們費了許多事要把過而不留的快樂變作永久的快樂來調和社會，明知這種暫時的快樂，不過是情慾和接近的偶然諸事的結果，愛情原是罕見的；全數男女大約都是爲體魄需要；他們若盼望飽慾同時就會發生愛情，這是一件背理的事。自然把這件事好像是看得不足輕重，並不要男女相愛，只要男女能互相引動就罷了。（中略）

有人嫌着這本小說，嫌阿戚巴瑟夫說愛情太少，說肉慾太多。據我看來，這是因爲他的記者意向打倒他的美術用意，他因爲憤怒之極。要說坦白話的成數多，被動而入於真實之處少。他想把近代社會的幾件事實布告世人，這樣說法就能動聽，若是一種純粹美術著作就許不能。凡是最要改定價值的地方，他就在這本書裏重定價值，那位不幸的懷雷格爾（

Waininger) 却失敗了。懷雷格爾同一個瘋子一樣，要世人拋棄兩性，並且要世人拋棄兩性所撫養的獸慾；阿戚巴瑟夫卻不然，提倡坦白承認獸慾，卻要同愛情分開，不要混而爲一，要逐漸節制獸慾，使愛情能夠從情慾中生長。這本小說卻有可貴的地方，雖乏愛情，卻滿紙都是愛生愛活。有許多人連聖經都說是一本穢書，他們所求的一種快樂，這本小說，卻不能給他們。這本小說獸慾太多，不合他們的口味。凡是引誘卑劣情慾的書都是最有害的書，這本小說卻不是的。

康納安 (G. Cannon)

山甯

第一章

人生有一個重要的期，就是第一次出來同世界交接，同人交接，他的性情被潛移默化遺成的時候。山甯這個時期，卻不是在家同他的父母過的。既無人防護，也無人指點；他的靈魂是完全自由獨立的發展，如同地上一棵樹那樣的自由發展。

山甯離家好幾年了，他回家的時候，他的母親他的妹妹（或姊姊）幾乎都不認得他了。

他的面貌，聲音，容態不過改了一點，但是他有點新奇的地方，和他的較爲成熟的全個人格，給他面上一種光彩，給他一種不同的神色。他是傍晚時候到家的，很安靜的走進去，好像是不過五分鐘前纔出外的。他站在那裏，卻很高昂，皮膚是白的，肩膀是寬的，他的臉色鎮靜，嘴的兩角微露悔慢神情，卻不露出勞倦或情緒的記號，他母親及妹妹的喧嘩歡迎，自然而然就自己沉下去了。

當他吃東西和飲茶時候，他的妹妹坐在對面，目不轉睛的注視他。她愛她的哥哥，凡是最浪漫的女子們，居多都是愛她們的出外不在家的兄弟。立達（Lida）常想像佛拉德米爾（Vladimir）（山雷的名）是一個異常人，同書裏的人，一樣的奇怪。她想像他的生活，是一個悲慘的衝突生活，與有些偉大卻不爲人所知的人物一樣的，抑鬱無偶。

山雷微笑問道：『你爲什麼這樣的看我？』

這樣的安詳微笑，和透射的警視，做成他的尋常神色，但是這樣的神色，並不叫立達喜

歡。立達以爲這種微笑和這種警視，露出自得意，並不露出什麼精神的痛苦和競爭。立達掉過頭不說話。隨後同機器一樣的一頁一頁的翻一本書。

吃完飯的時候，山甯的母親很疼他的摩他的頭說道：『你把你的生活全告訴我們，你在那裏幹些什麼？』

山甯大笑說道：『我幹什麼呢？我吃飯喝水睡覺有時我作事有時我什麼事都不作！』

起初他們以爲他是不願意說自己的事，但當他的母親盤問他這件事和那件事的時候，他卻是喜歡說他的許多閱歷。但是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人家總覺得他對於自己所說的事體，所發生的印像，覺得全然無足重輕。他的儀容雖然是慈愛的有禮的，卻並不顯出他與他們是骨肉至親這樣的慈愛盡禮從他流露出來就如同燈光普照着各種東西。

他們走入花園坐在台階上立達坐在較低的一級，聽他哥哥說話。她心裏覺得冰冷的。她的祕妙的女子本能告訴她說，她的哥哥並不是爲她所想像的一個人。在哥哥面前她覺

得既羞怯，又不自如，好像他是個生人。這時候天色已晚了；四圍都是淡影。山窟點着一根紙烟，烟味同花香混雜，他告訴他們，他如何東奔西走；如何往往推餓，如何作遊手好閒的人；如何曾預聞政治競爭的事，又如何厭倦又擺脫了這種的事。

立達坐在那裏不動，留心聽他說，現出一位古怪而韶秀的女子，毋論任何一位美貌女子，在夏天晚上就是這樣。

他告訴她愈多，她愈深信她爲自己所繪畫的顏色濃麗的生活，其實不過是最單簡的，最平常的，其中還有多少怪異的事。是什麼事呢？連她自己也不知是什麼事。毋論怎樣，她聽了哥哥的一番話，就好像覺得是極其單簡、累贅、討厭的。他的哥哥好像是毋論什麼地方都住過，並不作過什麼事；今天作事，明天又不作事；並且知道他喜歡吃酒，很曉得女人性情。但是這樣的生活並無什麼不可以告人的，也並非是什麼罪惡；並不如她想像他的哥哥所作的，他並無許多觀念可以依倚作生活的；他並不怨恨他人，因爲他不曾爲他人受過痛苦。她

很討厭哥哥所說的某某事，她哥哥說：『有一次因為窮極，不能不自己縫補褲子。』這是立達所最不喜歡聽的。

她不由自主的問道：『什麼呀，你會縫補麼？』說話帶詫異和藐視的腔調。她以為是下賤的事；不是男人該作的事。

山甯好像是猜着他妹妹的意思，答道：『我當初並不曉得，不久我卻要學縫補衣裳了。』那女子隨便聳聳肩，仍然不響，瞪着眼看花園。她好像夢見陽光，醒時卻只見一片灰色寒冷的天。

她的母親也覺得沉悶。她見兒子並未得着他在社會上應得的地位，心裏很不快活。她於是起首告訴他，以後不能還是這樣，須要更明白些纔好。她起首說話的時候，是很小心的，等到她看見他簡直的不注意她的話，她就生氣，很執拗的，一定說她的兒子嘗試嘔她。糊塗老太婆常是這樣的。山甯既不詫異，也不着惱；他很難明白她所說的話，只管露出不着惱的

冷淡，一言不發。

但是，母親問他：『你打算怎樣過日子？』他卻微笑答道：『哦！不是這樣，就是那樣過日子。』

他的鎮靜切實聲音，和他的磊落警視，令人覺得這句話，她母親聽見，不算什麼，他自己卻有深遠準確的意思。

他母親歎了一口氣，停了一會着急的說道：『好呀，到底這原是你自己的事。你久已不是個小孩子了。你該遶花園走一遍，現在很好看。』

山雷對妹妹說道：『那個自然！立達，你來呀！你來領我看花園。我忘記了花園是怎麼樣了？』

立達從半睡半醒中驚醒，歎了一口氣，站起來。兄妹兩人並排的向小徑走，這小徑引入花園深綠去處。

山甯的房子，在本市大街。本市雖小，他們的花園伸到河邊，過河就是田野。這是一所老房子，兩邊有搖動的柱，有寬廣的高坡。這座幽暗花園，久已荒蕪了；此時好像是一片黑暗綠雲降至地面。到了晚上，好像是藏鬼的地方。好像有悽慘的鬼，在密箐中往來，不然就是不停的在這所老房子的塵埃滿地的地板上走。第一層有全套的空房子被脫色的地毯染污的，帷帷，變作悽慘了。通過花園的，只有一條窄徑，堆滿枯枝和跳死的田雞。這裏的安靜生活都集中在一隅。逼近這所宅子，這裏是黃沙和發亮的石子，那裏是收拾齊整的花畦，花色奪目，旁邊有一張綠桌子，是夏天吃茶點的地方。這一隅地方，是單簡太平生活氣息所到的地方，同這所大而無人到的宅子相反。

等到看不見他們背後房子，那些不響不動的樹，同好用心的人見證人一樣，包圍住他們的時候，山甯忽然伸手撲住立達的腰。用一種怪異腔調，一半兇暴一半溫柔的說道：

「你變作很是一個美人了！你所戀愛的第一個人，將來是一個歡樂人。」

他的手有如鐵一樣的肌肉，一觸立達，就如同放一絲熱電透過她的柔軟身體一樣，她又羞怯又發抖，躲開他，好像是走近一個未看見的野獸一般。

兩個人這時候走到河邊。水上的蘆荻送來一股潮潤的香氣。對岸就是田野，被黑暗的黃昏的光罩住，上面一片青天，現出淡星的閃光。

山窟走開，抓了一枝枯枝，折作兩橛，摔在水上，水面很快的發現幾個圈子，一會子就不見了。那些蘆荻低頭鞠躬，好像歡迎山窟，當他是一個同胞。

第二章

這時候大約有六點鐘，太陽還是照得很亮的，但是花園裏已經有暗淡的綠影了。空中充滿了光明與和暖，瑪理伊（Maria Ivanovna）（即是山甯和立達的母親——譯者註）正在製糖果醬，菩提樹下有很重的熬糖和莓子的味，山甯在花畦上忙了一早上，要那些受熱受塵土最多的花，復活過來。

他的母親說道：『你不如先把野草拔起來，你告訴伽朗喀（Gronika）（女僕名——譯者註），她就替你拔。』

他的母親不停的看他。

山甯抬起頭來，他覺得很熱，一面微笑，一面把粘着額上的頭髮往後一摔，說道：『爲什

麼？」我們還是讓野草長罷。凡是綠的東西，我都喜歡。

他的母親一面聳聳肩，很高興的說道：「你是個怪物！」不曉得爲什麼緣故，他的答話，會使他的母親歡喜。

山甯很自信的說道：「你們纔是怪物咧！」他說完了進屋子洗手，跑回來，舒服的坐在桌子邊的藤椅上。他覺得快活，很高興。樹木，陽光和青天，使他異常的覺得人生樂趣。大城市，和大城市的熱鬧，他都覺得是最可厭的，這裏四面都是陽光和自由；前途並不叫他着急；因爲人世毋論給他什麼，他都肯順受的。山甯緊閉兩眼，伸得直直的；他的肌肉極其結實有力，給他可樂的抖動。

這時候正是和風蕩漾。全個花園好像嗟歎。這裏和那裏有幾個麻雀喧譁的對談，談他們的極其要緊卻無人能領會的小生活。那隻獵狗「米拉」(MIRA)直豎兩耳，伸出紅舌頭，躺在草上聽他們說話。樹葉在那裏低聲的耳語；樹葉的影在光滑的石子徑上搖動。

瑪理伊看見她的兒子那樣鎮靜，心裏有點着惱。她愛兒子，如同愛她所有的兒女一樣，因為這個緣故，她很想激動他，傷他自重的自愛，只要強逼他聽她的話，學她的人生觀，也就罷了。她活的壽數很高的了，無時不締造她的家庭安甯的脆弱結構，如同一個螞蟻在沙上一般。這是一座長而空，毫無變化的建築，好像一座兵房式醫院，是數之不盡的小磚造成的。她原不是一位好建築師。她以為是構成人生諸多美觀的，其實有許多的小麻煩，常叫她生氣，或着急。

她緊湊兩唇，裝作極注意於熬沸糖醬的，說道：「你以為後來諸事進行，還是同現在一樣麼？」

山甯問道：「什麼叫作後來？」說完，打了一個噴嚏。

她的母親以為她特為打噴嚏激惱她，這雖然是極無理的思想，但卻令她生氣。

山甯好像作夢的說道：「同你在一起，有多們好呀！」

她冷冷的答道：『是呀，同我在一起，並不壞呀！』這所宅子同花園，彷彿是同她相處了世的親戚，得她的兒子恭維，她心裏是高興的。

山甯看看她，隨後沉思的說道：『假使你不拿各種無理的事體煩我，那麼更要好些。』說這兩句話的溫和腔調，似乎與語意不合，她的母親不曉得是高興的好，抑或是不高興的好？

她慘然的說道：『我看着你，我想起來，你從小時起，就常是這樣古怪，到了現在……』

山甯好像是盼望聽兩句特別好聽和有趣味的話，就高高興興的說道：『到了現在？』他的母親，抖了她的勺子，突如其來的，說道：『到了現在，你比從前更瘋了！』

山甯大笑答道：『好嗎，更好了。』過了一會，他又說道：『諾維柯夫來了。』

從屋子裏走出來一個高而白的美貌男子。他穿着一件紅綢子內衣，合他的身材很相稱，在陽光底下，發着光彩；他的淡藍眼有一種怠惰，而表示好脾氣的神色。

諾維柯夫帶一種無精神而有友誼的腔調，說道：「你們又爭論啦！」

山甯答道：「我告訴你吧，母親以爲一個希臘式鼻子與我更相襯，我卻很滿意我已經有的鼻子。」

山甯一面往下看鼻子，一面拉諾維柯夫的大而軟的手。

她的母親帶點使性樣子，說道：「我也是這樣說。」

諾維柯夫大笑，從綠樹叢內有溫柔的反響作答，好像那裏有人很誠懇的分享他的快樂。

「呀哈！我曉得了！顧慮你的將來。」

山甯假裝着恐怖的腔調，說道：「你也是這樣說嗎？」

「你該受這種麻煩的。」

山甯喊道：「若是兩個人對一個人，我不如走開了。」

他的母親忽然生氣說道：『不然，還是我先走開。』

她趕快把糖醬鍋拿開，掉頭不顧的，跑進屋子。那隻狗跳起來，伸直兩耳，看她進去。隨後拿前爪磨鼻子，看看屋裏，向花園跑。

山甯見母親走開了，有點高興，問諾維柯夫道：『你有紙烟麼？』

諾維柯夫癩癩的動一動他的碩大身子，掏出一個烟紙盒。

諾維柯夫用和平責備的腔調說道：『你不該激惱她到這樣地步，她是一位老太太。』

山甯答道：『我怎樣激惱她？』

他答道：『你看……』

山甯說道：『你說「你看」是什麼意思？她時常麻煩我。我向來不問人要什麼，人家應該隨我去，不來麻煩我。』

兩個都不響。

山甯一面看紙烟的烟向上繞，問道：「醫士，怎麼樣了？」

諾維柯夫正在想別的事，並不立刻答他。

隨後答道：「不好。」

山甯問道：「怎樣的不好？」

諾維柯夫答道：「哦！樣樣都不好，毋論那樣都是無精神的，這個小市鎮把我悶死了，無事可作。」

山甯說道：「無事可作麼？原是你對我說過的，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

他答道：「我的意思不是這樣。一個人不能永遠看病，看病除了看病，還有另外一種的生活。」

山甯答道：「誰能禁止你過那一種生活呢？」

他答道：「這是一個很繁雜的問題。」

山甯問道：『怎麼樣的繁雜？你是一個貌美體健的少年，你還要什麼呀！』

諾維柯夫帶點溫和的反諷意思，答道：『據我看來，這是不夠的。』

山甯大笑道：『是嗎！我想是很多的了。』

諾維柯夫笑答道：『我看是不夠的。』

山甯說他體健貌美，他聽了是喜歡，卻令他直覺得羞怯如同一個小姑娘一樣。

山甯沉思的，說道：『你還要一樣。』

他問道：『我要那一樣？』

山甯答道：『你要一宗公道的概念人生。你的單調無變化的生活，會使你抑鬱；但若有
人勸你拋棄一切，一直走入這個廣大世界，你會害怕，不肯這樣作的。』

諾維柯夫答道：『我該作什麼呢？當一個討飯的麼？……哈……哈……』

山甯答道：『是的，就當一個討飯的！當我看你的時候，我想道，這裏有一個人，因為替俄

羅斯帝國立一個憲法。甘願終身監禁在一個關政治犯的砲台裏，失去他的一切權利和他的自由。到底一個憲法同他有什麼相干呢？等到改變他自己的可厭的生活的問題發生，要他到別處去，求新的有意味的事體作，他立刻就問，我怎樣能夠謀生呢？你看我是結實健康的，設使我並無一定的薪水，由是我得不着吃茶的牛奶酥，無綢子內衣穿，無硬領戴，其餘各物都得不着，我豈不愁苦嗎？我老實說，這幾句閒話，未免太好笑了！

他說道：「我看，不見有什麼好笑。第一層，這是一個原因的問題，是一個觀念的問題，至於其他……。」

山甯問道：「怎麼樣？」

他答道：「哦！我不曉得怎麼樣會達我的意思！」諾維柯夫彈他的手指。

山甯攔住他說道：「你看呀！你常是這樣規避這個問題的要點。我絕不相信你渴想一個憲法，能夠強過你渴想使你的生活變作最好的。」

他答道：「這原是一個問題，也許是的。」

山甯帶點生氣，擺着手。

說道：「哦！請你不要這樣！設使有個人割斷你的手指，你會覺比割斷別一個俄國人的手指痛些。這是一件事實，是不是？」

諾維柯夫答道：「這或者是一句罵世的話。」他原想說句挖苦話，誰想反說了一句默話。

山甯答道：「也許是的。然而還是一句真話。今日俄國和多數其他各國，都是沒得憲法的，連憲法的影子也沒有，令你煩惱的不是無憲法，實在是你自己的不能滿意的生活。你若說不是，你就是說謊。」山甯兩眼帶笑的又說道：「你在那裏愁苦，不是爲你的生活，爲的是立達還未戀愛你，是不是？」

諾維柯夫滿面通紅，紅到同他的紅綢子內衣一樣，喊道：「你說的是什麼胡話！」他這

時候很糊塗，他的安靜慈愛的眼，滴下淚來。

山甯說道：『在全個世界裏頭，你只知有立達，不知其他，怎麼就是胡話？你想要她的意思，已大書在你的額上。』

諾維柯夫有點畏縮，起首很快的在小徑上走來走去。假使不是立達的哥哥，是別人對他這樣說話，會叫他心裏很痛的；但是這些話是從山甯嘴裏出來的，卻很令他驚詫；其實一起首，諾維柯夫幾乎不明白這幾句話。

他喃喃道：『你若不是裝模作樣，就是……』

山甯微笑問道：『就是什麼？』

諾維柯夫往旁邊看，聳聳肩，不說話。另一條推論引他當山甯是一個無道德的壞人。但是他不能告訴他，因為自從他們同學以來，他常是誠摯的愛山甯。諾維柯夫覺得自己斷不能選一個壞人作朋友。山甯這幾句話的效果，立刻使他迷惑，使他覺得難過。山甯提起立達，

令他心痛。但是他當他所愛的人是一位女神，不能因為山甯提起她，反去怪他。山甯提起立達，很令他高興，他卻又覺得傷心，好像有一隻滾熱的手，抓他的心臟，在那裏輕輕的擠。

山甯也不響，只微笑着。

過了一會，山甯說道：『請你說完你那句話，我並不匆忙！』

諾維柯夫還是同方纔一樣的在小徑上走來走去。但顯然是傷心。這時候那頭獵狗跑回來，磨着山甯的兩膝，好像要各人曉得他多麼高興。

山甯拍拍那條狗，說道：『好狗！』

諾維柯夫要避免接續討論，恐怕山甯再提這件事。他自己以為這件事，是最有趣味的。毋論什麼，若是立達不相干的，他都覺得毫無意思。

諾維柯夫無精打采的問道：『立達在那裏？』卻有點不甚願意問他心中最想問的話。

山甯答道：『立達嗎？她該在什麼地方？自然在大街上同軍官們散步，這時候凡是我們

的少年女子都在那裏。」

諾維柯夫很有醋意的，問道：「她是這樣聰明又有學問的女子，怎麼同這羣無知無識的軍官散步，糟場時候？」

山雷微笑說道：「我的朋友，立達貌美年青，身體康健，同你一樣；其實你還不及她，她什麼事體都是極高興的，這是你所缺的。她什麼事都要曉得，什麼事都要閱歷閱歷——她來了！你只要看看她，就明白了。你看她美不美？」

立達比她的哥哥稍矮，卻比他好看得多。她的可愛，和與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溫柔婉順的力量。她的兩隻黑眼睛帶點驕傲；她的聲音豐富，又有音調，她是很得意的，她慢慢的由台階走下來，行動帶有駿馬的敏捷，美態，一面拉起她的灰色長袍。有兩位美貌軍官跟在後頭，一路走一路靴跟響，穿了緊窄稱身的馬褲，發亮的長靴。

立達問道：「誰長得美，是我嗎？」這時候全個花園都被她的迷人聲音，美貌和青年，滋

滿了。她伸手給諾維柯夫，斜看她的哥哥。她不甚能明白他的態度，不曉得他是認真抑或是開玩笑。諾維柯夫緊緊握立達的手，臉上通紅，但是立達卻不理會他的情緒。她享慣了他的尊敬而羞怯的看視。

那位年紀較長，較為美貌較為白皙的軍官，說道：『佛拉德米爾（即山甯——譯者註），我同你請晚安啦！』這位軍官剛硬直立，如同一匹有脾氣的牡馬。

山甯曉得他是沙洛丁（Sardine），是一位馬隊營長。是好幾位始終不懈喜歡立達的男子們之一。那一位是副營長塔那洛夫（Tanaroff），他當沙洛丁是一位意想中的軍人，竭力摹倣他。這個人有點不開口，有點蠢笨，趕不上沙洛丁那樣好看。塔那洛夫搖動他的靴跟發響，卻不說話。

山甯嚴肅的對妹子說道：『是呀，是說你！』

立達說道：『我長得好看，何消說得你應該說我長得說不出來那樣美！』立達一面笑，

一面倒在椅子上，又看山甯一眼。她舉高兩隻膀子，更現出她前胸的曲線，脫了帽子，帽針丟在小石子上，把面紗和頭髮攪亂了。

她用懇求的腔調，對那位不開口的副警長喊道：『安得列 (André) 我請你幫我。』

山甯眼不轉睛的看他妹子，心裏在那裏想，不覺口中喃喃道：『是呀，她是個美人。』立達又偷看她哥哥一眼。

她說道：『我們都是美麗的。』

沙洛丁露出雪白的牙齒，大笑說道：『哈哈！說什麼美麗麼？我們至多也不過是過得去的架子，襯出你的美麗的奪目光彩罷了。』

山甯很驚訝的喊道：『妙絕辭令！』她的腔調帶點譏諷意思。

那位不響的塔那洛夫，一面嘗試幫立達脫帽子，反攪亂她的頭髮，一面說道：『立達小姐能夠叫毋論什麼人都善於辭令。』她卻裝作不耐煩，只管在那裏笑。

山甯拖長聲音，說道：『難道你也會說話麼？』

諾維柯夫假裝同山甯咬耳朵，心裏卻高興，說道：『隨他們去。』

立達對山甯縐眉頭，她的兩隻黑眼睛，彷彿說道：『你不要想像我看不出來這些都是什麼人。我意思是在令我自己歡喜。我不是個傻子，如同你不是個傻子一樣。我很曉得我幹些什麼。』

山甯對她微笑。

後來居然把她的帽子脫下來，塔那洛夫放在桌上。

立達一半發點小脾氣，一半賣弄姿態，對塔那洛夫說道：『安得列你看你把我的頭髮弄亂到怎麼樣。我只好進去了。』

塔那洛夫不知怎樣是好，囁嚅的說道：『我很對你不住！』

立達站起來，拉起裙腳，一面笑一面跑進屋子裏去，衆人的眼睛，都隨着她。她走了之後，

衆人好像呼吸自由些，不覺得那樣受拘束，男人在少年美貌女子面前，居多是覺得拘束的。沙洛丁點着一根紙烟，吸得很有滋味的。當他說話的時候，人家總覺得他是習慣了做談話的領袖，並且覺得他說話是心口不符的。

沙洛丁說道：『我方纔勸立達小姐正經研究唱歌。有她這樣的喉嚨，不愁沒好前程。』
諾維柯夫往旁邊看，悻悻的答道：『好一個前程！』

沙洛丁真正驚訝，拿出兩唇間的紙烟，說道：『這有什麼不妥呀？』

諾維柯夫忽然發怒，答道：『我來問你，一個女戲子是什麼東西？不過是一個妓女！醋意令他受苦；他想到他所愛的少年女子，穿上迷人的衣服，露出她許多美麗之處，令許多人看激動他們的熱情，令他實在難受。』

沙洛丁舉目說道：『你未免說得太過火了。』

諾維柯夫的眼色是極恨沙洛丁。他當沙洛丁是奪他的所愛者之一；況且沙洛丁的美

貌，很叫諾維柯夫生氣。

諾維柯夫駁道：『絲毫都不過火，半裸的在戲台上，在激動慾火的景象中，露出諸多美麗，看戲的人，看了一兩點鐘之後，就走開，如同花錢狎妓之後走開！真是一個好前程！』

山甯說道：『我的朋友，凡是女人，最喜歡的是男人稱讚她們長得美。』

諾維柯夫聽了不高興，聳了肩，說道：『你說的是一句什麼無知識的話，什麼粗話！』
山甯答道：『粗也罷，雅也罷，卻是一句實話。立達登場，最能動人，我很想看他登場。』

這兩句話，雖然激發他人的本來好奇心，聽了都覺得不安。沙洛丁自己以為比他們聰明得多，手段較好些，自己以為應該打散這種不安的空氣感覺。

『你看這位小姐應該作什麼嫁丈夫呢？還是研究一種學問呢，抑或糟踐她的才能呢？天既賦她這樣極希罕的本事，倘若是糟踐了，豈不是犯了逆天的罪惡嗎？』

山甯很挖苦的說道：『呀！一直到了這個時候，這樣的一種罪惡的意思，纔入了我的頭』

腦。」

諾維柯夫帶着惡意的大笑，但卻很客氣的答沙洛丁道：

「爲什麼是罪惡呢？一個好母親或是一位女醫士不比一個女戲子好一千倍嗎？」

塔那洛夫悻悻的答道：「不能的！」

山甯問道：「你不覺得這樣的談話，令人討厭麼？」

沙洛丁的答話，被一陣咳嗽聲壓住了，令人聽不見。他們其實都以爲這樣的議論，既令人討厭，又是可以不必的；並且都覺得被人得罪了。於是都不響了。

立達和她的母親剛好走到廊下。立達聽見她哥哥最後所說的話，卻不曉得他說的是什麼事。

立達大笑說道：「你們好像是不到一會子就厭煩了！我們不如到河邊去罷。這時候河邊的風景怡人。」

當她在這幾位男人面前走過的時候，她的好看身材，略爲搖擺，兩眼含有一種黑暗的神秘，好像是要說什麼，又像是答應什麼是的。

她的母親說道：『你們去散步吧，等到吃晚飯的時候回來。』

沙洛丁喊道：『我是很高興散步的。』他一面伸手扶立達，一面靴距發響。

諾維柯夫說道：『我希望我也同去散步。』他的臉雖是帶哭的樣子，他說話的意思卻含着譏諷。

立達回過頭來，微笑說道：『誰不讓你來呀？』

山甯喊道：『是呀，你也可以去。』假使她不是這樣的深信我是她的哥哥，我也要同你去散步的。

立達瞬一瞬眼，很快的瞧山甯，微現羞怯的一笑。

她的母親現出不高興樣子，爽直說道：『你爲什麼要說這種呆話？我猜你以爲是一句

新創的話，是不是？」

山甯答道：「我實在是並未想到這一層。」

他的母親很詫異的看他。她向來不能明白她的兒子；向來不曉得他說的是確實的話，抑或是開頑笑，也不曉得他的意思和感覺，其時其他能明白的人的意思和感覺，大約都是同她一樣的。按照她自己的意思，她以爲一個人總要說話，感覺和作事，與同他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知識地位相同的人，一樣的說話感覺和作事。她又以爲，人不能只是有自然特色，有諸多獨異的性情，就算完了，還要作一個模範出來的。她自己的環境鼓勵她，鞏固她的這樣的信心。她以爲教育把人分作兩大類，一類是有智的，一類是無智的。無智的人可以保留他們的個性，令人看不起。有智的人又分作幾類，他們的深信，並不與他們的個人屬性相應，卻與他們的各人的地位相應。所以凡是做學生的，都是革命家；凡是做官的，都是市僧；凡是美術家，都是自由思想家；凡是軍官，都是過分的好講官階末節的。假令偶然有一個學生是一

個保守派，或一位軍官是個無政府派，這是反常的事，而且是令人不快的事。說到山甯，論他的根底，論他的教育，就應該與他這時候的爲人不同；山甯的母親，和立達，諾維柯夫等，都覺得山甯是一個負有期望的人。她有爲人母的本能，很快的看見她兒子在他人心中所發生的印像，覺得很難受。

山甯也曉得，也很願意安慰他母親的心，卻不曉得從何處做起。初時他想到作僞，安慰母心；他卻惟有付之一笑，站起來，走入屋裏。他在屋裏躺在床上，一會子，在那裏想。他覺得世人要把全個世界變作一種軍隊的潛修院，人人都要遵守一部的規則，其意要破壞全數個性，不然也要令全數的人都受一種空泛古老的法權節制。他還想到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命運，但是他厭煩極了，竟睡着了，到了天黑纔醒。

她的母親留心看他走，深歎一口氣，在那裏沉思。她對自己說：『沙洛丁顯然是向立達求婚，希望他的用意是鄭重的。』她想到：『立達今年二十歲了，沙洛丁像是一個好少年。他

們都說他今年可以帶馬隊了。他自然是欠了很重的債。——咳！我爲什麼作這樣可怖的夢？我曉得這是無理的事，我爲什麼總擺脫不開這種惡夢！

沙洛丁第一天到她家裏，她當天就做這個夢。她以爲她看見立達穿了一身白衣裳，在花朵明媚的綠草上走。

她倒在一把舒服椅子裏，一手托住頭，兩眼看那正在要黑暗的天。有許多愁悶騷擾的思想使她不寧，還有一種不曉得是什麼事，使她憂慮，使她害怕。

第三章

等到那幾個人散步回來時，天色已很黑了。滿園都是他們的清翠快樂聲音。立達臉紅大笑，跑到她母親面前。立達從河邊帶回來的涼氣，同她自己的少年和美貌的香氣，混在一起；在她身邊的，都是喜歡她的人，更顯得她年少美貌了。

她拖母親走，遊戲的喊道：『媽媽，我要吃晚飯！』沙洛丁唱曲子給我們聽。』

她的母親一面去布置晚飯，一面想，命運神惟有替這樣美貌迷人的立達，預備一生的歡樂罷了。

沙洛丁和塔那洛夫走入客廳，坐在鋼琴前面。立達嫩嫩的倒在廊下的搖椅內，諾維柯夫一聲不響的在廊子的咯吱咯吱響的地板上走來走去，偷看立達的臉，和她的堅實充滿

的胸膛，偷看她的穿黃襪的小脚，和她的美踝。她卻並不理會他和他的偷看，她被第一次的愛情，的力量和迷術所束縛了。她閉了眼，微微笑她自己的心思。

在諾維柯夫的靈魂裏，卻有爲日已久的奮鬥；他愛立達，卻拿不定她到底愛他不愛，有幾時他以爲立達愛他；有幾時又覺得她並不愛他。設使他以爲她當真愛他，這樣少年，清潔靈活的身體，是很容易很樂於交付與他的。設使他以爲她並不愛他，這樣的意思是不好的，是可厭的。他對他自己的熱烈愛情，很發怒以爲自己下流，不配同立達作夫妻。

最後他打定主意，拿偶遇的機會，作他的嚮導。

他心裏想道：『我若是右脚踏到最後一塊的地板，我就要對她提議；倘若左脚，我就……』

他不敢想，果然是左脚，他該作什麼。

他居然是左脚踏最後一塊地板，滿身出了冷汗；但是他立刻又有了把握。

諾維柯夫想道：『呸！我爲什麼這樣胡思亂想！我簡直的是變了一個老太婆了！一二三……說到三，我就一直走到她面前，開口就說。但是說什麼呢？不管說些什麼！我就說！一二三！不是的，要連說三遍！一二三，一二三……』

他這時候腦子裏好像是火燒，嘴裏發乾，心跳得很利害，兩膝發抖。

立達睜開兩眼，喊道：『你不要這樣蹣跚。我什麼都聽不見。』

到了這個時候，諾維柯夫纔曉得沙洛丁在那裏唱曲了。

這位少年軍官唱的是舊曲子，唱道：

『我曾經一度愛你！你忘記了嗎？

我心裏的愛情還是熱烈的冒火呀！』

他唱得不壞，卻同未受過教練的歌者一樣，過於張大調色，求發表曲情，諾維柯夫在這樣的歌唱中，得不着什麼怡心悅耳的。

他帶着異常痛恨的腔調，問道：「唱的什麼，是他自己的著作麼？」

立達嚴厲的說道：「不是他的著作，請你不要攪擾我們，請你坐下吧！你若是不喜歡聽音樂，請你出去看月亮吧！」

那個大而圓，顏色發紅的月亮，正在上升，在黑色樹頂上頭。月亮的捉摸不着的光，又溫柔又明亮，照在石台階上，照在立達的衣服上，照在她的沉思，微笑的臉上。花園的樹影，變作更深了；這時候的影，肅靜深沉，如森林的影一樣。

諾維柯夫歎了一口氣，喃喃說道：「我寧願看你，不願看月亮。」隨即想道：「這是一句傻話！」

立達大笑，喊道：「好一句笨重的恭維話！」

諾維柯夫滿肚子不高興，答道：「我不曉得怎樣恭維人。」

立達聳聳肩說道：「也罷，既然是這樣，請你安坐不動，聽人唱。」

只聽見唱道：

『我卻曉得，你不理我了。』

我爲什麼拿我的愁苦叫你憂悶呢？』

鋼琴的音調帶着如銀的清亮，穿過這個綠而潤的花園，發揚出來。月光愈變愈濃，樹影也更顯分明。山甯在草地上走過去，坐在菩提樹下，正在要吸紙烟，他忽然停住不動，好像是被晚上的恬靜住了。鋼琴的聲音和這表情的少年聲音不獨不能擾動，還增加這樣恬靜。

諾維柯夫匆匆的喊道：『立達呀！』好像是一刻都不能放過的。立達板板的問道：

『什麼呀！』她一面看花園，看月光，看月光反襯出格外分明的樹枝。

諾維柯夫喃喃的說道：『我有一句話，久已想對你說。』

山甯掉過頭來，聽他說什麼。

立達不在意的問道：『你要說什麼？』

沙洛丁已經唱完了曲子。停了一會，又唱起來。他自己以為他的嗓子好到了不得，他願意來聽。

諾維柯夫覺得自己臉紅，隨後又變作死灰色。他覺得自己快要暈倒了。

他對立達說道：『立達小姐，你……你……你肯作我的妻麼？』

他一面吃吃的說出這句話來，一面卻曉得他原該說別的話，情緒也許有點不同。未說出來之先，他曉得她一定說不肯；同時又有一種印像，以為就要有極其糊塗無理的事發生。立達呆板的問道：『作誰的妻呀？』隨即忽然臉上通紅，站起來，好像要說話。但是她並不開口，不知怎樣是好，掉過臉來，月光滿照她的臉。

諾維柯夫喃喃道：『我……我愛你！』

他這時候覺得並無月色；晚涼天氣變作閉悶，地都要裂了。

他又說道：『我不曉得怎樣演說……但……不相干，我愛你得很呢！』（他自己想道，

爲什麼說愛得很呢？好像我說的是冰吉林。有一塊樹葉落在立達手上，她帶點羞怯樣子玩樹葉。諾維柯夫所說的兩句話，既出於她的意料之外，又是毫無用處的，她聽了卻有點爲難；況且從小時起，她就喜歡諾維柯夫，常常他是一個親戚，今番既有這兩句話，反發生許多拘束了。立達答道：『我實在不曉得該說什麼？我向來未想到這一層。』

諾維柯夫覺得心痛。他的心好像是要停止跳動了。他臉無血色，站起來，抓他的帽子。他說道：『我同你暫別了。』他聽不見自己說話的聲音。他的兩唇發抖，好容易扭成一種毫無意思的微笑。

立達大笑，伸出手來，說道：『你要走了麼？暫別了！』

諾維柯夫匆匆的握立達的手，也不戴帽子，從草地上走入花園。他到了樹陰下；站着不動，兩手抱住頭。

他想到：『上帝呀！我就該走這種惡運麼！我用手鎗打死我自己麼？不好，這是糊塗辦法！』

我打死我自己嗎？」

他腦子裏不知有多少胡思亂想在那裏騷動，他覺得他是世上一個最可憐，最抬不起頭來，最可笑的人。

山甯最初原想喊他，卻忍住不喊，不過微笑罷了。他覺得諾維柯夫若因為他要一個女人的身體，那個女人不肯給他，他就該扯自己的頭髮，幾乎大哭，未免奇怪了。同時他的妹妹不喜歡諾維柯夫，他反覺得高興。

立達有一會子仍然不動，還在那個地方。山甯的好奇的眼，射在立達在月光中的白影，這時候沙洛丁從有光的客廳裏走到廊子來。山甯聽見靴距響聲。塔那洛夫在客廳裏彈一支古老愁悶的調。沙洛丁走近立達身邊，輕輕的，不響的，用一隻手摟住立達的腰，山甯能看見這兩個人變作一個人，在朦朧光中搖擺。

沙洛丁的兩唇，緊靠立達的耳朵，兩眼發光，對立達說道：『你爲什麼這樣深思？』立達

立刻又歡喜，又害怕。向來沙洛丁摟她她覺得一種奇異的刺激，這次沙洛丁摟她，她也覺得這樣的刺激。她曉得，說到聰明，說到學問，沙洛丁遠不如她，並且他絕不能壓制她的；然而一被這個有力的美貌年青男子所接觸，她卻覺得有點愉快，有點可怕。她好像是低頭看一個神祕無底的深坑，心裏想道：『假使我願意的話，我就跳入這個深坑。』

半響她喃喃道：『人家會看見我們的。』

她雖然並不鼓勵他摟她，卻也不退縮；這樣的消極放任，更會激動沙洛丁。

沙洛丁一面更用力摟緊她，色性發作到血管大為跳動，附耳說道：『我只要說一句話，你來麼？』

立達渾身發抖，他問她這句話，不是頭一次的了，她每次聽見這句話，都覺得一種奇怪的抖動，簡直不由自主的了。

她如同在睡夢中的望了月亮，低聲問道：『爲什麼？』沙洛丁答道：『爲什麼嗎？我要親

近你，看你，同你談心。像這樣，我簡直的是受酷刑！是呀！立達，你叫我受酷刑！你肯來嗎？」

他一面說一面拉她過來。她觸着他，就覺得很熱烈，四體都有熱電走過；好像被濃霧籠罩，覺得軟弱，喘不出氣，如在睡夢中。她的柔軀靈活身軀變硬了，擺向沙洛丁，快樂到發抖，卻有點害怕。這時候四圍的事物，都經過一番奇怪突兀的改變了。月亮不是月亮了；好像愈近走廊的格子，好像是懸在有光的草地上。花園也不是從前的花園了，是另外一座陰沉，神祕的花園，忽然走近，把她包圍了。她的頭腦亂搖，她退後，擺脫了沙洛丁的摟抱。覺得奇怪的無力。

她好爲難的喃喃說出一句話道：「我肯來。」她的嘴唇乾燥，無一點血色。她踏步不定的走入屋裏，覺得有可怕而快樂的事，引她走到深坑邊上，是欲罷不能的了。

她反省道：「毫無道理！並不是這麼一會事。我不過是開玩笑。我不過覺有意思，而且覺得好玩。」

她走進房裏，對着黑暗鏡子自己替自己解說。她在房裏只看見自己的影子射在發亮的飯廳的玻璃門上。她慢慢的舉起兩手過了她的頭，癩癩的伸直自己的身子，一面看她的柔軀身子的能動人的擺動。

丁沙洛只剩了自己一個人，直直的站着，搖擺他的好看四肢。他的兩眼是半開半閉。他微笑的時候，兩撇小鬍子底下露出雪白發亮的牙。他一向都是走運的，這一次預料不久就要享受大快樂。他在那裏想像立達投降自獻時候，那種激動淫慾的美麗。這樣一幅圖畫的情慾使他受痛苦。

當他最初獻媚於立達的時候！和後來她讓他撲她吻她的時候，她常使他覺得多少畏懼。當他撲抱她的時候，總覺得她的黑眼睛有點奇怪，有點令人不能明白的地方，好像是她心裏很看不起他。她好像很聰明，絕對與其他女人不同。對於其他女人，他覺得自己高等得多。對於立達卻不然，立達是很高貴的，他原求她一吻，卻要吃她的一巴掌，攔耳光的。他想把

立達得到手，是不甚有把握的。有時候他相信立達是玩弄他，他覺得自己的地位是很可笑的。今天卻不然了，她遲疑的，半吞半吐的答應他的話，也不過同別的女人說的一樣。他忽然覺得他自己的力量是靠得住的了，不久就可以大獲勝仗了，他曉得諸事都能如願以償。他不獨有這樣的淫慾希望，還帶有多少看不起立達的地方：這樣一位高傲清潔，有學問的女子，居然也投降了他，如同其他婦女投降了他一樣；他怎樣高興玩她，就怎樣玩她，也同玩其他婦女一樣。在他想像中，一個赤條條的立達，頭髮紛亂，一雙說不出來的眼睛，變作一幅狂淫圖畫中的一個中心人物。他忽然看見立達躺在地上；他聽見鞭子發響聲音；他看見她任人戲弄的柔靱光滑身體上，一條血紅的鞭痕。他的兩隻額角直跳，往後倒退幾步，眼前冒着火星。這一片思想，真令他難受。他點紙烟的時候，兩手發抖；他的強健四肢也發抖。他走入屋裏。山甯這時候雖並不會聽見什麼，卻都看見了，也全明白了，跟着沙洛丁，幾乎發生妒忌。

山甯自思道：『像他這樣的畜生，常是走好運的。這是怎麼講呀？他同立達作什麼呀？』

當吃晚飯的時候，山甯的母親好像是很不高興的。塔那洛夫同向來一樣，是不說話的。他想設使他是沙洛丁，有一位如立達這樣的情人愛他，不曉得有多麼好。但是他愛她卻是不同的。沙洛丁並不領略他自己的好運氣。立達臉無血色，也不說話，也不看人。沙洛丁卻很得意，處處留神，好像一個野獸找狐兔的。山甯同向來一樣，在那裏打呵欠，只管吃，喝了許多白蘭地酒，好像很想去睡。等到吃完晚飯，他卻要陪沙洛丁回家。這時候正是夜半，月亮高懸天空。這兩個人幾乎一言不發的走到軍官的住處。在路上走的時候，山甯常常偷看沙洛丁，心裏正在躊躇，還是應該打他一巴掌，還是不打他。

他們快走到軍官寓所的時候，山甯忽然開口說道：「哈，是呀！世界上原有各式各樣的壞種。」

沙洛丁抬起眉頭問道：「你這句話怎麼講？」

山甯答道：「大概而論，原是如此。凡是壞種，都是最能迷人的人。」

沙洛丁微笑說道：「你當真有這個意思麼？」

山甯答道：「壞種自然是最能迷人的。世界上最能令人討厭的，無過你們所謂誠篤君子。什麼是誠篤君子？人人都曉得誠篤和道德的儀式，其中並無什麼新鮮事物。這樣的古老垃圾，剝奪人的個性，這種人，在道德的褊窄厭煩的範圍中求生活。勿偷，勿說謊，勿欺詐，勿淫人妻女，這就是道德。最好笑的，凡是生下來的人，都是一樣的。誰不偷，誰不說謊，誰不欺騙，誰不犯淫，誰不盡力犯戒呀？」

沙洛丁很自高他的身價的，駁道：「並不是人人都是這樣呀！」

山甯答道：「是的，人人都是這樣的！你只要考察一個人的生平，你就知道他所犯的罪惡了。譬如說奸詐（叛逆），我們把愷撒（Caesar）應得的東西納與愷撒（此語見新約——譯者註）之後，我們上床睡覺時，或坐下吃飯時，我們就犯奸詐的罪。」

沙洛丁半怒的喊道：「你說的是什麼呀？」

山甯答道：「我們自然犯奸詐（叛逆），我們納稅；我們入伍若干年；但是我們同時卻用兵力或霸道，害了幾百萬人，這兩件事原是我們所厭恨的。我們安安靜靜的上床睡覺，其實我們這時候正應趕快去援救當時為我們的生命，為我們的觀念而死的人。我們吃得太過，多過我們身體的需要，任從他人餓死。我們若是有道德的話，我們就應該用全副精神注意他們的安寧纔是。世人就是這樣過活。這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壞種，一個真正壞種，卻與此大不相同：第一件，真正壞種，是一個完全真誠自然的人。」

沙洛丁問道：「自然麼？」

山甯答道：「當然是自然的。他只作一個人自然要作的事，他看見有點東西掉不是他的，看見有點東西是他喜歡的——他就把這東西拿來。他看見一個美貌女人，這個女人不肯把自己給他，他就想法子要她，或是用智取，或是用力奪。這是頂自然的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人有自飽其慾望和本能就是一端。一個動物的動物性愈多，就愈不知道享受，愈不能

取得享受，動物只顧應其所需。我們都一致表同意，說天之生人，並不是叫他受痛苦的，受痛苦並不是人類努力所想要的。」

沙洛丁答道：「確是如此。」

山甯道：「既是這樣，可見得享受是人生的目的。天堂即是絕對享受，這是兩個同意義的字眼，我們無不或多或少少的夢想一個像人世的天堂。天堂雖是無稽之談，卻並不是什麼無理的事，是一個符號，是一種的夢。」

停了一會子，山甯接着說道：「天之生人，絕不是叫他克己的，最誠實的人，就是不掩飾他的肉慾的人，就是社會稱爲壞種的人，像你這樣，就是一個壞種。」

沙洛丁聽了這句話大驚，退後幾步。

山甯裝作不會聽見的，接連說道：「是呀，你就是個壞種。你是世上一個最好的人；他人若不以為然，你自己是以為然的。來，來，來，請你告訴我，你曾經見過比你更好的人麼？」

沙洛丁帶些遲疑，答道：『我曾經見過許多。』他簡直的是莫名其妙，不曉得山甯是什麼意思，也不曉得他自己應該現出覺得有趣，抑或覺得討厭。

山甯說道：『好嗎，請你把他們的名姓說出來。』

沙洛丁帶點懷疑，只聳聳兩肩。

山甯很得意的喊道：『呀，是不是！你是好人中的最好的，我也是的；但是你我都不會反對偷竊，說謊，或淫人妻女的——尤其最不會反對的是淫人妻女。』

沙洛丁又聳聳肩，喃喃道：『真是創論！』

山甯的腔調微帶不高興，說道：『你以為是創論嗎？我卻不以為是創論。我說壞種是我們所能想像的最誠實的人，最有意味的人，因為這種人並不曉得人的惡劣有什麼界限。我們壞種們握手，尤其覺得高興。』

他立即用力同沙洛丁握手，一面兩眼看他的臉。隨後縐着眉頭，喃喃的只說了兩聲：『

暫別了，望你安睡，』就走了。

沙洛丁站在那裏，動也不動，有幾秒鐘，看着山甯走。他全不曉得山甯這番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立刻變作糊塗不安了。隨即想到立達，他就微笑。山甯是立達的哥哥，他所說的話實在是不錯的。他起首覺得同山甯有一種手足之情了。

沙洛丁很滿意的想道：『這個人有趣！』他把山甯也當作是屬於他的了。隨後開了大門，經過有月光的院子，走到住處。

山甯到了家，脫了衣服，上床睡。他在床上試讀尼采所著的“Thus Spake Zarathustra”。這本書他是從立達的書堆裏找出來的。他只讀了幾頁，就覺得難受。這樣的漲大的幻想不能動他。他吐一口痰，把書棒在一邊，一會子就熟睡了。

第四章

有一個軍官姓斯華洛名尼古拉 (Nicolai Yegorovitch Svarogitsch) 住在這個小市鎮，等候他的兒子回家。他的兒子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

這個人是個嫌疑犯，受過警察看管，逐出莫斯科，有人說他與革命黨通氣的。他名叫尤力伊 (Youri)，他曾寫信告訴他的父母，如何被捕，監禁六個月，被逐出都，故此他的父母是準備他回家的。尼古拉雖然看這件事不過是少年失檢點的事，其實心裏是很發愁，因為他很疼他的兒子。他很歡迎他回家，避免談及這件事。尤力伊坐的是三等車，足足走了兩整天。因為車裏頭孩子多，空氣不好，氣味難聞，孩子們又吵，他簡直的不能閉眼。他是疲倦極了。見過父親同妹妹利亞利亞 (Liailia)之後，就倒在他妹妹床上，睡着了。

等到日落西山，他纔睡醒。他聽見隔壁房間有羹匙酒鐘的響聲；還能聽見利亞利亞的歡笑聲，和一個男子的悅耳和高雅的聲音，這是他不曉得的。初時他好像還覺得在火車上聽見車聲，車窗搖動聲，和隔壁搭客聲。但是他很快的記得他在什麼地方，就坐在床上。他打呵說道：「呀，我在家裏了！」一面繃眉頭，一面插手指入黑頭髮裏。

到這個時候，他纔想起，原可以不必回家的。他原可以擇地方居住的。他爲什麼要回家呢？他卻不能解說。他相信，或願意相信，他擇的是心裏最容易想到的地方，其實並不是的。尤力伊是向來用不着作事謀生活的；他的父親供給他費用；他想到一個人在外，無以爲生，覺得很可怕。他以這種感覺爲恥，不肯承認。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他以爲自己作差了。他的父母顯然是絕不能明白這全篇的故事，也絕不能成造何種見解。況且錢財問題要發生的，他混了幾年，花了父親許多錢……是絕不能彼此同情坦白原諒的。這個小市鎮，他已經離開有兩年，會覺得毫無意味的。從他的眼光看來，凡是小地方的人，都是窄心眼的，不能注意或不

能明白諸多哲學的和政治的問題；他卻以爲惟有這許多問題，是人生的實在重要的事。

尤力伊起來，打開窗子往外望。沿着房子牆邊有一個小花園，有五色濃豔的花，很像一個萬花筒。在這小花園之後，是一個大而黑暗的園子，一直伸出到河邊，這個小地方的園子都是這樣的。這時候天氣恬靜清明。尤力伊覺得抑鬱。他久住大市鎮，房子都是石造的，他雖自謂喜歡自然，其實自然並不給他什麼慰藉，安泰，或歡樂，自然只激動他發生一種空泛，夢幻，有病的渴想。

當利亞利亞走進房來，看見他起來了，說道：『呀哈！你起來了嗎！也是時候了。』

尤力伊因爲自己地位無定準，又因是日落寂寞的時候，覺得愁悶不樂，看見他妹妹這樣高興，幾乎討厭她。他突如其來的，問道：『你爲什麼這樣高興？』

利亞利亞瞪着眼喊道：『你問的是什麼話？』她一面又大笑，好像她哥哥這一問，令她追憶一件特別快樂的事。

她又說道：『我想不到你會問我：「爲什麼這樣快活？」你還不曉得麼，我向來不會愁苦的。我沒得工夫去發愁。』

隨後，她因爲說了剛纔這兩句話，覺得很得意，就較爲鄭重的說道：『我們生於最有趣味的時候，若是覺得愁悶，就是罪過。我既要教工人們，又要費許多時候照料圖書館。當你離家之後，我們發起一所公共圖書館，現時進行得很好。』

毋論在其他什麼時候，這件事是能令尤力伊注意的，惟有在這個當兒，他卻毫不注意。利亞利亞的神色很鄭重，專在那裏等她哥哥說幾句恭維話。後來他很爲難的說出這句話來：

『哦，有這件事麼？』

利亞利亞很滿意的答道：『我有這許多事做，你能希望我憂愁嗎？』

尤力伊不由自主的說道：『毋論什麼事，都惹我厭煩。』

她裝作不高興，答道：『好嗎！你到家還不到兩點鐘，你睡了一覺，你已經厭煩了！』

尤力伊略帶點傲氣，說道：『這不是我之過，是我的不幸。』他以爲覺得討厭，比覺得有趣，表示較爲高等的聰明。

利亞利亞笑他，說道：『當真是你的不幸！哈哈！』她裝作打他，喊道：『哈哈！』

尤力伊並不覺得他已經恢復他的高興了。利亞利亞的快樂聲音，和她的快樂生活，已經迅速的消散他的愁悶，他以爲自己的愁悶，是極真極深的。利亞利亞並不相信他愁悶，所以他所說的話，並不令她關切。

尤力伊看看她，微笑說道：『我向來是不快樂的。』

利亞利亞聽他說這句話，禁不住大笑，好像他哥哥說了一句極好笑的話。

利亞利亞說道：『好吧，愁容滿面的武士（見西班牙小說“Don Quixote”——譯者註）你說向來不快樂，就是向來不快樂。不要緊，你跟我來，我介紹你見一個可愛的少年來呀！』

她一面說，一面握她哥哥的手，笑着的領他走。

尤力伊說道：『日慢，這個可愛的少年是誰？』

利亞利亞喊道：『是我的未婚夫。』她既高興又忙亂，轉彎轉得太快，她的長服吹在一邊。尤力伊從前得着他父親和妹妹的信，說有一位少年醫士，新近在這個小市鎮行醫，曾向利亞利亞求親，卻不曉得他們兩個人已經定親了。

尤力伊詫異說道：『當真的嗎？』這樣美秀，面目鮮明小小的利亞利亞，這時候幾乎還是一個小女孩子，居然有了愛人，不久就要作新娘，變作人妻，他覺得是一件奇怪的事。他有點覺得可憐他的妹妹。尤力伊按住他妹妹的腰，走入飯廳。燈光照着一個大茶爐。在尼古拉身邊，坐着一位身材甚好的少年，不是俄國的模型，面色帶紫，兩眼有光。

這個少年帶着從容而有友誼的狀態，站起來，歡迎尤力伊。

尤力伊對他妹妹說道：『介紹我。』

利亞利亞裝作鄭重狀態說道：『這一位就是里雅珊』(Anatole Pavlovitch Riass-nzeif)。

里雅珊也帶玩笑的說道：『這個人求你的交情，求你的寬容。』

這兩個人很誠意的要作好朋友，兩下握手，有一會子，他們兩個人好像要相摟相抱的。後來止住了，只彼此交換坦白可友的相視。

里雅珊想道：『這就是她的哥哥麼？』他有點詫異，他看見利亞利亞是個短而白，快活女子，以為她的哥哥也是個短而白，快樂男子。誰知不然，尤力伊是個高而黑瘦的男子，卻同他的妹妹一樣好看，兄妹的面目都是整齊的。

尤力伊一面看里雅珊，一面想道：『這就是戀愛我的新鮮韶秀如春朝的妹妹的人；他愛她如同我會愛女人。』但是他看利亞利亞和里雅珊，覺得難過，好像他害怕這兩個人曉得他的心思。

這兩個男子都覺得有重要話，要互相告訴的。尤力伊很想問他道：『你愛利亞麼？你當真的愛她麼？她是個很清潔很無害的女子，假如你欺負她，那是一件最可恥的事。』

里雅珊好像要答他道：『是呀，我深愛你的妹妹；誰能除了愛她之外，還作什麼呢？你看她是如何的活潑溫柔；如何迷人；她如何愛我；你看她臉上的酒窩，有多麼好看！』

尤力伊卻不發一言，里雅珊只問道：『你被騙了多久了？』

尤力伊答道：『被逐五年了。』

尤力伊的父親尼古拉聽了這句話，正在屋裏走來走去的，忽然停了脚步。隨後記起來了，急連又走，踏步整齊，如同一個老兵一樣。這時候他還不曉得他兒子被貶逐的詳細情形，這一句意想不到的新聞，好像是半天霹靂。

他自己對自己說道：『這是怎麼講？』

利亞利亞卻明白她父親這種舉動。她很怕父子吵鬧，想法改變話講。

利亞利亞自思道：『我太糊塗了，爲什麼忘記了告訴里雅珊？』

里雅珊並不知道實在情節，一面答應利亞利亞去吃茶點，一面又起首問尤力伊，說道：『你現在打算作什麼？』

尼古拉縳着眉頭，一言不發。尤力伊立刻知道他父親一言不發的意思；他並想不到這一句答話的效果，他故意帶怒的答道：『我說是什麼都不做。』

尼古拉忽然站住問道：『什麼叫作什麼都不做？』他並未提高嗓子說，但是他的腔調，顯然傳達一種隱藏的責難。他心裏又說道：『你如何能夠說這樣一句話？好像我必定要在我身邊的！你怎麼樣能夠忘記我年紀老了。你應該自謀生計了。你喜歡過什麼生活，就過什麼生活！但是你自己還不明白麼？』他的腔調確有這些意思。尤力伊愈覺得他父親想得不錯，他卻愈着惱。

他特爲激惱他父親，問道：『是呀，我什麼都不做！你盼望我做什麼呢？』

尼古拉正想說一句鋒利的話折倒他，卻默言不語，只聳聳兩肩，仍舊一步一步的從屋子裏這一角走到那一角。他原是很受過好家教的人，不肯當兒子回家第一天就同他吵鬧起來。尤力伊兩眼發光的看他父親，幾乎不能節制自己。只要有一點機會，就會起首吵鬧。利亞亞幾乎流淚。她看看哥哥，看看父親，哀求他們不要吵。到了這個時候，里雅珊纔明白這個情形，很替利亞亞難過。用盡許多笨法子，把話把改變了，改談別事。

這天晚上過得慢，過得不爽快。尤力伊不肯認錯，因為他不能與他父親同意，說政治不是他的分內事。他以為父親年老無知，連最簡單的事體，也不能明白。他不知不覺的怪他父親年老，怪他的古老思想。這種古老思想會令他發怒。里雅珊所說的話，他又覺得無味。他並未細聽，只拿他的兩隻黑而發光的眼睛看他父親。正在吃晚飯的時候，諾維柯夫，伊文諾夫，(Ivanoff)，西門諾夫 (Semenov) 三個人走來。

西門諾夫是一位害肺癆病的學生，在這小市鎮上住過幾個月，當教書先生。他貌醜瘦

弱。他的臉是未老先槁，有不久就要死的樣子。伊文諾夫是一位教書先生。長頭髮，闊肩膀，面貌也不好看。他們兩個人本來在大街上散步，聽說尤力伊回來了，就來歡迎他。他們一來了之後，大家都變作更爲熱鬧了。這時候有說有笑，吃晚飯，還喝了許多酒。那個倒運的諾維柯夫，對立達求婚之後，有好幾天慢慢變作心安些。他心裏想立達不肯嫁他，也許是偶然的事；其實是他自己之錯，他早該準備好了，方好開口。但是往訪他山窟兄妹們，總覺得難過。所以他想法子在別處會立達，或是在街上，或是在朋友家裏會她。立達本人卻可憐他，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對，因此加倍的同他要好。諾維柯夫重新有希望了。

他們正要走的時候，他問道：『你們看怎麼樣？我們何妨布置在庵裏野餐。你們看好不好？』

這一座庵在離此不遠的山上，是這裏的人很歡喜遊玩的地方。離河又不遠，有平坦路途可通。

利亞利亞最喜歡的是洗浴，搖船，在森林裏散步，自然很歡迎這個條陳。說道：『好的，好的。幾時去？』

諾維柯夫答道：『好嗎，何不就定明天？』

里雅珊也極喜歡逛一天，問道：『我們約些什麼人？』他想一到森林裏，他就可以摟抱利亞利亞，吻她，同她親近了。

他說道：『我們算了。我們已經有六位了。我們約沙洛丁夫，(Solafrotf)好不好？』

尤力伊問道：『他是什麼樣人？』

里雅珊答道：『他是一個少年學者。』

『很好，利亞利亞去約伽沙文那(Karsavina)和奧爾格(Olga Ivanovna)兩位。』

尤力伊又問道：『這兩位又是誰呀？』

利亞利亞笑道：『你看見就曉得。』一面吻她自己的指尖，一面露出極其祕密的神氣。

尤力伊微笑說道：『呀哈，好嗎，我們將見我們所將見的！』諾維柯夫遲疑了一會子之後，帶點冷淡意思，說道：『我們也可以約山窟。』

利亞利亞喊道：『呀，我們一定要立達。』她說這句話，並不是因為她特別的喜歡這位小姑娘，其實因為她曉得諾維柯夫的熱烈愛情，要令他歡喜。她戀愛里雅，她覺得這樣歡樂，也要同她在一起的人，個個都歡樂。

伊文諾夫含着惡意，說道：『既是這樣，我們還要約軍官們。』

利亞利亞說道：『這又何妨，我們就約他們，人愈多愈熱鬧。』

這時候他們都在前門，在月亮之中。

利亞利亞喊道：『今晚多麼可愛！』他不知不覺的更走近她的愛人身邊。她這時候還不願意他走開。里雅珊用手肘壓她的煖而圓的膀子。他答道：『是呀，是一極可愛之夜！』他這句單簡話，裏面有深意，惟有他們兩個人曉得。

伊文諾夫用沉音說道：「哦，你們和你們的夜！我要去睡了，諸位先生，祝你們晚安！」他蹣跚而去，沿街邊走，兩手搖擺，很像風輪的帆葉，隨後是諾維柯夫西門諾夫兩人走，里雅珊同利亞利亞告別，說了許多話，裝作討論野餐。

里雅珊既告別之後，利亞利亞笑說道：「我們都要告別了。」她捨不得少年美貌女子所渴想的月夜，和晚上的和風，歎了一口氣。尤力伊記得他父親尚未就寢，恐怕見面，難免一番痛苦而無用的討論。他兩眼瞪着河邊的淡霧，答道：「我不去睡。我要出去一會子。」

利亞利亞柔聲說道：「隨你的便。」她伸伸腰，半閉了眼，好像一隻貓，對月光微笑，走進去了。尤力伊站在那裏幾秒鐘，看房子和樹木的黑影，隨即向西門諾夫所走的方向走去。

西門諾夫走得並不甚遠，走得很慢，彎腰咳嗽，他的黑影在月光照着的街上，跟着他走，尤力伊不到一會子就趕上他，立即看見他改變了，當吃晚飯的時候有說有笑，比別人都來得熱鬧，這時候他滿面憂抑，一路走一路沉思，聽他那樣的乾咳，他的病是很重，無希望的了。

他說道：『原來是你！』

尤力伊以為他說話帶點不高興，說道：『我本不困倦，你若是願意的話，我陪你回家。』

西門諾夫毫不經意的答道：『好呀，你就陪我走。』

尤力伊問道：『你不覺得冷嗎？』他所以問這句話，因為他聽他的咳嗽聲，覺得難受。

西門諾夫有點不高興的答道：『我常是冷的。』

尤力伊覺得心裏難過，覺得好像是有意觸着他的痛處，問道：『你離開大學，許久了麼？』

西門諾夫並不立刻答話，後來說道：『離開大學許久了。』

尤力伊於是談論學生們當時所實現的感覺，和他們心中所當作最重要最有關係的事，他初說的時候，是隨便的，不動情的，逐漸放言高論，很熱烈很尖利的發表他的見解。西門諾夫一言不發聽他說。尤力伊於是嘆惜羣衆中並無革命精神，顯露他很有所深感。他問道：

『你會讀過倍伯爾 (Bebel) 最後的演說辭麼？』

西門諾夫答道：『我讀過的。』

尤力伊問道：『你有什麼說的？』

西門諾夫帶點不高興，舞他的帶彎的手杖，他的影子也同樣的舞，一隻長而黑的膀子，使尤力伊想到發怒的鷺鳥的黑翼。西門諾夫帶點嘲笑的說道：『我說什麼呀？我說我快要死了。』他又舞他的手杖，不祥的黑影也這樣舞，這一次西門諾夫也見着這個黑影。他很痛恨的說道：『你不看見麼？死在後頭跟隨我，察看我的一舉一動。倍伯爾同我有什麼相干？他不過是一個好多說話的人，對這件事亂說一番。後來又有別個傻子對那件事亂說一番。同我有什麼相干！倘若我今天不死，明天也是要死的。』

尤力伊覺得糊塗了，又覺得不高興，並不答話。

西門諾夫接連說道：『譬如你，你以為大學所發現的事，和倍伯爾所說的話，是極其要緊的。但是我心裏想，假令你同我一樣曉得你快要死的，你當然不管倍伯爾說些什麼話，也

不管尼采，托爾斯泰所說的話。」

西門諾夫說完了一聲不響。月亮仍然是很光，那黑影仍然跟着他們走。西門諾夫忽然發奇異的聲音，說道：『我的身體壞了！設使你曉得我怎樣的怕死，……尤其是死在這樣月色明朗，氣候溫和的晚上。』他接連對尤力伊訴說，一面把他的醜惡怠倦的臉，和發光的兩眼，對着尤力伊說：『什麼東西都活，我則必死。你聽見了當作一句陳腐俗話。』我則必死，』這句話並不是出在一本小說的，亦不是出在一本用美術真實寫出來的書中，我實在是快死了。我覺得不是一句陳腐俗話，將來有一天你也曉得不是的。我快死了，我快死了，什麼都完了！』

西門諾夫又咳嗽，他又說道：『我常想不久我就在黑暗裏，埋在冷土裏，我的鼻子塌下去，我的兩手腐爛，而那時地球上同我活着的時候一樣。你還是活在世上，吸空氣，享受月光，你經過我的墓前，那時候我在墓裏已經朽腐了，令人憎厭。我管什麼倍伯爾，管什麼托爾斯

「泰，管什麼一百萬其他亂嚷亂叫的猴子？」他說最後幾句話時，忽然變作很兇猛。尤力伊又覺得心灰意冷無話答他。

西門諾夫低聲說道：「我同你請晚安，我要進去啦！」

尤力伊同他握手，很可憐他。他背駝胸陷，外衣的釦子掛一手杖。他很想對西門諾夫說幾句安慰的話使他安心，但卻說不出來。

尤力伊歎氣說道：「我望你安睡！」

西門諾夫舉舉小帽，開大門。他的脚步聲和咳嗽聲逐漸變低了，後來全聽不見了。尤力伊掉過頭來，回家走。他覺得這天晚上只有半點鐘是光明，美好，安靜的——月光，星光的，白楊樹，神祕的影子——現在全死了，如同一座大墳那樣寒冷可怕。

他到了家，輕輕脚步走入自己屋裏，開了窗子，看花園。他這時候是生平第一次反省他所有最注意的事，且曾為這樣的事發現過熱心和大公無我的，纔曉得實在都不是正當的

事，不是重要的事。他想到倘若將來有一天，他也同西門諾夫一樣的快要死了，他絕不會覺得世人並未受過他的好處，也絕不會愁及他一生的理想全未實行的。他只愁他也是必死，必要看不見摸不着，聽不見，未及遍嘗人生所能供給吾人的全數快樂。

他覺得這樣一種思想，未免可恥，撇開他，求一個解說。他想到：『人生就是衝突。』他又想道：『是呀，但是同誰衝突呢？若不是同自己衝突，難道是同自己在太陽的地位衝突麼？』他心裏是這樣說。尤力伊裝作不聽見，設法去想別的。但他的心仍然還是這樣想，並不停止；這個思想很攪擾他，使他流淚。

第五章

立達接到利亞利亞的請帖就給她哥哥看。她想他要辭的；其實她盼望他辭。她覺得在月光照耀的河上，她又會被沙洛丁牽引，又會再閱歷美滿而令人不安的感覺，但是她的哥哥卻曉得他最看不起的就是沙洛丁，她卻覺得很難爲情。

誰知山甯立刻很高興的答應去。

這天無雲，一片陽光，最宜遊覽。立達不假思索的說道：「也許有幾位美秀女子，你想認識的。」

山甯說道：「呀，好極了！天氣又是非常的好；我們去呀！」

到了約定的時候，沙洛丁和塔那洛夫坐在兩匹營裏大馬駕的營裏的馬車趕到了，沙

洛丁滿身白衣服，滿身香水，喊道：『立達，我們等候你。』

立達穿一件有領子有玫瑰色腰帶的薄紗衣服，走下台階向沙洛丁伸出兩手。沙洛丁緊握她的兩手有一會子，一面看她。

她曉得他這一看的意思，她糊塗了，心神也不寧了，喊道：『我們去吧！我們去吧！』

不到一會子工夫，那輛馬車在平原上的小路飛跑，走到鎮外趕過一輛馬車，裏頭坐的是利亞利亞，尤力伊，里雅珊，諾維柯夫，伊文諾夫，西門諾夫，他們車小人多，擠得不舒服，但人都是快樂高興的。只有尤力伊一個人，昨天晚上同西門諾夫談過之後，頗爲他的舉動所惑。他不能明白，西門諾夫怎麼樣能夠說笑笑，同別人一樣聽過他所說的話之後這樣的快樂，似乎有點奇怪。他偷看西門諾夫一眼，想道：『難道是裝出來的麼？』他躲開這樣的解說。這兩輛車上的人，彼此交相說俏皮話，開玩笑。諾維柯夫跳下車，同立達在草上賽跑。外面看來，他們兩個人彼此會意。裝作是兩個最好的朋友，因爲這兩個人常時彼此戲弄。

這時候他們走到山邊，山上就是那座庵的所在。滿山都是樹木，橡樹的彎尖好像羊毛。山脚的河上有幾個小島，也有橡樹。

離開大路之後，那幾匹馬在軟土上走，留着許多深轍。有好聞的丁香和綠葉的香。

到了所約的地方，原是一塊草地，有一個少年學生和兩個穿了俄國衣服的女子，坐在草上。他們先到的，忙着弄茶點。

當馬車停住的時候，那幾匹馬噴了幾口氣，用尾逐蒼蠅。人人都跳下來，吸了好空氣。個個都是很有精神的。利亞利亞很響的吻那兩個女子，並介紹她們給她哥哥和山甯。這兩個女子見了他們，有點畏羞，有點驚異。立達忽然想起這兩個未經驗人。她對尤力伊說道：『讓我介紹你認識我的哥哥。』山甯微笑握尤力伊的手，尤力伊卻不甚理會他。山甯看見大家都是有趣味的，願意交新朋友。尤力伊卻不然，他以為世界上只有有限的幾個人是有趣味的，向來不願意見新人。伊文諾夫略為認得山甯，喜歡他人說他的話。他頭一個先走上前，

起首談話，西門諾夫禮節彬彬的同他握手。

利亞利亞喊道：『我們行過這許多可厭的禮節之後，可以享受歡樂啦！』

因為其中有好幾位都是素昧平生的，初時還有多少拘束。等到吃東西，男人們已經吃了幾杯蜜酒，女人們吃了幾杯葡萄酒之後，拘束都變作快樂了。他們很自由的吃酒，大說大笑，又說了許多笑話。有幾位賽跑，有幾位爬山，山圍的景物都是恬靜光明的，棕樹都是很秀美的，絕不能有什麼憂愁或不祥的事物射影在他們的靈魂之上的了。

里雅珊滿面通紅，喘不出氣的，說道：『假使人人都同我們這樣的亂跑亂跳，世界上的病痛，當消滅十分之九。』

利亞利亞添上一句道：『連什麼罪惡，也消滅了。』

伊文諾夫說道：『說到罪惡，這是永遠有的，而且很多。』雖然無人以為這句話是句俏皮話，抑或是句有智慧的話，但卻令衆人大笑。

到了日落時候，他們飲茶。那條河發出金光，樹林中透出斜而暖的紅光。

立達喊道：『我們去搖船，看誰先跑到河邊呀？』一面說一面拉起裙腳，向河邊跑。有幾個人跟她跑，有幾個慢步走，一面大笑，走上一隻油漆過的大船。立達很高興的發號令道：『開船！』那條船溜到河裏。

立達問道：『尤力伊你爲什麼這樣的一言不發呀？』

尤力伊微笑答道：『我無話可說。』

她答道：『這是不可能的。』她說話的時候，努着嘴，把頭向後仰，好像是曉得，凡是男子無不以她的美貌爲不能抵禦的。

西門諾夫說道：『尤力伊不喜歡說胡話。他要……』

立達截住說道：『要有嚴重的題目，是不是？』

沙洛丁指着河岸，說道：『你們看呀，這就是一個嚴重的題目！』

在那河岸很陡的地方，在一棵凹凸不平的橡樹的有節的樹根之間，有一個窄洞，黑暗而幽深不可測，多半被野草遮掩。

沙弗洛夫不曉得這地方，問道：「這是什麼？」

伊文諾夫答道：「是個山洞。」

沙弗洛夫問道：「什麼樣的山洞？」

伊文諾夫答道：「誰曉得是個什麼洞！有人說從前是一個私鑄的祕密所在，私鑄的全被捕了。這是在太難爲他們了，是不是？」

諾維柯夫問道：「也許你也想作這樣的買賣，製假古貝？（俄國幣名）」

伊文諾夫答道：「我製古貝麼？我不來，我要製，就製盧布！」

沙洛丁聳聳肩喃喃的道：「唔！」他不喜歡伊文諾夫，他不懂他的笑話。」

伊文諾夫說道：「私鑄的人全被捕了，把山洞也填塞了；逐漸坍塌，現在無人進去了。我

作小孩子的時候，往往爬進去，是個很有趣味的地方。」

立達喊道：『有趣麼？我想一定是很有趣的。』

立達又說道：『沙洛丁，譬如你進去，好不好？你是一個最有膽量的。』

沙洛丁有點不解，問道：『爲什麼？』

尤力伊喊道：『我願去！』他說話的時候，臉上發紅，惟恐人家責他賣弄膽子。

伊文諾夫帶點勉勵意思，說道：『這個洞是個很怪異的地方！』

諾維柯夫問道：『你不去嗎？』

伊文諾夫答道：『我不去，我不如就在這裏！』

他們聽了這句話都大笑。那條船這時候走近河岸，洞裏刮出一陣冷風，在他們頭上吹過。

利亞利亞要勸止他的哥哥說道：『尤力伊，你不要作這種傻事！你實在是傻！』

尤力伊微笑承認道：「傻嗎？自然是傻，西門諾夫，你把蠟燭給我。」

西門諾夫問道：「蠟燭在那裏？」

尤力伊答道：「蠟燭在你背後，在籃子裏。」

西門諾夫很鎮靜的把蠟燭拿出來。

有一位身材極其合度的，願長的女子問道：「你當真要入洞麼？」利亞利亞稱這個女

子作西那 (Sina)，她姓伽沙文那 (Karsavina)。

尤力伊努力作出看作殊不足重輕的樣子，說道：「我自然要進去，爲什麼不去？」他記得當他作政治的危險時候，也是這樣的。他要作就作，不喜歡想出什麼理由來。

山洞的入口黑暗而潮濕。山甯向裏看的時候，說道：「這算什麼！」尤力伊只因有許多人要看他探險，故此要探險。山甯以爲這是一件無理的事。尤力伊明知自己要賣弄，點着蠟燭，心裏想道：「我是不是令人姍笑我？」他並不令人笑他，而且令女人們讚美他。她們要看

這樣新奇而令人恐怖的事，覺得有趣。尤力伊等蠟燭點得更亮時，自己先笑，以免被人笑，就走入黑洞裏。蠟燭似乎是滅了。衆人忽然都很關切的恐怕他遇着危險。

里雅珊喊道：『留神狼呀！』

洞裏答道：『不怕的，我有手槍。』這聲音很低微，令人聽了毛骨聳然。

尤力伊小心緩進。洞的兩邊低而不平，同一個大地窖的牆一樣潮濕。地面是很不平的，有兩次幾乎跌了穴裏。他想不如回頭，不然就坐下，等一會子，他就可以對衆人說，他已深入洞中了。

他忽然聽見背後有在濕泥上滑倒的脚步聲，聽見喘息聲。他舉高蠟燭。他很驚愕的喊道：『原來是西那麼？』

她答道：『是我。』一面拉起衣裙，在一個穴上跳過。尤力伊很喜歡這個快活美貌女子來了，笑眼歡迎她。

西那帶羞說道：『我們往前進。』

力尤伊聽她說，果然往前進。現在他毫無危險的思想了，只有小心照着進路，以便西那前進。他看見幾處出路，但是都填塞了。有一角上排着好幾塊朽腐的板，很像是一堆棺材板。

尤力伊不知不覺的低聲說道：『不甚有趣味，是不是？』那大堆的土，令他難受。

西那低聲說道：『很有趣。』當她縱目環視時，她的兩隻大眼，在燭光中發亮。她有點害怕，自然而然的走近尤力伊身邊求保護。尤力伊看見，覺得有一種奇怪的愛憐這個溫柔秀美的女子。

她接連說道：『彷彿是活埋一樣。我們只管叫喊，卻無人能聽見的。』

尤力伊笑說道：『自然不能聽見。』

這時候有一個忽然發生的思想，令他的頭腦搖動。這樣一個美貌女子，這樣新鮮，這樣可愛，在他掌握中。既無人能聽見，也無人能看見……尤力伊覺得這樣的一個思想，是說不

出的卑劣。他立刻驅逐這樣思想，說道：『我們試試，好不好？』他說話的聲音發抖。難道西那曉得他的意思麼？

她問道：『試什麼？』

尤力伊拿出手槍來，說道：『我放槍試試看，好不好？』

西那問道：『那些土不把我們埋了麼？』

尤力伊答道：『我卻不曉得。你害怕麼？』其實他曉得一定無事的。

西那說道：『我不害怕，你儘管放。』她一面說一面退後一兩步。尤力伊果然放了一槍。一陣火光過去，一陣濃烟籠罩他們，槍聲慢慢消滅了。

尤力伊說道：『不過是這樣。』

西那說道：『我們回去吧！』

他們回頭走。西那在前走，尤力伊看見她圓而結實的大腿，又不免動心。

他聲音抖了的說道：「西那呀！我要問你一句很有意味的心理學的問題。你爲什麼不
怕同我走入這洞裏來？你自己曾說過，假使我們叫喊，也無人聽見的……你全不曉得我是
什麼路數人！」

她臉紅了，不作聲。後來她喃喃道：「因爲我想你是可靠的。」

尤力伊說道：「譬如你想錯了，怎麼樣呢？」

西那用很低的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道：「那末，我就……跳水死。」這兩句話，激發尤
力伊的可憐心。他的情慾沉下了，忽然覺得心安了。

他真被這樣坦白誠實的自重所動，想道：「這是一個好女子。」

當這兩個入走回洞口的時候，西那自知答覆得體。又看見他默示許可，覺得滿意，對他
微笑。當下她屢屢詫異，他這一問，爲什麼使她不覺得難堪，不覺得羞恥，反能令她歡喜。

第六章

這些人在洞口站了一會子，把西那和尤力伊兩個人拿來開玩笑。後來在河邊散步，男人們點紙烟捲，把火柴捧在水上，看水面發生的大圈。立達兩手撐腰，一面走，一面跳，一面低聲唱歌，她的脚穿上黃色的鞋，有時還跳舞。利亞利亞摘花，向里雅珊摔去，兩隻眼表現戀愛他。

伊文諾夫向山甯道：「我們去喝酒，好不好？」

山甯答道：「這是高超的主意。」

他們跑上船，打開幾瓶皮酒就喝。

利亞利亞拿草擲他們，說道：「太無禮了！」

伊文諾夫啜嘴說道：「頂好的酒！」

山甯大笑。像開玩笑的說道：「我常怪世人爲什麼這樣反對燒酒；據我看來，惟有吃醉酒的人所過的纔是應該過的生活。」

諾維柯夫從河岸答道：「你說的是吃醉酒的人所過的生活，同野獸所過的生活一樣！」

山甯答道：「很像是這樣，但毋論怎樣說，吃醉的人所作就是他要作的事。他要唱就唱；要跳舞就跳舞；不以高興快樂爲恥。」

里雅珊說道：「有時還要打架。」

山甯說道：「是呀，有時還打架。世人不懂得怎樣喝酒的時候，是要打架的。」

諾維柯夫問他道：「你喝醉的時候，喜歡打架麼？」

山甯答道：「我不喜歡。我寧可清醒的時候打架。當我喝醉的時候，我是一個脾氣最好不過的人，因爲這時候我忘記了許多卑賤惡劣的事。」

里雅珊說道：「人人不是同你一樣呀！」

山甯答道：「這是他們的不幸罷了。況且他人像什麼樣，同我毫不相干。」

諾維柯夫說道：「我們不能說這句話吧？」

山甯答道：「只要是真情實理，爲什麼不能說呢。」

利亞利亞搖頭說道：「好一個真情實理！」

伊文諾夫替山甯答道：「毋論怎樣這是我所曉得的絕妙的真情實理。」

立達正在大聲的唱曲。忽然停住了，臉色有點不高興。她說道：「他們好像毫不匆忙的。」

伊文諾夫答道：「他們爲什麼要匆忙呢？毋論作什麼事，匆忙是一大錯。」

立達意含反刺的，說道：「說到西那，我猜她是一位既不畏懼又無過失的女英雄，是不

是？」

到了這個當兒，塔那洛夫實在是忍不住了，大笑一陣，隨後顯出忸怩的神色。立達兩手

撐住大腿，向左右搖擺，擺得好看，掉過臉來看他。

她聳肩說道：『我看他們是很受用。』

里雅珊聽見槍聲，說道：『你們聽聽！』

沙弗洛夫喊道：『這是槍聲。』

利亞利亞有點害怕，握住她愛人的膀子，喊道：『這是什麼事？』

里雅珊答道：『你不必害怕倘若是一隻狼，這時候的狼是馴良的，不會攻打兩個人的。』

他用這種話安慰她，心裏卻怨尤力伊作這樣兒戲的事。

沙弗洛夫也是一樣的怨尤力伊，很高興的說道：『這是傻子作的事！』

立達很藐視的，說道：『不必着急！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這時候可以聽見脚步声，不見西那和尤力伊從黑暗裏走出來。

尤力伊把燭吹滅了，勉強的微笑，因為他不曉得他們怎樣的歡迎他。他身上沾了許多

黃泥，西那的肩膀上也有，因為她擦過洞邊。

西門諾夫無精打采的問道：「怎麼樣？」

尤力伊一半帶着抱歉的意思說道：「洞裏是很有趣味的，不過洞裏的道並不引人深入，都填塞了，我們看見幾塊朽腐的板。」

西那兩眼放光的問道：「你們聽見我們放槍麼？」

伊文諾夫大聲喊道：「我的朋友，我們把皮酒全喝完了，精神復振了，我們走吧！」

那條船到了河面較寬處的時候，月亮已出來了。這時候異常的恬靜清明，在上在下，在天上，在河面都是星光。那條船好像是懸在兩個無底空處之間。水邊的黑樹林，有一種神祕的面目。有一隻鶯鳴，衆人默然細聽，不相信是鳥鳴，以爲是作好夢的在幽深處歌唱。西那脫了她的大草帽，唱俄國歌，唱得很好聽，她的調子很高，雖無甚力量，卻有表情的屬性。

伊文諾夫喃喃道：「唱得好聽！」山甯也說道：「好聽！」她唱完了，他們都拍手。兩邊的

樹林都起了迴響。

利亞利亞喊道：『西那，再唱別的；最好還是唱你自己所製的詩歌。』

伊文諾夫問道：『原來你還是一位女詩人麼？上帝給人以多少才能呀！』

西那有點糊塗了，問道：『這是一件壞事麼？』

山甯答道：『不是壞事，是一件最好的事。』

伊文諾夫說道：『一位女子既是少年，又有了好面貌，我卻要問，還要詩歌作什麼？』

利亞利亞溫柔歡愛的喊道：『西那，你且不管，念一首給我們聽！』

西那微笑，掉過臉，然後用清朗合樂的聲音，念下列的幾行詩：

呀！愛，我自己的真愛！

我對你終不告訴。

我終不告訴你我的熱烈如焚的愛！

我將緊閉這兩隻有愛情的眼，

這兩隻眼善保我的祕密。

因朝思暮想的日子多了，纔曉得我的愛。

安靜的青夜，金光的星，

晚上發微響的睡夢樹林，

都曉得我的愛，卻不說出來；

他們不發露我的大愛的祕奧。

衆人又熱心起來，個個大聲喝采，並不是因爲這首小詩好，實在因爲適合於他們的心境，而且因爲這羣人個個都渴想戀愛，渴想嘗戀愛的苦惱的滋味。

伊文諾夫如瘋如狂的用深沉聲音喊，唬得他們一跳，他喊道：『夜呀！晝呀！西那的光彩射人的眼呀！我求你告訴我，說我是歡樂人！』

西門諾夫答道：『我可以老實告訴你，並不是你。』

伊文諾夫號泣道：『呀！可憐呀！』衆人聽了，個個發笑。

西那向尤力伊道：『我的詩作得不好麼？』

尤力伊心裏以爲這幾行詩並無什麼新意思，他很記得有好幾百句詩都是發表相同的意思的。但是西那長得這樣美秀，她兩隻黑眼睛看着他，又帶了這樣要他批評的意思，他於是很鄭重的答道：『我看你這幾句詩，很能動人，很合腔調。』

利亞利亞說道：『哈！你還不曉得我的西那咧！她是無一不美，無一不和叶的。』

伊文諾夫喊道：『當真的嗎？』

利亞利亞說道：『真的，她的嗓子又好又和叶，她所作的詩也是如此；她本人原是一個美人，連她的名字都是美的，和叶的。』

伊文諾夫喊道：『可了不得！沒有再可說的了！但是我的意思卻同你的一樣。』

西那聽了這些恭維話，樂的不得了，都糊塗了。

立達忽然說道：『我們該回去啦！』她不願聽人家恭維西那，她以為自己比西那秀美得多，聰明得多，有意思得多。

山甯問她道：『你不唱點給我們聽嗎？』

她答道：『我不唱，我今天嗓子不好。』

里雅珊說道：『我們實在該回去了。』因為他記得明天一早就要在醫院的解剖室，餘外各人都願意多盤桓一會。他們回去的時候，都覺得困倦，覺得滿意，一言不發。歸途的風景，同來時的一樣。

第七章

過了三天之後，天色很晚的時候，立達回家，憂愁意倦，滿肚子心事。到了屋子裏，站住不動，合着兩手，瞪着眼睛看地板，她忽然間明白過來，她同沙洛丁的關係太深了，很震駭。自從那會子無力抗拒，作了不可挽回的讓步以來，她第一次覺得那個無知識的軍官，把她置在他的掌握中了。毋論那一門，他都不如她。以後倘若他喊她，她就得去；她再不能任意的玩弄他了，要任他吻她，不能玩笑的拒他了。她現在是一個奴隸，必要忍受服從了。

她不能明白，爲什麼就鬧到這個地步。她一向都是節制他的，忍受他的戀愛注意；一向都是很快樂很有趣很熱鬧的。後來有一會子，她全個身體如同火燒一般，頭腦不清楚，好像爲濃霧所罩，這時毋論什麼她都不管，只想跳入深坑，好像是脚下的地陷了；她不能節制自

己的四肢；只覺得兩隻有電氣的眼睛，看她自己的眼睛。她整個身子震動，被肉慾所擾；她就變作淫慾的犧牲。雖是這樣說，她還渴想再嘗一次這樣動情的閱歷。立達一想到這件事，渾身發抖；她聳聳肩，兩隻手握住臉。她欲行不行的走了幾步，走過去開窗子。她看了月亮好一會。聽見遠遠的樹林裏鶯啼聲。這時候她爲憂愁所壓倒。她覺得爲悔恨和失體面的感覺所擾動，她的身世竟被一個無知無識，淺陋的人所害，覺得過於不值得。她這一失足，是一件太無知識，太卑劣的事。前途是很可怕；她想用始終不懈的毅然不顧，驅逐她的害怕。

她對自己說道：『我已經作了，這就完了！』一面說一面繃眉，想從這一句習聞的話，強作解說。她又說道：『這是一派胡言！我要作，我已經作過了；我覺得快樂，這樣快樂！時機到了，還不享快樂，我豈不變成一個獸子了嗎？我不必再想了；現在不能挽回的了。』

她無精打采的離開窗子，起首脫衣服，任那衣服卸在地板上，她想到：『說到底，一個人只活一世。』她光着肩膀，冷風吹來，打了寒慄。她又想到：『等到我正式結婚，我又贏得什麼

呢？到了那個時候，我得什麼好處呢？始終還是一樣的！我發什麼愁？

忽然間她覺得她冒這次險，她所得的全是最好的，最有趣味的；現在她如同一隻鳥那樣自由，面前是一生的歡樂和快活。

立達低聲唱道：『我願戀愛，我就戀愛；我不願戀愛，我就不戀愛！』她一面唱一面以爲她自己的嗓子比西那的好得多，又說道：『這算得什麼！倘若我喜歡的話，我願意把自己給了魔鬼！』她就是這樣答復她自己的思想，高舉兩臂，高出自己頭上，胸脯抖動着。

山甯在窗外說道：『立達，你還未睡麼？』

立達聽了恐怖，退後一步，隨後微笑，披上一條肩巾，蓋住肩膀，走到窗口。她說道：『你曉得我一下！』

山甯走近些，兩肘靠着窗台，他兩眼發光，微笑說道：『不必恐怖！』

立達掉頭一看。

山甯低聲，鄭重說道：『你不披肩巾，更顯得好看。』

立達很詫異的看他，自然而然的，把肩巾拉緊些。

山甯大笑，她不知所以的，也靠在窗台上，這時候她覺得他的呼吸到她的臉上。他說道：『你真是個美人！』

立達急忙看他一眼，很怕他以爲她能曉得他的臉色。她通身都覺得她哥哥的兩眼釘在她身上，很害怕的掉轉身子。她覺得這樣的可怕，這樣的可厭，令她的心覺得冰冷，如同冰塊一樣。無論那一個這樣看她，她都是喜歡的，惟有她哥哥這樣看她，她覺得是令人難信，是不可能的事。她鎮靜過來之後，微笑說道：『是呀，我曉得。』

山甯很淡定的察看她。她的肩巾和內衣，當她靠在窗台的時候，脫卸下來，露出一部分的胸脯，在月光之下顯得很白。

山甯低聲發抖說道：『男子們常在自己和歡樂之間，築一道中國的萬里長城。』

立達聽了很恐怖，她聲音很微的問道：『你這話怎樣講？』她兩眼仍然是看花園，不敢看她哥哥的眼。她覺得有一件她不敢思想的事體，快要發生。她卻很曉得是件什麼事，這是一件可怕可憎而有趣味的事。她的頭腦好像是大火焚燒一樣；她的兩眼幾乎看不見，她又害怕又驚異的，覺得他的熱呼吸衝她的臉，擾動她的頭髮，使她全身發抖。

山甯半吞半吐的答道：『就是這樣！』立達好像是受了電的，往後一跳，也不知她自己說些什麼，靠着棹子，把燈吹滅了。

她關着窗說道：『該睡了。』

吹滅了燈之後，外面卻不甚黑，還能看見山甯的身影，他的面目在月光之下現出微帶青藍色。他站在青草上微笑。

立達離開窗子，坐在床上，四肢發抖，不能滾攏她自己的許多思想。山甯在草上的脚步声，令她心跳得很利害。

她很厭惡的向自己道：「難道我瘋了麼？真是可怕！這樣的偶然一句話，就灌這樣的毒想入我的頭腦中麼？這是花癩病（淫病）麼？我真的是這樣壞，是這樣不顧廉恥麼？我竟想到這一層，我一定是沉淪到很深的了！」

她把臉藏枕頭痛哭。她想到：「我爲什麼哭？」她不曉得滴這樣眼淚的理由，只覺得自己卑賤，屈辱，不歡樂。她哭的是因爲失身於沙洛丁，因爲從此以後，不是一位高貴清潔的姑娘了。又因爲她哥哥兩眼的羞辱她的可怕神色，從前他絕不會這樣看她的。他現在這樣看她，只因她已經是一個失足的人了。最痛苦最難忍的思想，就是她此時已經變作一個婦人了。只要她一日還是少年康健好看，她一日都要盡她的能力，供男子的驅策，供男子的縱慾，她一面愈使他們快活，愈使自己快活，他們一面更看不起她。

她一面看她屋子裏的深黑之處，問道：「男子們爲什麼要這樣？誰給他們這樣權利的？我的自由難道不是同他們的一樣嗎？難道我永遠不會曉得另外一種的生活，較好的生活？」

嗎？」

她的整個少年的體氣，如發號施令的告訴她說，凡是人生有趣味的，可樂的，是她所必需的，她都有權取來享受；她既有強健，美麗的身體，她要作什麼就作什麼。但是這種思想沉埋於混亂和互相矛盾的許多思想中了。

第八章

尤力伊有好幾時，練習繪畫，他喜歡繪畫，一有空閒就畫。他曾有一度夢想作一位美術家，第一因為沒有金錢，第二因為政治活動，阻止他不能當美術家，所以這時候偶然繪畫作個消遣，並無什麼專門目的。

因為這個緣故，又因他缺少練習，美術不能令他滿意，不過是惱悞和解迷之源罷了。毋論什麼時候，他畫得不好，她就不高興；倘若畫得好，他卻深入了一種愁鬱的半睡半醒情景，明曉得他的努力無益，既不能給他歡樂，也不能使他得意。尤力伊很喜歡西那。他喜歡身長，肢體好看的少年女人，帶好嗓子 and 浪漫眼睛的。他以為她之所以引動他，全在乎她的美貌和心地清潔，殊不知實在是因為她好看和可愛。雖是這樣說，他卻要使自己相信她之所以

迷他，在乎精神上的美，不在乎肉體上的美；他以為這樣的意思更好，更名貴，其實的確是因爲她的閨秀清潔，和她的天真爛漫，激動他的熱血和肉慾。自從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會見她的時候，他就覺得有一種熱烈的空氣，渴想污她的天真。凡有好看的女人在前，都能激動男人發生這樣一種的渴想的。

他的精神現在既注在一個好看，靈活，康健的女子身上，尤力伊就有了一種意思，要寫生。這個意思就激發熱心，這一次他相信可以把他的事功達到成功的目的。

他預備好了一幅畫布，就如同發熱病一般的趕快繪畫起來，好像怕耽延是的。他用顏料抹上畫布的時候，得了一種諧和而悅目的效果，他覺得一種透骨的快樂，他心裏所想作的畫，很顯明的如在目前，全數詳細的布景都有了。但是當他進行繪畫的時候，畫法的爲難愈多，尤力伊覺得不能辦到。在他想像中似乎是明亮而美麗的，一畫在布上，便變作薄而無力了。這時候詳細的佈景，並不能令他尤爲着意，反變作討厭，令他不歡。他忽略這樣的

詳細，起首用粗枝大葉的派頭。所以這幅畫，並不是一幅顯明而有力的寫生，反變作一幅豔而俗，又不修潔的女人像。他想這樣一幅無精采的俗製，毫無新創或動人之處，確是一幅做製的俗畫，意思和手法都是庸俗的；尤力伊同向來一樣，變作憂悶。

假使不是因為哭是可恥的事，尤力伊是會哭的，拿枕頭藏着臉放聲號哭。他很想對人訴苦，卻不是訴他自己的無才能。他反失意的看這幅畫，心裏想道：人生大概都是可厭的，悲慘的，薄弱的，他個人看來，是毫無趣味的。他想到在這個小地方，還要過活幾年，真是令人害怕的。

尤力伊的額頭變作其冷如冰的時候，說道：『這是什麼呀，不過是死罷了！』他於是覺得要繪一幅「死」。他一手拿着一把畫刀，悻悻的刮他所寫的「生」。他這樣熱心作的一幅畫，到了這個時候要刮去了，竟是這樣的爲難，他覺得不高興。顏料很難刮下來；那把小刀閃了兩次，把畫布割破兩處。這時候又曉得白堊並不能在色彩上作什麼記號。他覺得很、

討厭，他用畫筆起首用赭色，粗繪一個題稿，隨後慢慢的，隨隨便便的，無精打采的作畫。現在這幅畫，用這樣的很欠修飾的方法，和暗晦重色方法來畫，不獨無所失，卻反有所得。原始的「死」的意思，不久自己就消滅了；尤力伊於是進行畫「老」畫一個瘦老女人於日落黃昏時在路上慢走。太陽已下山了，對着黑暗天光，有許多十字架的影子。這個老女人兩肩背着一個重而黑的棺材，一步踏入已挖開的塚邊，滿面是悲悼絕望神色。這樣一幅畫的淒慘，是令人可怕的。吃中飯的時候，有人請他去吃飯，他不去，還在那裏畫。後來諾維柯夫走來告訴他幾句話，他既不聽又不答。諾維柯夫歎了一口氣，坐在榻上。他願意清靜，盤算事體。他跑來看尤力伊，不過是因為他一個人在家覺得不歡。立達不答應嫁他，他還覺得難過，他不曉得究竟他覺得憂愁，抑或覺得受辱。他原是一個坦白而怠惰的人，此時還未聽見本地人說立達和沙洛丁兩個人的閒話。他不是妒忌，不過一場好夢，令他走近歡樂，這時候卻化爲烏有，有着實的難過。

諾維柯夫想，他這一生是全失敗了，既然是往後的過活，毫無益處，向來卻未想到了此餘生。他反覺得他的生活已經變作一種酷形，以爲他的本務是要爲人，不是要爲己，要把自己的歡樂撇開。他不曉得爲什麼緣故，他有了一種空泛的欲望，拋棄一切，走去俄都，到了那裏，他就重新與「黨」聯合，掉頭不顧的尋死。他相信這是一個絕妙高尚的思想，他想到這是他的思想，卻減輕他的愁苦，而且令他歡喜。他見他自己是個偉人，頭上有了一個發光的圓圈，他的責備立達，幾乎激動他流淚。

隨後他忽然覺得厭煩。尤力伊仍然只顧作畫，並不理他。諾維柯夫懶懶的站起來，走近那幅畫。這時還未畫完，因此發生一種有多少力量的草稿的效果。尤力伊畫到他力所能及的地方，諾維柯夫以爲是了不得的一幅好畫，張大了嘴，看着這位畫師，帶着稚氣的稱讚他。尤力伊說道：『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往後退。

尤力伊自己以爲這是最有趣味的一幅畫，也明知有顯然而重大的諸多缺點。他爲什

麼這樣，他自己卻說不出來。但是設使諾維柯夫以爲這一幅畫，畫得不好，他是會覺得難受，覺得不高興的。諾維柯夫卻不是這樣想，狂喜的喃喃道：『實在是極好！』

尤力伊卻覺得他自己好像是個天才，看不起自己的製作，他歎一口氣，摔下畫筆，污了榻邊，走開，不看他自己的畫。

他說道：『呀，我的朋友！』因爲他有這樣一個很有希望的稿本在手，覺得絕不能有什麼作爲，正在要對自己，對諾維柯夫，承認有一個疑團，破壞了他成功的快樂。雖是這樣，他反省了一會子，不過說道：『這一幅畫全無用處！』

諾維柯夫以爲他的朋友裝腔，想起自己的失望來，心裏想道：『這是真情。』
過了一會子，他問道：『你說全無用處，是怎麼講？』

尤力伊對於這一問，不能有準確的答復，只好不響。

諾維柯夫重新察看這幅畫，隨即倒在榻上。他說道：『我在克雷（Kre）報上讀過你的

論說，是一篇很有火氣的議論」

尤力伊發怒，用一句詛咒的話答他。只因他記得西門諾夫幾句話，卻不能解說爲什麼生氣，他說道：「這有什麼用處？既不能止殺，不能止劫奪，又不能止兇暴；這種惡事，還是同前一樣的進行。論說並無用處。我請問你，有什麼用處？只有兩三個傻子讀讀！這有什麼好處！說到底，同我有什麼相干？一個人爲什麼把頭顱去碰牆，碰出腦漿來？」

尤力伊似乎看見他早年的政治活動在眼前經過：當時的祕密會議，祕密宣傳，冒險，失敗，他自己的熱心，他急於要拯救的諸人的不表同情，都在他眼前經過。他在屋裏走來走去，演身勢。

諾維柯夫拖長聲音說道：「這樣看來，值不得作什麼事。」他想起山甯來，又說道：「你們都是自了漢！」

尤力伊熱烈的答道：「不是的。」他爲已往的多數記憶和這時候天色黑暗所動，所以

說這句話。

尤力伊說道：『倘若一個人不能略近準確的估計人道實在要些什麼。我們爲憲法或爲革命消耗的全數努力，有什麼好處？也許在我們夢想中的自由，就伏了將來退化的胚胎。人們既實行他理想之後，將走回頭，重新同獸類一樣四隻腳在地上走！既是這樣，我們還得重新再來。倘若我什麼都不管，只顧自己，又怎麼樣呢？我得着什麼好處呢？我至多不過能辦到用才具用功業取大名，爲我手下的人的恭維所醉，就是說爲我所看不起的人的恭維所醉。這種人的恭維，在我看來，是毫無價值的。享了大名之後，又怎麼樣呢？仍然向前生活，等到蓋棺這一天——蓋棺之後，什麼都沒有了！那件得勝冠，同我的頭顱很密切的相稱，我不久就覺得他累贅！』

諾維柯夫姍笑他，自言道：『永遠是爲己！』

尤力伊聽不見他說什麼，覺得他自己這一番話說得很好，很高興。他自己以爲他這篇

演說中，很有一種極好的淒慘的景象；這一番話似乎令他變高貴了，似乎令他更覺得自重。
尤力伊又說道：『我最不幸也不過變作一個有才而不爲人所善用的人，一個可笑的夢想家，笑話故事的話柄，一個傻子，一個無用的人罷了！』

諾維柯夫從榻上起來說道：『呀哈！一個無用的人麼？你自己承認了麼？』

尤力伊喊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無理呀！你當真相信我不曉得爲何而生活，相信何事麼？假使我相信我之死能救世，也許我很願意上十字架受痛苦。但是我不相信這件事，毋論我作什麼都不會改變歷史的方向的；況且我的助力這樣薄弱，這樣不足重輕，假使我並未生於斯世，世界也絕不會受絲毫影響的。但是因爲這樣至小極微的助力起見，我卻不能不過活，不能不受痛苦等死。』

尤力伊自己不覺得他此時說的是另一件事，並不是答復諾維柯夫，只是答復他自己的怪異，令人不歡的許多思想。他忽然記起西門諾夫，立刻止住他的議論，覺得一陣冷戰，透

過他的脊骨。

他看看那黑暗的窗子，低聲說道：「其實我害怕在所不能免的，我曉得這是自然而然的，我毋論作什麼，也是免不了的，真是可畏，真是可怖！」

諾維柯夫心裏也覺得真是可怕，答道：「死是一種必然的生理現象。」

尤力伊想道：「好一個糊塗蟲！」又不高興的喊道：「可了不得！我們或爲這個人，或爲那個人而死，是否必要的，同我們有什麼相干？」

諾維柯夫說道：「你方纔說的上十字架，怎麼樣啦？」

尤力伊帶點遲疑答道：「這是另一件事。」

諾維柯夫微帶點遲疑，說道：「你自相矛盾了。」

這句話很激怒尤力伊，他把手指插入未經理過的黑頭髮裏，悻悻的駁道：「我向來不自相矛盾，我有理由說，倘若我自願死……」

諾維柯夫絲毫不讓步，仍用一樣的腔調，說道：『這是一樣的，你們都要放烟火，要恭維等等。這不是別的，就是爲己！』

尤力伊說道：『就說是爲己，怎麼樣呢？這也並不改變我的道理。』

這時候的討論，變作混亂了，尤力伊覺得他的意思並不要這樣說，但是他失了綫索，幾秒鐘之前，他覺得這綫索是很清楚很有力的。他在屋裏走來走去，要推倒他自己的不高興。他對自己說道：『一個人有時候，興致不來，有時候卻能說得很清楚，好像他要用的字句，都擺在眼前，有時候我卻覺得嘴裏說不出來，我就很難發表我的意思。是呀，我往往有這種事呀。』

這時候他們兩個人都不響。後來尤力伊走到窗子就立住了，拾起他的帽子，說道：『我們出去散步吧！』

諾維柯夫答應道：『很好。』他一面高興，一面卻愁困，私心希望可以碰見立達。

第九章

他們兩個人在大街上走來走去，走了一兩遍，碰不見熟人。聽見花園裏音樂隊，音樂奏得不好，音調逆耳，又不合拍，從遠處聽見會令人怠倦愁悶的。他們只遇見許多男女們開玩笑，大笑；他們這樣喧嚷的快樂，似乎同這樣悲慘的音樂和蕭條的晚景不合調。這樣情景會激惱尤力伊。到了大街盡頭，山甯走來，很熱烈的歡迎他們兩個人。尤力伊不喜歡山甯，所以談話並不熱鬧，山甯接連的笑他所見的人。後來遇着伊文諾夫，山甯走開同他一路走。

諾維柯夫問道：『你們往那裏去？』

伊文諾夫拿出一瓶燒酒來，很得意的給他們看，說道：『我去請朋友。』

山甯大笑。

據尤力伊看來，這一瓶燒酒和大笑，似乎是特別的粗俗。他很不高興的掉過身子。山甯看見，卻一言不發。

伊文諾夫帶點嫻笑意思，說道：『上帝，我感謝你！我與別人不同。』

尤力伊臉紅了，他想到『還要聽他這句陳舊的笑話。』他露出藐視樣子，聳聳肩，走開了。伊文諾夫喊道：『諾維柯夫，你這個無知無識的法利賽（Pharisee，即偽君子——譯

者註）同我們一道走吧！』

諾維柯夫問道：『幹什麼？』

伊文諾夫答道：『去喝酒。』

諾維柯夫很失望的環視四圍，不見立達。

山甯笑道：『立達在家懺悔呢！』

諾維柯夫帶點怒色，說道：『胡說！我還要去看病人咧！』

伊文諾夫說道：『不必你幫忙，病人也很能死。我們也不必你幫忙，也能喝完這些燒酒。』
諾維柯夫想道：『譬如我喝醉了，怎麼樣呢？』他說道：『好吧！我來喝酒。』

他們走開了，尤力伊離開很遠還能聽見伊文諾夫粗硬聲音和山甯的什麼都不管，快活的笑聲。他又在大街上走。黑暗中有女孩子的聲音喊他。西那和女校長杜布華（Dubova）坐在板櫬上。天色很黑，他幾乎看不出這兩個人的模樣。她們穿的是黑衣裳，不戴帽子。手上拿了書。尤力伊趕快的走到她們那裏，問道：『你們剛纔站在那裏？』

西那答道：『在藏書樓。』

她的同伴並未開口，離開些，讓尤力伊坐。他本來很想坐在西那身邊的，但是他怕羞，就坐在那貌醜的教書女先生杜布華身邊。

杜布華撇着兩片乾而薄的嘴唇，問道：『你的面孔爲什麼這樣憂愁？』
他答道：『什麼事會使你想我是憂愁？我都是很高興的，也許有點厭煩。』

枉布華說道：『呀！這是因爲你無事做。』

他問道：『你有許多事做麼？』

她答道：『毋論怎樣，我卻沒得閒工夫去哭。』

他答道：『我並不哭呀！』

杜布華要激惱他，說道：『你雖不哭，卻是滿肚子不高興。』

尤力伊答道：『我的過活，使我忘記了什麼是笑。』他說這句話，很帶痛恨的腔調，大家忽然都不響了。

尤力伊停了一會，說道：『我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我的生平是最能啓迪的。』他雖是這樣說，其實並無人對他說過這句話。

西那審慎的問道：『怎麼樣最能啓迪？』

他答道：『我是一個不要過活的榜樣。』

杜布華說道：『哦！請你把一切都告訴我們，也許我們聽了可以得許多利益。』

尤力伊於是說：他以為他的生活，是絕對的失敗，他自己是一個最不幸的人，是個可憐蟲。他這樣的相信，其中伏了一種悽慘的慰藉。他表示不滿意於自己，不滿意於世人，心裏覺得舒服。他向來對男子們是絕不說這種話的。他本能的覺得他們不相信他話；他對於女人，尤其是對少年美貌女人，他是很高興詳細說他自己的。他相貌好看，又善於說話，女人聽了，常有憐愛他的意思。這一次他一起首雖然帶點說笑話的意思，不久就鄭重其辭了；說了許久他自己的生平。據他說來，他像是一個有異常能力的人，為環境所束縛，所壓倒，他自己的同黨又誤會他。他本該作羣衆的首領的，因遭逢不幸和同黨的過失，反變作一個被逐出境的學生！尤力伊同所有極其自滿的人一樣，都是整個的不曉得這樣的事，並不證明他是異常能力的人，也不曉得凡是有天縱之才的人，都是被這樣的共事的人所包圍的，被這樣的諸多不幸所阻撓的。他以為惟有他自己一個人，是不能遷就的命運的犧牲。他既能說話，

又能說得有聲有色，一針見血的，他所說的話，似乎是很中聽的。女子們就相信他的話，可憐他，可憐他遭逢不幸。這時候那音樂還在那裏奏，悲慘不合調的音樂，又是個愁悶的晚上，他們三個人都覺得戚然不樂。當尤力伊停止說話的時候，杜布華沉思她自己的無趣味的，單調的生活，和無快樂無愛情的正在消滅的少年，低聲問他道：『尤力伊，請你告訴我，你會想過自殺麼？』

尤力伊反問道：『你爲什麼問我這句話？』

杜布華答道：『哦！是呀，我不曉得……』

他們都不說了。

西那熱心的問道：『你在委員會裏，是不是？』

尤力伊用短語答道：『是的。』

他好像是不願意承認的，其實他是喜歡承認，因爲他想這個可愛的女子當他是個古

怪的有趣味的人。他於是陪她們回她們的家裏。一路上有說有笑，什麼愁悶都消滅了。

當尤力伊走了的時候，西那說道：『這個人有多麼好呀！』

杜布華動指頭恐嚇她，說道：『你要小心，不要戀愛這個人呀？』

西那心裏有點畏懼，卻大笑說道：『這是什麼意思！』

尤力伊回到家，高興些，覺得較為有希望。他走去看他所作的畫。這幅畫並不產生什麼印像，他心滿意足的睡下了。這天晚上，他夢見有幾個有光彩能迷人的美女。

第十章

第二天晚上尤力伊又去他昨天晚上碰見西那和杜布華的地方。他終天都很高興的想到那天晚上他對她們所說的話，盼望再會見她們，討論相同的題目，要受西那的同樣的愛憐神色和她溫柔的眼睛所露發的柔情。

這天晚上恬靜，天氣溫和，街上有點浮塵。大街上只有一兩個人行走。尤力伊慢慢的走。兩眼看地。他想到：『實在是厭煩，我該作什麼呢？』

忽然間那個學生沙弗洛夫走得很快，搖着膀子，走上前來，滿臉笑容。他立住腳，伸出一隻大手來，問道：『你爲什麼在這裏緩步的走？』

尤力伊無精打采，帶點遲疑，問道：『哦！我悶得要死，又沒有事做。你往那裏去呀？』他對

沙弗洛夫說話，向來都是這樣的，因為他們自己原是革命委員會一個委員。他當沙弗洛夫不過是一個無資格的革命黨。沙弗洛夫很自鳴得意的微笑。他指着一包用顏色紙包的小本簿書，說道：『我們今天有一個演講。』尤力伊拿了一本，打開了，讀那篇長而無味的通俗的社會黨演講的序文，他從前是很記得這篇文章，現在卻忘記了。

他一面遞還這小本書，一面帶點輕視的微笑，問道：『在那裏演講？』

沙弗洛夫答道：『在一個學校裏。』同時說出西那和杜布華當教員的學校。尤力伊記得利亞利亞有一次曾告訴他這種演講，他卻並未留意。

他問道：『我可以同你一道去麼？』

沙弗洛夫很高興的說道：『你問什麼，自然可以去！』他當尤力伊是一個實在的擾亂家，過於重視他的政治能力，很敬重他，敬重到幾乎愛他。

尤力伊覺得必要講一句話，就說道：『我很注意這種事體的。』其實他是樂得晚上有

了事做，又能再見西那。

沙弗洛夫說道：『那是自然。』

尤力伊說道：『既是這樣，我們就走吧！』

他們在大路上走得很快速，過了橋，兩邊吹來潮濕氣，不久就到了學校。有許多人已經齊集了。

在一間大而黑的屋子裏，擺了一排一排的長板檯和寫字桌，看見影戲燈所用的白幔，又聽見低微的笑聲。從一個窗子可以看見外面的樹木。利亞利亞和杜布華站在窗子邊，她們很高興的歡迎尤力伊。

利亞利亞說道：『你來了，我很高興。』

杜布華同他用力的握手。

尤力伊四圍一看，想看西那，問道：『你們爲什麼不開演？』

他帶着顯露的失望，說道：『原來西那不來聽演講的麼？』

剛好這時候，有火柴的光，很靠近演講座，光亮照耀西那的面貌，她正在很高興的微笑。她伸手，低頭向尤力伊說道：『我怎麼不來聽講呀？』尤力伊不說話，握住她的手。她輕輕的靠着他，從台上跳下來。他覺得她的香美而有益於身心的氣息，很近她的臉。

沙弗洛夫從旁邊一間屋子走進來，說道：『應該開講啦。』

有一個校役，脚步很重的四圍走一轉。把大燈挨個點着了。沙弗洛夫打開過道的門，大聲說道：『請由這條路走！』

羣衆起首有點畏羞，後來是脚步很快，聲音很雜的，走入講室。尤力伊很細密的觀看他們。激動他的宣傳家的尖利注意了。來聽的有老人，有少年，有小孩。沒有人坐第一排；後來有好幾個婦女來，都坐滿了；尤力伊卻不認識她們；此外這頭一排坐的是肥胖的學校視察；男女初等小學校的男女教員們。其餘的位子都是穿長服的人，軍人們，鄉下人，女人和許多男

孩子，女孩子坐滿了。

尤力伊同西那坐在一張寫字桌旁邊，聽沙弗洛夫讀一篇論普遍選舉權的文章。讀得很安靜，卻讀得不好，他的聲音硬而單調的，他毋論讀什麼，都像是一行一行的統計。但是人人都是很留心聽的，惟有幾個坐在第一排的知識界中人，不久就聽得不耐煩，起首互相耳語。這卻激惱了尤力伊，他很可惜沙弗洛夫讀得不好。沙弗洛夫這時顯露出勞倦了，於是尤力伊對西那說道：『譬如我替他讀完這篇文章，好不好？你看怎麼樣？』

西那好意的射他一眼，說道：『好呀，請你替他讀。我願意你讀！』

尤力伊微笑，當她是一個同謀的，附耳說道：『你看有什麼不妥麼？』

西那答道：『不妥麼？並無什麼不妥。人人都喜歡聽你讀。』當暫停時候，西那對沙弗洛夫提議這件事。沙弗洛夫已經勞倦，又曉得他自己讀得實在不好，就很高興的聽她的提議。他讓給尤力伊，說道：『自然，請你代勞！』

尤力伊喜歡讀，又讀得極好。他眼不看人，走上講台，用高而有節奏的聲音讀。他曾兩次看西那，每次都碰着她的有光而能達意的瞬視。他對她微笑，有點忙亂了。隨後對着書讀得更響更沉着。他以為是作一件極好極有意味的事。他讀完了的時候，前排有點拍掌聲。尤力伊鄭重的點頭。當他離開講台的時候，對西那微笑，好像是對她說道：『我是爲你而講的。』

有人介紹尤力伊見兩位婦女，她們恭維他讀得好。於是熄燈，這所屋子頓時變黑了。沙弗洛夫夫很親熱的同尤力伊拉手，說道：『我很謝謝你！我願常有如你這樣的人讀給我們聽！』

演講原是他的本業，所以他雖然是拿羣衆的名義謝他，卻很感謝尤力伊。好像是他個人受惠。沙弗洛夫夫着重「羣衆」兩字。他說道：『我們這裏很少替羣衆作事，若是作的話，也是隨隨便便，半調子作的，這是最奇異的事。因為要娛悅一羣厭悶的上等人，就約幾十個頭等戲子，唱家，演講家來替他們解悶，至於娛悅羣衆，只要我這樣的一個演講家就夠了。』沙

弗洛夫帶點挖苦自己的，說道：『人人都滿意，他們還要什麼呢？』

杜布華說道：『真是有這樣的事。報紙上一行一行的專論戲子們，在他們的唱演，真令人難受；至於我們這裏……』

沙弗洛夫一面收拾他的小本子，一面很深情的說道：『雖是這樣說，我們作的真是好事！』

尤力伊心裏很不以然，想道：“*Sancta Simplicitas.*”

但是他自己既自鳴得意，又有西那在面前，他就有了容忍的心向。沙弗洛夫的極其老實之處幾乎感動了他。

當他們走出來到街上的時候，杜布華問道：『我們現在往那裏去？』

講演室的外面卻不甚黑，天上有幾顆星。

杜布華說道：『沙弗洛夫同我到拉托夫（*Ratoffo*）家裏，你肯陪西那回家麼？』

尤力伊說道：『我很願意。』

西那同杜布華同住在一所小房子。在一座大而蕭條的園子裏。這兩人一路走一路談演講和聽者所得的印象。尤力伊愈覺得他作了一件好事，作了一件大事。快到家的時候，西那說道：『你不進來坐一會子嗎？』尤力伊很喜歡進去坐坐。她開了大門，走過一個有草地的小院子，過去就是花園。

西那笑說道：『走入花園，好不好？我本來想請你進屋子的，但我怕是收拾不齊整，因為我早就出門了。』她進了屋子，尤力伊緩步向花園走。他走不多遠，就站住了，向四圍看，很奇異的看這所房子的黑窗，好像那裏有什麼奇怪而美麗的東西出現。西那站在門口。尤力伊幾乎不認得她。她換了一件黑衣服，現在穿的是小俄羅斯服裝，薄而短的緊身，短袖子，藍裙。

她微笑說道：『我在這裏啦！』

尤力伊答道：『我看見了！』他答話帶點神祕而注重的腔調，只有她能領悟。

她又微笑，往旁邊看，他們在長草及丁香花枝子中間走。樹木是很小的，多數都是海棠樹，葉子有松香味。花園之後是一塊草地，滿地是野花。

西那說道：『我們在這裏坐了。』

兩個人就坐在要倒的籬笆旁邊。眼向草地觀日落。尤力伊捉住一條紫丁香樹的嫩枝，滴了一陣的露水。

西那問道：『我唱曲子給你聽，好不好？』

尤力伊答道：『哦！好呀。』

西那呼吸很深，如同那天野餐一樣，當她起首唱：『嚶！愛的美星呀！』她的前胸在稀薄內衣之下，是界限很分明的。她的歌調清潔而多情。尤力伊氣都喘不出來的看他，動也不動。她見他兩眼注射她，她就閉了眼，唱得更好聽，更有情。四圍都是寂然無聲的，好像都在那裏

聽她唱；尤力伊想到春天鶯啼，林木皆寂的情景。

當西那用清朗高唱結束的時候，更顯得靜寂。陽光已暗淡了；天色已晚，更覺得天地空闊，樹葉和草微微的搖動；一陣香風吹過草地和花園；聲音細微，如同歎氣。西那兩眼在黑暗中發現光彩，掉過臉來，問道：『你爲什麼不響？』

他喃喃道：『這裏太快樂了，幾乎說不出話來！』他又一手抓住有露水的丁香樹的柱子。

西那如同在夢中的，答道：『是呀！真是美。』

她又添一句道：『有生原是一件美事。』

有一種渺茫而煩悶的思想，經過尤力伊的心中，但是一會子就消滅了，並未成什麼顯明的形狀。有人在草地的那一邊吹嘯兩次，後來也不響了。

西那忽然問道：『你喜歡沙弗洛夫麼？』這是一句顯然不當問的話，她故意問他，心裏

覺得好玩。

尤力伊有一會子覺得吃醋，但卻用點壓制力，鄭重的答道：『他是個好人。』

西那說道：『他是很認真辦事的！』

尤力伊不響。

這時候草地上冒出一層霧，綠草在露水中，顏色變作稍淡。

西那微微發抖，說道：『天氣變作潮濕了。』

尤力伊不知不覺的看看她的圓而軟的肩膀，立刻覺得糊塗了，她也曉得他看她，也覺得糊塗了，卻覺得快活。

兩人都說道：『我們走吧！』

兩人沿着花園的小路回頭走；走的時候，有時未免輕輕的相碰。四圍都是黑暗，又靜寂無人。尤力伊想像花園自己的生活快要起首了，這是一種神祕生活，無人曉得的。在對面，在

樹木之間，穿過有露水的綠草，當天色更黑的時候，不久就有許多影子偷偷在這裏走過，在綠而不響的地方，有許多低的聲音。他把這種意思告訴西那，她很帶深意，兩隻黑眼睛往黑暗處看。尤力伊心裏想，設使她忽然脫了衣裳，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全個雪白身子，很快樂的在有露水的草上走向黑暗的樹林裏，這不是一件怪異的事，是一件美而自然的事；這樣一來也並不驚動這綠而黑的花園的生活，且令這種生活，更爲完全。他心裏也想把這個意思告訴她，卻不敢開口，反對她說羣衆和演講的話。但是他們的談話，愈說愈不起勁，隨後竟停止了，好像彼此都是糟躑字句。因此他們一路無語，走到閘門，彼此微笑，肩膀上沾了些露水。這時候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恬靜快樂的，如同他們自己一樣。院子是如前的黑暗寂寞，但是外頭的閘門是打開的，能聽見屋裏有脚步很急的聲音，還聽見關閉抽屜的響聲。

西那說道：「奧爾格已經回來了。」

杜布華從屋裏問道：「西那，是你麼？」她的聲音露出不祥之事發生的腔調。她臉無

人色，很驚惶的站在門口。

她幾乎喘不出氣的說道：『你往那裏去了？我找尋過你，西門諾，夫快要死了！』

西那很震動的喊道：『什麼呀？』

杜布華說道：『是呀，他快要死了。他裂了一條血管。里雅珊說他沒得救的了。他們已經把他送到醫院。這件事是突然其來的，令人可怕。我們原在拉托夫家裏吃茶點，他還是很高興的，同諾維柯夫辯駁這件事或那件事。他忽然起首咳嗽，站起來，站不穩，吐血來，吐在桌布上，吐在一盤糖果醬裏頭……血是黑色的，凝結成塊的。』

尤力伊卻帶點毫無憐憫的關照，問道：『他自己曉得麼？』他立刻記得那天月夜，那個嚴肅的影子，和那薄弱而啞的嗓子說道：『你是活在世上的，從我的墳前經過，立住腳，而我……』

杜布華答道：『他似乎曉得。他看了我們，問道：『是什麼東西。』他隨即從頭至腳的發

抖說道「已經到了這樣了嗎」……咳！太可怕了，是不是？」

尤力伊說道：『太可怕了！』

衆人一言不發。

現在天是很黑了，天雖是很清的，他們看來好像是忽然之間天昏地黑，令人悽慘了。

尤力伊變了臉無血色的，說道：『死是一件可怕的事！』

杜布華歎一口氣，兩眼瞪着空處。西那的兩頤發抖，發出莫能援助的微笑。她所覺得的震動，不如他們那樣利害；她年紀很輕，充滿了生機，她不能注意於死。她覺得這件事令人難以相信，不能想到如今晚這樣的一個美的夏夜，這樣的好過天氣，有人會死的。這原是一件自然的事，但是她以為總是不應該的。他存了這種思想，自己也覺得慚愧，極力的要壓制住了，極力要露出憐憫的面目來，這樣的極力，使她更難過。比其他的人更難過。

她說道：『哦！可憐的人呀！……他當真……』

她原想問：「他當真不久就要死麼？」但是話到了喉嚨，又說不出來，她就對杜布華問了許多默而不貫串的話。

杜布華毫無精神的答道：「里雅珊說：『他不是今天晚上死，就是明天早上死。』」

西那低聲問道：「我們去看看他，好不好？你的意思還是以爲不去的好？我卻不覺得。」這是人人心中都有的一個問題，他們是否應該去送西門諾夫的終？這是應該作的或是不應該作的事？他們都想去，卻害怕見他死。尤力伊聳聳肩。

他說道：「我們去吧！也許他們不讓我們進去，也許……」

杜布華說道：「也許他想見一個人。」她說了這句話，覺得如釋重負的。

西那很決絕的說道：「來吧，我們就去！」

杜布華說道：「沙弗洛夫和諾維柯夫都在醫院了。」她這句話是要表明她剛纔是應該說那句話的。

西那走入屋裏，拿帽子和外衣，於是他們悽悽慘慘的走到那所三層樓的房子，就是西門諾夫在那裏等死的醫院。

在那長而黑的過道，他們聞着消毒藥的臭味。當他們走過瘋病室，聽見粗而發怒的聲音，卻看不見人，他們覺得害怕，急忙走向一個黑小的窗子。有一個老年白髮的鄉下人，兩鬚長鬚子，披了一件圍身，穿了厚皮靴，在過道上，格格格的響，走過來迎他們。

他立住腳問道：「你們要看誰呀？」

杜布華吃吃的問道：「今日來院的一個學生，名西門諾夫。」

那個院役說道：「樓上第六號，」說完就走去。他們還聽見他吐痰在地板上，又拿腳擦樓上光亮些，乾淨些；天花板是平的，有一扇門半開着，門上有「醫士室」三個字。屋裏點着燈，在門外能聽見屋裏藥瓶子響聲。尤力伊往裏面看，喊了一聲，藥瓶子的響聲就停止了，里雅珊走出來，很有精神很高興，同向來一樣。

他高興喊道：「哈！」來看病人的人雖是悽慘，他卻是見慣了的。「女士們，都好呀！我今日值班。」他忽然眉頭一縐，鄭重的說道：「他好像還是不省人事。我們去看吧，諾維柯夫還有他人，都在那裏。」

他們在那乾淨無物的過道上魚貫前行，經過許多門上有黑字的大而白的門，里雅珊說道：

「我們已經去請一位教士了。病人的死期到得很快，真是令人驚異，我也驚愕。但是新近這幾天他受了涼，你們是曉得的，這就是致死之由。這就是他的病室。」

里雅珊推開一扇白門，走進去，餘人擁進去。

那間病室乾淨寬大。六個病床，四個是空的。每個床上都有灰色粗被，疊得很整齊的。很像一個棺材。第五個床上坐着一個穿了長衣乾枯渺小的老頭子，看見新進來許多人，有點膽怯；第六個床上，睡的就是西門諾夫，身上蓋了一張同樣的粗被。諾維柯夫彎着腰坐在床

邊，伊文諾夫和沙弗洛夫站在窗邊。他們覺得在病人面前握手很奇怪，若是不握手，又覺得不對，因為彼此不握手，好像就是表示病人的死期不遠。有幾個握手，有幾個不握手，人卻都站住了，注視西門諾夫。

他呼吸遲緩而艱難，今天的西門諾夫，與前數天的西門諾夫，大不相同了！其實此時他已經是幾乎毫無生氣的了。他的面目四肢，雖然是同從前一樣，現在卻是僵了，極其難看。天給人們一種東西，令人的身體有生命有動作，這時候西門諾夫的身體，是沒有這種東西了。在他的無動的身體裏頭，有一種極其可怕的事，祕密的迅速的在那裏動作到完成，這是一種要緊動作，不能延遲的。他的生命所餘的，好像都集中於這種工作，一面帶着尖利而不能解說的關切，觀察這工作。

從天花板吊下來的一盞燈，照得這個快死的人的無生機面貌，照得很清楚。眾人站着看這個臉，不敢喘息，好像是怕騷擾極其嚴肅的事；他們一聲都不響，反覺着病人的艱難而

從窗間發出的呼吸更清楚。

開了房門，就有一個短而胖的教士慢慢走進來，隨着進來的還有一個面黑而瘦削的唱聖詩的人。同他們一齊來的是山甯。這個教士咳嗽一聲，對醫生們和在場的人點頭，他們很客氣的回禮，卻一言不發。山甯並不理會什麼人，站在窗子旁邊，很奇怪的看看西門諾夫，看看他人，因為他要看出病人和在場的人究竟覺得什麼，心裏想的是什麼。西門諾夫仍是不動，呼吸同從前一樣。

那位教士問道：『他是不省人事的了，是不是？』他是普通的問，並不是問那一位。

諾維柯夫匆匆答道：『是的。』

山甯喃喃的說，卻無人能曉得他說些什麼。那位帶點詰問的神氣看看他。山甯仍然是
一言不發，教士就掉過頭，順順他的頭髮，按上肩衣，尖潤腔調，起首為快死的人唱祈禱歌。

唱聖歌人，有的是低沉的聲音，啞而難聽，兩個人是相反對，唱起來是很不和叶的。他們

一起首唱。送終的人的眼，都注視快死的人，諾維柯夫同快死的人最相近，他以為看見西門諾夫的眼皮微動，好像那雙不能見的眼珠向轉唱歌的地方。別人只看見西門諾夫不動。

西那一聽唱聲就哭，滿面是淚。各人都看她，杜布華也起首滴淚。男人們的眼也含淚，他們咬緊了牙，忍住不滴。唱聲愈響，女人們的淚流得愈多。山甯繃眉頭，很不樂的聳肩，他以為這樣舉動，殊令西門諾夫難過；假令他聽見哭聲，生人聽見了已經難過，何況快死的人。

他很有氣的對教士說道：『請你不要高唱！』教士很和氣的，身子向前俯，要聽山甯說的是什麼；當他明白了山甯的意思時候，他繃繃眉頭，唱得更響。他的同伴瞪眼看山甯，餘人也看他，帶點害怕和驚異，好像山甯說了得罪人的話。山甯用一種姿態表示他的不悅，卻一言不發。

教士唱完了的時候，拿他的肩衣包好了十字架，這個時候更令人難過。西門諾夫躺在那裏，同從前一樣的僵硬不動。忽然間各人心裏都發生相同的可怕而不能抵抗的思想。他

們心裏都想到，不如趕快完了罷！西門諾夫不如快死罷！他們又害怕又慚愧，很想要壓制這
樣欲望，彼此眼面相視。

山甯低聲說道：「完了就好了？這樣受苦，太難過了，是不是？」

伊文諾夫答道：「是呀！」

他們很低聲說話，西門諾夫是一定聽不見他們說什麼的，但是餘人聽了，都現出震動
樣子。

沙弗洛夫正要說兩句話，同時卻發出一種新聲音，說不出的那樣哀痛，屋子裏有這聲
音的迴響，各人聽了都打了冷戰。

西門諾夫悲歎道：「啞……啞……啞！」

這時他好像得了他所要的話形式，接連發生這樣拖長的聲音，只爲他艱澀呼吸所
阻止。

初時他們還不曉得他發生什麼事，但是西那，杜布華，諾維柯夫三個人起首哭。那位教士慢而嚴肅的重新唱歌。他的和氣臉顯現哀憐和情緒。過了幾分鐘，西門諾夫忽然不悲歎了。

教士喃喃道：『什麼都完了。』

西門諾夫費了許多力，慢慢的動他的膠緊了的嘴唇，他的臉縮緊了，好像是用微笑縮緊的。旁觀的人都聽見他的空洞怪異聲音，從丹田發出來的，好像是棺材裏發出來的聲音。西門諾夫瞪眼看教士，說道：『你這個老傻子！』他的全身戰慄，兩隻眼如瘋如狂的在眶裏亂轉，他就伸得直挺挺的。

他們都聽見這句話，一個人都不動；有一會工夫，那個教士的肥而濕的臉上的憂愁形象消滅了。他很着急的四圍一看，並沒有人看他，只有山甯微笑。

西門諾夫又動他的嘴唇，卻無聲音出來。一邊的稀鬍子垂下來。他又伸他的四肢，變作

更長更可怕。屋裏無聲響，無人動，這時候也無人哭。將近死的時候，最令旁觀者難過，比實在死了的時候，還要難過，還要可怖；這樣令人難過的情景，會這樣快這樣簡單，就完了的，卻是件奇異的事。有幾秒鐘工夫，他們站在床邊，看那死而瘦弱的面目，好像是還盼望有其他什麼事發生的。他們願意激發一種恐怖和憐憫的感覺，當諾維柯夫閉死人的兩眼，十字交加，又死人的兩手在胸前的時候，他們很留心察看諾維柯夫，隨後安靜小心的走出房外。現在路燈已經亮了，覺得件件事物都是見慣的，都是簡單的，各人呼吸更自由。教士先行，短步的走，他想說兩句話安慰這羣少年，歎了一口氣，起首低聲說道：

『可憐呀，可憐呀！這是很悲慘的事。死的還是這樣的一個少年。咳！他顯然是未悔罪而死的。但是上帝是慈悲的，你們曉得……』

沙弗洛夫就在這個教士後頭，要同他客氣，答道：『是的，自然是的。』
教士問道『他家屬曉得麼？』

沙弗洛夫答道：『我實在不能告訴你。』

他們聽了都很詫異，因為說不出西門諾夫的家屬是誰，有點奇怪，且有點不像樣。

西那說道：『我相信他的妹妹在高等學校。』

教士用肥手指略舉他的帽子，說道：『原來是這樣！暫別了！』

他們齊聲答道：『暫別了！』

他們走到街上，歎了一口氣，覺得如釋重負。

沙弗洛夫問道：『我們現在往那裏？』

他們遲疑了一會之後，彼此告別，各走各人的路去了。

第十一章

當西門諾夫看見血，覺得內外都是空了的時候；當他們抬起他，送他走，把他放下來，竭力替他出力，如同他平生替人竭力一樣的時候，他就曉得他快要死，自己卻奇怪，爲什麼全不怕死。

杜布華說他恐怖，實在是因她自己恐怖。她自己以爲康健的人尙且這樣恐怖，那快死的人一定更恐怖了。西門諾夫因爲失血，臉無人色，神色慌亂，她以爲是表示恐怖，其實並不是的。毋論何時，尤其是他曉得患了肺癆症之後，西門諾夫怕死。當初得這病的時候，他害怕到了不得，很像一個已定了死罪無赦免希望的人一樣。他覺得從這個時候起，就沒有世界了；他從前覺得美好，適意，熱鬧的事，現在都完了。四圍都是死，無時無刻不可以發現可怕的，

不能見的，令人厭惡的，如同黑而張嘴的深洞。西門諾夫想像死的情狀，如同一個大而無底，陰黑如夜的深洞。他毋論到什麼地方，他毋論作什麼事，眼前就是這個大洞；毋論什麼情緒，聲音顏色都失落在這個不能鑽入的陰沉裏頭了。這樣的心境真是可怖，卻並未經久；日月如梭，西門諾夫就離死已近，卻愈見得更遠更空虛更不能明白。

四圍毋論什麼東西，毋論是聲音，顏色，和情緒，現在又重得其從前的價值。太陽還是一樣的亮；人們還是同向來一樣的忙忙碌碌，西門諾夫自己也有大事小事辦。他還是同從前一樣，早上起來，很小心的梳洗，吃他的早飯，覺得有好吃不好吃的分別。太陽與月亮，他仍然見了是歡喜的，下雨或潮濕，他仍然是厭惡的；他還是同從前一樣，晚上同諾維柯夫打牙球；他還是同從前一樣讀書，覺得有些著作是有意義的，有些是毫無意味的。他初時看見萬事萬物都是不變的，覺得很不高興，有時且覺得哀痛。自然，他自己的環境，他自身，都是不變的；他想法強逼人注意他，注意他的死，爲的是要改變這種情景，要通曉他自己的可怕地位，要

實在曉得什麼都完了。但當他把這種情景告訴他的朋友時候，他覺得不應該這樣做的。他們初時露出詫異神色，後來表現不相信，裝作不信醫生的脈案，疑爲不確。最後他們嘗試消滅了這種令人不歡的印象，忽然改了話柄，西門諾夫同他們談各式各樣的事，卻不談到死。

西門諾夫於是深居簡出，獨自沉思，獨自受痛苦，明曉得他自己不久就要死的。但是他的生活和他的每天的環境，還是同從前一樣，若想到這些事原可以如彼而不必如此的，就覺得無理，或想到他——西門諾夫——將來與現在不同，是會死的，他也覺得是無理。一想到死，他初時覺得很傷他的心，後來這種傷痛變作不這麼鋒利了；受壓制的靈魂得了自由，完全忘記的時候，是愈久愈多，生活在他的眼前，又變作富於顏色，富於動作和聲音的了。

惟有在晚上，孑然一身，他纔擺脫不開那一個黑洞的感覺。他熄燈後，慢慢在陰暗中就有並無形像，並無面貌的東西發生，而且不停的低聲說道：『許許……許許……』同時又有另一種聲音，好像是從他自己內裏發出來的，同那『許許』聲音作令人可怕的答話。他於是覺

得他逐漸變作這種喃喃和這種如深洞的紛亂的一部分。他的生命在這紛亂中，好像是一個暗淡將滅的火光，毋論何時，都可以永滅不再復燃的。他於是打定主意通夜點燈。在燈光之中，低聲和黑暗都消滅了；也不覺得有自己平擺在一個張大嘴的洞口之上的印像了，因為有光了，他就知覺他的生活的千百樣的小而尋常的事物了；屋裏的幾把椅子，墨水瓶，他自己的兩腳，尚未寫完的一封信，他向來不點的燈，他忘記擺在房門外的靴子，此外還有包圍他的許多日用的物件。

雖是這樣，他還能聽見從燈光照不着的屋隅而來的低聲，黑洞又起首要吞他。他不敢看黑處，不敢想到黑處，因為一會子工夫有可怕的黑暗包圍他，遮住燈，好像有一層冷霧遮住世界，令他看不見，使他如受酷形，使他恐怖，就是這個可怕的黑暗。他覺得好像一個小孩子，要號哭，不然就要用頭碰牆。但爲日既久，西門諾夫與死較近，對於這樣的印像，卻較爲習慣。但若他聽見一句話，看見一種態度，或看見出殯，或看見墳墓，他就想起他也是必要死的，

那時候，這種印象就變作更有力，更可怕。他很着急的要避免這種警告，所以絕不走一條有墳地的街，向來不以兩手交胸仰天而睡。

他好像是一個人而過兩種生活的；他前一種的生活，廣大而顯明，這是不會想到死的，不承認有死的，全是與生活自身的諸事相干的，毋論怎麼樣犧牲，是要永遠長生不死的；此外另有一種生活，是神祕，無限，晦暗的，如同蘋果裏的一條蟲，祕密的蝕耗他前一種的生活的心，毒害這個心，使他受不了。

因為這樣的兩種生活，所以當西門諾夫最後見得他與死面面相覷，曉得死期已近時，幾乎不覺得害怕，說道：『死期已到了麼？』他只問這一句話，以便曉得究竟盼望什麼。

當衆人圍繞他，他從他們臉上看出這一句問話的答復，他只詫異大限不過是這樣單簡的，這樣自然的。如同一種費力的事，推倒他的氣力。同時以一種新而奇異的內裏知覺，他曉得大限只能是如此，死是他的衰弱生機的經常結果。他只惋惜他再不能見任何事物了。

當他們拿馬車送他到醫院的時候，他睜大眼睛看各種事物，恨不能將這個世界的各種瑣碎，牢印於他的記性中，連同這個世界的廣漠的天，世界上的人類，樹木，和遠遠青藍天涯，都印在記性中。他向來未注意過的諸多小事，和他所見得是美麗及要緊的事，從他看來其實皆是一樣的有價值，一樣的說不出來的可貴；黑而大的天，帶着發金光的星，車夫的瘦削的背，穿了殘舊褂子；諾維柯夫的愁容；積滿塵土的路；有燈光的房屋；黑色的樹木；震動的車輪；溫和的晚風——凡是他所能見，能聞，能覺的，都是一樣的有價值，一樣的說不出來的可貴。

後來入了醫院，他的兩眼很快的四轉一看這大屋子，留心察看各種舉動，各種人物，一直等到身體的痛苦不由他察看，他纔住了；這樣的痛苦令他覺得孤立。他的痛苦全是從肺發生的，他全副精神都集中於他的前胸。逐漸的，他起首同生命分手了。這時候他看見事物，覺得奇異，覺得毫無意義。生與死的最後奮鬥起首了；他全身都是這種奮鬥，發生一個新世界，是一個奇怪而孤獨的世界，是一種令人恐怖，令人心痛，毫無希望的衝突。

他有時也有清爽的時候；痛苦停止了，他的呼吸變作更深更安靜，穿過白面紗，諸多聲音和形相變作或多或少明顯。但是都好像是從遠處而來的，聲音低而形相卻捉摸不定。他聽見聲音很清楚，隨後又聽不見了。人物無聲無響的走動，好像看電影；熟人的面貌變作生人的面貌，都不能認識。

坐在旁邊一張床上的，是一個面貌古怪蓬鬚子的人，在那裏大聲讀書，西門諾夫絕不煩心去想他爲什麼讀書，向誰讀的。他很清楚他聽見議院的選舉已經展緩了，又聽見有人要行刺大公，但他所聽見的話，都是空虛無意義的，如同水泡一樣，破了就消滅，不留痕迹的。那個人的嘴唇動，他的牙齒放光，他的圓眼，在那裏轉，低的聲音沙沙的響，天花板掛下來的燈發光。燈的四圍都是大而黑，很兇惡的黑繩在那裏繞動，在西門諾夫的頭腦裏面，好像有什麼東西向上冒火，照耀他的四圍。他忽然覺得現在毋論什麼，都同他沒有相干了，世界上所有的工作和事業都不能替他延長一小時的生命，他一定死的了。他又沉入黑霧的波濤

中；兩種可怕而秘密的氣力，重新又暗中不響的衝突，彼此都竭力相害。

當他聽見哭泣和唱歌的時候，是第二次又省人事。他覺得哭泣和唱歌，同他全無相干，與他內裏的衝突，毫無關係。但是有片刻工夫，卻點着他頭腦的火，西門諾夫很清楚的看見一個人的假裝悲悼的臉，他見得這個人，是絕對的無意味，這是生命的最後符號。此後的事都是生人的思想或知識範圍之外的事。

第十二章 衛生

伊文諾夫對山甯說道：『你到我家來，我們爲死者行追悼禮。』山甯點頭答應。他們在路上買了些燒酒小菜，趕上尤力伊，他在大街上慢慢走，滿臉愁容。

西門諾夫一死，很令他糊塗哀痛，他要解析，卻又不能解析。

尤力伊對自己說道：『其實是很單簡的。』他要在心中畫一條短而直的綫，說道：『未生以前，原沒有這個人；這既不是可怕的，又不是不能懂的人死，存在告終，這也是一樣的單簡，一樣易懂的。死是創造生命諸力的機器完全停止，這也是完全能知的，其中並無什麼可怕。』從前有一個小孩子名叫尤拉（Yorua）曾進大學，與同學們打架，他斬斷大薊花的頭當玩耍，自己有他自己的特別方法，過他自己的特別而有趣味的生活。這個尤拉已經死了，現

在是另一個學者尤力伊，假使這兩個會面，尤拉是不會曉得尤力伊的，還許會憎厭他。因為他可以當他的先生，使他發生無限的厭惡，所以這兩個人之間，隔着一片海，倘若那個小孩子尤拉死了，我自己也是死了，我到了今日，纔注意這一件事，這就是一個理由。到底還是很自然很單簡的！我們試反省：死了有什麼損失？毋論如何，人生歡樂少而憂戚多。生命誠有快樂，是很捨不得丟的；但是一死卻免了許多不良，到底還是死佔便宜。尤力伊露出如釋重負的，大聲說道：『這是單簡的，並不這樣可怕，是不是？』有另外一個思想喚他，他忽然驚跳，說道：『不是的，一個整個的世界，充滿都是生命，又是異常複雜的，忽然變作無有？不是的，不是小孩子尤拉變作成人尤力伊！這是無理的，是令人難堪的，是以也是可怕的，是不能通曉的！』

尤力伊用盡他的能力，要成造這樣情狀的概念，這是無人能支持的，卻無人不支持，一如西門諾夫所曾支持的。

尤力伊想道：「他也不是死於害懼。」他對於這樣的反省的奇怪，不禁微笑。尤力伊又說道：「不是的，西門諾夫快死的時候，笑我們大夥，笑我們的教士，笑我們唱聖詩，笑我們哭泣，西門諾夫爲什麼能笑我們，他明曉得不過再過幾分鐘，什麼都完了？他是一個英雄嗎？不是的，這不是英雄不英雄的問題。這裏看來，死並非如我所想的那樣可怕？」

他正在這樣沉思，伊文諾夫忽然大聲歡迎他。

尤力伊打戰問道：「呀，原來是你！你往那裏去？」

伊文諾夫很粗野的開玩笑說道：「替一個已死的朋友念經。你不如同我們一道去。常常是獨自一個人，有什麼好處？」

尤力伊覺得憂愁，又提不起精神，見得山甯和伊文諾夫兩個人，並不是向來那樣的氣味不投。

他答道：「很好，我願意同你們一道去。」他忽然想起他比他們高得多，自己想道：「我

同這樣的人，實在有什麼共同之處呀？難道我要喝他們的燒酒，同他們談不相干的話麼？

他正想回頭，但覺得這樣令人可怕的孤寂，他就同他們一路走。伊文諾夫和山甯卻一言不發，他們就是這樣走到伊文諾夫的住處。這時候天已很黑了，還能看見一個人站在門口。他手上拿了一根有灣的手杖。

伊文諾夫高興說道：『哦，這可比得（Peter Ilisch）伯父！』

那個人聲音很深的答道：『是呀！就是他！』尤力伊記得伊文諾夫的伯父是一個年老嗜酒的教堂領唱人。他有一嘴的斑白鬍子，很像俄王尼古拉第一時代的軍人，他穿的殘舊黑衣服有很難聞的氣味。

『好呀！好呀！』他說話聲音好像是從一個桶子裏出來的。伊文諾夫介紹他同尤力伊認識，尤力伊很不舒服的同他握手，簡直的不曉得同這樣人說什麼話。他卻記得他對待母親什麼人，都是一視同仁的，所以當進門的時候，讓這個年老唱者先走。

伊文諾夫的住處，頗像一間堆木料的棧房，不像人住的地方，塵土既多，又欠收拾。但是，一經主人點着了燈，就見牆上掛的都是華士尼所夫（Vasnetsov）的畫的刊本，剛纔以爲是垃圾的，原來是一堆一堆的書。尤力伊心裏仍覺得不舒服，現在要遮掩起來，就起首很留意的考察這許多印板的畫。

伊文諾夫問道：『你喜歡華士尼所夫麼？』他問了，就出去找一個盤子，並不等他答復。山甯告訴老比得說西門諾夫死了。那老頭子懶懶的答道：『上帝休息他的靈魂呀！他現在是什麼都完了。』

尤力伊很用心的看看這老頭子，覺得忽然同這個老人家表同情。

這時候伊文諾夫把麵包，鹹黃瓜，酒杯拿進來，擺在一張用報紙蓋住的桌子上。隨即很快的一動手，幾乎令人看不見的，就把酒瓶塞子拔出一滴酒也不瀉出。

他的伯父很以爲然的讚道：『開得很乾淨！』

伊文諾夫說道：「你一看就曉得一個人作事在行不在行。」他一面倒那綠色的酒，一面覺得很得意。

他拿起酒杯，高聲說道：「諸位，我們爲已死者的安息，舉一觴！」

他們於是就吃起來，又喝了些燒酒。他們少說話多喝酒。不久這間小屋子裏的空氣變作熱悶了。老比得點着一枝紙烟，滿屋子都是壞烟的氣味。酒味烟味和熱氣令尤力伊頭暈。他又想到西門諾夫。

他說道：「死是有點可怕的。」

老比得問道：「爲什麼死麼？死是絕對必要的。死麼譬如一個人長生不死啊！你不要這樣說！長生不死我問你，長生不死是怎麼樣？」

尤力伊立刻想像長生不老是什麼樣。他見一條無盡的灰色斑紋，毫無目的，延長於空際，好像是後浪逐前浪的向前走，毋論什麼顏色，聲音，情緒的概念，都是模糊暗淡的，混合在

伊文諾夫答道：「我嗎？我不……怕死！我誠然不想死。因為死沒有怎樣好玩，還是生好玩。但是人若必死，我甯願死得快，用不着許多累贅，用不着許多毫無道理的事。」

山甯笑道：「你還未試過咧？」

伊文諾夫答道：「真是我未試過！」

尤力伊接着說道：「呀！好嗎，這些話我們都是曾經聽過的。毋論你怎麼樣說，死就是死，死是可怕的，一想到這樣殘酷而不能免的結局，是足以奪去人生的全數歡樂。人生在世，到底有什麼意義？」

伊文諾夫不高興的喊道：「並無意義。」

尤力伊說道：「這是不能的，世上沒有一件事不是很有智，很小心，安排好的……」

山甯說道：「據我看來，毋論那裏都沒有好事。」

尤力伊問道：「你怎樣能說這句話自然怎麼樣？」

山甯低聲笑，一面搖手，表示嘲笑，說道：「自然！哈哈！我曉得世人習慣說，自然是盡善盡美的。其實自然同人一樣的有缺。我們不必太費想像力，都可以表示一個勝過這個世界百倍的，好世界。我們爲什麼不該有永久的燠，永久的光，爲什麼不該有永久葉綠花紅的花園呢？說到生命的用意，自然有多少用意，因爲用意（目的）包含事體的進行；若無一種目的，什麼都是亂的了。但是這個目的，出乎我們閱歷範圍之外，在宇宙的根基裏頭，這是一定的。我們既不能是宇宙的始，也不能是宇宙的終。我們的職責是個被動的，是個附屬的。我們的生，是必然的，所以我們的死，也是必然的。」

尤力伊問道：「這是爲什麼？」

山甯答道：「我怎麼會曉得？況且我爲什麼要曉得呢？我的生活，就是我的感覺，有樂有不樂；在這些界限之外的是什麼？都不相干！我們毋論喜歡創造什麼胡說，都可以的，但是總不過是胡說，若是依據胡說構造生命，卻是大錯。凡是喜歡費心思辯生命的，只管去費心；我

卻不管，我要過活！

伊文諾夫提議道：『我們就憑這種辦法，喝一鐘！』

老比得看看山甯，說道：『但是你是相信上帝的，是不是？現在無人相信什麼東西了，……最易相信的也不相信。』

山甯笑道：『是呀！我相信上帝。我小的時候會相信上帝，也用不着辯駁或證實所以相信的理由。其實相信上帝，是最有利的事，因為若有一位上帝，我誠心相信他，若是沒有一位上帝，也好，與我更合式？』

尤力伊說道：『但是我們的生活是根據於相信或不相信的呀？』

山甯搖頭，安然的微笑。

他說道：『不然，我的生活，並不根據於這種事。』

尤力伊毫無精神的問道：『那麼根據於什麼呢？』他對自己想道：『呀——呀——呀！』

我一定不再喝了。』他一面想一面用手抹他的冷而有汗的額，設使山甯曾答復他，他卻並不聽見他的頭暈，有一會子工夫，他很支持不住。

山甯接續說道：『我相信有上帝，我卻不敢說一定有不敢說絕對的一定有上帝。但是毋論有上帝也罷，無上帝也罷，我不認得「他」，我也不能說出來「他」要我作什麼。即使我極熱誠的相信上帝，我如何能曉得他要我作什麼呢？上帝是個上帝，不是個人，我們不能用人人的標準度上帝。上帝所創造包圍我們的世界，是無所不道的了；有好有壞，有生有死，有美有惡……什麼都有，所以我們得不着全數感覺，全數準確的規定，因為上帝的感覺，不是人的感覺，上帝的善惡觀念，也不是人的善惡觀念。我們的上帝概念，必定永遠是一種偶像的觀念，我們將永遠給我們的所拜物，以一種面貌和衣服，宜於我們所居之國的氣候條件。無理，不是？』

伊文諾夫呱呱說道：『是的，你說得對，說得很對！』

尤力伊很帶憎厭意思，把酒杯推開，說道：『據你這樣說來，生有什麼好呢？死又有什麼好呢？』

山甯答道：『我知道一樣，我不要我的生活是一種可憐的生活，所以最要緊的就是我們必要令我們的自然所欲滿意。所欲是最要緊的。人的所欲停止，他的生命也停止，他若是殺他的所欲，就是自殺。』

尤力伊問道：『但是他的所欲可以是壞的呀？』

山甯答道：『是可以的。』

尤力伊問道：『既然是可以壞的，那麼該怎麼樣呢？』

山甯和平答道：『既然是壞的，只好就是壞。』他用他的清明而藍色的眼，滿看尤力伊的臉。

伊文諾夫睜大眼，有點不相信意思，卻不說話。尤力伊也不響。他有理由覺得藏這兩隻

清明藍色的眼睛一看，有點不安，他卻嘗試注視這兩隻眼睛。

有一會子工夫，他們都不響，所以他們可以聽見一隻夜蛾撲玻璃窗的聲音。老比得很憂戚的搖頭，他的喝醉了的臉，低向一張污穢報紙。山甯又微笑。他這樣永不停止的微笑，令尤力伊不高興，卻能迷他。

他心裏想道：『他有多麼清白的眼睛！』

山甯忽然站起來，打開窗子，讓蛾子出去，一陣清涼的和風刮進來。

伊文諾夫對答自己的思想，說道：『是呀，世界上沒有兩個人是相同的，既是這樣，我們樂得再喝一杯。』

尤力伊搖頭說道：『不來；我不願再喝了。』

伊文諾夫問道：『爲什麼不再喝？』

尤力伊答道：『我向來不多喝。』

他喝了燒酒，屋裏又熱，他覺得頭痛。他早已想走出去吸新鮮空氣。

他站起來說道：『我一定要走啦。』

伊文諾夫問道：『你往那裏去？來吧，再喝一杯！』

尤力伊找他的帽子，口吃的說道：『我實在不喝了，我該……』

伊文諾夫說道：『暫別了！』

當尤力伊關門的時候，聽見山甯對老比得說道：『你自然是不像孩子們，孩子們是不辨善惡的；孩子們是簡單自然的；所以孩子們……』說到這裏，那門關了，什麼都是寂靜的了。

月亮很高，冷的夜氣觸着尤力伊的額。什麼都是美麗的浪漫的，一面在月光所照的街上走，一面想起西門諾夫躺在一張桌上，顏色是黃的，四肢是硬的，在黑暗無人聲的屋子裏，他覺得可怕。但是尤力伊不知怎樣不能再喚起剛纔令他愁悶的許多憂戚思想，這些思想

曾經蓋住全個世界，使在黑暗之中。他的心境此時是一種恬靜的淒慘，覺得不能不抬頭看月。當他走過一個白而無人的通衢時，他忽然想起山甯。

他向自己道：『山甯是一個什麼路數人？』

他不能立刻規定他是個什麼樣人，覺得煩惱，卻覺得輕視這個人，有多少不懷好意的快樂。

尤力伊說道：『他不過是一個空言家罷了！他從前自命爲一個悲觀派，厭世立意要發他自己的行不通的議論。現在他卻拿獸性主義當玩耍。』

尤力伊從山甯想到自己。他達到一種結論，說他自己並不拿什麼主意作遊戲他自己的思想，痛苦，全個人格，都是創新的，和他人不同。

這是最舒服的思想，卻覺得有點不夠，還缺些什麼。他又想到西門諾夫，他曉得再不能見西門諾夫，這是很憂愁的，他雖然向來不愛西門諾夫，現在愈覺得這個人可貴。尤力伊眼

中含淚，他想像這個已死的學生，躺在墳裏，一堆的腐肉，他又記得西門諾夫那幾句話：

說道：『你仍活著在人世，吸空氣，享受月光，你將在我的墳前經過。』

尤力伊低頭看地上的塵土，心裏想道：『在我脚下這個地方，也有人類。我正在腳踏人類的腦，人類的心臟，和人類的眼睛咳……我，也是要死的呀！他人將踏我，那時他的思想同我此時的思想一樣呀！一個人必要生活，一個人必要生活，不然就來不及了！是呀，但是要走正路的生活，不要錯過一刻。但是怎麼樣走正道呢？』

這時候市場在月光之下不過是一片白的，什麼都沒有。全個市鎮都是寂然無聲的。

尤力伊低聲哼了兩句詩道：

『唱歌人的琴，

再也不彈他的消息了。』

尤力伊隨即大聲說道：『這是多麼厭悶，多麼淒慘，多麼可怕的事呀！』他說這句話好

像是對人訴苦的他自己的聲音恐嚇他掉轉頭來看有人聽見他沒有他想到『我喝醉了』
那夜天色靜寂而又晴朗。

第十三章

再說，當西那和杜布華兩人訪友不遇，尤力伊的生活，就似乎無事可做，而且寂寞。他的父親不是在俱樂部，就是料理家務，利亞利亞與里雅珊見得有個第三者，在面前，就覺得有諸多不便，所以尤力伊躲避他們。故此他早睡早起，成爲習慣。他毋論在自己屋裏或是在花園，終天都是愁悶的，等候要用精力時，纔能鼓勵他辦大事。

這種「大事」每日有每日的形相，今天是一幅畫，不然，纔是一組的論說，要明告世人，社會民主黨不給尤力伊一種領袖的職業，怎樣是一個大錯。不然，就是作一篇論文，怎樣宜於附和羣衆，和忠實的合作——這是一個廣大而莊嚴的題目。但是一天過一天，還是無事作，仍然是厭煩。諾維柯夫和沙弗洛夫曾來看他一兩次，他都覺得全是空的，毫無目的。這都

不是他所求的，也不是他以為是他所求的。

有一天他去看里雅珊，這位醫生有廣大而通氣的屋子，擺滿了強健好體操者的玩要東西：印度椎，啞鈴，長刀，釣魚杆，魚網，烟斗，還有許多健身的東西。

里雅珊很歡迎他，同他談得很開心，請他吸烟捲，最後請他同去打鳥。

尤力伊說道：『我沒有鳥槍。』

里雅珊答道：『我有五枝，請你拿一枝。』自他看來，尤力伊是利亞利亞的哥哥，很要緊其可能的力量，同他要好。所以他力勸尤力伊收受一枝槍，他把五枝槍都擺出來。逐枝脫卸機件，解說用法，他還在院子裏放一槍打靶，最後尤力伊笑着受了一枝和些子彈，里雅珊很高興。

他說道：『這是好極了。我本來想明天去打鴨子的，我們同去吧，好不好？』

尤力伊答道：『我很想去。』

尤力伊到了家，費了兩點鐘工夫考察那枝槍，弄弄機關，拿燈作靶子學描準頭，隨後很小心地拿鞋膏塗他的舊獵靴。

第二天傍晚時候里雅珊精神很充足，很高興的坐了馬車來找尤力伊。他從窗口喊道：『你預備好了嗎？』

尤力伊已經披上子彈帶，和獵袋，肩了槍，走出來，好像身上帶重的東西太多，不甚舒服。他說道：『我預備好了。』

里雅珊是輕裝便利，穿得很舒服的，看見尤力伊全身披掛，有點詫異。

他微笑說道：『你要覺得那些東西太重了，脫下來，擺在這裏罷。』他幫尤力伊脫下他的獵袋，放在坐位底下，說道：『這時候還用不着，到了再披上罷。』他們於是驅車快走。大快黑了，卻還是熱的，還是有許多塵土。那輛馬車兩邊擺，尤力伊要用力捉牢坐位。里雅珊一路說說笑笑，尤力伊也只好陪着他說說笑笑，走到田野的時候，草長得很長，他們覺得涼些，又

沒有塵土。走到一片寬大平行的田野上，里雅珊拉住繮，把手放在嘴上，大聲喊道：『古士麻……古士麻！』(Kousama) 那片田野的盡頭，有一排的人，好像是黑影，聽見里雅珊的聲音，就向他這邊看。

其中有一個走過來，很小心的在兩溝的中間走。他走近的時候，尤力伊看見他是一個粗笨斑白的鄉下人，鬍子很長，兩臂有力。

他慢慢的走過來，微笑說道：『里雅珊，你會打鳥！』

里雅珊說道：『古士麻，你好呀？我可以把馬交給你嗎？』

那鄉下老人安詳而表友誼的說道：『可以的。』一面拉住馬繮，他看了尤力伊一眼，問道：『你來打鳥麼？這一位是誰呀？』

里雅珊答道：『呀！是尼古拉的兒子。』

鄉下人說道：『呀！是的。我看他很像利亞利亞，很像！很像！』

尤力伊看見這個和氣年老的鄉下人，認得他的妹妹，這樣單簡和藹的說她，覺得歡喜。里雅珊拿了烏槍和獵袋，先行，很得意的說道：『我們走吧！』

古士麻喊道：『我盼望你們走好運！』隨後他們能聽見他撫慰那匹馬，領馬到他的草房。

他們走了好幾里路，纔走到水澤地方。太陽幾乎全落了。地上長了許多蘆荻，腳踏下去是潤的。顏色是更深，帶着潮味，有些地方還有水光。里雅珊不吸煙了，兩腳分得很開的站在那裏，臉上忽然嚴肅起來，好像是起首辦一件要緊而有責任的事。尤力伊站在右邊，要找一塊乾燥而舒服的地方。他們的面前就是水，反射上面的清朗的日夕的天，水清而深。對岸好像一條黑帶，遠遠可以望見。

幾乎立刻就有鴨子三五成羣，忽然從荻中飛起來，慢慢在水面飛過，隨後飛過打鳥人的頭上，對着深紅的天，成一排黑影。里雅珊首先放槍，打中一鴨。一隻傷鴨斜落水中，鴨的翼

壓倒蘆荻。

里雅珊歡喜大笑說道：『我打中了。』

這時候輪到尤力伊開槍。他想到：『他實在是一個好朋友。』他也打中一鴨。但是落得太遠，找不着。他涉水去找，刮傷了手，也找不着。這次失望令他更想打中鴨子；他心裏想這是頂好玩的事。

清涼空氣從河上吹來，鳥槍的烟有一陣奇怪的好聞味道。在這天色黑暗的景色中，槍子射出來，帶有可愛的現象。那些受傷的野鴨，跌下來的時候，在淺綠天色背景之前畫着很好看的曲綫。這時候天上微露星光，尤力伊覺得異常的快活，異常的有精神。他好像向來未作過這樣有趣，這樣提精神的事。此時飛起來的野鴨少得多。天色愈黑，更難描準了。

里雅珊從遠處喊道：『喂！我們要回家啦！』

尤力伊卻不想回去。但是他依了他的同伴，走上前會他，涉水上前，跌倒在蘆荻上，因為

天黑辨不出那是水那是土。他們見面的時候，眼睛都是放光的，喘不出氣。

里雅珊問道：「你的運氣好不好？」

尤力伊打開裝滿了的獵袋給他看，說道：「我的運氣不錯。」

里雅珊很樂的說道：「你是個好手，比我好。」

尤力伊聽了這句恭維話，很高興。他向來對人說，都說是不好用氣力，不好手技。他不經意的說道：「說什麼比你好，不過是運氣罷了。」

等到他們走到那所小房子的時候，天色已經是很黑了。瓜田埋在黑暗之中，只有在前幾排的瓜在火光中閃出白色，投長影子在地上。那匹馬站着噴氣，房子旁燒了一堆乾草發光。他們聽見男人說話，女人大笑聲音。其中有一個人的聲音溫柔而高興。尤力伊似乎是聽熟了的。

里雅珊驚異說道：「原來是山窟，你怎麼樣來的？」

他們走近火旁。古士麻坐在火旁，抬頭看，點頭歡迎他們。

他問道：『好運氣嗎？』

里雅珊答道：『有點運氣。』

山甯坐在一個大倭瓜上，也抬起頭對他們微笑。

里雅珊問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山甯答道：『哦！我同古士麻原是老朋友。』他一面解說，一面更微笑。

古士麻卻大笑，露出壞牙的黃根，一面用手拍山甯的膝。

他說道：『是呀，是呀，里雅珊，請坐，嘗嘗我的瓜。你這一位少年先生，請問你貴姓？』

尤力伊很和氣的答道：『我名尤力伊。』

他覺得有點不安，但是他立即喜歡這個老頭子，喜歡他說的一半俄國話一半土話。

那老頭子說道：『尤力伊，呀哈！我們要彼此認識認識，是不是請坐！』

尤力伊和里雅珊就在火旁邊各坐一個大倭瓜。

古士麻說道：『請你們給我看看，你們打的是什麼？』

他們從鳥袋裏倒出一堆死鴨子，染得地上都是血。在或明或暗的火光之下，死鴨子是不甚好看的。血是變黑了，鴨爪好像會動。古士麻拿起一隻鴨，在翅膀底下摸一摸。

他點頭說道：『這是一隻肥鴨子。里雅珊你可以分送我兩隻。你打了這許多鴨子，你打算怎麼辦呀？』

尤力伊臉紅說道：『請你都拿去！』

老頭子笑道：『爲什麼全拿呢？你太過慷慨了。我只要一對，表示我們無芥蒂。』

別的鄉下人和他們的妻，這時候走近那堆火。尤力伊被火光閃射，看不清楚。逐個人的臉很快的從黑暗中出現，一會子又不見了。山甯縐着眉頭，看那些死鴨子，掉過頭去，忽然站起來。這許多美觀的鳥，躺在地下，血和土混在一處，翼又折了，他不高興看。

古士麻用一把黃柄小刀切瓜，尤力伊一片一片的吃；毋論什麼事物，他都是很有趣的細看。

古士麻說道：『尤力伊吃瓜呀！這瓜是很好的。我認得你的小妹妹利亞利亞，我也認得你的父親吃呀，享受這個好瓜呀！』

無一事物不是令尤力伊歡喜的；鄉下人的氣味，好像新出爐的麵包和羊皮的香；火光和大倭瓜；古士麻往下看的時候的臉色，因為他抬頭的時候，臉在黑暗中就看不見，只他的兩眼發光。頭上是一片黑，反襯出有火光的地方好玩而舒服。尤力伊抬頭看，初時看不見什麼，隨後那恬靜廣大的天和遠處的星，忽然出現。

他不曉得對鄉下人說什麼，覺得有點不安。古士麻，山甯，里雅珊坦白簡單的對他們說這個那個，絕不挑選特別的話語。

當他們的談話略為停頓時，他就問道：『你們的田地怎麼樣？』他覺得這一問有點勉

強，不合問的。

古士麻抬頭，答道：『我們還要等，再等幾時看。』他於是起首談瓜田和別的私人的事，尤力伊更覺得不安，卻很喜歡聽。

這時候聽見脚步走近的聲音。有一隻紅狗帶着一條捲毛白尾巴走到光處來，嗅嗅尤力伊和里雅珊，靠着山窟的兩膝磨，山窟拍拍牠的粗毛。隨着狗來的是一個老頭子，有幾根鬚子，兩隻眼睛小而光他拿着一枝生鏽的前膛槍。

古士麻說道：『這是祖父，我們的保傅。』那老頭子坐在地下，放下槍，瞪眼看尤力伊和里雅珊。

他含糊說道：『你們打算打鳥，是的，是的！』他說話時露出口裏的收縮而變色的牙齒。他又說道：『嘻嘻！古士麻，到了煮小薯的時候了！嘻嘻！』

里雅珊把老頭子的打火石的鳥槍拿起來，笑着給尤力伊看。是一把生鏽陳舊的前膛

槍。分量很重，有鐵絲繞着。

里雅珊說道：『我來問你。你這個叫什麼槍呀？拿這把槍打鳥，你不害怕麼？』

老頭子說道：『嘻嘻！有一次我幾乎打了我自己。士提班（Stepan Schapka）告訴我，可以不必用藥帽就可以放嘻嘻……不用藥帽！他說只要槍膛內還剩有硫磺，不必用帽就可以放。所以我把裝了藥的槍就是這樣的擺在膝上，用指一扳，你們看呀，就是這樣的一扳！碎的一聲！槍就放了！幾乎打死我自己！嘻嘻！裝好了槍，碎了一聲！幾乎打死我自己！』

他們聽了大笑，尤力伊笑到兩眼流淚，那個老頭子，只有一簇鬍子，兩邊臉都縮了進去，很令人發笑。

那個女子也笑，笑到兩眼流淚，說道：『嘻嘻！幾乎打死我自己！』

在黑暗之中，出了那一圈火光之外，可以聽見笑聲和女孩子們的聲音，因為畏羞，遠遠的躲開。離火幾尺遠，山甯在那裏劃洋火；他坐的地方是尤力伊所不能想像出。尤力伊看見

他的安靜和藹的兩眼，他的旁邊有一年少的臉，兩隻溫柔眼睛很快樂的，往上看山甯。

里雅珊對古士麻使眼色，說道：『祖老太爺，你還是隄防你的孫女兒吧！』

古士麻絲毫不以為意的答道：『少年不失為少年。隄防有什麼好處。』

那個老頭子輪到他笑咧，笑道：『嘻嘻！』他一面用手指拈出一塊燒紅的煤。

黑暗中聽見山甯的笑。那幾個女孩子們也許是覺得難為情，因為她們都走開了，幾乎聽不見她們的聲音了。

里雅珊站起來，說道：『我們該走了。古士麻，我謝謝你！』

古士麻答道：『不必謝。』他用袖子擰去粘在鬚子上的瓜子。他同他們兩個人握手，尤力伊又覺得不願意碰他的粗而多骨的手，當他們從有火地方退出時，黑暗似乎不如從前那樣深。頭上是寒而閃光的星，一大片的圓天，火旁邊的一羣人，幾匹馬，和一堆瓜，有光作背景，變作更黑了。

尤力伊碰着一個倭瓜，幾乎跌倒。

山甯說道：『小心呀！我同你們暫別了！』

尤力伊答道：『暫別了！』掉過頭來看山甯的高而黑的形相，他好像還看見一個女人，的很好看的身子，靠着山甯。尤力伊的心跳得更快，他忽然想起西那，妒忌山甯。馬車又很快的跑，那條馬又噴氣。

火光漸漸淡了，聲音也漸漸聽不見了。四圍都很沈寂。尤力伊慢慢抬頭看天。他們快到市鎮的時候，看見燈光四射，又聽見狗吠聲。里雅珊對尤力伊說道：『古士麻這個老頭子是一個哲學家，是不是？』

尤力伊坐在里雅珊背後，看他的頸脖子，從自己的愁悶思想中驚醒，要曉得他說的話。遲疑答道：『哦……是呀！』

里雅珊笑說道：『我不曉得山甯是這樣的一個風流小子。』

尤力伊此時不作夢了，想起他瞥見爲洋火亮光所照出的山甯和那位美秀女子的面貌。他又覺得妒忌。他忽然間想起山甯待遇那個女子，是用卑劣可鄙的手段。

尤力伊帶點譏諷的意思說道：『不是的吧，我並不曉得他是這樣的人。』

里雅珊不覺得他的譏諷意思，只管鞭馬，過了一會子，說道：『她是個美秀女子，是不是？我認得她。她是那個老頭子的孫女兒。』

尤力伊不響。他的沉思態度忽然停住了，現在深信山甯是一個粗俗壞種。

里雅珊聳聳肩，後來說道：『且不管他！這樣好的晚景，我也覺得擺脫不了。我們不如趕回頭吧……』

尤力伊初時不曉得他的意思。

里雅珊半笑的接着說道：『那裏有幾個美秀女子，你的意思怎樣？我們趕回去，好不好？』尤力伊滿面通紅，有一陣獸慾的震動，透過他的身軀，動人的圖畫，發生於他的熱烈想

像之前。他卻節制自己，乾聲答道：『不回頭了，我們該回家了！』他隨即帶點惡意說道：『利亞在家等候我們呢。』

里雅珊失敗了。

他急忙喃喃道：『可不是，我們這時候應該到了家了。』

尤力伊咬牙，瞪眼看里雅珊的背後，帶點撩犯他的意思，說道：『我很不願意作那種事。』

里雅珊大笑答道：『不去不去，我曉得哈哈！』說完了，就不響。

他自想道：『我爲什麼這樣糊塗！』

他們趕回家，一言不發，好像是老走不到。

尤力伊並不抬頭看他，問道：『你進來呀，你不進來嗎？』

里雅珊遲疑的答道：『唉……不進來了！我還要去看病。况且天也不早了。』

尤力伊下車，不想拿槍，也不想拿打來的野鴨。毋論什麼東西，只要是里雅珊的，他都厭

惡，里雅珊喊道：『你忘記了拿鳥槍！』

尤力伊掉轉身子來，滿肚子不高興的拿了鳥槍和那一袋的野鴨。他很自然的同里雅珊握手之後，就走入房子。里雅珊慢慢往前趕，走了不遠，拐灣進去一條小街。路上的車輪可以從另一方向聽見。尤力伊細心的聽，很生氣，心裏很吃醋。他替他的妹子發愁，喃喃道：『是個壞種！』

第十四章

尤力伊把東西拿進門，因為沒有什麼事做，走下去花園的台階。這時候是如同墳墓那樣黑，滿天的星卻發生怪異可怕的現象。利亞利亞坐在一級台階上；在黑暗中幾乎看不見她。

她問道：『尤力伊，是你嗎？』

他坐在她身旁，答道：『是呀，是我。』她如同作夢的把頭靠在他的肩上，她的少年女子的芬芳觸着他的感覺。

利亞利亞問道：『你們打了許多鳥嗎？』過了一會，低聲問道：『里雅珊那裏去了？我聽見你們坐馬車到門口的。』

尤力伊聽了，忽然很怒，原想答她說道：『你的里雅珊是一個不潔的野獸！』但是他卻隨隨便便的答道：『我實在不曉得，他要去看一個病人。』

利亞利亞不經思索的說道：『看一個病人。』她不再說了，抬頭凝望着星光。

她並不怪里雅珊不進來。她這時候願意一個人在這裏，作有趣味的沉思，不要他來攪擾。她覺得充滿於她的少年身中的情操是奇怪，美滿，溫柔的。她覺得是一種她所想的，必不能免的，卻是攪擾人的最高點，達了這個最高點的時候，已過的生活，算是告終了，新生活卻纔起首。這種新生活，要使利亞利亞變作一個完全與前不同的人。

他的快樂嬉笑的妹妹，會變作這樣安靜深默的，尤力伊覺得奇怪。他自己沉悶易怒，就覺得毋論什麼東西，利亞利亞，黑暗的花園，遠遠有星光的天，都變作悽慘而寒冷。他不曉得這樣作夢情景，並不掩藏愁苦，所掩藏的正是生活的精華和完滿的發展。在廣漠的天裏有不能量不能知的力，如波濤一樣洶湧。這座黑暗的花園，從地上吸取扶助生命的精液；在

利亞利亞心中，有這樣充滿這樣完全的歡樂，足以使她恐怕有任何舉動任何印像，可以打破這一場好夢的。愛情和渴想的諧和，在她的靈魂裏往來的鼓盪，如同有星光的天那樣發異彩，如同這所黑暗花園那樣的神祕。

尤力伊好像怕驚動她，柔聲問道：『利亞利亞，你告訴我，你是不是極戀愛里雅珊？』

她想到：『你爲什麼能問我這話呀？』但是她忽然想起來，湊近她哥哥身上，感激他，並不說到別的事，只說的是與她性命攸關的事——說的是她所戀愛的人。

她很低聲答道：『是呀，我很戀愛他。』她的聲音很低，尤力伊其實是猜着的，不是聽見的。她竭力節制自己的歡喜淚。尤力伊心裏想，他能聽出利亞利亞聲音中帶點悽慘，他愈恨里雅珊，愈可憐他的妹妹。

問道：『爲什麼？』他自己也覺得這句問話太離奇了。

利亞利亞很詫異的抬頭看他，微微一笑。

她說道：『你這個傻子！真的爲什麼。因爲……好，難道你自己未曾戀愛過嗎？他是這樣好，這樣誠實，這樣正直……』

她還想添兩句說道：『他這樣好看，這樣強壯。』但她只是紅了臉一言不發。

尤力伊問道：『你深知他嗎？』

他想到：『我不該問這句話，因爲她自然想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自己覺得難過。

利亞利亞答道：『里雅珊什麼都告訴我。』她說話的時候，帶點畏怯，卻是很得意的。

尤力伊微笑，曉得這時候是不能挽回的了，反駁她道：『你當真十分拿得穩麼？』

利亞利亞聲音抖抖的說道：『我自然拿得穩，爲什麼我就拿不穩呢？』

尤力伊有點亂了，說道：『並不爲什麼，我不過問問罷了。』

利亞利亞一言不發，他猜着她心裏想些什麼。

她忽然說道：『也許你曉得他？』她的聲音好像帶點痛苦。尤力伊聽了反疑惑起來。

他說道：『並無什麼，我怎麼會曉得里雅珊有什麼事呢？』

利亞利亞追問道：『你若是不曉得，爲什麼這樣說呢？』

尤力伊說道：『我不過說……好吧，我們男人們，大概而論，都是壞透了的，全是這樣的。』

利亞利亞有一會子不響，隨後大笑。

她喊道：『是呀，我曉得。』

他以爲她這一笑是很不應該的。

他答道：『你不能把事體看得這樣輕，你也不能曉得外頭一切的事。你年紀太輕，你爲人太過清潔，不曉得世界上所有的壞事。』

利亞利亞覺得受了恭維，大笑說道：『當真！』隨即用更鄭重的腔調，接着說道：『你以爲我並未想過這些事體麼？我其實想過了；我想到我們女人爲什麼就應該這樣的顧我們的名譽，顧我們的貞潔，一點都不敢錯走——不然就會失足。男人們卻不然，專以奸誘女子

爲一件英雄所作的事，我想到這裏，常是痛心憂愁的。這是最不公道的事，是不是？」

尤力伊答道：『可不是。』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帶點痛恨。尤力伊雖然覺得他自己是絕對與他人不同的，卻覺得痛責自己的罪惡，有點舒服。他說道：『是呀；這是世界上最不平的事。試問一個男人他喜歡不喜歡娶——他正在要說「娼婦」，卻改口說——放蕩女人，他一定說「不喜歡」。但是一個男人，究竟是那一門比放蕩女人強？放蕩女人因爲謀生，得錢就賣身，男人卻什麼都不管，一味的不管，一味的不顧羞恥的縱慾。』

利亞利亞不響。

這時候有一隻看不見的蝙蝠在廊下飛來飛去，兩翼不斷的碰牆，鼓翼數次就不見了。尤力伊留心聽黑夜裏許多的怪聲，隨即接續說話，更加痛恨。他自己說話聲音領他往前說。他說道：『最不好的就是不獨他們都曉得這一層，默認其必定是這樣，而且演出全本的慘劇，讓他們自己同人定親，欺天欺人。並且常是最清潔最無害的女子們——他正在很

吃醋的，想起西那——變作最淫亂的男子們的犧牲，身體上受污，道德上也受污。西門諾夫有一次對我說道：「愈清潔的女人，爲愈污穢的男人所得，」他說得不錯。」

利亞利亞帶着奇怪腔調問道：「這是真的麼？」

尤力伊痛恨的微笑說道：「是的，的確是這樣。」

利亞利亞含淚，半吞半吐的說道：「我不曉得，我全不曉得。」

尤力伊並不聽見她說什麼，喊道：「什麼？」

利亞利亞說道：「圖利亞 (Tolia) (理雅珊小名——譯者註) 畢竟是與他們不同？不能是這樣的。」

她從前並未對尤力伊說過他的小名。她忽然啼哭。

尤力伊被她的困苦所動，握她的手。

利亞利亞！爲什麼呀？我並非有意——來，來，來，我的寶貝小利亞利亞，不要哭！他一面

口吃的說，一面從她的臉上，拉開她的手，吻她的沾了眼淚的小手指。

她泣道：『不是真的！我曉得是真的！』

她雖然說過她會想透了，其實都是想像，因為她全未概念到里雅珊的親切生活。她自然曉得她並不是他的第一個愛人，她也曉得這句話是怎麼講，但是這種印像在她的心中，原是空泛的，絕不是永久的。

她覺得她愛他，他也愛她。這是最要緊的，其餘諸事，都是不要緊的。但是她的哥哥既是這樣說，帶着貶斥和輕視的腔調，她好像是站在懸崖上；他們所談的既是可怖的事，實在是不能補救的事，她的歡樂是完了；現在不能想到她戀愛里雅珊了。

尤力伊幾乎下淚的要安慰利亞利亞，他吻她，順她的頭髮。她還是苦苦的，無希望的哭。她同一個孩子一樣的哭泣：『唉！可憐呀！唉！可憐呀！』

在這黑暗之中，她現出這樣的無助，這樣的可憐，尤力伊覺得有說不出來的憂愁。他臉

無血色，忙忙亂亂的走入屋子裏，頭碰了房門，替她拿出一杯水來，一半潑在地下和手上。

尤力伊說道：「唉！利亞利亞，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到這樣！爲什麼事呀？利亞利亞，里雅珊也許比其餘的人好！」他說了也不中用。利亞利亞還是哭，渾身發抖，她的牙發抖的碰在杯邊，格格格的響。

女僕走到門口看見利亞利亞那樣情景很恐怖，問道：「小妹，什麼事呀？」利亞利亞站起來，靠住欄杆，哭着抖抖的走向她的房裏。

那女僕問道：「我的好小姐，告訴我，什麼事？我去請老爺，少爺，你看好不好？」

這時候尼古拉，在書房走出來，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走到門口立住腳，看見利亞利亞很詫異，問道：「出了什麼事啦？」

尤力伊勉強微笑答道：「哦！沒有什麼事！不過一點小事，我們談及里雅珊，全是一派胡言！」

他的父親尼古拉兩眼瞪他，忽然臉上露出極不高興的神色。

他聳肩說道：『你說了些什麼話？』忽然掉過身子走去了。

尤力伊滿面怒容，本來要說兩句無禮的話答復他的父親，忽然想起難爲情，只好不響。他一面不高興他的父親，一面又替利亞利亞發愁，一面又看不起自己，他下台階走入花園。有一隻小田雞在他腳下一喊，就破裂了。他閃了一閃，很討厭的喊了一聲跳在旁邊。他在濕草上擦腳，擦了好一會子，覺得一陣冷戰從上至下透過他的背。

他縐着眉，精神上 and 體氣上的厭惡，使他覺得毋論什麼事都是惹厭的，可恨的。他摸着走，摸着一把椅子坐下，無意無識的瞪着眼看花園，只見一片黑暗中有寬闊黑塊。悽慘陰悶的思想，從他的腦筋中溜過。

他看過去，看那隻小田雞躺在那塊黑草上，快要死了。也許受過許多痛苦之後，已經死了。這小田雞已死，他的世界好像是全破壞了；一個獨立而有個體的生命，得了一個令人可

怕的結局，全無人注意，全無人知道。

隨後，不曉得怎麼樣，尤力伊發生奇怪而令人不安的思想，想到舉凡一切造成全生命的諸事，愛憎的祕密本能，不由自主的令人要這個不要那個；一個人的關於好醜善惡的直覺；又想到所有這種事不過是一種淡霧：只籠罩住這一個人的性格。

一個人的所有最幽深最痛心的閱歷，全個廣大世界簡直的完全不理會，如同這一隻小田雞的痛苦，不爲世界所理會。一個人想像他的痛苦和他的情緒，是與他人有關係。這個人專門無意無識的，在自己同宇宙之間織成一個紛亂的網。一死就足以打破這張網，令他一個人完全孤立，世界既不哀憐他，也不饒恕他。

尤力伊的思想又折回西門諾夫身上，又折回死者對於所有高超理想所表示的冷淡；這樣的理想，很令尤力伊和千百萬人深遠的注意。這卻使尤力伊想及人生的單簡歡樂，美貌女人之可愛，月夜，黃鶯；自從他最後一次同西門諾夫淒然對談之後第二天，他曾很悲傷

的，反省過這一個題目。

那個時候，他並未會明白西門諾夫爲什麼注重許多無益的小事，如玩小船，一個女孩子的好身材，一面打定主意，不肯留心於最高超最深奧的概念。到了現在，尤力伊卻曉得是不能不如此的，因爲構成人生的，就是這許多小事，是構成實在的人生的，實在的人生全是感覺情緒，享受；所有那種高超概念，不過是空想，虛言，無絲毫力量能夠潛移默生的大祕奧。這樣的思想，雖說是要緊，雖說是完全，但是其他說話，其他思想，也是同等的重要，必發生於將來。

從善惡的思想，出乎意料之外的，演出這樣的結論，尤力伊簡直的不知所措。他心目之前，好像是一大片空無所有。在一剎那間，他的頭腦覺得自由而清楚，如同作夢的人，覺得能浮過空間，任其所之。這種情景令他恐怖。他盡他的力量，要收攏他所習慣的人生概念，隨後這令人恐怖的感覺消滅了。一切都變作黑暗紛亂，同從前一樣。

尤力伊幾乎承認人生是實行自由，所以人生在世，自然應該爲享受而生。所以里雅珊的觀念，雖說是較爲下等，卻是完全合於邏輯的，就是說男女的需要既是最要緊的，我們就應該盡我們可能的力量求滿意。但是同時，卻要承認淫亂和貞潔的概念，不過是如同枯葉遮蓋新生的草，又要承認浪漫而貞潔的女子有如利亞利亞或西那等，有跳入肉慾享受的河流中的權利。這樣的一個觀念震動他，他覺得這樣觀念，既無價值，又是難堪，他竭力從他頭腦中，從他心中，用向來的熱烈嚴重語句驅逐這個觀念。

他抬頭看着多星的天，想道：『是呀，人生是情緒，但人卻不是無理性的禽獸。人必要節制情慾；人的欲望必要向善的。但我要詰問：星界之外，有一位上帝麼？』

當他忽然以此自問的時候，就有一種混亂，痛苦的，覺得可怕，好像把他打倒在地。他接連不停的注視大熊（宿名卽北斗——譯者註）的發光尾巴，記得那個鄉下老人古士麻在瓜田中稱這一個威嚴的宿，作一部「手推的車」。這樣的無關係的思想，會走過他的心

中。他卻覺得有點不高興，他看了頭上星發光的天，反襯黑暗的花園，在那裏沉思。

他想到：『假令世界失了女人的貞潔和嫵雅，這兩樣如同春天初生的香花，還剩了什麼？』
『假令人類視同神聖不可侵犯的呢？』
當他這樣思想的時候，他想像一羣的美女，秀美如同春花一樣，在開花的樹枝底下，在陽光中坐在綠草地上，她們的青春、乳、細嫩的肩膀、柔活的四肢，在他眼前走動，激發絕妙的肉慾戰動。他好像覺得目暗，用手遮住。

他想到：『我過用我的神經了，我一定要去睡。』他既有這種肉慾的光景在眼前，覺得抑鬱不安，趕快跑進屋子。他上了床，要睡又不能睡，他的思想折回到利亞利亞和里雅珊身上。

『因為利亞利亞並不是里雅珊的惟一愛人，我為什麼這樣生氣？』

對於這一句問話，他找不着答復。忽然間西那的影像發現他的眼前，撫慰他的發燒感覺。他雖竭力的壓制他的感覺，他更清楚的覺得他為什麼要她未經人動過，要她貞潔。

尤力伊第一次想到：『是了，因為我戀愛她。』這個觀念把全數其他觀念都驅逐了，他

還滴淚。不到一會子工夫，他帶點痛恨的，微笑自問道：『既是這樣，我爲什麼在她面前戀愛別的女人呢？我從前當真不知有她，但是里雅珊從前又何從知道有利亞利亞呢？從前我們兩個人都想我們所欲得的女人，都是實在，惟一，非她不可的女人。我們從前都錯了；也許我們現在也是錯的。結果就是我們必定要永遠都是貞潔的，不然的話，就要享受絕對的色慾自由，自然也要讓女人享受同樣的自由，既是這樣，我就不應怪里雅珊在未愛利亞利亞之先，愛過別的女人，只應怪他同時愛好幾個女人；這是我不能幹的。

這個思想使尤力伊覺得自己貞潔，覺得可以傲人；但是一會子又不是這樣了，因爲他忽然記得他想像在陽光之下所見的能誘惑人的，柔輒靈敏的少年女子的光景。他完全失其所守了。他的心變作一團的矛盾思想。

他覺得躺在右邊不舒服，勉強的躺在左邊。他想到：『其實是我所認識的所有女人，沒有一個能令我終身滿意的。所以我之所謂真正戀愛，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作不到的；夢想這

種事體，簡直的是一件糊塗事。

他躺在左邊既是一樣的不舒服，他又躺在右邊，在被下左轉右轉，出了一身大汗；這時候他頭發疼。

他說道：『貞潔原是一種理想，但是實行則人道滅絕。所以貞潔是傻子幹的事，生活到底是什麼呢？生活是什麼，豈不也是一件傻事麼？』

他幾乎用大聲說出來，很兇的咬牙切齒，發怒到眼前冒黃星。

他滾過來滾過去，滾到早上，他滿肚子都是這樣絕望的思想，覺得心煩意重。最後他要擺脫這樣的思想，要自己相信他自己也是一個邪僻多慾的自私自利的人，他的極端顧慮，不過是隱藏的色慾的結果。但是這種思想令他更難過，最後用一句最單簡的詰問，纔得擺脫。

他問道：『到底我為什麼這樣的磨折我自己？』

尤力伊實在憎厭這樣無益的自己考察自己，精神已經耗盡，就睡着了。

第十五章

利亞利亞在自己屋裏哭了這樣的長久，後來把臉埋在枕頭裏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來，頭痛眼腫，他第一個思想就是不要哭，因為里雅珊來吃中飯，看見她這樣難看是會受驚的。隨後忽然想起他們兩個人算是完了，但是覺得一種苦痛和熱烈的愛情，令她又笑。

她盡力制住她的眼淚，喃喃道：『怎麼這樣下流！怎麼這樣可怕！』她又說道：『爲什麼？爲什麼？』因為失了戀愛，就有無限悲慘，好像令她不知所措。想到里雅珊常時這樣的容易這樣的無良心騙她，她實在難受，她想到：『不獨他一個人欺騙，他人也是欺騙。他們都口稱喜歡同我們結婚，自己都說是一個好人，是一個誠實人呀，不是的，他們並不是真欺騙，不過以爲這樣說法是不錯的。男人真是可恨！』

所以她見得左右前後的人都是無名譽的，都是不良的人。她的額靠在窗子的玻璃上，她的眼淚看花園。花園裏是黑暗的，大點的雨點不停的打在玻璃上，因此利亞利亞不曉得究竟是雨點，抑或是眼淚遮住她看不見花園。樹木的樣子也是悽慘孤寒的。她從雨中略能看見樹木的慘淡，垂頭的葉子和黑色的樹枝；這一陣大雨把草地變作一片泥窪了。

利亞利亞覺得她的終身全是不歡樂的；將來是毫無希望，既往全是一片黑暗。

當女僕來請她吃早飯的時候，利亞利亞雖然聽見女僕所說的話，卻不曉得所說的話的意思。後來坐下吃飯，她父親對她說話，她覺得糊塗。她聽他的聲音好像是專為的是可憐她的，這個時候大約人人都知道她的愛人怎樣的欺騙她。她趕快回去自己房裏，重新坐下，看那灰色寂寞的花園。

她想道：「他為什麼這樣欺騙！他為什麼這樣害我？難道他不愛我麼？不是的。利亞利亞愛我，我愛他。既是這樣，什麼事不對呢？就是這個他騙了我。他這些時候，獻愛於各式各樣的壞

女人。」她很熱烈的很老實的，問自己道：『我心裏在這裏奇怪，那些女人愛他，是不是如同我那麼愛他呢？』唉！我爲什麼這樣傻！我這樣煩心，有什麼好處？他已經騙了我，現在我們是拉倒的了！唉！我多麼難過淒涼呀！是的，我該爲這件事煩心的！他欺騙我！他至少也應該對我供認呀！但是他並未供認！最是最令人憎厭的事！吻許多別的女人，也許還……這是可怕的。咳！我實在是可憐呀！

利亞利亞心裏唱道：

『一隻小田雞在路上跳過，

四條腿都伸長！』

她看見一個小黑團，怯怯的跳過滑的小徑，心裏就這樣唱。

當那隻田雞跳入長草裏頭，她想到：『是呀，我很悽慘，一場好事算是完了。由我看來，原是這樣美好，這樣奇異；自他看來，哼！不過是一件平常習見的事！他常時避免對我談及他已

往的事，原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常露出這樣怪異神色，好像他想別的事一般，也是這個緣故；他好像想道：『我全曉得這件事；我準確的曉得的感覺，並是曉得其結果。自始至終我上了……咳！真可怕呀！太過無恥了！我永不再愛毋論什麼人啦！』

她又哭起來，她的嘴巴緊靠窗上的冷玻璃，一面看天上的流雲。

她想道：『圖利亞今天來吃中飯！』這一想令她打戰。『我對他說什麼呢？遇着這種事，該說些什麼呢？』

利亞利亞張大嘴很着急的兩眼看着牆。

她想道：『我得問尤力伊，可愛的尤力伊！他這樣的好，又這樣的正直！』一面想一面滴下同情的淚來。她向來是不耽延的，趕快的到她哥哥房裏去。她走到門口，看見沙弗洛夫同尤力伊討論事體。她站在門口，遲疑不決。

她不經意的說道：『我請早安啦！』

沙弗洛夫答道：『我同你請早安！利亞利亞小姐，請你進來；這件事，絕對的必要你的幫助。』

利亞利亞還是帶點不安，坐在桌子旁邊，起首無聊的玩弄堆在桌上的紅色綠色小冊子。

沙弗洛夫掉過臉來，對着利亞利亞，好像是快要解說極其繁亂的事，他說道：『我們有幾位同志，窮得很，我們必要想法子幫他們，所以我就想到開一個音樂會，唉！什麼呀？』

『唉！什麼？』是沙弗洛夫說話時最喜歡用的字句。令利亞利亞記起她走入她哥哥房裏來的目的，她帶着有希望的神色看尤力伊。

利亞利亞答道：『爲什麼不開呢？這是一個很好的意思。』她一面說，一面尤力伊躲避她的眼，她心中卻以爲奇怪。

利亞利亞的一場大哭，和許多憂悶的思想，已經攪尤力伊一夜睡不着尤力伊這時覺

得太沉悶，不願意同他的妹妹說話。他已經預料到她必來問計的，但是似乎不能給她可以滿意的計策，又不能收回他因為要安慰她所說的話，仍舊把她推回去。里雅珊的懷抱中，他又無心打消她的歡樂。

沙弗洛夫更走近利亞利亞身邊，好像這件事體變作更紛亂的，接着說道：『我們決定這樣辦，我們要請立達和西那兩位小姐唱。首先是每人獨唱，後來是雙唱。一位是反對中音，一位是高音，這是配得很好的。我自己拉手琴，後來沙洛丁可以唱，塔那洛夫陪他。』

利亞利亞無意的問道：『哦！軍官們也來唱，是不是？她此時心裏所想的，是很不同的一件事。』

沙弗洛夫搖手說道：『自然有軍官！只要立達肯來，軍官們就蜂擁而來，包圍她。沙洛丁是喜歡唱的，毋論是什麼地方，只要他能唱，這樣一來就可以引動他的許多同袍，我們一定是滿座的。』

……他怎麼樣能夠討論這樣無味的音樂會。」

沙弗洛夫答道：『說什麼，我剛纔告訴過你，我們已經請了她。』

利亞利亞微笑說道：『可不是，你已經說過了，還有立達。我想你也提過她了，是不是？』

沙弗洛夫答道：『我自然說過！我能夠請其他什麼人呀？』

利亞利亞吞吞吐吐的說道：『我其實……不曉得！我的頭這樣痛。』

尤力伊急忙看他妹妹一眼，隨即接連看他的小冊子。她臉無血色，眼神困倦，激動他的憐憫心。

他想到：『唉！我為什麼對她說那些話？這全個問題，不獨我一個人，還有其他許多人，看來是很暗晦的，到了現在，一定要令她煩心！我為什麼，我為什麼，要那樣說呢！』

他覺得他好像可以扯自己的頭髮。

女僕站在門口說道：『小姐，里雅珊來了。』

尤力伊又很驚惶的，看他妹妹一眼，同她的悽慘的眼相遇。他不知所措的掉過頭來，急忙對沙弗洛夫說道：『你讀過卜拉洛（Charles Bradlaugh）是一個英國議員，持極端見解，尤反對宗教——譯者註）的著作麼？』

沙弗洛夫答道：『讀過，我們同杜布華，西那，讀過他們幾種著作，最有意義的。』

尤力伊道：『哦！他們回來了嗎？』

沙弗洛夫答道：『他們回來了。』

尤力伊遮掩他自己的情緒，問道：『從什麼時候回來的？』

沙弗洛夫答道：『前天回來的。』

尤力伊看着利亞利亞，答道：『哦！當真回來了。』他在利亞利亞面前覺得難為情，有點害怕她，好像他騙了她一般。

有一會子工夫，利亞利亞站在那裏打不定主意，怯怯的摸桌上東西，隨後向門口走。

尤力伊想道：『咳！我幹了什麼！』他聽見利亞利亞欲前不前的脚步聲，覺得實在憂愁。當她走向那一間屋子的時候，既懷疑不定，又愁苦，覺得她是冰凍了的。她覺得好像是在黑暗的森林中亂走。她照照鏡子，看見她自己的悲慘面目。

她想道：『我就是這樣見他。』

里雅珊站在飯廳，聲音極其好聽的對尼古拉說道：『自然是很奇怪，卻是很無害的。』

利亞利亞聽見這個聲音，覺得心跳，跳得非常的兇，好像是要破裂了。里雅珊一見她，忽然停住說話，伸手向前迎她，只有她曉得，這樣狀態表示他要撲她。

利亞利亞羞怯的看他，嘴唇抖動。她一言不發，她拉開她的手，走過去。打開走出廊子的門。里雅珊定睛鎮靜的看她，微帶點詫異。

他帶點半莊半諧的，對尼古拉說道：『我的利亞利亞生氣了。』

尼古拉大笑，說道：『你不如上前去賠罪罷。』

里雅珊一面跟利亞利亞到廊子，一面令人發笑的歎氣道：『沒有法子，只好賠罪呀！』

雨還下着。聽見的都是雨點子滴下來的單調聲；天是清朗些，雲有點飛散了。

利亞利亞的臉靠住廊子的一根冷而濕的柱子，讓雨點滴在她的光頭上。頭髮是全濕了。

里雅珊走近她身邊的時候，輕輕的吻她的香潤頭髮，說道：『我的公主不高興，利亞利亞！』這樣的視察，又是見慣的接觸，鎔化了她心中什麼東西，她自己不知所以的，兩隻膀子摟住她愛人的結實頸子，如同下一陣大雨的吻他，喃喃道：『你是一個壞人！我很生氣，我很生氣！』

她一面想，他到底並沒有像她所猜的那樣壞，那樣可怕，那樣不能挽回的事。算得什麼？她所要的不過是愛一個魁偉美貌男子，爲這個男子所愛。

後來在桌上，她看見尤力伊詭異的神氣，有點難過，等到有了機會，她附耳對尤力伊說道：『我曉得我是很不該的！』尤力伊聽了，勉強的微笑；尤力伊其實是喜歡這件事得了這樣快樂的結果，一面還裝作看不起這樣市儈們的溫柔，容忍的態度。他走回自己的房裏，一直等到晚上，當太陽未下山之前，天氣較為清朗，拿了鳥槍，打算在昨天的地方打鳥。

雨後的低窪地，好像充滿了都是新生命。現在可以聽見許多奇怪聲音，那些草搖搖擺擺，好像是受了有生機的力的激動。好些田雞你唱我和的喊得熱鬧；有時有幾隻鳥發出一聲尖而不合調的聲音！又聽見離此不遠有野鴨子在蘆荻中叫，鳥槍卻打不到。尤力伊並想不打鳥，肩着他的鳥槍，轉回來向家裏走，留心聽在恬靜的黃昏中的如水晶那樣明透的聲音。

他想到：『有多麼美麗呀！什麼都是美麗的，惟有人是最壞的！』

他遠遠看見瓜田上的小火，不久就辨認古士麻和山甯兩個人的臉。

尤力伊既詫異又好奇，想道：『他爲什麼常到這裏來？』

古士麻坐在火邊正在說故事，一面大笑，作姿態，山甯也大笑。火光很小，像燭光，光發玫瑰色，不是像夜深的大紅色，頭上的青天漸有星光。聞着一陣新發生的黴味，和透雨的草味。尤力伊有種種理由，恐怕他們看見他，同時想到他不能同他們在一起，又覺得不樂。他自己同他們兩個人之間，似乎有一種阻礙，既是莫名其妙的，又是不實在的；中間隔了一段無空氣的距離，是絕不能架橋渡過的一片大海。

這樣完全孤立的感覺，令他很憂悶。他是孑然孤立的一個人，同這個有光有色有火有星，有人聲的世界分離，他一個人遠遠的離開，好像關閉在一間黑屋子裏。這樣的孤寂，實在是難過，當他走過瓜田的時候，田上原有幾百個瓜，他看來就好像是地上散擺了幾百個人頭。

第十六章

現在是夏天了，有許多陽光，有許多熱氣。在發光的青天同乾燥的大地之間浮了一片金光的罩紗。樹木的精神爲熱氣所托，好像是睡着了；樹葉垂頭不動，在乾燥草地上現着短而透光的影子。從花園來的淡綠反射光，在天花板上搖動，那時候什麼東西都不動，惟有窗旁的帷幔搖動着。

沙洛丁的麻紗短衫全解了釦子，在屋裏慢慢的走來走去，無精打采的吸紙煙，露出大而白的牙。塔那洛夫只穿了內衣和騎馬褲子，直挺挺的躺在榻上，兩隻黑眼睛偷偷的看沙洛丁。他急得很，要用五十個盧布，已經問過他的朋友兩次了。他不敢開第三次口，所以在那裏很着急的看沙洛丁肯不肯再提這件事。沙洛丁並非忘記了這件事，不過因爲他上一個

月已經賭輸了七百個盧布，不肯再借錢給人。

沙洛丁想道：『他已經借過二百五十盧布了。』在塔那洛夫身邊走過的時候，沙洛丁看他一眼，隨即更不高興的想道：『實在是令人詫異，我們誠然是好朋友，還有別的交情，我卻奇怪他爲什麼一點都不覺得難爲情。他見了那些錢，他至少也該說出幾句藉口的話來。』他帶點惡意思道：『多一個錢我也不借給他了。』

一個短小滿面有斑點的小兵走進來，帶了很蠢笨的樣子立正，眼不看着沙洛丁，說道：『先生，你要皮酒，沒有了。』

沙洛丁滿面發紅，不由自主的看塔那洛夫。

他想道：『這是實在太難了！他曉得我沒有錢，還要去買皮酒。』

那個小兵說道：『燒酒也只剩了一點了。』

沙洛丁說道：『曉得了！你是個什麼東西！你還有兩個盧布，去買吧！』

那小兵說道：『先生，我沒有錢了。』

沙洛丁喊道：『這是怎麼講，你爲什麼要說謊？』

那小兵又說道：『先生，我奉了囑咐，給洗衣服的婆子一個廬布零七十個古貝。我照給了，剩下的三十個古貝，我放在洗臉桌上。』

塔那洛夫覺得難爲情，滿臉通紅，卻故作隨隨便便的，說道『不錯的，是我昨天吩咐他給的……那個婆子麻煩了我一個禮拜。』

沙洛丁的兩頰是刮得非常乾淨的，這時候發現兩個紅點，他臉上的肌肉在那裏震動起來。他一聲不響的，仍舊走來走去，忽然站在塔那洛夫面前。

他說道：『你聽着，以後你讓我自己料理我自己的銀錢事吧，你若照辦，我是感謝你的。』他說話的時候，是怒不可遏，聲音是發抖的。

塔那洛夫臉上深紅。

他聳肩喃喃道：『哼！這樣的一件小事！』

沙洛丁痛恨說道：『並不是大事小事的問題，是事理的問題。我來問你，你有什麼權利……』

塔那洛夫吃吃的說道：『我，我……』

沙洛丁仍然是用謝絕他的腔調，說道：『請你不必解說。我求你以後再不可這樣的自由。』

塔那洛夫的兩唇打戰；他垂頭，帶着畏怯的玩他的螺鈿煙盒。停了一會，沙洛丁忽然掉轉身子，抖動鑰匙，開了櫥櫃。

他說道：『哪，拿去買要用的東西！』他說話還是不高興的腔調，卻鎮靜些，拿出一張一百個盧布的鈔票，交給那小兵。

那小兵對他行過禮，拿了鈔票，走出去。

沙洛丁鎖好了錢箱，關了櫥櫃。剛在這時候塔那洛夫看見那箱子裏有五十個盧布。他現在有急用，正想借五十個盧布，只好歎氣，點着紙煙。他覺得很心痛，卻不敢露出來，恐怕沙洛丁更生氣。

他想到：『兩個盧布，他還能算作什麼嗎？他很曉得我正在等錢用。』

沙洛丁接連的走來走去，露出不高興的神色，卻逐漸鎮靜下來。當用人送啤酒進來時候，他喝了一杯冰凍冒氣泡的啤酒，覺得很有滋味。隨後吮自己的鬍子尖，好像並沒有什麼事體的，說道：

『立達昨天來看我。我對你說吧！這個女子還不錯，是再熱情沒有的！』

塔那洛夫還是覺得難受，並不答話。

沙洛丁卻不覺得，慢慢在屋裏走，他的兩眼發笑，好像是在祕密的回憶着。他的身體強健，爲熱氣所弱，更易於被刺激的思想所動。他忽然大笑，一個短的笑，好像是馬嘶，隨後就停

住了。

他說道：『你曉得的昨天我試……（他在這裏用一個粗俗字句，用在女人身上，尤其是羞辱字句。）她初時有點不聽話，她的眼睛現出很壞的神色；你曉得是什麼？』

塔那洛夫的獸性發作了，他淫蕩的發笑。

沙洛丁說道：『後來好了；我平生未有這樣的快活過！』他想起來還是渾身發抖的。

塔那洛夫帶點羨慕的意思說道：『你是個走運的人！』

街上有人大聲喊道：『沙洛丁在家嗎？我可以進來嗎？』說話的是伊文諾夫。

沙洛丁吓了一跳，恐怕他說立達的話，被別人聽見了。但是伊文諾夫是從街上喊他的，還看不見。

沙洛丁從窗口喊道：『是的，他在家呢！』

前廳有大笑聲，有脚步聲，好像是一羣快樂的人侵進來。隨後就是伊文諾夫，諾維柯夫，

馬林諾士基 (Malinowsky) 上尉，兩個軍官，山甯，一羣人全走進來。

馬林諾士基擠進去，喊道：『好呀！孩子們，你們好呀！』這個人的臉是紫的，是很胖的，兩根小鬍子，好像兩條乾草。

沙洛丁不高興的想道：『砰的一聲，又要丟去一張二十五個盧布的鈔票了！』

他所最渴望的卻是不丟了！他是一個有錢而慷慨的人的名譽，他微笑說道：

『好呀！你們都往那裏去？！且里柏諾夫 (Tcherepanoff) 你去拿燒酒和別的東西來，跑到俱樂部買啤酒。諸位是要吃點啤酒的，是不是？況且今天這樣的熱？』

啤酒同燒酒都拿進來了，屋裏更吵，大家大笑，大聲說話，喝酒，好像是打定主意要盡力吵的，只有諾維柯夫是愁鬱不歡的。他的好脾氣的臉，帶了含着惡意的神氣。

他昨天纔發露全個市鎮的人所談論的事體；初時一種受辱和吃醋的感覺，把他打倒了。

他對自己說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這是無理的事！無意識的瑣談！』他不相信像立達這樣的一個秀美，高傲，不能嚮邇的女子，他這樣深愛的女子，能夠不顧兼恥的，同沙洛丁這樣一個不相干的人有曖昧的事吧！他看沙洛丁比他自己還不如，還要傻些，隨後獸性的吃醋，降住他的靈魂。有時他覺得最痛苦的絕望，有時他恨極了立達，尤其是痛恨沙洛丁。他的性情原是安靜怠惰的，現在有了這種奇怪感覺，是要找出路的。他終夜可憐自己，甚至於想到自殺。到了天亮，他只渴想見着沙洛丁。

這時候大家都在那裏大笑大喝，惟有他一個離開他們，一人孤立，喝了一杯又一杯，同一部機器一樣，卻很留意的看沙洛丁的一舉一動，如同森林裏一隻野獸窺伺另一隻野獸一樣，裝作看不見什麼，其實是時時刻刻的要撲過去。沙洛丁的一言一笑，他的白牙，他的美貌，由諾維柯夫方面看來，都是幾柄小刀，刺入一個開口的傷痕內。

有一個高而瘦的軍官，他的兩臂格外長格外笨，說道：『沙洛丁，我帶來一本書給你。』

在這吵成一片的聲音中，諾維柯夫立即聽見沙洛丁三個字，聽見他的聲音，其他的聲音，這時好像都不響了。

沙洛丁問道：「什麼樣的書？」

那個瘦長的軍官答道：「是托爾斯泰作的，講女人的書。」他特爲大聲說，好像是布告公事。他的黃瘦臉露出得意之色，表示着能讀，能討論這位大著作家。

伊文諾夫看了他的無知識的無表示的神氣，問道：「你看托爾斯泰的著作麼？」

馬林諾士基大笑說道：「方地茲 (Von Deitz) 愛托爾斯泰，愛到發狂了。」

沙洛丁拿起一本紅皮小冊，翻了幾頁，說道：「這本書有趣味嗎？」

方地茲熱心的答道：「你自己看過就曉得。我老實告訴你，那裏會給你一副頭腦，好像我們自己都早已曉得的了！」

諾維柯夫兩眼還是看着酒杯，低聲說道：「關於女人，沙洛丁既然有他自己的特別見

解，又何必讀托爾斯泰的著作呢？」

沙洛丁曉得他要來攻擊，就預備防守，答道：「什麼事使你這樣想呢？」

諾維柯夫不響。他既有了滿肚子的憤怒，他早已想打沙洛丁一大巴掌，把他的好看而自鳴得意的臉，推倒他在地下，狠狠的踢他。但是他所要用的語句不肯說出來；他曉得更使他痛苦曉得，他說錯了話，卻帶點挖苦意思，答道：「只要看你的臉，就曉得了。」

他說話的奇怪恐嚇腔調，發生一種突如其來的寂靜，好像犯了殺人的事一般。伊文諾夫猜着是怎麼一回事。

沙洛丁冷冷的說道：「我看好像是……」他雖然還能自制，神色卻變了些。

伊文諾夫喊道：「來，來，朋友們！爲什麼事？」

山甯笑說道：「不要干預，隨他們打個水落石出！」

諾維柯夫說道：「這並不是好像，其實是這樣！」他兩眼還是看着酒杯，說話的腔調還

是同剛纔一樣。

忽然間好像是一道活的牆，樹立於這兩個勁敵之間了；那時候衆人大喊，搖手，有表示好玩的，有表示詫異的。馬林諾士基和方地茲拉住沙洛丁，伊文諾夫和其他軍官，拉住諾維柯夫。伊文諾夫把所有的酒杯都倒滿了酒，嘴裏大喊，並不是同那一位說話。現在的快樂熱鬧，都出於勉強，出於不誠的了。諾維柯夫忽然覺得他要走開。

他不能再忍受了。他發癡似的微笑，掉過臉來，對着同他周旋的伊文諾夫和幾位軍官。他有一半迷糊的想道：『我是怎麼樣啦？我猜我該打他的……搶過去，一巴掌打他的眼睛！不然的話，我就像一個傻子，因為他們都猜是我要同他鬧的……』

他卻不去打沙洛丁，反裝作注意於伊文諾夫和方地茲所說的話。

那位軍官安然無事的說道：『說到女人，我不以托爾斯泰爲然。』

伊文諾夫答道：『女人就是女人。在一千個男人之中，只有一個可以配稱男子漢的。但

是女人，吓！女人們都是一樣的，……不過是一個裸體，肥胖，帶點玫瑰色的，無尾無毛的猴子罷了！

方地茲頗以爲然的說道：『這句話說得很漂亮！』

諾維柯夫痛恨的想道：『不獨說得漂亮，而且說得真實。』

伊文諾夫湊近那個人的鼻子搖手說道：『我的好朋友，我告訴你吧！設使你走去對人說：「毋論什麼女人，她見着一個男人就想他，她心裏是已經犯了好。」有大多數的人，大約都以爲你說了一句極其創新的話。』

方地茲大笑一陣，聲音很像狗吠。他並不懂得伊文諾夫的嘲笑，不過覺得懷惱，這句話不是他自己說的。

諾維柯夫忽然伸手給他。

方地茲詫異問道：『什麼呀？你就走麼？』

諾維柯夫不答話。

他覺得再等一會，他塞滿胸中的愁苦，一定要大哭一場，衝決出來。

山甯說道：『我曉得你是爲那件事不快。他們都是可鄙之輩！』

諾維柯夫慘然的看他一眼。他的兩唇抖動，帶點討饒的神氣，一聲不響走出來。他覺得他自己完全無法可想，他要安慰自己，就想道：

『在那個壞種的臉上打了一巴掌，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惹出無知識的相鬪罷了，還是不污我的手好！』

但是吃醋不得滿意，和毫無能力，這兩層仍然壓逼他，他在深愁中走回家。他倒在床上，把臉埋在枕頭裏，就是這樣的躺了幾乎一天。他曉得自已無能爲力，痛恨極了。

馬林諾士基問道：『我們鬥牌好不好？』

伊文諾夫說道：『好呀！』

小兵立即擺開牌桌，桌上的綠桌布愉快的對着他們。馬林諾士基的條陳鼓動衆人，他起首用肥短手指洗牌。這時候把那顏色鮮明的牌在綠桌子上，擺成一個圓圈。每次分牌之後就聽見銀錢響，四圍的手同蜘蛛一樣的抓錢，只聽見短而粗的聲音，有的是發表不得意，有的是發表得意。沙洛丁的手運不好，他認定了每次賭十五個盧布，次次都是輸的。他好看的臉上有一層極其不高興的神色。上一個月他輸了七百個盧布，現在還要添上所輸的數目了。他的不高興是會傳染的，因爲不久方地茲同馬林諾士基之間，發生吵鬧起來。

方地茲很生氣的說道：『哪！我賭的是邊呀！』

這個喝醉惹人討厭的馬林諾士基膽敢同他這樣聰明老行家爭辯，他覺得非常的詫異。

馬林諾士基很無禮的答道：『哦！你說是賭邊！你拿去！我贏的時候，你說的是賭邊我輸的時候……』

方地茲這時候不說俄國土腔（他每逢生氣都是這樣的）說道：『我請你原諒！』

馬林諾士基答道：『什麼原諒！你把錢拿去，不能！不能！你拿回去罷！』

方地茲說道：『先生，我來告訴你……』

沙洛丁把牌一摔，大聲喊道：『朋友們，這是怎麼講？』

正在這個當兒，有一個新來的人站在門口，沙洛丁覺得他自己粗俗的話，和這一羣喧嘩喝醉的客人，又有紙牌又有酒瓶子，很有點難爲情，因爲眼前的全幅光景，很像一間下流的酒店。

來訪的人是高瘦身子穿了寬大的白衣服一個極高的領。他站在門檻很詫異，正在要辨識那個是沙洛丁。

沙洛丁向前歡迎那位朋友，他因被纏擾滿面通紅，喊道：『巴韋（Pavel Lvovitch Yochin）什麼風吹你到這裏呀！』

這位新來的客，走進來的時候，帶點遲疑，屋裏的人都注視他所穿眩目的白鞋子，在亂七八糟一堆一堆的啤酒瓶子，瓶塞子，紙煙頭中，找路走。他穿的是白衣服，穿得很清楚，滿身都是香水，這時候在紙煙的雲霧中，在這一羣吃得很醉滿臉通紅的人們中，我們原可以比他，他是澤中的一朵百合花，可惜他的神氣孱弱衰頹，面目纖小，牙齒已經壞了許多，嘴上有幾根的紅鬍子，比不上一朵百合花。

沙洛丁說道：「你從那裏來的呀？你離開披者爾（Pitjeer，是聖比得堡的俗語——原註）許久了麼？」沙洛丁說披者爾這個字眼覺得有點不妥，因為他不該用俗語。

那位穿白衣服的，帶着有決斷的腔調說道：「我昨天纔到這裏。」他的聲音很像喊不出來的公雞叫的聲音。沙洛丁作介紹人說道：「我的同胞諸位朋友，這一位是巴韋先生。」
巴韋略略鞠躬。

吃醉了的伊文諾夫說道：「我們要記住了。」沙洛丁聽了，很驚怕。

沙洛丁說道：「巴章，請坐！你還是喝葡萄酒，還是喝啤酒？」

巴章很小心的坐在一把交椅上，他的一塵不染的白衣服，卻與那染污了的油布套子反襯着。

巴章說道：「請你不必煩勞！我不過進來看看你。」他一面看看這一羣人，說話說得冷冷的。

沙洛丁問道：「這是怎麼講？我叫人拿白葡萄酒來。你喜歡吃白酒，是不是？」他匆匆的往外跑。

當沙洛丁打發小兵去拿酒的時候，帶點不高興，想道：「這個傻子爲什麼今天會到這裏來。這個巴章會在聖比得堡說我的壞話，使我無論在什麼好人家裏都站不住的。」

當下巴章很不客氣的量度這一堆人，覺得自己比他們高超得多，高超到無可比較的。他的兩隻如同玻璃的灰色眼睛，露出要注意他們的神色，這時候他好像是看一羣野獸。山

甯的身材高，身軀強健，和他所穿的衣服，尤其令他注意。

他想到：「這個人的骨骼很有趣！他一定是很強健的。」他自己孱弱，真心稱讚強健人，他起首要同山甯說話，山甯卻靠在窗台，看花園，他要說又不說；他自己的薄弱聲音，令他自己難過。

他想到：「這一羣都是街上的無賴漢！」

這時候沙洛丁回來了，坐在巴韋身邊，問聖比得堡的事，問他的工廠，要使朋友們曉得，這位新來的客人，是一位極有錢極重要的人物。這一條強壯動物的長得好看的臉（砒指沙洛丁的臉——譯者註）這時候有了小小的榮耀神氣，和自以為也是一個重要人物的神色。

巴韋用厭煩的聲音答道：「我們那裏諸事還是一樣的，還是一樣的！你怎麼樣啦？」
沙洛丁歎了一口氣，悲慘的說道：「我不過是這樣罷了。」

巴韋不響，帶點很看不起的意思看天花板，有從花園反射而來的綠色，在那裏搖動。

沙洛丁接着說道：『我們的惟一消遣，就是這個。』他指着紙牌，酒瓶和朋友們。

巴韋拖長聲音的說道：『是呀！是呀！』他說話的腔調好像是說：『你也只好是這樣消遣。』

巴韋站起來告辭，說道：『我想我現在可以走了。我住在大街的旅館。我還可以再來看

你！』

這個時候那小兵走進來，行了不成樣子的軍禮，說道：『先生，有一位少年女子來了。』

沙洛丁唬了一驚，喊道：『什麼呀？』

小兵說道：『先生，她來了。』

沙洛丁說道：『呀！是的，我曉得。』他帶點畏懼的，四圍看看，忽然覺悟。

他想到：『我想看，是不是立達呢？萬萬不能的！』

巴韋好管閒事的兩隻眼睛放光。他的小身子穿着寬大的白衣服，這時候好像是得了

新生機。

他笑說道：「暫別了！你還是照樣玩你的舊把戲！哈哈！」

沙洛丁不安的微笑，陪他的客人走到門口。巴韋臨別的時候，瞪了沙洛丁一眼，匆匆走開。

沙洛丁走回來，對衆人說道：「諸位，賭得怎麼樣了？塔那洛夫，你替我作莊家，我立即就回來。」

他話說得很快，他的兩眼很不甯。

那個喝醉的野獸馬林諾士基叫道：「這是說謊！我們要好好的看看你們的少年女子。」塔那洛夫抓住他的肩膀，推他坐在椅子上。別人都很快的各歸原位，不看沙洛丁。山甯也坐下，但是他的微笑中含着嚴厲。他猜出來的是立達，他心裏發生爲他的美貌妹妹而引起妒忌和憐惜的一種空泛感覺，他曉得他的妹妹這時候是陷於極其困難的地位。

第十七章

立達斜坐在沙洛丁的床邊，帶着絕望的神氣，亂扭她的手巾。沙洛丁走進來，被她的已經改變的神色所打擊。她原是一個高傲女子，現在完全不是的了。他這時看見的是一個沮喪女人，爲憂愁所傷，兩額收縮，兩眼無神。她的兩隻黑眼睛，立刻遇他的兩眼又立刻躲開了。沙洛丁本來曉得立達怕他，這時候他心裏忽然發生極劇烈的不高興。他碎的一聲，關了門，一直走到她面前。

他說道：『你真是一個最特別的人，』他要打她，很艱難的纔忍住了。『你看，我滿屋子都是客人，你的哥哥也在內呀！你就不能挑選別的時候來麼？太令人生氣了！』

她的黑眼睛射出一線怪異的光，沙洛丁見了，意氣沮喪。他改變腔調！他微笑，露出白牙，

握她的手，坐在她身旁。

說道：「好呀，好呀，不要緊，我不過是替你着急。你來了，我非常喜歡。我很想見你。」

沙洛丁舉起她的沾了香水的小手到自己的嘴唇，就在手套上吻她的手。

立達問道：「這是真情嗎？」

他聽了她的奇怪聲音，覺得詫異。她又抬頭看他，她的眼睛很明白的說道：「你當真愛我嗎？」

你現在看我是怎樣的可憐呀！我不是從前那樣了。我怕你，我現在的情形，使我覺得羞辱，但是我沒有別人只有你能幫助我。

沙洛丁答道：「你怎麼能疑心我？」

他說這句話，全帶着靠不住的聲音，又是說得幾乎冷冷的。

他又握她的手，又吻她的手，他是纏繞在一團的諸多感覺和許多思想中，不過兩天之

前，立達的黑頭髮，就放在這個枕頭上，他摟抱住她，兩個人唇接唇，迷在不能節制的肉慾中。當他飽滿慾整的時候，他所想怎樣享受其他女人的不可勝數的縱慾計劃，都實行了，都辦到了；這個女子當初爲肉慾所動，就落在這個男人的掌握中，他要用想好了的狀態，和野獸般的狀態，深害這個女子。現在忽然之間，他覺她是一個可厭的東西，他很想把她推開，不要她了；他想永遠不再見她的面，永遠不再聽她的聲音。他厭棄她到這樣利害地步，所以坐在她的身邊，如同受酷刑一樣。同時卻空泛的害怕她，使他無力作這件事，強逼他還坐在那裏，不能移動。他是很曉得並無任何什麼事束縛住他同她兩個人。原是她自己意相情願，變作是他所有的，在他一方面，並未會答應過什麼。不過是一個肯給，一個願要罷了。雖是這樣說，他卻覺得好像陷在膠粘的東西中，脫不開身。他預料立達會有多少要挾的，他一定要答應，不然的話，他要犯一件下流卑劣的行爲，他現出全無氣力的情景來，好像是四肢削了骨，口裏雖有舌頭，卻有一塊濕布塞住口一般。他要大聲對她喊，要她曉得她並無什麼權力，可以

要挾他的，但是他膽小害怕。他的心已經麻木了，嘴裏只能說出一個無意識的話，他很曉得這句話是絕對不該說的。

他說道：『唉！女人們，女人們！』

立達恐怖的看他。有一線不憐憫她的光，在她心中閃過。她立刻曉得她是失了足的人了，她所給他的，是高貴的，清潔的，但他卻並無什麼高貴，並無什麼清潔。她的良辰美景的少年，她的清潔，她的高傲，都摔在一個下賤無恥的畜生脚下，這個畜生不獨不感謝她，反用粗野淫蕩的行爲，污辱了她。有一會子工夫，她覺得正要手叉手的（表示懊惱到極點的——譯者註）倒在地下，洩她絕望的悲痛，她的心境忽然如閃電那麼快轉過來，變作深讎痛恨。她直看着他的兩眼，從切齒中嘶出聲音說道：『你難道不曉得你是怎麼樣的無知識嗎？』

這樣無禮的話，和她的痛恨神氣，同嫵雅，婀娜的立達毫不相稱。沙洛丁不知不覺的往

後退縮。他不甚明白她所用的字眼的意思，想說一句笑話遮掩過去了。

他詫異不樂的說道：『你用的什麼字眼！』

立達痛恨的說道：『我的心境，不是挑選字眼的心境！』

沙洛丁聽了縐眉。

他問道：『爲什麼用這樣多的演慘劇的狀態？』

他不知不覺的被她的身體的外線的美所動，就看她的柔軟肩膀，和模型極美的膀子，她無可奈何和窮途絕望的神色，令他覺得他實在是超越的。這時候好像各在一個天平盤裏，一個起一個跌。沙洛丁曉得他本會上會當她是勝過自己的，她現在竟因他而受痛苦，他更覺得殘忍無人心的快樂。當他們兩個初狎暱的時候，原是他怕她，現在她已經到了喪失廉恥名譽的時候；他覺得快樂。

他變作溫柔些，他輕輕的拿她的無力的兩隻手，放在自己手上，拉她再湊近自己身邊。

他的感覺又激動了，他呼吸得更快。

他說道：『不要緊的！將來是沒有什麼事的！說到底，其實並無什麼可怕的地方？』

立達很輕視的答道：『你是這樣想麼？』她原是這樣的看不起他，幫她恢復自己的精力，她兩眼悻悻的凝視他。

沙洛丁說道：『我自然是這樣想。』他曉得怎樣摟抱她，是必生效果的，他就嘗試各法的摟抱她，她還是冷冷的，毫無生意。

他說道：『來呀，來呀，我的美貌寶貝，你爲什麼這樣生氣呀？』他喃喃的低聲責怪她。

立達推開他，說道：『讓我走，我說，讓我走。』

沙洛丁的獸慾發動，卻是白發動一番，他就覺得體氣上受傷。

他想到：『女人簡直是個魔鬼！』

他滿臉都紅了，帶怒的問道：『你爲什麼呀？』

這一問，令她記得前事，她忽然兩手掩面，滾出淚來。她啼哭，如同鄉下女人啼哭，是大聲哭的，兩手握住臉，身子彎向前，頭髮散了，披在濕而變樣的臉上。沙洛丁簡直是窮極了。他微笑，又怕得罪她，又試從她臉上，拉開她的手。立達仍然是哭，也不撒手。

他喊道：『我的上帝爺！』

他很想大聲喝她，硬分開她的手，罵她。

他說道：『你爲什麼這樣的悲啼？你失身於我，這是運氣不好，有什麼話說？爲什麼專找今天來哭呢？你不要哭吧！』他就是這樣粗聲的說，一面抓住她一隻手。

這一動，令她的頭左右擺，她忽然止住哭，從淚滿的臉上，拿開兩手，抬頭看他，帶着孩子的害怕。有一個瘋思想如電光一樣的閃過她的心裏，以爲這個時候，毋論什麼人，都可以打她。但是沙洛丁的神氣，又軟下來，用安慰的聲音說道：

『來呀，我的立達，不要再哭啦！不獨是我一個人的錯，你也有錯。爲什麼要鬧到這樣呢？』

你丟了許多，我是曉得的。但是我們也曾經享過許多歡樂，是不是？我們現在一定要忘記……」

立達又哭。

他大聲叫道：『不要哭，不要哭！』

隨即在屋裏走。拉拉鬍子，他的兩唇打戰。

屋裏是很靜的。窗外的樹枝，慢慢的搖動，好像有一隻鳥剛棲在枝上。沙洛丁用力禁制自己，走近立達身邊，輕輕的兩手摟住她的腰。她忽然跳開，很用力的一巴掌打在他的臉上，打到他的牙都發響。

他很怒的喊，說了一句咒罵的話。這一巴掌打傷他，牙齒的格格響聲，更令他生氣。立達未聽見，卻覺得沙洛丁的地位，是個好笑的地位，她帶點女性的暴虐趁勢發作。

她說道：『你用的什麼字眼？』

這是把他的話，還用在他的身上。

沙洛丁悻悻的答道：「這還不夠令人大生氣嗎？」

接着說道：「只要我曉得到底是爲什麼事？」

立達用諷刺的腔調說道：「你的意思是說，你還不曉得嗎？」

這時候兩人都不說話，立達瞪他，她臉上如火的紅，沙洛丁臉無血色，好像是忽然間蒙了一條灰色的面紗。

她喊道：「你爲什麼不響？你爲什麼不說話？你說呀！你說幾句話安慰我呀！」

她叫喊的聲音，變作神經擾亂的腔調。她自己聽了，也害怕。

沙洛丁說道：「我……」下唇打戰。

她喊道：「是呀，是你，並無別人，就是你，更倒運！」她滴的是發怒和絕望的淚，幾乎喊不出來。

這兩個人的美秀面具，和彼此以禮相待的面具，都跌下來了。各人都變作無束縛的野獸了。

有許多思想，如同跑得快的小老鼠一般，在他的心中走過。他最先想的是給立達幾個錢，勸她把孩子弄丟了，他一定要立刻同她拆散，永遠拆散。他雖然想這個辦法最好，卻不說話。

他口吃的說道：『我實在絕想不到……』

立達潑野的喊道：『你向來未想到，你爲什麼想不到？你爲什麼就該想不到？』

他半吞半吐的說道：『立達，我向來未告訴你，我……』他不敢說他快要說的話，卻還是一樣的曉得他會說這句話的。

立達卻不必等他說出來，就明白了，她的美麗臉，被驚懼和絕望所改變，變作暗晦了。當她坐在床上時候，兩手很無力的垂在兩邊。

她好像是在大聲的想，說道：『我怎麼辦呢？跳水死了麼？』

他說道：『不可，不可，不要說這樣的話！』

立達瞪眼看他。

她說道：『沙洛丁，你曉得麼？我敢說我跳水死了，不會令你不高興的。』

在她的兩眼中，在她的好看而戰動的口中，發現這樣悽慘可憐的神色，沙洛丁見了，也不由自主的掉過臉。

立達站起來。她想到他會援助她的，她願與他永遠的同過生活。這個思想，起首還可以安慰她，現時卻覺得可怖，覺得可厭，她很對他搖動拳頭，當面的羞辱他。要報被他羞辱的讎。但她覺得她一開口說話就會大哭的。這個美貌好出風頭的立達，尙留有最後一點的高傲，不願作這樣的事。她用最侮辱他的腔調，說道：『你這個畜生！』這使她自己和沙洛丁聽了，都覺得詫異。

她立即跑出房外，袖子上的花邊，掛在門栓，她扯了就跑。

沙洛丁漲紅了臉，連頭髮根都漲紅了。設使她喊他是個「卑鄙」是個「光棍」他還可以安然受得。但是「畜生」這兩個字是極粗的，絕對同他自己以為是誰見誰愛的人樣兒相反。「畜生」兩個字，簡直的把他打倒了，打倒他目瞪口呆的。他怒到白的眼都變紅了。他很不自然的半笑，聳聳兩肩，既扣上釦子，又鬆了釦子，覺得透徹的被她打倒了。但是一種滿意的感覺和如釋重負的感覺，同時愈加發現。什麼都算完了。他一想以後再不會得着如立達這樣的女人，一想丟了這樣美貌這樣可愛的一個情婦，令他難受。他帶點看不起的神氣，消除一切惋惜。

他說道：『算不了什麼！我喜歡多少就弄多少到手！』

他把短衣穿好了，當他兩唇還是打戰的時候，點着一根紙烟，隨即裝出不足輕重的見慣的神氣，回到客人堆裏。

第十八章

那一羣賭錢的人，除了吃醉的馬林諾士基之外，都不高興再賭。人人都很想知道來見沙洛丁的女人是誰。有幾個猜着是立達的，都自然而然的覺得妒忌，想像她的雪白身子在沙洛丁的摟抱中。過了一會，山甯站起來，說道：

『不再賭了，暫別啦！』

伊文諾夫問道：『我的好朋友，且慢，你往那裏去？』

山甯指着那關閉的門答道：『我去看他們幹什麼？』

伊文諾夫說道：『你不要當傻子，坐下喝一杯酒！』

當山甯走出去的時候，說道：『你纔是傻子。』

山甯走到一條小街，那裏有許多野草，他想到沙洛丁窗子底下的準確地點。他很小心地踏倒了野草，就爬牆。到了牆頭的時候，他幾乎忘記了他爲什麼要爬到牆頭。他往下看見花園和園內的綠草很好看，和風吹到他的熱而多的肌肉的四肢上，他覺得很舒服。他隨即跳在那一邊的野草之上，被野草所刺，就在那裏不高興的抓癢。他穿過花園那一邊，走到窗外，剛好聽見立達說道：『你的意思是說，你還不曉得麼？』

山甯聽見她的奇怪腔調的聲音，立刻猜着是什麼一會事。他靠着牆，看着花園，熱心的細聽。他很可憐他的妹妹。她是這樣美麗的一個人，「懷胎」兩個字的粗俗名詞，好像不該用在她身上的。令他得了更深印像的，還不是這兩個人的談話，還是這樣洵洵的人聲同綠葉綠花園的可愛的寂然無聲的奇特反襯。

有一個白蝴蝶在草上飛過，在陽光底下快活的了不得。山甯眼看蝴蝶，同耳聽屋裏的說話，一樣的入神。

這時候立達喊道：『你這個畜生！』

山窟很樂的笑，慢慢的走過花園，也不管誰看見他。

有一條蝟虎子（蜥蜴）在他的面前如飛的走過，他的兩眼就跟着看這條小綠蟲，在長草裏的迅速走動。

第十九章

立達並不上家，很匆忙的掉轉脚步，往反對的方向走。街上無人，天氣很悶。她因為是習慣了的，把傘打開，她卻不注意天氣或冷或熱，天色或光或黑。她很快地在籬笆旁邊走過，垂頭低眉的。時時碰見幾個喘氣的走路的人，幾乎被熱氣燻悶到半死。草地上是寂無人聲。是夏天午後的沈悶靜寂。

有一隻小狗跟着立達，嗅嗅她的衣服就往前跑，向四圍看着，擺擺尾巴，好像是說我們倆是好朋友。有一個好笑的胖孩子，站在街的轉灣，他所穿的內衣，有一片從褲子後頭露出來。他的兩臉，沾了許多菓子汁，這時候漲着臉在那裏很使勁的吹一枝木笛子。

立達手招那隻小狗，對着胖孩子微笑。她的靈魂已被束縛。她作這兩件事，幾乎是不知

不覺的。有一種不知從何發生的力量，使她同世界分離，驅她向前走過陽光，走過樹木的青綠，走過人生所有的歡樂，向一個黑潭走。由她心裏的陰沉痛苦，她就曉得離這個黑潭不遠了。

有一個她所認得的軍官，騎馬走過。一見着她，就勒住韁。這是一匹栗色馬，在陽光之下，毛色發着閃光。

他高興的喊道：『立達，這樣的大熱天氣，你往那裏去呀？』

她如同機器的抬頭看他的帽子。她並不開口，不過笑她的習慣的妖冶的微笑。

那時候她自己還不曉得有什麼事可以發生，只述軍官所問的話：『呀！真是的，往那裏去呀？』

她並不覺得同沙洛丁生氣。她幾乎不曉得她為什麼去找他的，因為她覺得沒有他就不能生活，不然也不能獨自一個人忍受憂戚。這時候卻不同了，好像他剛纔消滅了，已往是

已經死了。餘生是她自己的；既是這樣，只有她自己能判決。

她的，頭腦忙得利害，忙到發熱，但是她的思想還是清楚明白的。最可怕的事，就是那位高傲美貌的立達會消滅了。只剩一個被窘逐見染污，毫無保衛的一個可憐蟲了。但高傲和美麗，還是一定要存保的。所以她必要去，她必要離開，走去別的地方，她在那裏，污穢不能沾她。

既已發明這一層，立達忽然想像她自己四圍上下都是一片空生命；陽光，人物，都沒有了。在這一片空虛中，只有她獨自一個人，絕對的孤立。這是逃不了的。她必定要死，她必要投水。有一會子工夫，這件事算是定規了，她覺得地面忽然發生一座石牆，把她包圍住了。所有從前的事，所有可以發生的事物，都同她隔絕了。

她想到：『這件事有多麼單簡呀！』

她向四圍一看，卻看不見什麼東西。這時候她走得更快；她雖有裙子阻礙，走得同跑一

樣，她還覺得好像受不了那樣的遲緩。

她想到：『這種一所房子，那裏又是一所房子，有綠色的百葉窗，再過去就是一片空地。』那邊就是河，就是橋，到了那裏怎麼樣——她還沒有清楚的意思，還是一層雲霧全蓋住了。但是這樣的心境，一到了橋就消滅了。

當他靠着橋邊低頭看河裏的微綠而渾濁的水，她果斷的心都化了。她很害怕，發生了求活的不受束縛的欲望。現在她重新覺得有生物了，她聽見聲音，聽見麻雀叫，看見陽光，看見草地的小花，看見那隻小白狗，這隻小狗顯然當她是牠的正常女主人。牠坐在她的對面，舉高一隻小掌，拿尾巴拍地。

立達定睛看牠，很想亂抱牠一陣，她的兩眼含着大淚珠。她那無限的惋惜，她的美而被毀的生活，把她打倒了。她覺得半眩暈的，身子往前靠，這一動把一隻手套，丟在水裏。她很害怕的看這隻手套不響的落在水的平面上，打了許多大圓圈。她看見她的黃手套，愈變愈黑。

慢慢裝滿水，翻轉面，好像快要死的，逐漸沉下去，帶着螺旋的轉動，沉下深處了。立達很費眼力的看手套下沉，但是這個黃點愈變愈小，愈看不清楚，後來看不見了，她所見的不過是一片平而黑的水罷了。

有一個女人的聲音，走得很近的，問她道：『小姐，這隻手套怎麼會沉下水呀！』

立達往後一跳，看見一個肥胖塌鼻子的鄉下女人，很表同情的意思，看着她。

這樣的同情，雖然不過是爲她失了一隻手套發生的，立達卻覺得好像這個好脾氣的鄉下女人全曉得她的事，可憐她。有一會子工夫，她很想把她自己全篇的故事告訴她，這樣就可以得着多少解放，但是她很快的拋開這個傻思想，她臉紅了，吃吃的說道：『哦！不算什麼！』她從橋邊轉過身子來。

立達想道：『這裏是不能的！他們會把我拖出來的！』

他跟着河岸再往前走，沿着左邊一條平坦的小徑走，這條小徑是在河邊同一個籬笆

之間，兩邊都有野花野草，水邊有很高的柳樹；那很陡直的綠色河岸，晒着太陽；立達的衣邊鉤在有刺的小樹上，又有一株大樹，撒了許多白色種子在她身上。

現在立達不能再往前走，努力的打倒心裏一種要她回頭的火力，她連說幾遍道：「一定要這樣！一定這樣！一定這樣！」拖她自己往前走，她不知不覺的決定一個她要站住的地方，她一步一步的走，離橋愈遠，離她所定的地方就愈近，心裏的火力束縛她的兩腳，她的兩腳，卻一定要走。

她走到這個地方，看見樹枝底下的黑而冷的水，水溜衝過陡岸的一角，這時候她纔曉得她怎樣的想法，怎樣的怕死。但她一定要死，活是不能的了。她並不向四圍看，把那一隻手套和傘拋在地下，離開小徑，從高草堆中穿過，走到水邊。這時候有千百個思想，經過她的頭腦中，她的童年的信仰，久已深藏在她的靈魂裏，深睡不醒，這時候卻驚醒了。她帶着單簡的至誠說短短的祈禱文，說道：「上帝救我！上帝助我！」她忽然記得她新近練習的歌曲；有一

會子工夫，她想起沙洛丁，隨後見着她母親的臉。當這可怕的時候，她覺得更捨不得她的母親，其實因為想起母親來，使她更快的走到河邊。到了這個時候，立達纔刺骨的明白過來，她的母親和所有愛她的人，所以愛她，並不是愛她的本來面目所有的短處，和欲望，卻是冀期望她成一個真正的她，她的母親，和愛她的人，原望她走他們所謂的正路，她現在已經背着這條正路走了，他們從前很愛她，現在卻要很嚴厲的對待她了。

這時候她好像在昏夢中，毋論什麼都變作混亂不清了；她的心裏害怕，又想活，覺得一死是在所不免的；又不相信，卻深信毋論什麼都完了；既希望，又絕望，覺得她必要死於此地，又起恐怕；隨即看見一個人，極像她的哥哥，跳過籬笆來，跑到她面前。

山甯喘不出氣的喊道：『你不能想到比這個更傻的事了！』

這原是一件最湊巧的事，原來立達走到同沙洛丁的花園相連的地點，立達初次失身於他，就在這個地方。這裏四圍有黑暗的樹林遮掩着，月光是照不到的，山甯遠遠看見她，已

經猜着她的意思了。最初他原想隨她去的，但是她的狂烈舉動，激發他的憐憫心，他跳過來，趕快的來救她。

她哥哥的聲音，使她害怕，她的神經，被她的心裏的衝突已經刺激到極點的了。這時候忽然支持不住了，她暈眩了，眼前是天翻地覆的，她也不曉得此時她在水裏抑或在河邊。山甯剛好用力抓住她，拖她回來，覺得他自己有氣力，又善於用力，心裏卻很高興。

他說道：『躺在這裏！』

他把她放好，靠着籬笆，向四圍的看。

他想到：『我怎樣處置她呢？』這時候立達復醒人事，臉無血色，紛亂無措的起首哭得可憐。她如同一個孩子，哭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山甯帶着好意的責備她說道：『傻東西！』

立達並沒有聽見，但當他舉動的時候，她捉住他的手，哭得更利害。

她很害怕的想道：『呀！我在這裏幹什麼？我不該哭；我必定要想法子當作是一場笑話遮掩過去，不然的話，他會猜着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山甯一面溫柔的拍她的肩膀，一面問道：『你爲什麼這樣的困苦？』

立達在帽子下抬頭看他，好像一個孩子那麼膽怯，止住不哭了。

山甯說道：『我全曉得了，全篇的故事，我都曉得了，我曉得已經許久了。』

立達雖然知道有幾個人疑心她同沙洛丁有了什麼樣的關係，但山甯說了這句話的時候，她卻覺得好像他打了她一巴掌，她的柔軟靈活的身體因爲害怕而退縮；她的兩眼瞪着他，好像野獸被困的一樣。

山甯笑道：『你此刻幹什麼？你的舉動，好像是我踏了你的脚。』他握住她的圓而柔軟的膀子，（他一摩她，她的膀子就發抖，）輕輕的拖她回到籬笆邊的老地方，她就隨他拖。

山甯說道：『你告訴我，你覺得痛苦是什麼事？因爲我全曉得麼？或者你以爲你同沙洛』

丁所作的，不該作的事，是很可怕的，所以你害怕承認麼？我實在不明白你。但是，倘若沙洛丁不願意娶你，也罷——這是一件該感謝的事，你今日曉得了，你從前一定也曉得的，沙洛丁實在是一個卑劣平常的人。不管他長得美貌與善於調情。他所有的就是美貌，你現在也已經享受夠了。』

她半吞半吐的說道：『他享受我，不是我享受他，呀！是的，也許我會享受咳！我的上帝，我該怎麼樣呢？』

山甯說道：『你現在是有了孕……』

立達閉眼點頭。

山甯柔和的接連說道：『有了孕自然是一件不好的事，第一層，生小孩原是一件討厭痛苦的事，第二層，這是最要緊的，衆人會不停的窘逐你。』說到這裏，他忽然的發露愛情，說道：『立達，我的立達，說到底，你並不傷害什麼人；設使你生了十二個孩子，也並不害什麼人，』

只害你自己』

山甯交手在胸前，咬鬚子尖，停住不說，在那裏反省。

他說道：『我原可以告訴你，你該怎麼辦，但是你爲人太薄弱太傻，不能聽我的勸。你的膽子不夠大，毋論怎麼樣，自戕是很可以不必的。你要記得你一死之後，人人都會曉得你當時所處的情狀，那有什麼益處呢？你不是因爲懷孕要死，你是因爲他人批評你，所以要死。你的困難的可怕部分，並不在實際的困難的自身，只因你把這個困難，放在你自身和你的生活之間，你卻以爲你的生活該中止了；其實這樣辦法並不絲毫改變生活。你並不怕同你疎遠的人，但怕同你親密的人，尤其怕愛你的人。愛你的人，當你的失身，作一件極可恥的事，因爲這件事，是在樹林裏或是在草地上幹的，並不是在合法的新婚床上辦的。他們因爲你犯了法，不久就要懲罰你，既是這樣，他們於你有什麼好處？他們都是糊塗，暴虐，無頭腦的人，你爲什麼就該爲這樣糊塗暴虐無頭腦的人而死呢？』

立達抬頭，兩隻大眼睛，帶着要問他的意思，看着他。山甯能窺見她有一綫可以明白的光。

她聲音啞啞的喃喃道：『但是我該怎麼辦呢？告訴我，我該……』

山甯答道：『我替你打算，你有兩條路好走：你肚裏的孩子，是沒有人要的，你必定要把這個孩子弄丟了。這個孩子生下來，只能發生爲難，你自己必定也曉得。』

立達兩眼露出異常震驚的神色。

山甯接着說道：『若是殺了一個曉得生樂死苦的人，原是一件嚴重不公道的事；但是——一個胚胎，一團無知無覺的血肉……』

立達覺得一陣怪異的感覺，初時她爲羞恥所推倒，她所覺得的羞恥，如同一絲不掛，脫得赤條條的，被如同畜生的人的手指所摸，也不敢看哥哥的臉，恐怕因爲這件醜事，兄妹兩人都會氣絕而死的。但是山甯的兩眼，卻帶着鎮靜神色，他的聲音是決絕的，而且還帶着腔

調，好像是平常談話一般，他說話的安靜力量，和他所說的深奧真理，破除了立達的羞恥和畏懼。不料忽然她的絕望，又得了優勝，她一面抓住她的額，她的衣服的薄袖亂飛，如同受驚的鳥的翼一樣。

她半吞半吐的說道：『我不能，我不能，你說的話是不錯的，但是我作不到！這是很可怕的事！』

山甯說道：『你若是作不到，罷罷！』山甯跪下，輕輕的從她臉上拉開她的兩隻手，說道：『我們必要想法遮掩，我擔任叫沙洛丁離開這個地方，你呢！你要嫁給諾維柯夫，過你的歡樂日子，我曉得你假使不遇這個好出風頭的少年軍官，你是願意嫁給諾維柯夫的，我看這是一定的。』

立達聽他說出諾維柯夫來，她在黑暗之中得着一線光明，因為沙洛丁使她不歡樂，她深信諾維柯夫絕不會這樣的。有一會子工夫他覺得似乎一切都可以容易辦好了的，她立

刻就站起來，回家，說幾句這樣或那樣的話，眼前又是發異光的美好生活了。她重新過活，重新戀愛，不過這次的生活更好，戀愛更深更清潔。隨後立刻又想起，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她已經被人污了，被一種卑鄙無知識的淫奔所降格了。

淫奔這兩個字是很粗鄙的，她幾乎全不曉得的，是向來未說過的，忽然來到她心裏，她用在自己身上。她覺得好像耳朵上受了一大巴掌。

她說道：『天呀！我真是一個……是的，是的，我是的！』

她聽自己的音聲反響，覺得羞恥，喃喃道：『你說什麼呀？』

山雷問道：『你打算怎麼樣？』他看她的好看頭髮散亂的鋪着她的雪白頸子上，有斑紋的陽光照在頭髮上。他忽然害怕不能勸她回轉念頭，恐怕這樣一個少年美貌的女人，最會使人們歡喜的，反消滅於黑暗無知覺的空虛中。立達不響，她竭力制止她求生的念頭。這一個由她自主節制她的全個抖發的身軀，這許多事情發生之後，還想活在人世，她覺得似乎

太無恥了。但是她的身體，既結實又光溢生機，驅逐這樣不正的觀念，好像當作毒藥。

山甯問道：『你爲什麼不響？』

立達答道：『因爲這是不可能的……這樣辦法是一個罪過……我……』

山甯不耐煩的駁道：『不要說糊塗話！』

立達又抬頭看他，她的兩隻淚眼內藏有一線的希望。

山甯折斷一條小樹枝，咬了一口，拋開了。

他說道：『是一件罪過！是一件罪過！我所說的話，令你驚疑，爲什麼呢？這一問並非你我所能正當答復的。罪惡！什麼是罪惡！倘若一個爲母的因產生孩子，有了性命的危險，因爲救母不能救子，犧牲了這個孩子，這不是一件罪惡，是一件不幸的不得已的事！說到壓制向無生命的東西，世人卻稱爲罪惡，說是一件令人驚駭的事，母親的性命，母親的歡樂，全靠這樣的犧牲，世人反說是罪惡！爲什麼一定要這樣說呢？誰也不曉得，卻是人人都大聲疾呼維持』

這種見解，喊道：「好呀！」

山甯帶點譏諛意思大笑，又說道：「咳！你們人們呀！你們人們呀！人們爲自身創造許多鬼影，影子，幻影，首先受他們所創造的幻影所害。但是他們都喊道：「咳！人是一種傑作，最高貴的人，是登峯造極的，是羣生之王！」但是這一個王，還未加冕，是一個受罪的王，看見自己的影子，就害怕起來。」

山甯停頓了一會。

又說道：「到底這不是要點。你說是一件罪過，我卻不曉得，也許是的。設使諾維柯夫聽見你有了爲難，他會十分發愁的；其實他也許開槍打死自己，但是他會仍然一樣的戀愛你。既是這樣，其過在他，但是設使他是一個實在明白的人，他絕不介意你已經失身於人。（請你不要怪我這樣說法！）你的身體，你的靈魂，並不是因此而受任何傷害，上帝呀！這算什麼，他還許娶一個寡婦啦！所以攔阻他的，並不是這件事攔阻他，是塞滿他頭腦的混亂想念，說

到你的自身，假令我們一世只能戀愛一次，第二次的嘗試，當然是無益，且不快樂。但是我們不是這樣的，是能戀愛。幾次的我們愛人，或是爲人所愛，是一樣的快樂，一樣的得意。你要愛諾維柯夫，你若是不愛他，也罷，我的立達，我同你一起旅行；我們毋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過活，是不是？』

立達歎氣，努力要推倒她的最後難爲情。

她喃喃道：『也許……事事將可以再變作妥當，諾維柯夫……他是好的，是慈愛的……他長得又好看，是不是好？……不好……我不曉得該說些什麼！』

山甯說道：『設使你跳水死了，還有什麼呢？作好作壞的權力，既無所得，也無所失，你的屍首，腫脹了，辨不出面貌，滿身蓋滿涎沫，把屍身從河裏撈出來，埋了，這就完了！』

立達心眼看見她在水上，身子左右有綠色渾濁的水帶着發粘的蔓延水草，還有許多可怕的泡。

她變作臉無人色的，心裏想道：『不，不，我絕不跳水死！我甯可忍受羞恥……諾維柯夫……毋論什麼都可以，我不跳水死。』

山甯笑說道：『呀！你看看，你爲什麼這樣害怕！』

立達眼淚未乾，就微笑，她的微笑安慰了她自己。

她很用氣力的說道：『毋論什麼發生，我打定主意要活！』

山甯跳起來喊道：『好！毋論什麼事，都沒有死的思想那麼可怕，只要你能夠挑得起這個負擔，卻不失丟人生的所見所聞的知覺。我說還是活的好！我說得對不對？你伸出手來！』

立達伸手，她的羞怯，女人的態度，表示如同小孩子的感激。

山甯說道：『這樣纔是……你的小手有多麼好看。』

立達微笑不語。

山甯所說的話，並非無效力，立達原是一個精壯，生機勃勃的體格；她剛纔所經過的存

亡危機，已經磨折她的生機到了極點。若再加一點壓力，生機就要斷的。好在並未加壓力，她重新其勢洶洶的想法。她抬頭看看，向四圍的看，歡喜欲狂，留心聽各方的極其歡喜的跳動。他看見陽光，綠草，發亮的河流，她哥哥的恬靜微笑的臉，和她自己，無處不是生機。現在她好像是第一次能夠看見聽見這許多歡樂。她心裏有很高興的聲音喊道：「活了！」

山甯說道：「很好！你有困難，我幫助你，當你同困難奮鬥的時候，我預備幫你，你既是這樣的一個美人兒，你要給我一吻。」

立達微笑；這一笑的神祕，如同山林的女神的微笑一樣。山甯撲她的腰，她一覺得他的熱身子一靠，就透骨的抖動，他撲得她更緊。當她越想求活時候，有一種奇怪說不出來的歡樂，令她動不得，她從前所作的事，都不關要緊的了。她慢慢的兩手抱住她哥哥的頸脖子，眼半開着，兩唇緊閉，給他一吻。

山甯這樣的熱烈愛她，她覺得有說不出的歡樂。當這片刻間，她不管是誰吻她，就如同

一朵花受了太陽的暖氣，不問是從那裏來的。

她帶着可樂的恐怖，想道：『我爲的是什麼事呀！是了！我要跳水死……這是多麼糊塗呀！爲什麼要跳水哦！吻得好！再吻！再吻！現在輪到我吻你啦！好極了！只要我活在世上，我不管有什麼事體發生！』

山甯放了她，說道：『你現在明白了，凡是好事，就是好的。一個人切勿把好事當作不好的！』

立達不經心的微笑，慢慢重理她的頭髮。山甯把手套和傘遞給她。她見丟了一隻手套，起初很詫異，忽然記得是爲什麼丟的，很覺得好笑。笑她自己把小事，看得那樣要緊。

她同哥哥沿河邊走，想道：『呀！也罷，這件事算是完了！』太陽光很熱烈的照在她的圓而成熟的胸。

第二十章

當諾維柯夫自己開門讓山甯進來的時候，他的神色是不喜歡他來拜訪的。毋論什麼事，只要同立達同他自己的已經打散的好夢有相干的，都會令他心痛。

山甯看出他的神色，帶着滿面笑容走進屋裏來，屋裏是亂七八糟的，好像是狂風吹過，什麼東西都是亂的，地板上有許多碎紙，碎草，還有各種各樣的垃圾，床上椅子上放的是書，汗衫，外科器具，和一個大皮包。

山甯詫異，問道：「你出外麼？你往那裏去？」

諾維柯夫躲避山甯的兩眼看他。接連收拾東西，看見自己這樣的忙亂，覺得不高興，後來他說道：

『是呀，我要離開這裏，我奉了公函知照。』

山甯看看他，看看大皮包，再看了一眼，他放鬆面皮大笑。

諾維柯夫被寂寞和不能安慰的憂愁所壓制，一言不發。他思想到入神，把一雙皮靴和幾條玻璃管，包在一起。山甯說道：『你若這樣收拾東西，等到你到了那裏，不是打破了玻璃管，就是損壞了靴子。』

諾維柯夫帶着淚痕的眼，瞧了山甯一眼，當答話，好像說道：『呀！你不要麻煩我！你一定看得出来，我是很愁苦的！』

山甯明白了，一言不發。

這是黃昏時候，天氣清明，如同水晶，慢慢的變淡了。後來山甯說道：『鬼曉得你往那裏去！與其往那裏去，據我看來，你不如娶了立達，豈不更好？』

諾維柯夫掉過頭來，渾身發抖，說道：『我請你不要同我開這樣無知識的玩笑！』他說

話的聲音，是很尖很硬的。這聲音在昏黑中透出去，在園子裏的作夢的樹林中發迴響。

山甯問道：『你爲什麼兇？』

諾維柯夫啞聲說道：『你看呀！』他的兩眼發現怒容，山甯幾乎不認得他。

山甯很快樂的接連說道：『難道你娶立達，你不說是一件得意的事嗎？』

諾維柯夫立脚不穩的走上前，拿了一隻舊靴，在山甯頭子裏，喊道：『不許你開口！』

山甯往後退，嚴厲的說道：『不要亂來！你瘋了麼！』

諾維柯夫很厭惡的，把靴子拋去，喘氣。

山甯立住，搖頭，說道：『你拿靴子要……』諾維柯夫這樣的行爲雖是可笑，山甯卻很

可憐他。

諾維柯夫忙亂的吃吃道：『原是你的不是。』

山甯既強健又安詳，諾維柯夫忽然覺得極其相信山甯，極其與他表同情。他自己好像

是一個小學生，急於要把自己的困難告訴他。

諾維柯夫滿眼含淚，喃喃道：『你若是曉得我的心怎樣的淒慘！』

山甯很和藹的說道：『我的好朋友，我全曉得了，我什麼都曉得！』

諾維柯夫坐在山甯身邊說道：『不能，你不能全曉得！』他想無人能夠覺得他的痛苦。

山甯答道：『我曉得，我發誓我曉得，只要你答應我，不拿你的舊靴子攻打我，我願證明

我所說的話，你答應嗎？』

諾維柯夫說道：『倭洛查 (Volodja) 我答應，我答應，請你勿怪！』他回來未稱過山甯的小名，這是第一次。山甯頗爲所動，更着急的要幫他的朋友。

山甯把手放在他膝上，作密談的樣子說道：『我們現在開誠布公的說，你要離開此地，因爲立達不肯嫁你，又因爲那一天在沙洛丁那裏，你以爲私下找沙洛丁的，就是她。』

諾維柯夫愁困到不能說話，彎腰向前，好像山甯重新挖破一個痛心的傷口。山甯看見

諾維柯夫的擾亂不寧，心裏想道：『你這個好脾氣的老傻子！』

隨即接着說道：『至於立達同沙洛丁兩個人的關係，我不能積極的實說有什麼，因為我並無所知，但是我並不相信……』他並未說完這句話，就看見諾維柯夫的臉變很黑了。他接着說道：『他們兩個人的密切，原是新近發生的，斷不能有什麼嚴重的事體發生，我們若考慮立達的性格，尤其是不能發生，你自然是曉得她是什麼樣的人。』

諾維柯夫心目之前，發現立達的形象，一如他從前所曉得的所戀愛的立達。曉得她是個高傲女子，兩眼有光彩，是個安靜完全的美人，好像頭上有發異彩的光輪。他閉了眼，相信山甯的話。

山甯說道：『倘若他們兩個人，有過一點賣弄風情的事，現在是完了，說句到底的話，一個少年女子如立達，既年少，又是有自由奇想的，有過一點這樣的開心事，於你又有什麼關係呢？你不必怎樣的努力追憶前事，我看你也能夠追憶你自己至少有十多次這樣的賣弄』

風情，比他們的還要危險得多。」

諾維柯夫露出相信的意思，看了山窟，卻不敢說話，恐怕心裏的一綫微光會滅了。後來他吃吃的說道：

「你曉得的，我若……」他只說到這裏，又說不出來了。他找不着字句，眼淚阻住他說話。山窟的兩眼發光，大聲問道：「你若什麼？我可以告訴你，立達同沙洛丁兩個人之間，並沒有什麼事，絕不能有什麼事。」

諾維柯夫很詫異的看山窟。

他起首覺得他不能相信山窟所說的話，他自己也詫異，說道：「我……唉……我想……」

山窟很嚴厲的答道：「你想許多胡說，你該曉得立達更深。帶着這些懷疑不決，游疑無定的，能夠有什麼樣的愛情呀？」

諾維柯夫歡喜極了，握住山甯的手。

隨後山甯很細心的觀察他所說的話，諾維柯夫聽了之後，發生什麼效力，忽然露出一種兇猛的神色。

諾維柯夫想到他所愛的女子是個貞潔女子，就露出一望而知的歡喜，有一段動物的醋意，和邪淫的神色走入他的兩隻誠實而多愁的眼中。

山甯站起來，帶着恐嚇的意思，說道：『哈呀！我有兩句話要告訴你：立達不獨戀愛沙洛丁，而且同沙洛丁私通，現在有孕了！』

這時候屋裏是寂然無聲，諾維柯夫發了一種奇怪的惡笑，磨磨兩手，從他的兩片打戰的嘴唇間，發出一聲微微的叫喊。山甯站在他面前，居高臨下的，直看他的眼。他的嘴角皺縮，表示他含怒不發。

他問道：『你爲什麼不說話？』

諾維柯夫抬頭看一看，立刻躲避山甯看他，他的面貌還是被他的空笑所改變。

山甯好像是自言自語的，低聲說道：『立達纔經過一番令人可怕的痛苦經驗，設使不幸我不能趕上她，她早已死了；昨天的康健美貌女子，今天已躺在河泥上，變作一個腫脹屍身，為螃蟹所食了。這不是她死了的問題——我們有一天總要死的——但一想到她的天生的令他人享受的高興和歡喜，一旦與她俱死，未免令人過於慘然。世界上誠然是不止一個立達，但是，上帝呀！設使沒有這樣美貌女子的可愛留存，這個世界豈不是變了一個悽慘幽暗的墳墓吧。』

『拿我自己說吧，當我看見一個可憐的女子，被人無知無識的害到這樣地步，我是急於犯殺人的罪。以我個人說，你娶立達不娶，同我毫無關係，但是我要告訴你，你若不娶她，你就是個傻子，設使你的頭腦裏有一個穩當思想的話，因為一個少年女子，有自由選擇權的，變作一個毫無價值的人的妍頭，因為縱慾，達到她自己的完全發展，你現在因為這種原因，

自己煩心，又令他人煩心嗎？我不妨告訴你，世界上不止你這一個大傻子，世界上有千百萬像你這樣的人，把快樂的人生，變作監牢，既無陽光，又無暖氣！你同妓女們縱慾有多少次啦！她們同你分享卑污的邪淫。立達是爲激情所動，這是少年的詩歌，也是力量和美麗的詩歌，既是這樣，你爲什麼就該躲她。你自稱是個有知識的人，有感覺的人，你爲什麼躲她？她的既往，同你有什麼相干？難道說她的美麗不如從前麼？難道說她不如從前的配愛戀你，或配被你所戀愛麼？不然就是你要作第一個得她到手的人，是不是請你說出來！

諾維柯夫兩唇抖動說道：『你很曉得我並不是爲了這個！』

山甯喊道：『呀！這是的，是的，我請問你既不是爲這個，爲的是什麼？』

諾維柯夫不響，他的靈魂裏全是一片黑暗，但是想到寬恕一切，和自己犧牲，那黑暗之中就透出一綫的光明。

山甯看着他好像曉得他心裏的思想。

他低聲說道：『我看出來了你在那裏打算爲她而犧牲自己，你心裏想道：我自降格，降到同她一樣保護她，不使她受羣衆的羞辱，這是你對你自命爲有道德的自己說的話。你看你自己，大到了不得，猶如一條蟲子，在臭屍上的龐然自大。這全是騙人的，全是一個大謊；你是絕不能犧牲自己的。譬如說，設使立達出天花，滿面都是麻子，也許你能夠作得到那樣英雄事業，但是過了兩天之後，你就令她難過日子，你不是踢開他，就是拋棄她，不然就是詬罵她，使她受不了。現在你對待你自己的態度，是崇敬的態度，待你自己好像是一個聖人，是的，你的面目都改變了，人人都說，哈！你們看呀，這裏有一位聖人，況且你所愛的，都未損失，立達的四肢還是同從前一樣，她的感情和她的絕好生機，還是一樣。一個人一面虔敬的想像他正在作一件極慷慨大度的事，一面供應自己的享受，原是一件極便當而舒服的事，我說是的。』

諾維柯夫聽了這番話，他的自憐，讓位給一番更爲高貴的情操。

他帶着責備的意思，說道：『你看得我太壞了，我並非無情，如你所想的。我不否認我有多少成見，但是我戀愛立達，假使我很實在的曉得她愛我，你想看，我還要費許多時候，纔能夠打定主意，因為……』

他說不出末了那幾個字。

山甯忽然變作極其鎮靜，走過去，站在窗口，入神的思想。

他說道：『現在她是很憂愁，還想不到戀愛，她愛你不愛你，我怎樣能知道？據我看來，譬如你去見她，算是第二個不貶斥她的短期淫奔的人……呀，無論怎樣，我們不曉得她說些什麼！

諾維柯夫坐在那裏，如在夢中，憂喜交集在他心中發生一種歡樂，既溫和又捉摸不住，如同晚上的光。

山甯說道：『我們去找她，無論有什麼發生，她是喜歡久在許多戴了假面具遮蓋他們

畜生怪相的人之中，還有一位是有人相的人，我的好朋友，你有點是個傻子，但是你的傻性裏頭，有多少是別的傻子所無的。我們試想看，世界上的人，這幾千年來，拿這樣的無知無識，做他們的希望和歡樂的基礎！來吧，我們走呀！

諾維柯夫畏怯的微笑，說道：『我很願意去看她，她願意見我嗎？』

山甯兩手放在他肩上，說道：『不必煩心這一層，你若是打定主意做你以爲該做的事，你只管去做，將來是會照應自己的。』

諾維柯夫決絕的說道：『好吧，我們走呀！』走到門口他立住腳，看山甯的臉，很着重的說道：『只要我的力量辦得到，我願竭力使她歡樂，我曉得這是一句套話，但是我不能用他種說法，表明我的感情。』

山甯很表同情的答道：『我的朋友，不要緊，我明白了。』

第二十一章

市鎮上是一片的熱，到了安靜的晚上，那一盤大而發光的月亮高懸在天上，空氣充滿了從田野和花園來的各種香氣，振刷人們的精神。

白天市鎮的人們或是作事，或是談政治，或是要技術，吃渴，洗浴，談話，等到天氣不怎麼樣熱的時候，他們就不忙碌了，等到月上天邊，月光照在房頂和花園的時候，他們起首較為自由的呼吸，重新過活起來，好像是脫丟了一件束縛人的衣服。

有多數少年人聚集的地方，生活的範圍變作更廣，更自由，花園裏滿是鶯啼的歌調。少年女子的長衣輕輕的觸動園地的青草，青草也抖動，與長衣的觸動相和。這時候影子變作更黑。在暖氣的將晚中，人們的眼睛變作更亮，聲音變作更溫柔。因為在這種令人疲倦而芬

芳的空氣中，有人們的戀愛。

尤力伊和沙弗洛夫，都是專心致志於政治的人，在新近成立的一個嚶求社中，尤力伊讀所有最後出版的書，給會友們聽。他相信已經找着他畢生的事業，找着一條路，從此可以斷絕他的疑團了。但是毋論他讀多少書，毋論他怎樣努力活動，他還是見得人生是無發生的，是寂寞的，並無可愛之處，惟有當他體氣強壯，他的體氣一部分爲戀愛女人的前程所激動的時候，纔覺得人生有實在的可愛。從前他見了毋論多少美秀少年女人，他都是一視同仁的，但是現在卻不同了，在這許多美秀女人之中，他選出一個覺得她是衆美皆備，她的秀美之處，是獨立的，如當春天樹林邊上的獨立的一株嫩赤楊柳。

這個女子身長而合度，她的頭在她的雪白光滑的肩膀上，位置得好看，她的聲音，說話是清朗的，歌唱是很悅耳的，她的音樂和詩歌的才能，雖然是更令她歡喜，但是她的極烈生機卻在運用氣力時得最充滿的發揮。她渴想挺胸壓倒什麼東西，在地上踱腳，大笑大唱，沈

思美少年。當她在正午陽光之下或在慘淡月色之下，有好幾次她覺得好像必要脫得赤條條的，在草地上跑，跳入河裏找人，她久已想用溫柔的說話，盡惑他。尤力伊見了她就難過，同她在一起的時候，他說話說得更好，脈動得更快，頭腦格外的靈醒。他一天想的的就是她，到了晚上，他所找的也是她，他卻絕不承認他想她找她。他常時解析自己的感覺，無一情操不枯委，如同霜雪天的一朵花。毋論什麼時候，他自己問自己究竟是什麼引他想西那，引他找西那，他的答復常是：『兩性的本能（色性）並非別的。』不曉得是什麼緣故，這樣的解說激發極烈的自輕。

雖是這樣說，這一男一女之間，已有了意會，如同兩面鏡子，這一個的情緒，反射在那一個之內。

西那卻絕不費心解析她的情操，倘若這許多情操令她微帶憂慮卻令她很歡喜她很嚴密的遮掩，不令人知，打定主意留作自己一個人完全享受。她不能看出這個美貌少年心

裏實在有什麼工作，覺得很難過。有時她見得他們兩個人之間，並沒有什麼，她就覺得憂愁，好像是丟了寶貝。她卻也願意享受其他男子的注意，她相信尤力伊既愛她，就給她是一個選定的新娘子的得意揚揚狀態，使其他愛她的人，見得她加倍的能引動人。她見了山甯就很被他迷住了。山甯的寬闊肩膀，鎮靜的眼睛，舉動從容，贏了她的關情。當西那覺得有這種效力的時候，她責她自己無自制的力量，不然就是不知廉恥；雖是這樣自責，她常是很留意的觀察他。

當立達經過那番可怕的閱歷那一天晚上，尤力伊在圖書館碰見西那。他們見面不過寒暄幾句，各人辦各人的事，她是找書，他是看最後的俄京的報。他們離開圖書館的時候，恰好是同時，在一條有月色而僻靜的街邊並排走。這時候是一片寂靜如同墳墓，有時只能聽見更大的響聲，和遠遠的狗吠聲。

走到大街上，看見一羣人坐在樹下尋樂，聽見笑聲；紙烟的光照出一撇好鬍子，當他們

走過的時候，一個男人聲音唱道：

『美人的心，

如風過麥田那樣的任性……』

當他們走到離西那家裏不遠的時候，坐在很黑暗地方的一張木凳上，面前是一條闊的街，在月光之下全是白的。教堂頂上有一十字架，在黑樹林之上閃光，如同一顆星。

西那指教堂說道：『你看這有多麼好看！』尤力伊看她的雪白肩膀，她穿的小俄羅斯服裝，是露出肩膀的。他渴想撲抱她，吻她的豐滿紅色嘴唇，好像他一定要這樣做，好像她盼望他這樣做，喜歡他這樣做，他卻錯過了機會，低聲笑，幾乎是姍笑自己。

她問道：『你爲什麼笑？』

尤力伊畏怯的答道：『哦！我不曉得……並不爲什麼！』他還常試裝出並不爲她所動的樣子。

他們留心聽從黑暗而來的低微聲音，兩個人都不響。

西那忽然問道：『你從來戀愛過沒有？』

尤力伊慢慢的說道：『戀愛過。』他想到：『譬如我告訴她好不好！』他隨即大聲說道：『我現在就戀愛。』

她問道：『你戀愛誰？』她很曉得他的答話是什麼，卻害怕聽他的答話。

尤力伊帶着開玩笑的腔調答道：『自然是愛你。』他一面湊上前，看她的眼睛，在黑暗中她的眼睛很怪異的閃光，這兩隻眼睛露出詫異和希望的神氣。尤力伊不知想了多久要摟抱她，他的膽子不夠，又未曾摟抱她，裝作壓住呵欠的樣子。

西那忽然冷下來，想道：『他不過是開玩笑！』

尤力伊這樣的遲疑，西那覺得很不高興。她咬緊了牙，強制住眼淚，帶了改變的腔調說道：『胡說！』一面站起來。

尤力伊帶着很不自然的熱心，說道：「我是很認真說話，我愛你，我愛你愛得很利害！你要相信我的話！」

西那拿了書，一言不發。

她自想道：「他爲什麼，他爲什麼這樣說法，我讓他曉得我要他，現在他看不起。」

尤力伊低頭拾一本丟下來的書。

她冷冷的說道：「該回家了。」她剛好這個時候要回家，他覺得不樂，但是同時他以爲他演得很得法，並不是平常的，隨後他說道：「暫別了！」

她伸出手，他快快的低頭吻她的手。西那低喊一聲，往後一跳，喊道：「你作什麼？」

他的嘴唇雖然不過剛好碰着她的柔軟小手，他的情緒卻是利害的。當她急腳走開的時候，他只能微微的笑，不久他就聽見花園門響。當他走回家的時候，他的臉還是帶着一樣的傻笑，他一面吸清潔的晚上空氣，覺得體實心歡。

第二十二章

他的屋又窄又悶氣，如同一間監房。尤力伊見所過的日子還是寂寞的，他覺得他的小的戀愛事是很平常的。

他想道：『我偷吻她一次！這是多麼快樂呀！我是怎樣的有膽子！這件事有多麼浪漫呀！一個英雄，在月光之下，用烈如火的話，和多次的吻，蠱惑一個美女！吓！什麼胡言亂語！在這樣的一個小洞裏頭，一個人不知不覺的就變作一個褊淺的傻子！』

當尤力伊住在城市裏，他就想像他應該住在鄉下的，在鄉下他可以同鄉下人相處，在其烈如火的陽光之下，分任他們的勞苦。現在他既住在鄉下，卻覺得鄉下生活他受不了，他渴想城市的刺激，惟在城市他纔有用武之地。

他常對自己說道：「城市的騷動和熱鬧，富於激情的辭令真能動人。」他不久又止住這樣的小孩子的熱心。

他又想道：『到底這又算得什麼呢？政治是什麼？科學是什麼？遠遠看過去，誠然是重大的，但是在個人的生活裏頭，政治科學都不過是一種行業，同別的一樣競爭！絕大的努力！近代生活的多數條件，令這些事行不通，我受苦，我競爭，我推倒困難！又該怎麼樣呢？那裏是終點？毋論怎樣，當我活在人世的時候，總不能到終點！伯羅米修士 (Prometheus) 想拿火給人類，他曾給過。你若是願意說是打勝仗，就是打勝仗！但是我們怎麼樣呢？我們至多不過把一束薪棒在火上，這個火既絕不是我們所燃着的，又絕不是我們吹滅的。』

他忽然覺得，假使許多事體是弄壞了，這是因為他，尤力伊，不是一位伯羅米修士，這樣的一個思想，自身原是極其令人難受的，卻又給他自尋苦惱的一個機會。

他又自問道：『我是什麼樣的一個伯羅米修士呢？我毋論看什麼事都是從個人的，爲

己的觀點，我的觀點，常是我常是爲我。我無一處不是薄弱的，不是不相干的，如同我所看不起的人一樣。』

他很不喜歡這種比較，他的思想都亂了。有一會子工夫，他坐在那裏沉思這件事，要找一種證據，證實這是合理的。

他覺得有多少如釋重負，對自己說道：『不然，我與他人不同，因爲我想到這樣許多的事，世人如里雅珊諾維柯夫和山甯們絕不會夢想到這些事的。他們絕無批評自己的意向，他們是完備的歡樂自滿，如同紮刺圖士特刺（Zarathustra）的自鳴得意的豬，整個身世都總括在他們自己的極小的小包裹頭。我染了他們的膚淺精神的病，也罷！你既在狼羣中，也只好嗥，這不過是自然的事。』

尤力伊起首在屋裏走來走去。往往因爲改變地位，他的成串思想，也跟着改變。

他又想道：『很好，原是這樣的，有許多事體一樣的要考慮，譬如說，我同西那，是處於什

麼地位，是什麼關係呢？我愛她不愛，卻並不甚要緊，我要解決的問題是將來有什麼事發生？譬如我娶她，或變作同她很親密，我能不能歡樂嗎？欺騙她就是一層罪惡，倘若我愛她……既是愛她，我能……她大約一定會有小孩子的。」

他想到這裏，滿面通紅，又說道：『這並不是不對的行爲，不過是一個束縛。我會失了我的自由，作個有家室的人！享受家庭的幸福！不能，這不是我的路數。』

他每次踏腳走過兩塊地板，踏到第二塊，說道：『一……二……三，設使我能夠曉得她不會有孩子的，不然的話，設使我是喜歡小孩子的，使我畢生的精力都用在孩子們身上！不好，這是極其平常的！里雅珊也喜歡小孩子的，他同我都喜歡小孩子，我們兩個人又有什麼分別呢？這纔是實在生活是呀，但是爲誰犧牲？又該怎樣的犧牲？毋論我選擇那一條路，也毋論我的意向在什麼目的，請你指示我純粹而完備的理想，值得爲這個理想而死的！這卻並不是因爲我薄弱，實是因爲人生的自身，並不值得犧牲，也不值得熱心。這樣看起來，生活是

完全毫無意識的事。』

這個結論，向來未有像這時這樣的令他深信的。他桌上放了一枝手槍，他每次走過，都看見這把手槍的擦亮的鋼所發的光。

他拿了手槍，小心的考察一番，是裝了彈子的，他把手槍的膛口對住額角。

他想到：『槍在這裏，只要這樣一動，砰一聲！就什麼都完了。一個人用手槍打死自己，究竟是一件有智的事，抑或是無智的事？自戕是不是一個怯懦者所為？我猜我自己是一個怯懦者！』

他的頭腦是熱的，鋼是冷的，冷熱相觸，又舒服，又可怖。

他問自己道：『西那怎麼樣呢？！我是永遠不能得她到手了，我不如讓別人享受她罷。』一想到西那，就喚醒許多柔情，他以為是用情之過，用力阻遏。

他又問道：『爲什麼我就不該做呢？』他的心臟，好像停住跳動，他又把手槍放在額上。

這一次是很經思想過纔放在那裏的，他扳動放機，他的血都冷了；他的耳朵裏有一陣耳語的聲，屋子好像是天翻地覆的轉。

槍卻未放成，只能聽見扳機的響聲，他半暈的兩手放在身邊，他的身上無處不打戰，他的頭很暈，兩唇也乾了，兩手發抖，當他把手槍放在桌上的時候，手槍格打格打的打着桌子，打得很響。

他神定過來，跑到鏡子前看看自己是個什麼樣，想道：『我是個好漢子！這樣看來，我豈不是個懦夫麼，我不是？』

他很得意的又想道：『我不是的！我扳槍機是扳得很對的，槍放不響，我有什麼法子呢？』他自己的影子從鏡子看他，他想他的面貌過於嚴肅，他試使他自己相信他並不把剛纔他所作的事看得重，伸伸舌頭，離開鏡子。

他大聲說道：『我命該如此。』他說話的聲音，似乎鼓舞他。

他很恐慌的四圍一看，想道：『不曉得有人看見我沒有？』到處都是寂靜的，並不能聽見門後有什麼東西響動。他以為世界上並無人過活受苦如他那樣的，他吹滅了燈，見窗縫射入破曉的最早的紅光，覺得詫異，他隨即睡下。夢中看見有極大的東西，低頭對着他噴如同火那麼熱的喘氣。

第二十三章

沈靜而帶着花香的，天漸漸黑了，山甯坐在近窗子的椅子旁邊，在暗光之中讀他所喜歡的一段故事。這段故事說的是一位老年主教的寂寞淒慘的死。主教穿了教服，手執有寶石的十字架，在香煙之中，氣絕身亡。

屋裏很涼，同外面的一樣，因為晚上的和風吹着他，灌滿他的肺腑，輕輕的吹他的頭髮。他讀到入神，一直往下讀。他的嘴唇時時作動，他好像一個大的孩子，讀有人在印度探險的故事。但是他愈讀，他的思想變作愈慘。這個世界上有多少無知無道理的事呀！人們是怎樣的不明白，怎樣的野蠻，他自己的思想不曉得超過他們的前頭有多麼遠！

有人開門進來，山甯抬頭一看，喊道：「呀哈！」把書關了，說道：「有什麼新聞？」

諾維柯夫握住他的手，慘然的微笑。

他說道：「哦！沒有新聞。」他走近窗子，又說道：「諸事都同從前一樣。」

山甯從他所坐的地方，只能看見諾維柯夫高長身材的黑影。他看他好一會，並不說話。

當山甯帶他的朋友去見立達的時候（立達此時不是從前那樣一個高傲女子了），立達同諾維柯夫彼此都沒有一字談到與他們心中最關切的事。山甯曉得他們說過之後，會不歡樂的。但是他們若一字不提，會加倍的不歡樂，他很曉得在他以爲是淺白容易的事，在他們卻要受過許多痛苦之後，方能完成。他想到：『就是這樣吧，因爲痛苦能使人清潔，能使人高貴，但是現在他們的好時機到了。』

諾維柯夫站在窗口，不言不語的看月落，他的心境很奇怪，是從憂愁已失的，渴想已經湮近的歡樂生出來的。他在這樣溫和的黃昏中，自己想像那位悽慘羞愧的立達，假使有膽子去做的話，他此時就會跪在她面前，拿許多次的吻，溫她的寒冷小手，拿他的重大而寬貸

一切的愛情，鼓動她重新過活，但是他無力去見她。

山甯曉得這一層，他慢慢起來說道：『立達在花園，我們去找她，好不好！』

諾維柯夫的心跳得更快，心裏是悲喜交集，他的臉色有多少改變，畏怯的弄鬚子。

山甯鎮靜的說道：『你怎麼說？我們還是去，還是不去？』山甯的神氣好像是已經決定要作一件要緊的事。諾維柯夫覺得山甯曉得他的困難，雖然有點安心，卻還是如同小孩子的畏羞。

山甯抓住諾維柯夫的膀子，推他向門口走，柔聲說道：『來吧！』

諾維柯夫喃喃道：『是呀……我……』

他忽然要撲抱山甯，有一陣的衝動，幾乎打倒他，但是他既不敢，也不能用淚眼看他。這時候暖而香的花園，已經黑了，樹身有天上的淡綠色作背景，成拱門形。

草地上有一層淡霧，好像有一個不叫人看見的人在寂寞的小徑，在不動的樹林中走

過。當這個人走近的時候，連睡着的樹葉和花朵都輕輕的打戰。河的那一邊，還有日落的光照耀着，河水作有光的曲綫，穿黑色的草地流過。立達坐在河邊，她的好看身子向前彎在水上，好像在黑暗中的一個哀傷的仙女。她哥哥說話的聲音，原叫她安心的，忽然她卻變了，又覺得羞恥害怕，支持不住了。她總想她不應享受歡樂，也不應活在人世。她終天在花園裏，拿着一本書，不能看她母親的臉。她對自己總說了有一千遍，說她母親的悲痛，怎樣都比不上她自己現在所受的痛苦。但是當她走近她母親的時候，她的聲音是半吞半吐的，她的眼睛，帶着犯了罪過的神色，她滿臉通紅，舉動是奇怪的慌亂，令她母親疑心，她母親的窺探陰私的警視，和許多的詰問，令她難以自處，只好一個人在花園裏消磨日子，所以今天晚上坐在河邊看日落，深念她自己的困苦，她仍然覺得人生是一件不能明白的事。她的人生觀念，被一個令人可怕的幻想，弄朦朧了。她讀過的幾本書給她的思想以更多的自由，她相信她的行爲，不獨是出於自然，而且幾乎可以稱讚的。她所作的事，並不傷害什麼人，不過供她自己

和其他一個人的肉慾的享受，若無這樣的享受，就是無少年，人生就變作無生發而寂寞，如秋天無葉的樹木。

人家以爲她同一個男子結合，是未經教堂允准的，她覺得殊無道理，男人的自由思想，早已把這樣的見解，拋在一邊了，她應該在這樣的新生活尋歡樂，就如同一朵花，在有日光的早上，樂受和風送來的花粉的接觸。她雖是這樣想，卻覺得說不出來的下賤，比最下賤的，還要下賤。

但是她出醜的日子不遠了，所有這樣寬宏高貴的意思，和永不磨滅的真實道理，一想到出醜的日子，都溶化了，如同一塊蠟一般。她原該把她所看不起的人踏在腳底下，她卻只想她最好是用什麼方法可以躲避他們或欺騙他們。

她一面對着他人遮掩她的悲苦，立達卻心向諾維柯夫，如花之向日光，想到要他來救她，好像是卑劣的思想，幾乎是犯罪的思想。她想到她要依賴他的感情，和既往不咎，覺得很

難受。但是她求活之心的力量勝過她的傲氣。

她的態度，對於世人的無知無識，原是害怕居多，輕視居少；她不能看諾維柯夫的臉，但一見他就發抖，如同一個奴隸一般。她的地位之可憐，如同一隻剪了翼的鳥，是絕不能再高飛的了。

有時她覺得她的痛苦再也不能忍受的時候，她卻想起她的哥哥來。她曉得他意中並無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事，他看他的妹妹，是用男子心眼看的。她也曉得他是個爲己的人，是個無道德的人。雖是這樣說，惟有在他面前，她覺得可以絕對的自由，惟有同他可以開誠布公的討論她自己身世的最密切的祕密。她是上了當的，就是上了當，又算得什麼？她有過陰私，很好，這原是出乎她自己願意的。世人會看不起她，羞辱她，這有什麼要緊？生活，日光，還有一個大世界，在她的眼前！說到男人，世上是有的，她的母親會愁苦的，這原是她自己的事。立達從來不曉得她的母親少年時是什麼樣，她死後再無監督了。母女兩人在人生的大路

上，偶然相遇，兩人同走了若干遠，難道應爲這個緣故就應該彼此相反麼？

立達見得很清楚，她絕不會有相同的自由，一如她哥哥所有的。她所以想到這一層，實在因爲她因手足之情，而稱讚的。這個鎮靜有力的人的潛力，怪異的思想走來她心裏，是違法犯禁的思想。

她對自己說道：『設使他不是我的哥哥，設使他是個路人……』她一面趕快的用力禁遏這種可恥而感人的啓發。

她可想到諾維柯夫，她渴想他的愛情和他的寬宥，如同一個卑下的奴隸。她聽見腳步響，回頭看，諾維柯夫和山甯一言不發的走過來。天色很黑，她看不見他們的臉，卻曉得她所害怕的時刻到了。她變作臉無血色，好像是快要死的。

山甯說道：『哪！我帶諾維柯夫來見你，他有什麼話說，他將對你說，你們安安靜靜的在這裏，我去找茶點。』

山甯掉過身子快快的走開，有一會子工夫，他們兩個人看他走到黑暗中就不見了。這時候寂然無聲，他們難以相信他已經走過樹林的影子裏了。

諾維柯夫柔聲說道：『立達小姐，』他的聲音悽慘動人，一直刺入她的心坎裏。

她想到：『可憐的人，他有多麼好呀！』

諾維柯夫接着說道：『立達小姐，我全曉得了，但是我今日愛你，如同從前愛你一樣，將來有一天也許你會愛我，你告訴我，你願意作我的妻麼？』

他想到：『關於這一層，我不如不要說話太多，我絕不要她曉得我怎樣爲她犧牲。』

立達不響。這時候寂然無聲，水流潺潺都可以聽見。

諾維柯夫說道：『你我都是不歡樂的，我們兩個人在一起就可以覺得過活較爲容易。』

他曉得這句話是從他的肺腑中流出來的。

她掉過臉來對着他，喃喃道：『也許可以。』她兩眼含滿感激的淚。

她的兩眼卻在說道：『上帝曉得我願意作你的好妻室，戀愛你，敬重你！』

諾維柯夫看透這句話，急急跪下，握住她的手，狠狠的吻手。立達被這樣的情緒所動，忘記了她的難為情。

她想到：『從前的事，一筆鈎消了！我將來還可以歡樂，可寶貴的好人！』她變到流淚，給他兩隻手，讓他吻，他低頭吻他的其軟如絲的頭髮，這是她常時讚美的。沙洛丁的幻像，發現於她的眼前，一剎那間卻消滅了。

山甯自想已經給了他們兩個人許多時候，足以彼此解說明白了，就走回來，看見他們已經坐下，手拉手的從容談話。

山甯鄭重說道：『呀哈！我曉得是怎麼一會事了！』

又說道：『你們謝謝上帝，作歡樂的人。』

他正要再說話，卻大聲的打噴嚏。

他搓搓兩眼說道：「這外頭是潮濕的，你們小心，不要受涼。」

立達大笑，對河的迴響很好聽。

過了一會子，山甯說道：「我要走。」

諾維柯夫問道：「你往那裏走？」

他答道：「斯華洛和那位愛讀托爾斯泰的軍官，他叫什麼名字呀？是一個瘦長條子的

德國人來訪我。」

立達大笑道：「你說的，是方地茲。」

山甯說道：「就是這個人，他們要我們都同他們赴一個會，但是我已經說過你們不在

家。」

立達仍是大笑，問道：「你爲什麼這樣說？不然的話，我們也可以去。」

山甯答道：「不必，你們就在這裏吧，設使有人陪我，我也是不去的。」

他說完就走了。

天黑得很快，最初出現的抖動星子，已經照在急流的河面了。

第二十四章

那天晚上天黑悶熱，樹上的雲在天上自相追逐，向前飛跑，好像要達到神祕的目的地，雲間淡綠地方，有淡星閃光，隨後又不見了，天上是一片片的沸騰，大地似乎不敢喘息的時候，在這樣無聲響之中，人的爭論聲音很難聽。

方地茲很累贅的只管大發議論，說道：『毋論怎樣，基督教給人類一種不能滅的重寶，使人類致富。基督教是惟一的道德系統，是完全的，是賅括的。』

尤力伊在方地茲背後走，答道：『確是這樣，但是這個系統，同人類的獸性本能相衝突。基督教已經證明其自身是無能力的，與其他宗教一樣。』他說話的時候，昂頭，好像要宣戰的樣子，兩眼瞪着那位軍官的背。

方地茲很動氣的說道：『你說已經證明在自身，這句話是怎麼講，將來是基督教的世界，你提議說基督教是陳舊……』

尤力伊激烈的插入說道：『基督教沒有將來。倘若基督教發展到極點時，也不能戰勝，不過變作一羣無廉恥的欺人者的利器。當基督教三個字說出來就有怪聲氣的時候，反盼望今日有一種奇蹟，與背理相去不甚遠的了，歷史是不能通融的；在舞台上已經消滅了的東西，是絕不能再回頭的。』

方地茲喊道：『你的意思是說基督教已經在舞台上消滅了麼？』

尤力伊執拗的接續說道：『我的確是這樣說，你很驚異，好像這樣的一個意思是斷斷不可能的。摩西的法律，是已經過去的了，佛是死了，希臘諸神也死了，基督也死了。這不過是天演（發展）律，你為什麼就該這樣的驚異？你不相信他的教理的神聖，你相信麼？』

方地茲反斥道：『不相信，自然不相信。』他不甚怒他的詰問，卻很怒他令人難堪的腔

調。

尤力伊問道：「既是這樣，你怎麼能夠維持你的議論，說一個人能夠創制永久的律？」

尤力伊心裏很舒服的深信方地茲的聰明不及他遠甚，是絕不能明白這樣如中午那麼清楚淺白的道理，心裏想道：「傻子！」

方地茲也很不高興的駁道：「假令是這樣，將來也還要拿基督教作根基，基督教並未消滅，不過像種子在土裏……」

尤力伊有點糊塗了，所以更不高興，說道：「我不是談這個，我的意思是說……」

方地茲答道：「不然，這就是你所說的……」

尤力伊截住說道：「倘若我說不是的，就是不是的！你多麼不講理呀！我的意思是說……」

尤力伊一想這個無知無識的方地茲，居然自己以為聰明過他，更生氣。

方地茲說道：「也許是的，假使我誤會你，我是難過的。方地茲聳聳他的窄肩膀，帶點謙

讓神氣，好像是說：「我的理論，勝過你的。」

尤力伊看出他這樣的神氣，發怒到幾乎說不出話來，說道：「我並不否認基督教會建立非常的事功……」

方地茲喊道：「呀！你自相矛盾啦！」他得意極了；他覺得自己是無可比較的高超過尤力伊，覺得很高興。尤力伊對於在他的頭腦中這樣巧妙整齊排列的道理，顯然是毫無概念。尤力伊痛恨的說道：「自你看來，好像是我自相矛盾，但是其實我所爭的點，是完全合於邏輯的。你若是不願意悟解我，這不是我的錯，我剛纔說過，我現在再說：基督教的力量是消耗盡了，求超度於基督教，是無用的了。」

方地茲說道：「是呀，是呀！但是你的意思是要否認基督教的好潛力，就是說，作社會根基的好潛力，是不是？」

尤力伊說道：「不是的，我並不否認這一層。」

山雷插嘴說道：『但是我否認。』他本來不響的在他們兩個人背後走，到了這個時候，纔開口，他的聲是鎮靜的，悅耳的，與他們兩個人爭辯的惡聲不同。

尤力伊不響，這種好脾氣帶點姍笑腔調的聲音，他聽了不高興，卻未預備答話。他不喜歡同山雷辯理，因為他自己用慣的字句，在這樣的辯駁中，是無用的。每次同他辯論，他都覺得好像要站在滑冰上推倒一道牆。

方地茲卻不然，他還是一樣的靴跟亂響，往前亂闖，很高興的問道：『我請問，爲什麼？』
山雷冷冷的答道：『因爲我否認！』

方地茲說道：『因爲你否認！一個人說句話，是應該證明的。』

山雷說道：『爲什麼我該證明呀？用不着證明什麼，這原是我自己的深信，我卻並不要使你相信，況且要你相信是無用的。』

尤力伊審慎說道：『按照你的理性，我們不如把所有的文學都燒了。』

山甯答道：『不必，爲什麼要燒呢？文學是一種極重大的東西，又是極有意義的東西，如我意中所說的著作，並不是那些摹倣自以爲是者的爭辯著作，這種人竭力的要人人相信他是個極有知識的人，文學革新人生，且從一代至一代透入人類的生命血。毀了文學，就是從人生奪去全數的色彩，人生就變作無味了。』

方地茲立住腳讓尤力伊走過去，隨即問山甯道：『呀！請你多多的告訴我！你方纔所說的話，我覺得極其有意味。』

山甯大笑，說道：『我方纔所說的是很單簡的，你若是願意聽的話，我可以把我的要點詳細解說給你聽。據我看來：基督教在人類的生活舞台上，演得不好，當人們覺得他們的際遇是不能忍受的，當受了屈辱，受了壓制的人們明白過來的時候，決定要推翻一切非常的不公道，和破壞所有一切寄食於人者的時候——正在這個當兒，基督教發現，柔和謙遜，很有希望，基督教貶斥競爭，示人以永恆的幸福，撫拍人類，使深入睡鄉，宣揚不抵抗虐待的——』

種宗教。總而言之，作蓄怒要發的一種保險機器，凡是有氣魄的人，長養於反叛精神之中的，渴想擺脫數百年來束縛的，什麼火氣都消滅淨盡了，這種有氣魄的人，就如同無能之輩一樣，走入鬥場裏頭求死，他們的勇氣，值得用作達更好目的，卻白白的糟躓了。他們的仇敵，自然很喜歡他們這樣做，到了現在，我們要等幾百年的不名譽壓制，纔能夠點着這把反叛的火。人性是很執拗的，不肯當奴隸的，基督教同人性穿上一件懺悔褂子，蓋住各式各樣的自由。有許多有氣魄的人物，在今日原可以享幸福享歡樂的，基督教欺騙他們，把人生的重心，移到將來，移到一個烏有的夢境，永遠無人見的地方，人生的全數可樂，就是這樣消滅了：勇敢，性情，美麗，全都死了；只剩了本務，只剩了將來黃金時代的夢——許多有黃金時代，是後來別人享的，不是他們享的，是呀，基督教所演的戲，演得不好；基督的名……」

方地茲立住脚，在黑暗中搖他的長臂，插進說道：「好嗎！我從未聽過！說得實在是太過火了！」

尤力伊畏怯的問道：「你卻絕未想到，設使不是基督教挽回這樣的潮流，當然要發生殺人潮流的時代，是不是？」

山甯帶輕視的神氣答道：「哈哈！初時假借基督名義，鬪場裏染的是殉道人的血，隨後卻亂殺羣衆，又把他們監禁在牢裏，監禁在瘋人院裏，到了現在，那一天不流血，流血多過一個普通革命所流的。最不好的一次人生改良，都要經過一番流血，擾亂，反叛，纔能得到手。人們卻常時用人道主義，和愛鄰如己，作他們生活和動作的根基，來欺世人。全局的結果，就是一本無知無識的慘劇，假的，騙人的，非驢非馬的。在我看來，我寧願立刻降下一個世界覆滅的大禍，不願見一種無精神，形同草木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大約還有二千年。」

尤力伊不響。最奇怪的是，他的心思並不注意在山甯的說話，卻注意在他的人格。山甯絕對的自以爲是，他覺得討厭，覺得難堪。

他有不得不傷山甯之故，說道：「我請問你，你爲什麼常時說話都好像是教小孩子一

般？

山
雷

三二〇

方地茲聽了這兩句話，覺得不安，說了兩句和解的話，響動他的靴跟。

山雷很鋒利的問道：『你這句話怎麼講？你爲什麼這樣生氣？』

尤力伊覺得自己所說的話無禮，不應再往下說，但是他的自重受了傷，迫他再說道：

『這樣的一個腔調，實在是最令人不歡。』

山雷帶點不高興，也帶點和解他的意思，答道：『這是我素來的腔調。』

尤力伊大聲說道：『不是個合宜的腔調，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使你這樣的果於自信。』

山雷這時候很鎮靜，答道：『大約因爲我曉得我比你聰明些。』

尤力伊站定，從頭至腳渾身的打戰。

他聲音啞啞的喊道：『哈！』

山雷截住說道：『你不要生氣！我不願得罪你，我不過發表我的坦白見解（批評）你

對我有相同的見解。方地茲對於你我，也有這樣的見解。人人都是這樣，這是自然而然的。」

山甯說話的樣子是很坦白，很講友誼的，若再露出不歡的神色，就變作毫無道理了。尤力伊不響；方地茲還是關切他，又響動他的靴跟，喘氣。

尤力伊喃喃道：「毋論怎樣，我不當着你的面，把我的見解告訴你。」

山甯說道：「你不這樣，這就是你的不是，我剛纔留心聽你的議論，你沒有一字不是帶着得罪人們的意思，這不過是形式上的問題，我心裏想什麼，口裏就說什麼，你心裏想什麼，口裏卻不說什麼；這是最無意味的，假使我們個個都較為誠實，那就更有意義了。」

方地茲高聲大笑。

他喊道：「這個意思有多麼創新呀！」

尤力伊不答。他的怒氣已沉下來了，且幾乎覺得高興，不過他想起他是輸了，有點不樂，卻不肯認輸。

方地茲簡潔的說道：『這樣的情景，未免有多少像草昧時代了。』

山甯問道：『難道你要更爲繁複更爲暗晦麼！』

方地茲聳聳肩，在那裏深思。

第二十五章

他們離開大街，在市鎮外的寂寞小街走。小街卻點得光亮，好過大街，木頭舖的便道突出來同黑地反襯得很顯明。頭上是淡雲遮住的，天到處有幾點星光。

方地茲說道：「這裏就是。」他開了一扇低門，走進去，立刻聽見狗吠，並聽見有人喊道：「薩爾日」(Sultan 狗名) 輪下來。在他們面前是一片空院，院子那邊是一堆的黑東西，這是機器磨房。一條窄烟窗慘然的抬着天，四圍都是黑棚，卻無一株樹木，只有毗連的房子面前有一小花園，有一線的光，從打開的窗，照着綠樹葉。

山甯說道：「這是慘淡的地方。」

尤力伊說道：「我猜這磨房在這裏有許多年了，是不是？」

方地茲答道：『是的！在這裏許久了！』當他走過的時候，他從有亮光的窗子往裏看，說道：『呀！哈！原來已經有了許多人啦！』他說話帶着滿意的腔調。

尤力伊山甯兩個人也往裏看，看見許多人的頭在一團青烟裏動。有一個寬肩膀，拳頭髮的人，靠着窗台喊道：『是誰呀？』

尤力伊答道：『是朋友們。』

當他們走上台階的時候，撞着一個人，這個人很和氣的同他們握手。

有高興的聲音很帶着猶太人的土腔，說道：『我還恐怕你不來！』

方地茲介紹他們兩個人說道：『這位是索洛維吉 (Soloveichik)，這位是山甯。』一面握索洛維吉的冷而發抖的手。

索洛維吉帶點畏怯的大笑。

他說道：『我很喜歡會你！我常聽見人說到你，你曉得……』

他往後退，還握住山甯的手，他又撞了尤力伊，踏了方地茲的脚。

當他用大勁握方地茲的手的時候，說道：『我求你恕我！』他們在這黑暗裏，過了一會子工夫，方找着門。前廳裏有一排釘子（是素洛維吉這個有條理的人特爲釘的），掛了許多大小帽子。堆在窗子不遠的地方，有許多深綠色瓶子裝的是啤酒，連那前廳都是煙塞滿了。

在燈光之下，素洛維吉現出一個少年黑眼睛的猶太人，拳頭髮，五官小牙是很壞的，因爲他接連的微笑，常現出他的牙來。

屋裏的人一片喧嚷的歡迎新來的人。尤力伊看見西那坐在窗台上，立刻就覺得樣樣都是高興歡樂的。這個聚會好像不是在一間悶氣塞滿烟的屋子裏，是春天在綠草地上的一種慶祝。

西那稍微有點忙亂，高興的，對他微笑。

素洛維吉說道：「諸位，我看現在是到齊了。」他用薄弱不穩定的聲音要說響亮高興的話，他的狀態令人好笑。

他說道：「尤力伊，我同你告罪，我屢次碰撞你。」他一面竭力要同人客氣，一面大笑。

尤力伊和氣的捏他的膀子。

說道：「這不算什麼？」

有一個粗笨而面貌好看的學生喊道：「人是未齊，隨他們去吧！」他的買賣人的聲音令人聽了，覺得他是習慣號令他人的。

素洛維吉跳到桌子前，搖一個小鈴，他又微笑。這次的笑，完全是因為想到用一個小鈴，心裏很得意。

那個學生叫喊道：「用不着搖鈴！你常是這樣無知識的胡鬧，絲毫用不着搖鈴。」

素洛維吉現出很不安的神色，吃吃的說道：「好吧……我想……」

他一面把小鈴放在衣袋裏。

那學生說道：『我看桌子是應該擺在當中。』

索洛維吉答道：『是呀是呀，我立刻就搬！』一面趕快的握住桌邊。

杜布華喊道：『留神燈！』

那學生攔他的膝，喊道：『不是這樣搬動！』

山甯說道：『讓我帮你。』

索洛維吉答道：『謝謝你，請你帮我！』

山甯把桌子放在屋子當中，當他放桌子的時候，衆人的眼光，都射在他的稀薄內衣現出來的結實的背，和飢肉甚豐的肩膀。

杜布華說道：『柯順科 (Goschinko) 你是這個集會的發起人，你該說開會的演說辭。』
看她的眼色，實在是難說她到底是熱心，抑或是諷刺那個學生。

柯順科放高聲音說道：『夫人小姐們，諸位先生們，大家都曉得，我們今天晚上爲什麼在這裏集會，所以我們可以不用着什麼介紹辭了。』

山甯說道：『其實我並不曉得我爲什麼到這裏來，』他接着笑說道：『也許因爲有人告訴我這裏有啤酒吃。』

柯順科瞧不起的看他一眼，接續說道：『我們這個會的成立，意在互相研讀，相辯，和自由討論，作自修的資藉……』

杜布華說道：『互相研讀麼？我不懂。』她說話的聲音，可以說是挖苦的聲音。

柯順科微微紅了臉。

他說道：『我的意思是說人人都參加進去讀，所以我們這個會的目的，就是要發展個人的見解，以至於在這個市鎮成立一個會，與社會民主黨表同情……』

伊文諾夫搔搔腦後，拖長聲音說道：『哈呀！』

那學生說道：『這件事我們日後再討論，一開首我們不去解決這樣重大……』

杜布華提示他，說道：『或小……』

柯順科裝作不聽見的接續說道：『問題，我們開首先擬出一張我們所要讀的書單，我提議我們今晚就商議這件事。』

杜布華問道：『素洛維吉，你的工人來嗎？』素洛維吉，好像有什麼東西整他是的，跳起來，答道：『我們已經打發人去領他們來。』

柯順科喊道：『素洛維吉，你不要這樣大喊大叫！』

沙弗洛夫很虔心敬意的聽柯順科說話，說道：『工人們來了。』

外頭的閘門響，狗又吠了。

素洛維吉一面跑出去，一面喊道：『他們來了！』

他從門口喊道：『薩爾旦，躺下來！』

這時候聽見一陣很重的脚步聲，咳嗽聲，男人聲，隨即有一個技術學校的學生進來，很像柯順科，不過黑，而面貌不好看。同他進來的有兩個工人，舉動不安，又帶畏怯，兩手是很髒的，在髒的紅內衣上，披了短褂子。一個是瘦長條子，臉色發黃，卻是耀得很光的，帶着多年的半餓半飽，永久的憂慮，和敢怒不敢言的記號；那一個像是體氣強壯的，肩膀寬大，面貌又好，拳頭髮，他四圍的張望，好像初次進城的鄉下人。素洛維吉趕過他們的前頭，很鄭重的說道：『諸位先生，這幾位……』

柯順科又插進說道：『呀！可以啦！同志們，好呀！』

那個技術學校的學生說道：『這位是披士佐夫 (Pitsoff)，這位是古華吉 (Kondriavici)。這兩個人是很小心的踏步入屋裏，大家特別的客氣，伸出手來歡迎他們。他們板板的同衆人握手。披士佐夫忙亂的微笑，古華吉轉動他的長頸子，好像他的內衣的領正在叉他的喉嚨。他們隨後在窗子旁邊坐下，近着西那。』

柯順科很着急的問道：「尼古來伊夫(Nicholajeff)爲什麼不來？」

披士佐夫答道：「尼古來伊夫不能來。」

古華吉說道：「尼古來伊夫吃得沉醉。」

柯順科搖頭說道：「哦！我曉得了，」他這樣的舉動，好像是表示可憐的意思，卻令尤力伊生氣，他當這個身軀壯大的學生是個私仇。

伊文諾夫說道：「他寧願不來。」

這時候那隻狗又在院子裏吠。

杜布華說道：「有人來。」

柯順科裝作不以爲意的說道：「也許是巡警。」

杜布華喊道：「我很曉得，假使是巡警，你是不以爲意的。」

山甯着她的兩隻聰明眼睛，和她的實在頸額子的打成辮子的頭髮，幾乎令她變作能

動人。

他想到：「這是一個伶俐的女子。」

素洛維吉跳起來，好像要往外跑，但再一想，裝作從桌上拿一枝紙烟，柯順科看見了，不答杜布華，說道：「素洛維吉，你爲什麼這樣的好動！」

素洛維吉臉紅了，很失意的兩眼亂動，他有點覺得他的一番熱心，不應受這樣嚴厲的責備。諾維柯夫隨即很吵的走進來。

他帶着高興的微笑說：「我來了。」

山甯答道：「我看見了。」

諾維柯夫握山甯的手，匆匆的對他低聲說道：「立達有客。」好像是道歉的樣子。

山甯答道：「哦！有客。」

那個技術學校的學生，有點不高興，問道：「我們到這裏來，難道只是談天麼？我們應該

起首了。』

諾維柯夫顯見得是很高興的問道：『你們原來還沒起首嗎？』他同兩個工人握手。他們匆匆的站起來。在醫院的時候，他把他們當作下級人待遇。這個時候，他們見這位醫生和同志，覺得有點不安。

柯順科現出不高興的樣子，起首開口。

他說道：『衆位夫人小姐們，先生們，我們自然願意打寬我們的眼界，放寬我們對於人生的見地；我們相信自殖自展的最好方法，在於一個有系統的讀書程序，及關於所讀的書，彼此交換見解。我們所以決定發起這個小俱樂部……』

披士佐夫用他有亮光的黑眼睛四圍看了到會的人，帶着很以爲然的樣子歎道：『這是對的。』

柯順科又說道：『現在發生一個問題，我們應該讀什麼書呢？到會諸君，總有人能夠提

議應該採用什麼章程？」

沙弗洛夫戴上眼鏡，慢慢的站起來，手上拿了一本小的記事冊。

他的聲音乾而無味，說道：『我想，我想我們的章程應該分作兩部分，爲知性的發展起見，有兩個元素是必要的。從最初的程站起研究人生，和研究現在的人生。』

杜布華喊道：『沙弗洛夫的演說，變作很能動聽。』

他接着說道：『第一種的知識，可以從讀有歷史的和有科學的價值的標準著作得來，第二種的知識，可以從讀文學著作得來。這樣的著作，令我們與人生面對面的相見。』

杜布華瞬瞬眼帶點淘氣的神色，禁不住說道：『你若是這樣的往下說，我們不久就要打盹了。』

沙弗洛夫很和氣的回答道：『我這樣的說法，原要人人都懂。』

杜布華現出讓步的神氣，說道：『很好，你儘你的能力說吧！』

西那自有她的可愛樣子，也笑沙弗洛夫她的頭往後一縱，露出她的雪白好看的喉嚨，她的笑是濃厚合音樂的。

沙弗洛夫偷看杜布華一眼，說道：「我定了一個章程——但是我讀出來又恐怕你們討厭呀！我提議先讀『家庭原始』，同達爾文的著作並讀，說到文學著作，我們可以用托爾斯泰的。」

方地茲說道：「自然要讀托爾斯泰！」他燃了一枝紙煙，現出很歡喜他自己的神色。沙弗洛夫停了一會子，等到那枝烟燃着了，接連讀他所定的書目。

他說道：「柴霍甫 (Tchekoff) 紐特威順 (Knut Hamsun)……」

西那喊道：「但是我們讀過他們的著作了！」

她的悅耳聲音，震動尤力伊，他就說道：「自然呀！沙弗洛夫忘記了這個會不是一個星期學校，他所選定的太過不倫不類！托爾斯泰和紐特威順……」

沙弗洛夫很和氣的說出幾條道理來證佐他的章程，但是說得太散漫，沒有人能明白他的意思。

尤力伊很着重的說道：『不然，』他見西那看他，覺得很高興，他說道：『不然，我不表同意。』他隨即發表他的意見，他越說得多越要博得西那的許可，一點不留餘地攻擊沙弗洛夫。有幾個要點，他本來是表同意的，也一樣的批駁。

這時候那個粗笨的柯順科發表意見。他以為自己是最聰明，最會說話，最有學問的；且在這樣的一個小俱樂部，原是他組織的，他盼望坐第一把交椅，見尤力伊得了勝利，他就不高興，覺得不能不反對他。柯順科既不曉得他的意見，不能全盤的反對，只好揀定他所堅持反對所用的理論中的弱點。

於是發生一番冗長又似乎無了期的討論，那個技術學校的學生，伊文諾夫，諾維柯夫，都一齊辯駁起來。在紙煙的烟霧中，可以看見許多發怒的臉，同時語言字句紛亂無章的雜

湊起來，都變作毫無意義，鬧成一團糟。

杜布華兩眼看着燈，在那裏聽，在那裏作夢。西那毫不理會，打開向花園的窗子，兩手交胸，靠着窗台，往外看夜景。起初她辨不出什麼，那黑暗的樹慢慢的現出來，她看見花園的籬笆和草上有光，和風扇她的肩膀，輕輕的觸她的頭髮。

西那往上看，能夠看雲的迅速飛動。她想到尤力伊和她的愛情，她的心境，就是可有可樂的沉思情狀，却也帶着悽慘。在這裏歇歇是很好的，晚上的涼風吹她，專心的聽一個人的聲音。她兩耳覺得這個人的聲音比什麼人都好聽，比什麼人都說得有力量。這時候吵得更兇，顯見得人人自以為有學問有知識，勝過他人，要竭力的令他人相信他自己的道理，後來吵到太不堪了，就是最好脾氣的人，也變作不好脾氣了。

尤力伊喊道：「你若是這樣的判斷，我們必定要回頭走到全數觀念的原始……」他

喊的時候，兩眼冒火，因為他在西那面前不肯讓步，西那卻只能聽見他的聲音。

那個反對的柯順科說道：『據你的意思看來，我們究竟應該讀什麼呢？』尤力伊答道：

『你應該讀什麼書麼？還問什麼，自然是應讀，「孔夫子」、「四福音」傳道的書……』

那個技術學校的學生帶着姍笑的神色，插進說道：『還有詩篇和新舊約外的十四卷經。』

柯順科帶着惡意的大笑，他很曉得已向未讀過這幾種書。

沙弗洛夫很失望的問道：『這有什麼好處呢？』

披士佐夫嗤嗤的笑道：『這就是同在教堂裏一樣！』

尤力伊滿臉通紅，說道：『我並不是開玩笑，你若是要合邏輯……』

方地茲高興極了喊道：『呀！剛纔你說到基督，你同我說過什麼？』

他答道：『我說什麼呀……一個人若要研究人生，成做人與人的互相關係的有定準的概念，最好的方法，必定是要通透的曉得那些代表人格的最好模型的偉大功業。這種大

人物，竭他們畢生的精力，解決其關於人與人的關係的最單簡和最繁亂的問題。」

柯順科駁他道：『我不以你這番議論爲然。』

諾維柯夫喊道：『我卻以爲然。』

這個時候重新又是混作一團，又是一派無意識的爭吵，聽不見任何一番爭論的終始。索洛維吉被這一番舌戰，弄到一言不發，只好坐在一旁，聽他們說。起初他的臉色是發現極留心，幾乎同孩子一般的注意。但是過了一會，他的眼角和嘴角的縐紋，現出他的疑惑和難受來。

山甯喝酒吸煙不說話他現出完全厭惡的神氣。當吵成一片，有些人的聲音，變作無理的洶洶時候，他站起來，滅了紙烟，說道：『你們曉得嗎，這樣的吵鬧，變作非常的可厭了！』

杜布華也喊道：『真是的。』

伊文諾夫說道：『完全是賣弄，完全是令人討厭！』他正在等合式的機會，插嘴說他的

最喜歡說的話。

那個技術學校的學生發怒問道：「怎麼就是這樣？」

山雷不理他，掉過頭來，對尤力伊說道：「你真相信你可以從任何一本書裏，得着人生的一個概念嗎？」

尤力伊詫異，答道：「我當真的相信。」

山雷說道：「你就錯了，假使真能得到的話，一個人給世人一種趨勢的書讀，就能夠按照一個模型，模範全數的人了。人生的一種概念，只能夠從整個人生的自身付來。文學和人類的思想，不過是人生的極小一部分，毋論那種人生的學說都不能助我們成做這樣的一種概念，因為這件事是依賴各人的心境，但是只要這個人一日活在世上，他的心境是會變的，所以爲你所着急要成做的這樣呆板的人生概念，是不能的……」

尤力伊發怒喊道：「你說不能，是什麼意思？」

山甯一面答，一面露出厭煩的神色，說道：『自然不能，假使一種人生概念，是一個完全有定的學理生出來的人類思想的進步不久就會受阻止，其實會停止，但是這樣事是不能承認的。人生沒有一刻不對我們說人生的話語，新使命，我們卻必要聽，必要悟解這樣的新使命，不必一入手就為我們自身定界限。說一句澈底的話，討論這種使命，有什麼好處？你喜歡怎麼想就怎麼想，我只要問你，你所讀過的書，從傳道之書到馬克斯總有數百種，你為什麼還不能成做人生的任何有定的概念？』

尤方伊兩隻黑眼睛帶着恫嚇意思，閃光的問道：『你為什麼猜我未做成呀！也許我的人生概念，可以是錯的，但是我有概念。』

山甯說道：『既是這樣很好，你為什麼要求得另外一種概念呀？』

披士佐夫嗤嗤的笑。

古華吉急急的掉過頭來帶着藐視的意思喊道：『不要響！』

西那天真爛漫的讚美山甯，想道：『他有多麼聰明！』她先看看山甯，後看看尤力伊，覺得幾乎畏羞，卻怪異的歡喜。這兩個爭辯的人，好像是在那裏爭論誰該得她。

山甯接續說道：『這樣看來，你用不着你所求不着的東西，我看得很明白，今天晚上，各人都要勉強他人承認他的見解，卻人人都恐怕他人要勸他思想要同他人的一樣，我老實說，這是令人討厭得很。』

柯順科喊道：『聽我說！等一等！』

山甯表示厭惡神色，說道：『夠了！我曉得你有一種極奇異的人生概念，我也曉得你讀過不曉得多少堆的書，我們一看就曉得了，因為人人都不以你爲然，你卻發怒；不獨發怒，而且對於素洛維吉很無禮，他的確從未損害過你。』

柯順科聽了很驚訝，一言不發，好像山甯說了兩句極其神祕的話。

山甯很高興的說道：『尤力伊，你不要同我生氣，因爲方纔說話，說得很率直的，我能看

得出來，你的頭腦裏是很不和的。」

尤力伊紅了臉說道：『不和麼？』他不曉得還是應該生氣，還是不應該生氣。山甯的安詳和藹的聲音，很舒服的深印着他，如同他們走來赴會時一樣。

山甯微笑答道：『呀！你自己曉得是這樣，但是不值得注意這種小孩子的胡說，其實人壽是很短的。』

柯順科發怒到臉色都變紫了，大喊道：『你看，你自己太過自負了！』

山甯答道：『並不見得比你還要自負呀！』

他問道：『這是怎麼講？』

山甯說道：『你自己想想吧，你所作的，你所說的，更無禮，更不和氣，比我所說的無禮得多！』

他說道：『我不明白你的話。』

山甯答道：「這不是我的錯誤。」

他說道：「什麼呀？」

山甯不答這句話，拿起帽子說道：「我走啦，我覺得太過沉悶了！」

伊文諾夫向前廳走，說道：「你說得不錯，況且沒有啤酒了。」

杜布華說道：「我們這樣辦法是不能有進步的，這是很淺現的。」

西那喊道：「尤力伊，你陪我走回去。」她隨即掉過臉來，對山甯說道：「暫別！」

一剎那間，他們眼眼相遇，西那覺得很舒服的驚恐。

杜布華走出去的時候，喊道：「可憐呀！我們的小俱樂部還未有正式的發起，就坍塌了。」

一種悲哀的聲音說道：「這是爲什麼呢？」原來是素洛維吉說的。他這個人走路是亂

闖的，總是擋住別人的去路。

自開會起都沒有人理會他，到了這個時候，他們纔曉得有他。許多人看見他的愁苦臉，

都很注意。

山甯沈思的說道：『素洛維吉，我有一天必定來訪你，和你談談。』

素洛維吉鞠了好幾次躬說道：『歡迎！請你來談吧！』

他們從光亮的屋子裏走出來，覺得天更黑，彼此都看不見，只聽見說話的聲音。那兩個工人同他們離開，當他們走得很遠的時候，披士佐夫大笑說道：『人們都是這樣的，許多人走來開會，預備作這般那般的奇異事，一開了會，各人要行各人的方法，我只喜歡那個大漢子。』

古華吉暴躁的答道：『當那樣聰明的人會談的時候，你很懂得！』他一面轉動他的頸，好像是有人要捏死他的。

披士佐夫帶着姍笑的意思吹嘯代答。

第二十六章

素洛維吉站在門口好一會子，抬頭看無星的天，磨擦他的小手指。

風在那陰黑的鉛頂棚的四圍奏樂，樹梢都被牠吹彎了，頭上的雲如賽跑的向前走，堆疊得很高，好像是遠處有無數的軍隊等候牠們，展開了全幅的黑旗，拚命的往前同諸多元素野戰，時時就有不安靜的風，好像把遠處的爭鬪聲帶來。

素洛維吉帶着小孩子的恐怖，抬頭來看，他向來未試過像這個時候那樣覺得自己很小，很薄弱，同這種可怖的擾亂比較，覺得自己更是無限的小。

他歎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他在天和在黑夜的面前，與同他在朋友們面前，完全是兩個人。他這時候毫無躁動意。

笨的狀態了；他的難看牙齒，被他的感覺靈敏的嘴唇遮掩住了。這個少年猶太人的兩隻黑眼睛，有嚴肅愁慘的神色。

他慢慢走進門，吹滅了用不着的燈，很笨笨的把桌子椅子再擺在原地。屋裏還是充滿了紙烟的烟，地板上都是紙煙頭和火柴頭。

素洛維吉立刻找着一把掃帚，就起首掃屋子，因為他喜歡把這間小屋子弄得乾淨整齊，隨即從櫥裏拿出一桶水來，把麵包劈碎放在桶裏，一手拿桶，一手伸出，慢步走過院子，把一枝燈近住窗子，好看得清楚，院子裏卻是很黑的。他走到狗屋纔放心，「薩爾旦」走上前來迎他，狗鏈的響聲，像是預報不詳的。

素洛維吉要壯自己的膽，喊道：「呀！「薩爾旦」！「苦許！苦許！」「薩爾旦」在黑暗裏伸出牠的冷而濕的鼻子，伸到牠主人的手裏。

素洛維吉把桶放下，說道：「你的食料來啦！」

「薩爾旦」嗅嗅，起首狼吃牠的主人坐在旁邊愁然的看四圍的陰慘。

他想到：『呀！我能夠什麼呀！我怎樣能夠勉強他人改他們的見解呀？我自己望人教我怎樣的過活，怎樣的思想上帝並未給我一位前知人的聲音，我怎樣能幫助他人呢？』

「薩爾旦」叫了一聲，表示吃飽了。

素洛維吉說道：『老孩子，你吃吧！你吃吧！我原想放你，讓你跑一會子，但是鑰匙不在身上，我又勞倦了？』

隨即對自己說道：『他們真是聰明，有許多見識的人！他們曉得那麼許多，也許是很好的基督教人。我……呀！也許是我自己的錯，我很想對他們說句話，我不曉得怎樣說。』

過了市鎮之外，遠處傳來長而悲哀的汽笛聲，「薩爾旦」抬頭聽，大的水點，從他的嘴滴在桶裏。

素洛維吉說道：『你吃你的吧，這是火車到了。』

「薩爾旦」歎了一口氣。

素洛維吉聳聳兩肩，大聲說道：「我心裏卻奇怪，人們究竟能不能永遠是這樣的過活！也許不能。」他在黑暗裏，他想象能夠看見一羣的人，大而無盡同永恆一樣，越久越墜入黑暗裏；千百年相絕，無始無終；接連不斷的一串苦痛，絕無救補的，高高在上的就是上帝，不響，永遠不響。

「薩爾旦」碰翻了桶，他擺擺尾巴，狗鏈微微的響。

素洛維吉說道：「唉！都吞下去了嗎？」

素洛維吉拍拍狗，覺得他的溫暖身子在那裏扭，很歡樂的報答他的撫摩，他隨即走入屋裏。

他還能聽見狗鏈響，院子好像沒有剛纔那樣黑暗，同時那所磨坊和高烟窗和那些同棺材一樣的空棚，現得更黑更令人可怕。窗子射出一線的光，射在花園上，照耀許多薄弱的

小花。

素洛維吉被憂愁所推倒，寂寞的感覺，和有點不能補救的損失的感覺，令他的精神衰弱。他走進去自己的屋裏，坐在桌邊哭。

第二十七章

巴韋在俄都是一個極大的工廠的主人翁，有幾千工人靠他過活。

這時候正在罷工，他只好背着這羣又餓又髒，滿肚子抱恨的人，溜到外省去快活快活。他是一個浮蕩子，心裏只想女人。他見了外省的少年新鮮女人，全副精神都會被她們吸引了。他的心目中，見得她們羞怯而壯健，令人快樂，遠遠就會聞見她們的少年清潔而令人動心的香味。

巴韋的身子是很小的，穿了一身一塵不染的白衣服，遍身洒了各種香水。他雖然並十分肯同沙洛丁作朋友，卻坐了一輛馬車，跑到沙洛丁的住處。

沙洛丁正坐在窗口吃涼茶。他往外看花園，一面對自己說了好幾次道：「這是多麼可

愛的良夜呀！

但是他的心卻不在花園，他覺得慚愧，又害怕，他怕立達，自從他們見面之後，還未看見她。他覺得現在的立達，另是一個人了，不像失身於他的立達了。

他想到：『毋論怎樣，這件事還未完結咧，那孩子一定要弄丟他纔好……不然的話，我好不好當這件事是一個大笑話？她現在不曉得幹什麼？』

他好像看見立達在眼前，看見她的好看而令人莫測的眼，兩唇緊閉，有報復恐嚇的神氣。

他想到：『她也許正在要同我爲難？這樣的一個女子是不可以輕視的，我犧牲一切，也要……』

他幻想到會鬧到大喪名譽，心裏很恐慌。

他又想到：『說到底，她能夠怎麼樣呢？』

忽然間這件事又像是明白單簡的。他想到：「也許她跳水死，會不會隨她死，不是我強逼她死的！他們都說她是我的姘婦，這又怎麼樣呢？這不過證明我是一個美少年，我絕未提過我要娶她。我老實說，這件事是太傻了！沙洛丁聳聳肩，卻仍然一樣的覺得憂悶。他又想道：『我曉得，許多人都要說閒話的，我將來不能見人。』當他舉杯喝冷而太甜的茶的時候，他的兩隻手微微發抖。

他穿得很漂亮，梳洗得很整潔，遍身都洒過香水同向來一樣，但是他的臉，他的雪白短褂，他的兩手，他的心，好像都有大污點，越變越大。

他想到：「唔！過了幾時都吹散了，況且這並不是初犯！」

他就是這樣想安慰他的良心，但是內裏的聲音卻不肯受這樣的安慰。

巴韋很小心，的踏步走進來，靴子格格格的響，他客氣的微笑，露出他的變色牙齒。他一進來，滿屋子都是麝香味煙味，蓋過了花園的香味。

沙洛丁匆匆起來說道：「巴章，你好呀？」

巴章同他握手，坐在窗子旁邊，燃雪茄煙。他很漂亮很鎮靜。沙洛丁覺得有點妒忌他，也竭力的要露出同他一樣閒暇的神氣；但是自從立達罵他一句「畜生」以來，他總覺得不安，好像是人人都聽見她罵他，背後在那裏嘲笑他。

巴章微笑，談了許多不相干的話，但是他覺得難以老是談着敷衍的話，他最想談的是「女人」。他說了許多關於他的俄都工廠罷工的舊笑話舊故事，骨子裏都是同女人有干係的。

當他再燃一枝雪茄煙的時候，他借這個機會，瞪着眼睛看沙洛丁。他們四眼相視，立刻就彼此默令。巴章挪挪他的架在鼻子上的眼鏡，微微一笑。沙洛丁的臉也微微的一笑，露出淫慾的神色。

巴章帶着曉得他的心事的眼色，說道：「我看你是不很躊躇時候的，是不是？」

沙洛丁答道：『哦！不是這樣，還有什麼事體好做呢？』他答話的時候，微微的聳肩。

他們隨即大笑。靜寂了一會子。巴章是急於要曉得沙洛丁勾搭女人的詳細情形，他的左膝下一條小血管跳動得很利害。沙洛丁卻不是想這樣的快樂詳情，想的是這幾天的困苦事體。他掉過臉看花園，把手指敲窗台。

巴章顯然的是等他講，沙洛丁覺得必要不離他們所喜歡的談話。

他帶着太過火的不以爲意的神氣，說道：『我自然曉得他們好玩的人，看見鄉下女人覺得異常的能動人的，你們卻是錯了，她們誠然是新鮮肥滿，但是她們沒有派頭，她們不曉得怎樣合於美術的調情。』

巴章聽了，立刻全副精神都來了，兩眼發光，聲音的腔調也改變了。

他說道：『你說得很對，但是過了幾時，這樣的事體也就變作令人討厭了。我們俄都的女人，身材長得不好看，你曉得我的意思，是不是俄都的女人，不過是一束的神經，她們是沒

有四肢的，這裏……」

這時候輪到沙洛丁高興談這種事了，他一面滿意的搓搓鬍子，說道：「是呀，你說得很對呀。」

巴章說道：「把她的束胸的緊身裙脫下來，毋論怎樣漂亮的俄都女人，就變作……」他自己截住不說了，隨便問道：「我想起來了，你可曾聽見最新的新聞呀？」

沙洛丁急忙身子彎向前，答道：「我未聽見。」

巴章說道：「是一段頂好的故事，說一個巴黎蕩婦的。」

他隨即告訴他一段淫事，還帶許多詳細情形，他聽了大高興。

巴章當結束這段故事的時候，轉動兩眼說道：「是呀，女人最要緊的是身材，女人沒有身材，就是沒有這個女人。」

沙洛丁想起立達的美，卻不敢同巴章討論，過了一會子，他卻裝假說道：「各人的所好

不同，我最喜歡的是女人的背，那條曲線，你曉得……」

巴章拖長聲音，畏怯的說道：「是呀，有些女人，尤其是幼少的女人，有……」

兵役這時候走進來，穿了厚靴，走得很蠢笨的，他進來點燈，當他刮火柴，弄燈罩的時候，巴章和沙洛丁兩個人都不響。

這兵役走了之後，他們又談女人，有時談得淫穢不堪。沙洛丁本來是最喜歡吹的，又最喜歡蓋過巴章。後來就說到失身於他的那位絕美的女子，逐漸說出自己的秘密淫行，立達在巴章眼前，現出赤條條一絲不掛的樣子，現出她的肉體的種種好處，現出她的淫性發作，巴章當她是一個擺在市場上出賣的牲畜，他們的淫穢思想摸她，污玷她，把她當作個笑話。他們愛女人，並不感謝女人給他們的享受；不過要極力的羞辱女人，令女人受着寫不出來的痛苦。

屋裏充滿了紙烟氣，悶氣，他們的身上發熱，噴出來的都是濁氣，他們的眼睛發光，聲音

是尖利而癡狂，同野獸一樣。

窗外是一片寧靜清朗的月夜，但是他們是看不見天然的豐富顏色，也聽不見聲音。他們的眼睛只看見女人的赤條條的美，不久他們的想像變作如同火燒的一樣，覺得很熱烈的要看立達。沙洛丁吩咐駕車，他們趕到市鎮邊上的一間房子。

第二十八章

立達同沙洛丁大吵的第二天，沙洛丁有一封信給她，偶然落在她母親瑪理伊手中。信裏的話是求她許他來見，又說許多零碎事體都可以使她滿意的。瑪理伊想這幾頁信，令人害羞的影子於她女兒的清潔的身上。她初時很疑惑難過，記起她自己少年時戀愛事，愛情的虛僞之處，和她出嫁後的生活的憂感情節，拿道德的不能打破的法律作根基的一種生活，打成一條長鏈的痛苦，慢慢的拖着走，走到老年的盡頭，好像是一條灰色的帶子，有好幾處被憂慮和失望的單調日子所損害。

但是她一想到她的女兒已經打穿這一道包圍這個灰色多塵土的生活的厚牆，已跳入快樂，憂愁，和死亡，混成一片的洶湧的漩渦裏，這個老婆子滿肚都是恐怖憤怒。

他想道：『這個壞女孩子！』忽然她想像也許事體並未到十分糟的地步，心裏卻安慰些。她的臉得了一種暗晦神氣，幾乎是一種狡猾的神氣，她把這封信讀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從這一封冰冷虛套的信，想不出什麼事體來。

這個老婆子覺得毫無辦法，苦苦的啼哭。隨後把帽子戴正了，問女僕道：『杜尼伽 (Dounika) 少爺在家嗎？』

杜尼伽大聲喊道：『什麼？』

瑪理伊說道：『傻東西，我問你少爺可在家？』

杜尼伽答道：『他纔走進書房去，現在寫信！』杜尼伽臉上很高興，好像這封信就是異常歡樂的理由。

瑪理伊定睛的看這個女僕，她的兩眼露出一種不良善的光。

瑪理伊說道：『你這個蝦蟆！你若再敢傳書遞柬，我就要收拾你，叫你永遠不能忘記。』

山甯坐在那裏寫信，他的母親很少看見他寫信，她此時雖然是憂愁卻很注意。

她說道：「你寫什麼？」

山甯很高興的，抬頭說道：「寫信。」

她問道：「寫給誰？」

他答道：「哦！寫給我曉得的一位報館記者。我想同那報館辦事。」

她問道：「原來你替報館寫東西嗎？」

山甯微笑說道：「我什麼都幹。」

她問道：「你爲什麼要到那裏呢？」

山甯開誠布公的說道：「母親，因爲我厭煩同你一塊住。」

他的母親覺得傷心，說道：「謝謝你！」

山甯很留意的看他母親，覺得很想告訴她，叫她不要這樣傻，想像一個無事做的人，能

夠喜歡老住在一個地方，但是他難以說得出口；只好不響。他的母親拿出一塊手帕在手指上搓，設使不是因為沙洛丁那封信和因此發生的困難着急，她必定痛恨她的兒子這樣無禮，但是因為她既困難，又着急，只好說道：「呀！是呀！這一個從家裏偷偷跑出去好像一條狼，那一個……」

她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氣，就算說完了。

山甯很快的抬頭，把筆放下，問道：「你曉得什麼？」

瑪理伊忽然覺得她偷讀立達的信，有點難為情。她滿臉通紅，答話是很不聯貫的，還帶點不安，說道：「謝了上帝！我不是個瞎子，我能看得見。」

山甯反省一會，說道：「看見嗎？你看不見什麼，我現在要證明你看不見，讓我同你道喜，你的女兒已經定親了。她本來就要告訴你的，我來告訴你，也是一樣。」

瑪理伊身子挺得直直的，喊道：「什麼呀！立達快要結婚了嗎？同誰結婚？」

山甯答道：『自然是同諾維柯夫結婚。』

他母親問道：『是呀，但是沙洛丁怎麼樣呢？』

山甯生氣說道：『哦！山甯可以去找魔鬼！這同你有什麼相干？你爲什麼要多管別人的閒事？』

她母親糊塗了，問道：『好孩子，是呀，但是我不甚明白呀！』她心裏卻聽見很歡樂的唱歌，唱道：『立達就要結婚啦，就要結婚啦！』

山甯聳聳肩，說道：『你不明白什麼？她從前戀愛那一個人，現在她戀愛這一個人，明天她會戀愛第三個人，好呀，上帝賜福與她！』瑪理伊生氣，喊道：『你說什麼呀？』

山甯兩手交在胸前，靠住桌子，也生氣的問道：『你自己一生只戀愛過一個人麼？』

瑪理伊站起來，她的皺縮臉，露出凜然不可犯的高傲神色，很鋒利的說道：『一個人對他的母親說話，不該這樣。』

山甯問道：『誰呀？』

他母親問道：『你問誰，你是什麼意思呀？』

山甯從頭至脚看他的母親，說道：『誰不該說呀？』他這是頭一次看見他母親的眼神怎樣的暗淡，怎樣的無意思。她的帽子頂在頭上，很像雞冠，怎樣的沒道理。

她聲音啞啞的說道：『毋論什麼人，都不該這樣對我說話！』

山甯恢復他的好脾氣，又拿起筆來，答道：『毋論怎樣，我已經說了。』

他又說道：『人生的快樂，你已經享過你的那一份。你不應阻止立達享受她的那一份。』

瑪理伊不響，很詫異的瞪眼看她兒子。她頭上頂的帽子，令人覺得更好笑。

她急忙的截止住追想她少年時候諸多歡樂之夜，心中只深刻着一句話：『他怎敢這樣的對母親說話？』等到她還未決定的時候，山甯掉過頭來，握住母親的手，很和氣的說道：『你不要為這件事煩惱，你卻要不許沙洛丁進門，因為那個人，是很能害我們的。』

瑪理伊立刻心平了，她說道：「我的兒子，上帝祝福你，我很喜歡，因為我常是喜歡諾維柯夫的。我們自然不能見沙洛丁，因為諾維柯夫就不便見沙洛丁了。」

山甯兩眼帶着談諧的神色說道：「不能見他，就是這個緣故！就是因為諾維柯夫。」

她母親問道：「立達在那裏？」

山甯答道：「在她屋裏。」

她很親愛的說諾維柯夫的小名，問道：「諾維柯夫在那裏？」

山甯說道：「我實在是不曉得他去……」這個時候女僕站在門口，說道：「沙洛丁先生和一個人來了。」

山甯說道：「關他們出去。」

女僕微笑，說道：「少爺我做不到，我能關嗎？」

山甯說道：「你自然可以關他們來幹什麼呀？」

女僕掩面走出去。

瑪理伊把身子盡量伸得直直的，好像幾乎更少了好幾歲。她的眼睛卻帶點惡意，她的觀點，會那麼容易，就完全變了，真令人詫異，好像摸着一張好牌，贏了錢一般。當她希望得沙洛丁作女壻的時候，她對待他是很親愛的，這時候曉得是另外一個人娶立達，沙洛丁不過是獻愛，她的親愛，很快的就冷淡下來。

當他母親掉過身子要走的時候，山甯看見她的如同鐵石那樣的半面，和拒人的神色，就對自己說道：『這是很難惹的一個老婆子。』

他把信摺起來，跟她出去，要看事體的變化。

沙洛丁和巴章帶着過火的禮貌，站起來，同這位老太太見禮。沙洛丁卻並不露他向來在山甯他們家裏的從容自然。巴章確覺得有點不舒服，因為他是特為來看立達的，不得不遮掩他的來意。

沙洛丁雖裝作從容，臉上顯然露出不安的神色，他覺得他不應該來的。他怕見立達，卻不能讓巴章曉得。他在巴章面前，要擺出他是一個風流子弟的樣子。

沙洛丁裝出微笑，說道：『寶貝瑪理伊讓我介紹你會我的好朋友巴章。』

瑪理伊帶着冰冷的禮貌說道：『我很喜歡會他！』沙洛丁看見他的兩眼帶有仇視的神色，覺得有點畏懼，他想到：『我們不該來的。』他同巴章在一起的時候，卻忘了，這個時候纔曉得不該來。立達是時時刻刻都可以走進來的。立達是他的孩子的母親，他對她該說些什麼呢？他怎好見她的面也？許她的母親都曉得了？他坐在椅子很不安的亂動，燃着一根紙煙，聳聳兩肩，動動兩腳，左右的看。

瑪理伊用冰冷嚴肅的聲音，問巴章道：『你在這裏打算久住麼？』

他答道：『不久。』他一面很得意的瞪瞪這個鄉下人，把雪茄插在嘴角，那煙向上升，到了這位老太太的臉。

她說道：「你在俄都玩過的人，到了這裏，必定覺得無聊。」

他答道：「這到不然，我想這裏是很快樂的。這個小地方倒有點古老意思。」

他說道：「你該看看市鎮的四郊，你到那裏去遊覽和野餐，是很好的，那裏可以玩舢板洗澡。」

巴韋已經有點厭煩了，拖長聲音說道：「老太太，自然呀！自然呀！」

這時候談話變作無精神了，他們都好像蒙上微笑的假面具，後頭卻藏着仇視的眼睛。巴韋對沙洛丁使眼色，使得很顯的，卻躲不過山甯，他坐在那裏很留心的察看。

沙洛丁想到巴韋並不當他是一個伶俐，最好出風頭無所不為的蕩子，他的膽子就壯起來。

他隨隨便便的問道：「立達小姐在那裏？」

瑪理伊很詫異的又帶着怒容看看沙洛丁，她的眼色好像說：「你現在不娶她，她在那

裏，同你有什麼相干？」

她冷冷的答道：「我不曉得，大約在她屋裏。」

巴韋又瞟沙洛丁一眼。

他這一眼是好像說道：「你就不能想法請立達趕快來麼？這個老婆子變成一個討厭的東西！」

沙洛丁張大嘴，搓鬍子。

巴韋微笑，搓手，哈腰，向着瑪理伊說道：「我聽見許多恭維你的令愛的話，我希望你介紹我會她。」

瑪理伊很詫異，這個無禮的小蕩子能聽見人家說她的貞潔立達的話，說她的寶貝女兒的話，重新預猜她女兒的墮落。這樣的預猜，令她不知怎樣是好。有一會子，她的兩眼有一種更爲溫和更爲像人的神色。

這時候山甯想道：『若不把這兩個人闕出去，他們會令立達和諾維柯夫更困難。』
他兩眼看着地板，忽然說道：『我聽說你快走了，是不是？』

沙洛丁想到這個法子是很方便的，怪他自己爲什麼就未想到，當他未答之前，想道：『就是這個主意！是個好主意，告兩個月的假！』

他答道：『是的，我想走開，你曉得的，一個人是要換了空氣的，住在一個地方太久了，是容易生鏽的。』（指愁悶——譯者註。）

山甯大笑。這全篇的談話，沒有一個字是發表真實思想和感情的，全是一片假話，誰也不受騙，山甯覺得太好笑了。他忽然覺得好玩，覺得要自由的說一番話，站起來，說道：『好呀，我看你走開得越早越好！』忽然各人都覺得是如釋重負的那三個人都變了，瑪理伊變作臉無血色，覺得很畏縮。巴韋的兩隻眼睛，露出獸類的害怕。沙洛丁慢慢的，打不定主意的，站起來。

他啞聲問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巴韋嗤嗤的笑，很害怕的，找他的帽子。

山甯並不答話，帶着惡意的把帽子交給巴韋。巴韋張大嘴，發出一聲不敢響的聲音，好像悲哀的豬叫。

沙洛丁發怒喊道：「你這句話怎麼講？」他想到：『要出醜了！』

山甯答道：「我心裏怎麼想，嘴裏就怎麼說？我們這裏簡直不要見你的面，我們很歡喜你從此以後不再來的。」

沙洛丁向前走一步，他的神色是極其不安，他的白牙齒，發恐嚇的光，好像是蠻獸張牙。他喘氣喃喃道：「呀哈！原來是這樣！是怎樣嗎！」

山甯很看不起他的說道：「滾出去！」他的腔調很可怕。沙洛丁瞬瞬眼，自願退後一步。巴韋聳聳肩，匆匆的向門口走，低聲說道：「我不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候立達卻站在門口，她穿衣服的派頭，與向來的大不相同。她向來梳的是時髦頭，今天卻打了一條大辮子拖在背後；她向來穿的是漂亮衣服，今天穿的是一件亮紗鬆衣。這樣單簡的打扮，更顯出她的美麗。

當她微笑的時候，她兄妹兩人相貌相似，更能令人注意。她帶着柔溫的女子的聲音，安詳說道：『我來了，你爲什麼匆匆的要走，沙洛丁你把帽子放下！』

山甯不響，很詫異的看他妹妹，他想到：『她是什麼意思？』

他一走來，就令人覺得一種神祕潛力，是溫柔的，又是不能抵擋的。立達站在那裏，就好像一個馴獅的人站在一大籠的野獸中間，那幾個男子們都變作馴服了。

沙洛丁吃吃的說道：『立達，你曉得……』

立達一聽他的聲音，臉上露出悲哀無望的神色，當她很快的看他一眼的時候，她心裏是很愁苦的，帶有多少柔情和希望，但是一剎那間，這種感情都消滅了。她很利害的要給沙

洛丁看了，他失了她，原是他的大損失；要他曉得她仍然是美的，他難使她受苦痛受羞辱，她還是美的。

她閉了眼一會子，用嚴厲不可犯，幾乎是戲台上的腔調，答道：『我毋論什麼，都不要曉得。』

巴韋見了這位小姐的神色，他的尖小舌頭，從兩片乾嘴唇之間吐出來，兩隻眼睛變得更小，受了肉體的刺激，渾身發抖。

立達掉過臉來，看沙洛丁，說道：『你還未介紹我們啦。』

沙洛丁吃吃的說道：『巴……韋』

他對自己說道：『這位美人，原是我的情婦咧！』

他想到這一層，自己覺得實在是快樂，一面急於要在巴韋面前出風頭，一面卻痛恨，丟了是不能再到手的了。

立達懶懶的對她母親說道：『有人要同你說話。』

瑪理伊答道：『哦！我現在不能去。』

立達幾乎神經昏亂的，強她母親走，說道：『他們在那裏等你呢！』

她母親趕快站起來。

山甯察看立達，兩個鼻子眼張得很大。

立達說道：『你們爲什麼不到花園裏去？這裏很熱，她並不同頭看看他們是不是跟她

走，她穿過走廊往外走。

他們好像是受了催眠術的，就跟着她走，好像是她用她的頭髮細住他們，他喜歡牽他們到那裏就到那裏。巴韋被這位美人迷住了，好像是什麼都不看見，只看見眼前這位美人，他就是第一個先走。

立達坐在樹下的一把搖椅上，伸出兩隻好看的小脚，穿着黑襪子，黃色鞋，她好像是有

兩個性格：一個是非常的知道廉恥的，一個是很曉得自己能迷人的。他的第一種性格使他很看不起男子，看不起世情，看不起自己。

他眼皮一垂，問道：「巴章，我們這個可憐的僻小市鎮，在你心中發生什麼印象呀？」

巴章磨磨手，答道：「我的印象就是如同一個人在森林中忽然看見一朵發異彩的花，所得的感覺一樣！」

隨即起首說了一番話，是毫無意味，毫無誠意的，說出來的都是假的，不說出來的，都是真的。山甯坐在那裏一言不發，留心的聽，這樣不說出來卻是誠實的會談。這種會談，是臉色脚，和發抖的聲音，發表出來的。立達是慘然不樂，巴章是渴慕立達的美，沙洛丁卻厭惡立達，巴章大概是無一不惡。他要走，卻不能動。他的意思是要作點無法無天的事，卻只能吸紙烟，吸完一枝又一枝，很想布告他們，立達是他的情婦。

立達問道：「你在這裏覺得好麼？你不追悔你離開俄都麼？」她一面說，一面受劇烈的

痛苦，自己還覺得奇怪，爲什麼不站起來走了。

巴韋一面作出很細微的樣子搖手，一面熱烈的看立達。同小孩口齒不清的，說道：『我並不追悔？』

立達帶點賣弄風情的神氣說道：『來來！不要說好聽的話！』她一面對沙洛丁，好像是要說：『你以爲我難過得很，是不是？你以爲我被你完全打倒了，是不是？我的朋友，我卻不然，你看看我！』

沙洛丁說道：『哦！立達小姐，你當然不能叫這一句是好聽的話呀！』立達好像是並未聽見的，冷冷的問道：『你說什麼呀？』隨即改變腔調，又對巴韋說話。

『請你把俄都的人們怎樣過日子，告訴我，我們這裏不是作人的過活，不過是同草木一樣，生長罷了。』

沙洛丁看見巴韋對自己微笑，好像是不相信沙洛丁從前同立達是很親密的。

他對自己說道：『呀呀呀！』在那裏咬牙切齒。

巴韋說道：『哦！我們有名的俄都過的日子！』他很從容的言談，很像一隻小猴子嘖嘖的說，他自己也不懂說些什麼。

他兩眼射在立達的好看身上，自想道：『誰曉得？』

他說道：『我老實告訴你，我們過的日子是極無味無色的，我一向都以爲人生大概都是無味道的，毋論在城在野都是無味，今天我纔不這樣想。』

立達閉眼說道：『實在不是的吧！』

巴韋說道：『人生在世，惟有美貌女人可以令人值得過活！在大市鎮的女人們！你只要能看見她們是什麼樣！你曉得嗎？世界若不遇救就能了，若是遇救的話，總是美女救的。』

末了這一句話是巴韋無意中添上的，以爲說得最得法，最有光彩。他的臉色是無知無識，貪得無厭的神色，說來說去總離不開女人兩個字。沙洛丁大吃醋，一時臉紅，一時臉白，覺

得不能老站在一個地方，很不安甯的走來走去。

巴章又說道：『我們的女人們都是一樣的……是一個板出來的，都是扮成的，若要見一個美貌值得崇拜的女人，我們必定要外省去，那是未開墾的土地，產出最美的花。』

山甯抓抓頸頸子，兩腳交加。

立達答道：『呀！在那裏開花也是無益，有誰人配摘花呢？』

山甯一想，忽然覺得很有趣，想道：『呀哈！原來她的方針在這裏！』

這樣的語言遊戲，情操和粗俗意思，混在一堆，他見得極有趣。

巴章問道：『那裏有這樣的事！』

立達恨極了的，答道：『自然是這樣！我說的是實話，有誰來摘我們的不幸的花呀！我們當作是英雄的，都是些什麼人呀？』

沙洛丁問道：『你批評我們，豈不太苛刻麼？』

巴章說道：『不然，立達小姐說得對的！』他看看沙洛丁，他的辭令忽然沉下去了。立達大笑。她滿肚子都是慚愧憂愁和報復，她的兩隻冒火的眼，瞪着誘她的人，好像看透又看透他。巴章又起首嘖嘖的說，立達一面大笑攔住他，這大笑把她的眼淚，遮掩過去。

沙洛丁覺得他的地位受不了，說道：『我想我們該走了。』他說不出什麼緣故，只覺得立達的大笑，她的看不起他的眼色，她的發抖的手，好像是暗中打了他多少次的耳光，他痛恨她，又妒忌巴章，又覺得毋論什麼都丟光了，使他毫無精神氣力。

立達問道：『就要走罷？』巴章很溫柔的微笑，拿舌尖舔兩唇。

他自以爲打了勝仗，得意極了，帶點挖苦說道：『沙洛丁顯然是很不像平日，我們不能不走啦！』

他們於是告辭；當沙洛丁低頭握立達的手的時候，他低聲說道：『這次就是遠別了！』他恨立達，以這次爲恨得最利害。

在立達心中原發生一種空泛的，一過即逝的思想，要同從前所過的戀愛日子告辭，但是她立刻制住，用響亮嚴厲的聲音說道：『遠別了！一路福星！巴韋，不要忘記了我們呀！』

當他們走出去的時候，立達很清楚的聽見巴韋說道：『她有多麼可愛呀！她令人醉，如同香賓酒一樣！』

他們走過之後，立達又坐在搖椅上，她現在的地位與剛纔不同了，因為她身子彎向前，渾身發抖，暗自落淚。

山甯握住她的手，說道：『來來！什麼事呀！』

她說道：『你不要攪我！人生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她的頭垂得更低，兩手捧住臉，她的頭髮辮溜過她的肩膀，垂在面前。

山甯喊道：『難為情！因為這樣小事哭，有什麼用處呀！』

立達喃喃道：『難道世界上，真沒有好人了嗎？』

山甯微笑，答道：『沒有，真是沒有，人性是惡的，你不要希望人有什麼好處……你既曉得這一層，若有人害你，就不能使你愁苦了。』

立達抬頭，兩隻含淚的好看的眼看他，問道：『你也不希望人有什麼好處嗎？』

山甯答道：『我自然不希望，我是獨自一個人過活的。』

第二十九章

第二天山甯正在收拾花園，杜尼伽光着頭赤着腳跑進來。

她說道：『塔那洛夫和好幾位軍官來了，要同你說話。』她臉上很恐慌，她說話好像是背書。

山甯並不詫異，他曉得沙洛丁要請他決鬪的。

他帶着開玩笑的腔調問道：『他們急於要見我麼？』杜尼伽多少曉得這是一件可怕的事，他並不藏過她的臉，卻很驚愕的很關切的看他。

山甯把鏟子靠在一株樹，把腰帶拉緊些，還是照常很活潑的走向屋裏。

他想到沙洛丁和證鬥的人，對自己說道：『一羣傻子！絕對的是傻子！』這並不是羞辱

他們的話；他是誠意的發表他自己的意見。

他經過房子的時候，看見立達從自己的屋裏出來。她站在門檻，臉色白得同白布一樣，兩眼露出着急愁困的神色，她的兩唇微動，卻無聲音出來。這時候她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
有罪過最可憐的人。

瑪理伊坐在早上聚集的屋子裏一張交椅上，露出無法可想和恐怖神色。她戴的如同雞冠一樣的小帽子，歪在一邊，很恐慌的看山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對母親微笑，原想再停一會子的，但是他覺得還是出去。

塔那洛夫和方地茲，挺得直直的坐在客廳裏，兩個人的頭湊很近，好像他們覺得衣服穿得極不舒服。山甯進來的時候，他們慢慢的，帶點遲疑，站起來，顯然是不甚知道應該怎樣的舉動。

山甯伸出手，大聲說道：『諸位，我同你們請早安！』

方地茲遲疑着，但塔那洛夫鞠躬卻鞠得過低，連頸頸子後頭的頭髮都被山甯看見了。山甯接着說道：『我怎樣能夠替諸位効勞？』他曾留意塔那洛夫的過度的客氣。山甯看見他在這本諧劇中所扮演的脚色，自以為有十分把握，未免詫異。

方地茲挺直了身子，要想在他自己像馬的臉上，露出驕神蹇氣，但並未辦到，因為他自己先已慌亂了。最奇怪的是塔洛那夫向來是傻的是羞怯的，這時卻能決絕的對山甯說話。他說道：『我們的朋友沙洛丁派我們代表他，安排一件你同他有干係的事。』這句話說得有自動的確切。

山甯張大嘴，帶着談諧的鄭重，說道：『呵哦！』

塔那洛夫眉頭一縐，接連說道：『先生，是的，他以為你待他的舉動不甚……』

山甯不耐煩，插進說道：『是呀！是呀！我曉得。』

又說道：『我幾乎是把他一脚踢出屋子的……我這句話好像是不該這樣說的。』

塔那洛夫聽見這句話，往下說道：『先生，是呀，他要你收回你當日所說的話。』

那個瘦長條子方地茲插嘴說道：『是呀，是呀！』他不斷的挪動他的腳，好像一隻鶴。

山甯微笑，說道：『收回我所說的話嗎？我怎麼能辦得到呀？說過的話，如同開籠的鳥呢。』

塔那洛夫不知所答，兩眼看着山甯。

山甯想道：『他有多麼壞的眼！』

塔那洛夫起首說道：『這不是玩笑的事，你是不是預備收回你所說的話？』他臉紅發怒。

初時山甯不響。

他拿一把椅子坐下，想道：『這個人簡直是一個傻子！』他起首很鄭重的說道：『我也許可以願意收回我所說的話，叫沙洛丁歡喜，叫他下氣。因為我毫不着重我所說的話，我更願意收回。但是第一層，沙洛丁原是個傻子，不明白我的用意，他原該閉口無言的，反誇口說

了許多話。第二層，我是透底的不喜歡沙洛丁，環境既是這樣，我不曉得我收回我所說的話，有什麼意思。

塔那洛夫從牙齒間嘶道：『很好，那麼……』

方地茲很驚愕的瞪着兩眼，他的長臉，變作黃色。

塔那洛夫大聲，還帶了好像是要恐嚇的腔調，說道：『既是這樣……』

山甯看看他的容貌，和他的綁得很緊的褲子，覺得更厭惡這個人。

他截住說道：『是呀，是呀，我全曉得，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我不想同沙洛丁決鬥。』

方地茲快快的掉過身子來。

塔那洛夫挺得直直的，帶着藐視腔調說道：『我請問你，爲什麼不決鬥？』

山甯大笑，他的厭惡消滅了，來得快，去得也快。

他說道：『我告訴你什麼緣故，第一層，我不願意打死沙洛丁，第二層，我更不願意被人

打死。」

塔那洛夫很看不起他，說道：「但是……」

山甯站起來，說道：「我不願意決鬪，這就完了。爲什麼不決鬥嗎？我不願意解說給你聽，你還要我解說，實在是所望太奢了！」

塔那洛夫以爲一個人不肯決鬪是很令人看不起的。他又深信惟有軍官能有膽子，能顧名譽，纔肯決鬪，所以山甯不肯決鬪，他並不詫異；其實他心裏是喜歡的。

他很藐視的說道：「打不打，是你的事，我卻要警告你……」

山甯大笑，說道：「是呀，是呀，我卻要勸沙洛丁不要……」

塔那洛夫從窗台子拿他的帽子，問道：「不要什麼？」

山甯道：「我勸他不要碰我，不然的話，我要重重的打他，使他……」

方地茲大怒喊道：「哈！我不能忍……你……你簡直的是笑我們，你還不曉得嗎？不肯

同人決鬪就是……就是……」

他滿臉通紅，如同一隻龍蝦，他的兩隻眼睛突出來，嘴唇有許多唾沫。

山甯帶點好奇，看他的口，說道：「你就是自稱爲托爾斯泰的一個信徒的人嗎？」

方地茲閃縮，搖搖他的頭，很快的說道：「我請你不要提這件事。這件事同決鬪無干。」

他同山甯一向是好朋友，到了這個時候，對他說這樣的話，覺得慚愧。

山甯答道：「怎麼不相干？是很有相干的！」

方地茲有點神經錯亂，叫道：「是的！但是我要請你不提。」

又說道：「實在是太難了！總而言之……」

山甯答道：「哦！夠了！你喜歡怎麼想就怎麼想，我都不管。你去告訴沙洛丁說，他是一頭馱子。」

方地茲說話，唾沫亂飛，山甯厭惡，往後退。

方地茲喊道：「先生，你沒有權利，你沒有權利。」

塔那洛夫很滿意，說道：『很好，很好！』

又說道：『我們走吧！』方地茲搖擺他的瘦長膀子，哀告的喊道：『不！他怎敢……爲什麼……簡直的是……』

山甯看看他，露出藐視狀態，走出屋子。

塔那洛夫在後喊他道：『我們把你的話告訴我們的同伴。』山甯也不同頭看，說道：『隨你的便。』

他還能聽見塔那洛夫勸方地茲不要生氣。山甯想道：『這個人向來是一個傻子，只要談到他的癖性好，他就變作很有道理的了。』

方地茲還是不服調解，喊道：『這件事難道就是這樣罷休不成！』

立達從她屋子門口輕輕喊道：『倭洛查！』（山甯小名——譯者註。）

山甯站住不動，問道：『什麼事！』

立達說道：『你走來，我要同你說話。』

山甯走進立達的小屋子。因為窗前有樹木，所以屋裏有綠蔭，屋裏有香水香粉味。

山甯歎了一口放心的氣，說道：『這裏有多麼好呀！』

立達對窗站着，從花園進來的反射綠光在她的臉上和肩膀上左右的動。

他很和氣的問題：『你要我做什麼？』

立達不響，喘得利害。

山甯問道：『這是爲什麼？』

她也不回頭看，啞聲問道：『你不是要去決鬪麼？』

山甯答道：『不是的。』

立達不響。

山甯說道：『決鬪又怎麼樣？』

立達的臉抖動，立刻掉過身子來，很快的說道：『我不能明白，我不能……』

山甯纒眉，說道：『哦！我很替你憂愁。』

山甯看見包圍他的都是人類的無知無識和惡意，見得好人是這樣，惡人也是這樣，美人是這樣，醜人也是這樣，實在是灰心。他掉過身子往外跑。

立達看着他走，隨後兩手托住頭，倒在床上，那條黑頭髮的辮子整條的在被單上。這個時候她雖是絕望，還是靈活美麗的，現出更少年更饒生機，好過從前。花園的暖氣和光亮從窗子進來，屋裏是光亮，很舒服的。但是立達卻全不見。

第三十章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一個殘夏的奇怪的美麗晚上，太陽已落了，光還是清楚的，空氣清朗，露水很重，慢慢起來的塵土成爲像紗一樣的長條的雲，映於天空，空氣雖酷熱，卻還清爽，這裏那裏都有些聲響，好像是飛來的。

山甯不戴帽子，穿一件藍色的內衣，肩膀上略爲褪了色，在灰塵的路上散步，拐灣走入青草叢生的小街，這是到伊文諾夫住處的。

伊文諾夫坐在窗口捲紙煙，他的肩膀寬闊，是個不好動的人。他的長而黃的頭髮，是很小心的抹在後頭。潮濕的空氣從園裏向他浮來，園裏草木沾了露水，發露新光，很重的煙味令人聞了打噴嚏。

山甯靠住窗台說道：「我同你請晚安！」伊文諾夫答道：「我同你請晚安！」

山甯說道：「今天有人來約我決鬪。」

伊文諾夫隨便答道：「好玩呀！同誰決鬪，爲什麼要決鬪？」

山甯說道：「同沙洛丁，我闕他出去，他當他自己受了我的羞辱。」

伊文諾夫說道：「哦呵！既是這樣，你得會他呀，我作你的證鬪人，你要把他的鼻子，一槍打丟。」

山甯笑答道：「爲什麼？一個人的面目，以鼻子爲最寶貴的部分，我卻不同他決鬥。」

伊文諾夫點頭說道：「這也很好，決鬪是很可以不必的。」

山甯說道：「我的妹妹卻不是這樣想。」

伊文諾夫答道：「因爲她是個傻子，世界上有多少人願意相信無理取鬪的事，不是？」

他一面說一面把紙煙捲好，燃着一枝，其餘的裝皮盒裏，隨即把窗台的碎煙吹丟，彎過身子，過來同山甯在一起。

他問道：『我們今天晚上幹些什麼？』

山甯提議道：『我們去看素洛維吉。』

他說道：『不去，不去。』

山甯問道：『爲什麼不去？』

他答道：『他是這樣的一條蟲，我不喜歡他。』

山甯聳肩，說道：『他不見得比別人壞，來吧！』

伊文諾夫道：『好吧。』毋論山甯提議什麼，他都是照辦的。於是他們兩個人就同出去。

素洛維吉卻不在家，門是關了，院子寂寞無人，只有那條狗「薩爾旦」的鏈子響動，對着他們吠。伊文諾夫說道：『這樣可怕的地方！我們走大街上去吧！』

他們關了閘門，走回頭。「薩爾旦」吠了兩三聲，坐在狗屋前頭，慘然的看這寂寞的院子，看看那所不響的磨坊，看看小徑。

公園的音樂隊照常的奏樂。大街上有和風吹來，散步的人很多。女人的服飾把大街弄得熱鬧。遊人有的向樹陰的花園走，有的向大石頭的進口走。

山甯和伊文諾夫手拉手的進了花園，立刻就碰見素洛維吉。他是兩手交在背後，兩眼看地，在那裏沈思的走。

山甯說道：「我們剛纔到你家裏去。」

素洛維吉臉紅微笑。羞怯的答道：

「哦！我對你們不起，我卻想不到你們會來的，不然的話，我就在家裏候你們。我纔出來散步呢！」

他的沈思的眼發着光亮。

山甯捉住他的膀子，和氣說道：『你同我們一道走。』

素洛維吉很高興，戴了帽子，拉住山甯的手，往前去。好像他拉的不是山甯的手，是什麼寶貝的東西。他的嘴很大，好像是從這個耳邊到那個耳邊。

軍樂隊在那裏漲着臉滿面發紫的奏樂，聲音響到令人耳聾。有一個穿得很漂亮的隊長鼓勵他們，他很像一隻敏捷的小麻雀，不停的在那裏耍他的小棍。包圍着軍樂隊的亭子，就是些當錄事的，作小生意的，小學生穿了靴子的，小女孩子頭上圍着花巾的。大路上便路上走來走去的是軍官，學生，婦女。

他們不久就碰見杜布華，沙弗洛夫，尤力伊，彼此相對微笑，就走過去了，等到他們走過全個園子之後，又碰見了。這時候卻添上西那，穿着稀薄的夏衣，很好看。

杜布華問道：『你們爲什麼這樣的獨自走來，同我們一起走吧！』

沙弗洛夫提議道：『這裏太擠了，我們走小路吧。』

這羣少年，說說笑笑的轉入一條有樹陰的清靜小路。當他們走到盡頭，快要回頭的時候，沙洛丁、塔那洛夫和巴章三個人，忽然拐灣走過來。山甯立刻看出沙洛丁並未想到會在這裏碰見他，很有點不安。沙洛丁好看的臉變黑了，身子伸得直挺挺。塔那洛夫藐視的大笑。伊文諾夫瞪着巴章，說道：「這個小猴子還在這裏麼？」這個全副精神都在西那身上，並不注意他們。西那在頭裏走，巴章走過，回頭看她。

山甯笑說道：「他當真還在這裏！」

沙洛丁以爲這一笑是笑他，身子一縮，好像是捱了一鞭的。他滿面怒容，好像是被一種不能抵抗的力所強逼的，離開他的同伴，急步走到山甯面前。

山甯忽然變作嚴重，說道：「什麼事？」他的眼一面看着沙洛丁的發抖的手，拿住的小馬鞭。

山甯想道：「你這個傻子！」他說這句話，又是生氣，又是可憐他。

沙洛丁啞聲說道：『我要同你說一句話，你接受我的挑戰嗎？』

山甯答道：『是的，』一面說，一面極留心的看着沙洛丁兩手的一舉一動。

沙洛丁問道：『處這種環境之下，只要是一個體面人，都不能不這樣作的，你卻打定主意不這樣作，是不是？』他的聲音雖大，說話卻不清楚。他自己覺得聲音奇怪，同他的濕手指拿住的馬鞭的冷鞭柄一樣的奇怪。但是他無力轉灣，離開眼前的路。他忽然覺得花園裏全無空氣，其餘的人都站立不動，既疑惑，又希望。

伊文諾夫要從中干預，說道：『哦！爲什麼……』

山甯直看沙洛丁的兩眼，用異常鎮靜的聲音，說道：『我自然拒絕。』

沙洛丁氣喘喘的，好像舉着一種重物。他的聲音帶着堅硬，像銅鐵器的響聲，問道：『我再問你一次——你拒絕決鬪，是不是？』

素洛維吉臉無血色，想道：『可了不得！可了不得！他要打他！』

他竭力要保護山甯，吃吃的說道：『爲什麼……爲什麼事？』

沙洛丁幾乎並不看見他，把他推在旁邊。什麼東西在他眼前，他都看不見，只看見山甯的一雙冷靜的眼。

山甯還是用剛纔的腔調說道：『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拒絕決鬪了。』

沙洛丁見得毋論什麼東西都好，像是轉圓圈的，他聽見後面有很急的脚步聲，聽見一個女人的驚喊，他好像是一個墜入深坑的人，覺得毫無出臉的希望，很蠢笨的帶着恐嚇神氣，舞他的馬鞭子。

同時山甯用盡平生氣力，拿拳頭，照着沙洛丁的臉，痛打一拳。

伊文諾夫不由自主的喊道：『打得好！』

沙洛丁的頭，軟軟的垂在一邊，有點熱東西如同利針的，刺他的腦和兩眼，灌滿他的嘴和鼻子。他呻吟道：『呀！』向前倒在地下，馬鞭子丟在地下，帽子也丟了。他看不見什麼，聽不

見什麼，只覺得這次的出醜，眼睛裏滾熱的痛。

西那兩手托住頭，緊閉兩眼，喊道：「哦！上帝呀！」

尤力伊看見沙洛丁四肢靠地的倒在那裏，又怕又恨，直衝山甯。沙弗洛夫跟着衝上前。巴韋絆跌在一堆小樹上，丟了架在鼻子的眼鏡，拚命的逃走。不到一會子工夫，他所穿的一塵不染的褲子從腳到膝都黑了。

塔那洛夫咬牙的發怒，也向前衝，伊文諾夫抓住他的肩膀拉他回來。

山甯很看不起他的說道：「不要拉他，隨他來。」他兩腳分得很開的，站在那裏，氣喘喘的，額上有大滴的汗。

沙洛丁慢慢的站起來，兩片發腫的嘴唇之間，透出幾個不響不連貫的字句，是虛辭恐嚇山甯的話。山甯聽見覺得異常的好笑。沙洛丁的左邊臉立刻腫起來，人們都看不見他的眼，鼻子同嘴流血，兩唇抽搐，渾身發抖，好像發熱病。這個軍官的漂亮，秀美都完了，這一拳，把

他的人形都搶去了；現時所剩的，都是可憐，可怕，不成樣的。他既不想去，又不想自衛，他的牙齒抖動發響。他一面吐血，一面擦去他膝上的沙土，隨後又仆倒。

西那趕快走開，說道：「哦！多麼可怕呀！多麼可怕呀！」

山甯也不看這樣難看的光景，抬起頭來，對伊文諾夫說道：「我們走呀！」

又說道：「素洛維吉，走呀！」

但是素洛維吉不動，他睜大兩隻眼看沙洛丁，看血，看雪白衣裳上的髒沙土，他嘴唇微微的動，發抖。

伊文諾夫生氣的拉他來，素洛維吉推開他，抱住樹身，好像不願意人家用強力拖他。

他哭着，說道：「你爲什麼要作這件事？」

尤力伊當着山甯的面，大聲說道：「你作的是多麼下流的事呀！」

山甯帶着藐視的微笑，答道：「是呀！是下流事！你看還是讓我打我的好，是不是？」

山窟隨即毫不在意的在大路上快走。伊文諾夫很藐視的看看尤力伊，燃着一枝烟捲，慢慢跟着山窟，連他的臉和光滑頭髮都很明白的表示這樣一幕的戲並不怎樣的感動他。

他對自己喃喃道：『人們能夠怎樣的糊塗，怎樣的野蠻呀！』

山窟只回頭着一次，隨即走得更快。

尤力伊走開的時候，說道：『簡直的是同畜生一樣。』他回頭看，這個花園他一向以爲好看，幽暗，神祕的，自從鬧過這件事之後，好像是與世界隔絕的一所慘淡寂寞的地方。

沙弗洛夫是氣喘喘的，很害怕的四圍看看，好像他心裏想毋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有同樣可怕的事再發生。

第三十一章

不過一會子工夫，沙洛丁的爲人就完全變了，他從前原是一個隨隨便便的風流蕩子，現在卻見得人生全不是那麼會事，是悽慘的，是不能受的。笑的假面具是丟下來了；現在露出一個妖怪的可厭的臉來了。

塔那洛夫僱了一輛馬車送他回家。在路上的時候，他故意裝出很痛很無氣力的樣子，就可以一路閉住眼了。他以爲這樣就可以躲過千百人的眼睛看他。

那個瘦小穿藍衣的馬夫，過路的人，爬在窗口的，不懷好意的好管閒事的臉，甚至抱住他的腰的塔那洛夫，他以爲都是顯然的看不起他，不過不說出來罷了。這樣的感覺令他非常的痛苦，他幾乎暈過去了。他覺得好像失丟了理性，很想不如死了罷。他的頭腦不肯承認

他當衆捱了打，他總想是其中有什麼差錯，有什麼誤會。他這次所遇的事並不是這樣絕望，並不是這樣的可哀，如他所想像的。但是事實還是事實，他的絕望愈變愈黑了。

沙洛丁覺得有人扶他，覺得痛，覺得自己的手沾了血，很不乾淨，他還曉得很清楚，令他詫異。有個時候，那馬車轉灣，斜在一邊，他略睜開眼，朦朧的看見街道，房舍，人物，教堂，什麼都沒有變動，卻覺得什麼都是仇視他的，都是奇怪的，與他離得無限那麼遠的。

過路的人立住脚；兩眼瞪他，沙洛丁立刻覺得慚愧絕望，把眼閉了。這輛馬車老走不到，他心裏很着急的想道：『走快點罷！走快點罷！』但是他一想到了家之後，卻有他的男僕，他的房東，鄰居的人，他有什麼臉面見他們，卻又要這輛馬車永遠走不到家，只要往前走，永遠的往前走，毋論走到那裏，他一路都閉了眼。

塔那洛夫也覺得這樣一路的出醜，十分難爲情。他的臉很紅，也不知怎樣是好，只好兩眼一直的向前看，只想叫旁觀人曉得他與這件事體毫不相干。起初他裝作可憐沙洛丁的

樣子，說話安慰他，不久就一言不發，有時催車夫趕快的趕。沙洛丁從這樣情形，又從塔那洛夫的扶抱他，有時是小心的，有時是極不小心的，幾乎把他推開了，他就曉得很清楚塔那洛夫心裏的思想。沙洛丁當塔那洛夫是一個絕對不如他的人，現在曉得他引以為恥，沙洛丁曉得現在是什麼都完了。

他走過院子的時候，不能不用人扶，塔那洛夫和那個害怕發抖的兵役兩個人，幾乎要抬他，假使還有別的旁觀的人，沙洛丁也看不見。他們把榻弄好了，當床鋪，讓他睡下了，站在旁邊，無法可想，不知怎樣是好。沙洛丁很不高興，後來他自己鎮靜些，僕人拿來一盆熱水一塊毛巾，慢慢洗他臉上手上的血。主人不肯看僕人的臉，但是僕人眼中並無什麼惡意，也並無藐視神色，只有像心慈的老看護可以感到的害怕和憐憫。

那小兵問道：「哦！大人，這是怎麼樣發現的呀？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他們怎樣把他弄到這樣呀？」

塔那洛夫很生氣的叱他道：『你不要管！』他立刻很忙亂的往後一看，他到窗口，無知覺的拿出一枝紙煙，卻不曉得沙洛丁躺在那裏，他該不該吸煙，趕快把煙盒子放在口袋裏。那小兵立正，問道：『要我去請醫生嗎？』他雖然剛纔碰了一個釘子，卻還不怕。塔那洛夫伸出幾隻手指，像打不定主意的，說道：『我卻不曉得，』當他再往後一看，他說這句話的聲音改變了。

沙洛丁聽見他們所說的話，一想到醫生看見他的被人打壞的臉，很害怕，他聲音很微的喃喃道：『我什麼人都不要。』他試勸自己和他們兩個人，要人曉得他快要死咧。

沙洛丁把血同髒洗了乾淨之後，他的臉並不怎麼樣難看了，這時候令人看了可憐他。塔那洛夫全爲的是好奇，匆匆的看沙洛丁一眼，立刻轉眼看別處。這個舉動是幾乎令人不能看出的，沙洛丁卻看出來，覺得有說不出的痛苦和絕望。他緊閉兩眼，兩眼含淚，喊不成聲的喊道：『你走開！你走開！噯！噯！噯！』

塔那洛夫又看他一眼，忽然覺得不高興，覺得很看沙洛丁不起。他帶着懷恨的意思，想道：「他現在簡直的是要哭啦！」

沙洛丁閉眼，很安靜的躺在榻上，塔那洛夫用手指輕輕的敲窗台，捏着鬍子，轉了幾轉，自私的心是很切的，急於要走開。

他想到：「這時候是不能走開的。真是討厭！不如等他睡了纔走。」

再過一刻鐘，沙洛丁現出很不安寧的樣子，塔那洛夫覺得討厭到不能忍受，後來沙洛丁不動了。

塔那洛夫心裏很高興，想道：「呀哈！他睡着了，是的，我敢保他是睡着了。」

他很小心的走到屋子那一邊，不令他的靴跟響。沙洛丁忽然睜開眼，塔那洛夫立住不動。沙洛丁卻猜着他是什麼意思，塔那洛夫曉得被他窺破了。到了這個時候，有一件怪事發生，沙洛丁閉了眼，裝作睡着的，塔那洛夫試勸自己相信他當真是睡着了，同時兩個人卻都

曉得彼此是互相察看；塔那洛夫只好很不舒服的屯下來，用脚尖偷偷的走出去，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已經受判的反叛。

他把門輕輕關上。聯絡這兩個人的交情，從此就是這樣打斷，永不能再會了。他們兩個人都曉得在他們兩個人之間，隔斷了一片大海，是不能駕橋運往來的了；從此以後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是你，我是我的了。

塔那洛夫到了外間屋子，覺得呼吸較自由些。他並不覺得，他們兩個人相處有年，今日一旦打散了，有什麼難過。

他爲面子上起見，不能不說，他對那男僕說道：『你聽着！我要走啦，若是發生什麼事體……唉……你曉得……』

那個小兵唬了一驚，答道：『先生，很好。』

塔那洛夫說道：『你現在曉得……裏傷布是要常換呀。』

他匆匆的走下台階，關了園門之後，看見面前就是廣闊而寂寞的街路，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天是快黑了，塔那洛夫曉得沒有人能看見他的通紅的臉，心裏很高興。

他想到：『我自己原可以混入這件事的漩渦裏，說到底，這件事同我有什麼相干呢？』

他走到大街，他的心沉下去了。

他就是這樣想安慰自己，要忘記了伊文諾夫是怎樣用大力把他推開一邊，幾乎使他跌倒。

他又想到：『這是怎麼一件的糟事！這全是沙洛丁這個傻子鬧出來的！他爲什麼要同這樣的下流之輩作朋友呀？』

他愈想這件事體的令人難堪之處，當他穿着白衣服，漂亮靴子，緊湊的褲子，在街上擺着架子高視闊步的時候，他的庸俗身材愈帶着恐嚇的樣子。

只要有一個人走過，他就看出人家恥笑他，藐視他；只要有最輕微的挑動，他就會同野

獸一樣，拔刀相向的，但他卻只碰見幾個人，那幾個人都同影子一樣的快快的就走過了。他到了家就變作安靜些，不一會又想到伊文諾夫推開他。

他想到：『我爲什麼不打他？我該給他臉上一巴掌的，我還可以給他一刀，我口袋裏有手槍，我應該當他是一條狗，一槍打死他。我怎樣會忘記了手槍的？也許還是不用手槍的好，譬如打死了他，怎麼樣呢？這是警察的事。餘人之中，也許有手槍的，這麼一來，可就熱鬧了，是不是？好在無人曉得我身上有手槍，再過幾時，這件事慢慢就消滅了。』

塔那洛夫小心的環視四圍，纔把手槍拿出來，放在桌子抽屜裏。他鎖好抽屜，想道：『我還要立刻去見長官，對他解說明白我與這件事毫無干係。』隨後有一種不能抵抗的衝動，逼他去軍官的食堂，作一個見證，告訴他們是怎麼會事。軍官們在公園，已經聽說這件事，立即回到點得很亮的食堂裏，用燒得滾熱的話，發洩他們的忿怒。其實他們是很喜歡沙洛丁受了這場挫折羞辱，因爲他的尖刻舉動和他的漂亮衣服常常的蓋過他們。

他們露出要聽新聞的神氣，歡迎塔那洛夫。他覺得他是此時的英雄，起首把這件事體的情形，詳細告訴他們。在他的小而黑的眼睛裏，很有怨恨他的朋友的神色，這位朋友卻常是高超過他的。他想起那一天借錢的事體來，他就借這個機會，把他的同伴如何打敗的詳細情形，告訴他們，報復沙洛丁常常瞧不起他的地方。

那時沙洛丁，無人理他，獨自一個人躺在榻上。服事他的小兵在別處聽見這件事的真實情節，不響的在屋裏走，臉上還是同從前一樣的憂愁着急。他把吃茶的東西放好了，拿些酒來；因為那條狗見了主人歡喜到亂跳，他把狗開出去。

過了一會，這個小兵用脚尖踏步走回來低聲說道：『請大人還是吃點酒吧。』

沙洛丁睜開眼立刻又閉了，說道：『呀！什麼呀！』他剛能動他的發腫口唇，說道：『把鏡子拿來！』他以為他說話的腔調嚴厲，其實是可憐的腔調。

僕人歎了一口氣，把鏡子拿過來，還把蠟燭湊近。

他想到：「他爲什麼要照鏡子？」

當沙洛丁照鏡的時候，不由得自己喊了一聲，鏡子裏是一個可怕的完全改變了的臉，一邊臉是又黑又青，一隻眼腫了，鬍子在他的腫脹臉突出來，好像是刺毛一樣。

沙洛丁如同犯了神經病的啼泣，喃喃道：「來！把鏡子拿走！拿點水來！」

那個小兵很慈愛的說道：「大人不必過於傷心，不久就可以全好了。」他把水裝在一個茶味很重的杯子裏，遞給他。

沙洛丁不能喝水，他的牙齒發抖，碰在杯邊，格打格打的響，把水洒在衣服上。

他低聲呻吟道：「你走開！」

他想全個世界的人，只有這一個僕人是憐他的。但是他一覺得這個僕人，居然有理由可憐他，他覺得受不了。這番較好的感覺，隨即消滅了。

那個小兵瞬瞬眼，幾乎哭了，走出去，坐在台階上。那隻狗同他要好，那鼻子拱他的膝，很

鄭重抬頭看他，帶着要問他的神氣。僕人輕輕的順那狗身上的軟而拳的毛。頭上有不言不語的星子閃光，他覺得害怕，好像是預報什麼重大免不了的的不祥的事。

他想起自己的家鄉，心裏很難過，說道：『人生是一件悽慘的事。』

沙洛丁在榻上匆匆的轉身，卻不曉得臉上那塊布，現在變熱了，丟了下來。

他如同得了神經衰弱病的，喃喃道：『現在是什麼都到了盡頭了！什麼叫作盡頭？毋論什麼事！我的一生——完了！爲什麼？因爲我被人羞辱了——被人打了，如同打狗一樣！一巴掌打在我的臉上！我永遠不能在軍營了，永遠不能的了！』

他能夠清清楚楚的看見他自己在大路上，四肢靠地的跳，被人打服了，被人恥笑，一面喊無意思無氣力的恐嚇話，他屢屢在心裏重演這次的可怕事體，愈演愈覺得難過。又好像是有亮光照着，所有的詳細情節，都活現在眼前。他最難受的，就是記得看見西那的白衣服，當他說出無味意的報復的話時，他瞥見這白衣服的。

他想到別的事體上，問道：「是誰扶起我來的是塔那洛夫麼？抑或是同他們一起的那個猶太孩子！必定是塔那洛夫，毋論怎樣，這都是不相干的。最有相干的，就是我的畢生算是毀了，我要離開軍營了。決鬪怎麼樣啦？他不肯決鬪，我要離開軍營。」

沙洛丁記得從前有兩個同伴，都是娶過親的人，因為不肯決鬪，營裏的委員會強逼他們辭職。

他想到：「他們也一樣的要我辭職，很客氣的，不拉手……就是他們……從前有人同我手拉手的在大街上走，就覺得很體面，現在無人肯同我手拉手的走了，也無人妒忌我了，也無人學我的樣子了，這也不算什麼，最難受的是丟臉。爲什麼呢？因爲我的臉上被人打了一巴掌，我當陸軍學生時候，有過怎麼一次，就是那個大漢子且瓦茲(Schwartz)打我一巴掌，打落我一隻牙，人家都不算是一會事，後來我們兩個人拉拉手，作了好朋友，那時候並沒有什麼人看不起。爲什麼現在就不同呢？還不是一樣的事，那一次也會流血，我倒在地上，

所以……」

沙洛丁找不着這幾句問話的答復。他又想道：「設使他答應決鬪，一槍打中我的臉，這是更不好更痛，但是無人會看我不起的；不獨這樣，還有人與我表同情，稱讚我。這就是一粒槍子同一巴掌的分別，其間有什麼分別，爲什麼要有分別？」

他的思想來得很快，來得不貫串，但是他的痛苦和他的不能補救的不幸，似乎會在他心中激發新鮮和深藏未露的思想，這是他過了幾年放蕩和自私的享受所絕不知覺的。

他又想道：「譬如說，方地茲常說：『若是有人掌你的右邊臉，你把左臉獻給他掌，』但是方地茲從山甯家裏回來，是什麼樣子？他發怒的大喊，搖擺他的兩隻膀子，爲的是那人不肯同我決鬪！我要拿馬鞭子打他，原是他人的錯，我的錯就在我不先打他，這件事的全局就完全不對了。現在他是打了我了；這屈辱是永久留存着；我還要離開軍營。」

他兩手握他的發疼的額，翻來翻去，因爲他的眼疼得利害，隨即大怒，喃喃道：「拿手槍

來，跑到他面前放兩槍，打穿他的頭……當他躺在地下的時候，用腳踏他的臉，踏他的眼，踏他的牙……」那塊裹傷布落在地下，響了一聲，沙落了一跳，張大眼，在燈光慘淡的屋子裏，看見一盆水一塊毛巾，那個黑窗子如同可怕的眼一樣瞪着他。

他完全絕望的想道：『現在是無法可想的了，他們都看見了，看見我的臉是怎樣被他打了一巴掌的，看見我怎樣兩手兩脚爬在地下的，唉！好難爲情呀！這樣被人打了一拳，好難受呀！我永不能再自由，永不能再歡樂的了！』

這時候又有一個新而鋒利的思想在他心裏閃過，他想到：『到底我會自由過嗎？未曾自由過，我所以現在不得了，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因爲我的一生，從未自由過，因爲我從未照着我自己的路途過活過，照着我自己的自由志願，我會同人決鬥，或拿馬鞭子打人嗎？人家也不會打我的，那就鬧不出亂子來。是誰首先想像，是什麼時候想像。羞辱只能用血洗刷乾淨的？當然不是我。好呀，我是洗乾淨了；我該說是用我自己的血洗乾淨的，不是嗎？我不曉得

這是怎麼講，我卻曉得我要離開軍營！

他的思想很想走別的方向，但是同剪了羽毛的鳥一樣，帶走回來，歸結惟一的事實，他是被人羞辱了一番，不能不離開軍營。

他記得有一次看見一隻蒼蠅丟在糖汁裏，在地板上爬，很困難的拖着膠粘的翅和腳慢慢的走。這個可憐的蒼蠅，一定要死的，卻還拚命的掙扎，發狂的用力要站起來，那時候他覺得難看；掉過頭來不看了。現在他又看見這隻爭命的蒼蠅，如在害熱病的睡夢中。隨後忽然想起他有一次看見兩個鄉下人打架，一個很兇的一拳頭打在那個人的臉上，打倒了他，他卻是一個老年斑白的人，他站起來，用袖子擦擦鼻子，很着重的說道：『真是個大傻子！』

沙洛丁想道：『是呀，我記得看見這件事，後來他們兩個人跑到酒店裏喝酒。』

晚上快盡了，四圍非常的沈寂閉悶，好像只有沙洛丁一個人在世界上活受罪。桌上的滴淚蠟燭，仍然燃着，有暗而不搖動的光燄。他陷在他的紛亂無序的思想的黑暗中，用他的

兩隻發熱病的眼，瞪着燭光。

在這許多亂雜無章的印象和追憶中，卻有一件事是離羣獨立，不與其他干涉的，他覺得孤寒，如同一把尖刀刺心一樣。這時候有千百萬人很高興的過歡樂日子，有說有笑；還許其中有幾個人談論他。但是惟有他一個是孤獨的。他要追憶熟人的面貌，也是無益。熟人的面貌，都是無血色，奇怪冷落的，他們的眼睛，有一種好奇和幸災樂禍的神色。隨後在沉悶之中，他想到立達。他想像最後一次看見她的樣子；想像她的大而慘的眼睛；她的薄衣輕輕的蒙在她的嫩胸上；她的一條鬆辮子，沙洛丁看她的臉上，既無懷恨的意思，也無藐視。她的一雙黑眼帶着憂愁的責備瞪他。他記得當她最困苦的時候，他怎樣的拒絕她，他曉得他失丟了她，心痛如同刀割一樣。

他想到：「當日她所受的痛苦比我今日所受的利害得多……我簡直的是驅逐她：……我幾乎要她跳水死；我要她死。」

他全副精神都趨向她，當她是末了一個鋪，可以救他性命的。他想她撫弄他，想她憐憫他。有一會工夫，他好像見得他所受的所有的痛苦，可以洗刷他的已往；但是他曉得立達是絕不會回頭的，曉得是什麼都完了。他的前程只是一片空，什麼都沒有了！

沙洛丁伸手頂住他的額，躺在那裏不動，閉眼切齒，竭力要做到不見不聞不覺。過了一會子，他的手丟下來，坐在榻上。他的頭很疼，舌頭好像是火燒，從頭到腳通身發抖，伸起來，身子不穩的挪步走到桌子，說道：『我什麼都失丟了，——我的性命，我的立達，毋論什麼我都丟完了！』

他忽然想到，他的生活到底既不是好的，又不是歡樂的，又不是有道理的，實在是糊塗的，不自然的，卑劣的沙洛丁，美貌的沙洛丁，原該享受世界上最好的，最享福的，生活的，算是死了，只剩下一個孱弱，失了男性的驅殼，受痛苦，受羞辱。

他想到：『這樣過日子，是不可能的。這樣過日子就是把既往都磨滅了。我要重新做人。

變作一個與前極其不同的人，我卻做不到！

他的頭向前倒在桌上。他就在慘淡搖動的燭光中，躺在那裏不動。

第三十二章

就在這天晚上，山甯去見素洛維吉。這個小漢子猶太人獨自坐在台階上看房子前邊的無人無物的空間。那裏有幾條不走的小路，穿過已乾的草，看見那幾所空棚子，掛了大而鏽的鎖，還有磨坊的黑窗子，實在是令人沉悶，所有的景色都表示久已停止的生活和活動。

山甯立刻看見素洛維吉的臉變了神色，他並不微笑，卻現出着急煩惱的樣子。他的雙黑眼，含着詰問的神色，帶着毫不關切的樣子，握住山甯的手，說道：『呀！我同你請晚安。』隨即接着兩眼看恬靜的晚上的天，有這個作背景，棚子的黑色房頂，現得很清楚。

山甯坐在台階的對方，點着一根紙烟，一聲不響的察看素洛維吉，因為他的奇怪舉動會令他注意。

山甯過了一會子問道：「你在這裏幹些什麼？」

他無精無神的兩隻大而黑的眼睛，轉過來，望着山甯，說道：「我不過住在這裏罷了，當從前磨坊有工作的時候，我到那裏辦事，現在磨坊是關了，人人都走了，只剩了我一個人。」

山甯問道：「你獨自一個人在這裏，不覺得孤寂麼？」

索洛維吉一聲不響，隨後聳聳肩膀，說道：「我覺得是一樣的。」兩個人都不響，什麼聲音都沒有，只有狗鏈的聲音。」

索洛維吉忽然熱烈的說道：「這個地方並不孤寂，這裏同這裏，我卻覺得孤寂。」他摩
摩額，摩摩胸。

山甯很鎮靜的問道：「你爲什麼事呀？」

索洛維吉變作更不安的接續說道：「你看，你今天打了一個人，把他的臉都打進去了，也許是你已經毀了他的終身，請你不要怪我這樣對你說話！我坐在這裏很把這件事想過，

覺得詫異又詫異。現在要問你幾句話，你肯答應我麼？」

有一會子工夫，他的面目被他的向來笑慣的微笑所改變了。

山甯很和氣的答道：「你喜歡問我什麼就問什麼，你怕得罪我，是不是？你放心吧，問我是不會得罪我的，做了就是做了；設使我想我做錯了，我是第一個人先說我是做錯了。」

素洛維吉打戰的問道：「我要問你這一層，你不想到你也許可以就把這個人打死了嗎？」

山甯答道：「這是無疑的事，這是一件勢不兩立的事，沙洛丁這樣的人，是逃不丟的，不是他打死我，就是我打死他。說到他打死我這一層，他錯過了心理上最要緊的機會；現在他不能傷害我了，後來他沒有膽子傷害我，他的戲是演完了。」

「你居然這樣的鎮靜告訴我這幾句話嗎？」

山甯問道：「你說，鎮靜兩個字，是什麼意思！我不能鎮靜的看人殺一隻雞。不必說看殺

人啦。我打他，我的心裏是很痛的。一個人覺得自己有氣力，自然是樂的。卻仍然是一種可怕的閱歷——因為打人原是野獸所作的事，因此可怕。但是我是理得心安的，我不過是命運的利器。沙洛丁所以遭殃，為的是他的行為必定要遭殃的；最可怪的就是同他這樣的人不遭殃，這樣的人，學殺人，學躡躑自己的身體，卻不曉得為什麼要怎樣做。這種人都是瘋子，都是傻子，若是容縱他們，他們是會自刺他們自己的喉嚨，刺他人的喉嚨的，因為我要不為這種瘋子所害，我自己保護自己。你能怪我麼？

素洛維吉執拗的答道：「是呀，但是你已經打死他了？」

山甯答道：「你既是這樣想，你只好問上帝，為什麼叫我們兩個人相會。」

素洛維吉說道：「你原可以捉住他的手，攔阻他。」

山甯抬頭。他說道：「一個人當這一剎那間，是不會反省的，就是攔阻他，又有什麼益處呀？他有他的維持體面的法典，毋論怎麼樣都是要報復的。我不能一輩子握住他的兩隻手，

不過是加上一層羞辱罷了。」

素洛維吉搖手，不答。

不知不覺的天黑了，日落的火也變淡了，棚子的影變作更深了，好像在這個寂寞地方有許多神祕可怕的東西，快要安歇過夜了。他們不響的脚步，也許令「薩爾旦」不安，因為他忽然間從狗屋裏爬出來，坐在屋前，拖動狗鏈響。

素洛維吉憂傷的說道：『也許你是對的，我卻問你是不是絕對的必要？假使你受他的打，豈不更好嗎？』

山甯說道：『更好嗎？被打是很疼的，爲什麼要我受打有什麼理由？』

素洛維吉帶着一種哀求的神氣，截住說道：『哦！請你聽我說完了。原是可以更好……』

山甯說道：『替沙洛丁打算，自然是更好。』

素洛維吉說道：『不是的，爲你打算，也是更好，也是更好！』

山雷帶點不高興，答道：『哦！素洛維吉不要提道德上戰勝的話，這是無知識的舊見解，又是無理的見解。道德上戰勝並不在乎獻我們的嘴巴子，請那個打過我們的人再打，在乎良心可以告無罪。辦到這樣，原是靠機會，靠環境。世上可怖的事莫過於爲人奴隸。但是最可怖的，還是一個人，他的最幽深的靈魂，反對強逼，反對壓制，卻用勝過他的權力的名義，甘受強逼，甘受壓制。』

素洛維吉兩手握住頭，好像是心都亂了。他悲哀的說道：『我沒有腦筋悟解這些事，我又絕不曉得我該怎樣過活！』

山雷說道：『你爲什麼應該曉得？你就學鳥飛那樣過活。一隻鳥若是喜歡動右翼，他就動右翼，若是要繞一棵樹飛過，他就繞樹飛過。』

素洛維吉帶着莫名其妙的着急，說道：『是呀！一隻鳥可以這樣作，但我不是鳥；我是一個人。』

山甯大笑，有一會子工夫，他的笑聲穿過院子迴響。

素洛維吉搖搖頭，他憂愁的喃喃道：『都不過是句話，你不能告訴我應該怎樣過活，無人能告訴我怎樣過活。』

山甯說道：『你說得不錯，無人能告訴你，過活的術，內含一種才幹；凡是沒有這樣才幹的人，不是消滅了，就是弄得一團糟。』

素洛維吉覺得這話很有意味，問道：『你說得多麼鎮定呀！好像是什麼都曉得了！我要問你一句話，請你不要怪我，你是不是一向都是這樣鎮定的？』

山甯答道：『不是的，我的性格雖然是向來很鎮定的，有時我卻爲各種的疑團所纏。有一時期，我曾夢想我應該過的意中生活，是基督教人的生活。』

山甯停住不說。素洛維吉彎着身子向前，好像是要聽極端重要的話。

山甯說道：『那時候我有一個朋友，是個學算學的，名叫伊文蘭德 (Ivan Lande)，他

是一個奇人，有難制的道德力；是一個基督教人，不自被勸相信基督教的，是個自然而然的，全個基督教都照在他的生活上，若是被人打，他是不還手打人的。他對待毋論什麼人都是如同兄弟的。他對待女人，是不承認女人的動人之處。你記得西門諾夫嗎？』

素洛維吉點頭，帶着小孩子的快樂。

山甯說道：『那時候西門諾夫病得很重，他住在克里米亞（Crimea），他在那裏教書。他所受的寂寞，和他預知他不久就要死，使他絕望。蘭德聽見了，打定主意跑到那裏去救他的靈魂。他沒有錢，無人願意借錢給一個有名的瘋子，他只好徒步走去，走了一千俄里，死在路上，他就是這樣爲他人而犧牲自己。』

素洛維吉兩眼放光的喊道：『呀！請你告訴我，你不識別這樣一個人的偉大地方麼？』

山甯沈思答道：『當時有許多人談及他，有些人不當他是一個基督教人，因此就貶斥他。又有人說他是個瘋子，未免過於自負。也有人承認他有什麼道德力；又因他不肯打人

家就說他既不是前知者，也不是證服者。我批評他卻另有不同。那個時候，他很能潛移我，潛移我到出毛病。有一天，有一個學生打我一個耳光，我怒到幾乎發狂，但是蘭德站在那裏，我只看了他一眼——我不曉得是怎麼樣，我一言不發，站起來，走出去了。第一件，我這樣的作爲，我覺得非常的得意，第二件，我從心境裏恨這個學生，並不是因爲他打我，實在因爲自他看來，我的行爲使他極其滿意。後來我慢慢的看清楚我的地位是虛偽的，我心裏就起首想，有兩個禮拜，我好像是一個精神錯亂的人，此後我就不以我的虛偽的道德戰勝，自鳴得意了。當我的仇人第一次挖苦我，我就打他，打到他不省人事，因爲這一打，我同蘭德兩個人就有了芥蒂。當我公平無私的考察他的生平，我很詫異的見得是空無所有的，是很可憐的。」

素洛維吉喊道：「哦！你怎麼能說這句話，你怎樣能夠估計他的精神上的情緒的價值呀？」

山甯答道：「這樣的情緒，是很單調的，他一生的歡樂就在乎一聲不哼的忍受毋論什

麼不幸。他的財富在乎整個的拋棄人生的歡樂和物質的利益。他是甘心作乞丐，他是一個狂人，他的生平就犧牲在一個觀念，對這個的觀念，他自己並無清楚的概念。」

素洛維吉用力扭手。

他說道：「哦！你不能想像我聽了你這番話怎樣的愁困！」

山甯詫異，說道：「素洛維吉，其實你是很犯了神經病，我告訴你的並不是什麼非常的事，也許你聽了痛心。」

他答道：「哦！最痛心。我常常的想，想了又想，想到我的頭好像要炸啦，難道這全是錯，不是別的吗？我好像是在黑屋子裏亂摸，又無人告訴我，我該做什麼？我們爲什麼要話在世上？請你告訴我！」

山甯答道：「爲什麼沒有人曉得？」

他說道：「我們爲什麼不爲將來而生活，至少人類後來可以有黃金時代呀！」

山甯答道：「黃金時代，是永遠不能有的了，設使世界和人類能夠在一會子工夫變作更好，那麼也許有一個黃金時代的可能。但是這是不能的，改良的進步是慢的，我們只能夠看見眼前的一步，又只能看見背後最近的一步，你同我都未曾過一個羅馬奴隸的生活，也未曾過一個石器時代的生活，因此不能領略我們文化的好處。所以假使果有一個黃金時代，那時候的人，不能覺得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祖宗的生活的分別。人們所走的是一條無盡頭的路，要想把幸福的路弄平了，就如同加幾個新單位於一個無窮數之上的一樣。」

素洛維吉問道：「據你這番話看來，你相信毋論什麼都是空的，都是無用的？」

山甯答道：「是呀，我是這樣想。」

他問道：「但是你的朋友蘭德怎麼樣？你自己原是……？」

山甯很鄭重的說道：「我愛蘭德，並不是因為他是基督教的人，因為他是誠篤君子，專走正路，不涉歧邪的。有人譏誚他，或是有可怕的阻撓，他都不管。我看重他的人格，他死後就

無價值了。

素洛維吉問道：「難道你不以為他這種人，有一種令人變作高貴的潛力影響於人生麼？這樣的人，不可以有步越他的或弟子麼？」

山甯說道：「人生爲什麼要變作高貴？請你先告訴我這一層。第二層，一個人用不着有弟子，蘭德這種人，是天生的。基督是有光彩的；基督教人卻是卑陋的。他的教理，原是一宗很美的教理，但是基督教人把這個很美的教理，變作一宗毫無生機的斷言。」

山甯倦於談話，不再說了。素洛維吉也不響。四圍都很沈寂，天上的星，好像是說無語言無盡頭的談話。隨後素洛維吉忽然低聲對山甯說了幾句很怪異的話，山甯發抖，問道：「你說什麼呀？」

素洛維吉喃喃道：「你告訴我，你告訴我你的意思。譬如一個人看不清楚他的前途，常時只是思想着，發愁着，因爲無一事一物不是令他疑惑的，恐怖的——請你告訴我，這個人，

是不是死了還好嗎？」

山甯很明白他的意思，答道：「既是這樣，也許是死了爲妙，思維和發愁，是無用的。一個人覺得人生有樂趣的，惟有這個人是應該活的；覺得受痛苦的人，不如死了還好。」

索洛維吉很震動的握住山甯的手，說道：「我也是這樣想。」在黑暗裏，他是臉無人色；他的兩眼如同兩個黑洞。

當山甯站起來要走的時候，心裏明白，說道：「你是個死人；既是死人，最好是埋在墳裏，我同你告辭了。」

索洛維吉顯然是未聽見山甯所說的話，坐在那裏不動。山甯略等片刻，隨後慢慢的走了。走到大門，他立住脚細聽，聽不見什麼。索洛維吉在黑暗裏，山甯看得不清楚。山甯好像是對答一種怪異的預覺，對自己說道：「他或是這樣的往前過活，或是死了，說到底，還是一樣的，今天若是不死的話，明天是會死的。」他趕快拐灣；推開園門，到了街上。

他走到大街上。聽見遠處有人快跑啼泣，好像是很痛苦的。山甯立住脚。黑暗中走出一個人來，急急的走上來。山甯又覺得一種不祥的預覺。

他喊道：『什麼事呀？』

那個人停了一會。山甯看見一個軍人，滿臉露出愁容。

山甯問道：『出了什麼事呀？』

那個軍人喃喃的說了幾句話，又往前跑，一路跑一路哭。他如同一個鬼影，在黑暗中就不見了！

山甯想道：『這是沙洛丁的僕人，』他忽然想到，說道：『沙洛丁用手槍打死自己了！』

他向黑暗中看了一會子，他的額變冷了。在晚上的可怕的神祕和這個壯健人的靈魂中間，發生一種短而可怕的衝突。

全個市鎮都在睡夢中微微閃光的街道，在那些陰沉樹木底下是一片白色；窗子很像

無神氣的看夜的眼睛，看着黑暗。山甯很鎮靜的看他的面前，昂頭微笑。

他大聲說道：「不是我的罪，多一個少一個——」

他挺直身子，帶着決絕的神色，向前走。在沈寂的深夜中，他很是一個有威嚴的鬼影。

第三十三章

就是這天晚上，有兩個人自殺，不久，全個小市鎮都曉得了。是伊文諾夫告訴尤力伊的。尤力伊剛從教書回來，畫利亞利亞的像。她坐住讓他畫的時候，穿了淡色的外衣，是開領的。她的淡紅手臂在半透光的袖子下現出來，屋子裏全是陽光，照她的金黃頭髮，更顯出她的少年女子的秀美。

伊文諾夫走進來，把帽子拋在椅子上，說道：「你好呀！」

尤力伊微笑問道：「呀！原來是你，好呀，有什麼新聞呀？」

尤力伊心裏是滿意歡樂，因為他有了書教，不怎樣依靠他的父親，還有這個活潑可愛的妹妹陪伴他，鼓勵他。

伊文諾夫眼無神色的說道：「新聞很多，有一個人上吊死了，又有一個人開手槍把腦子打出來了，恐怕還有第三個人。」

尤力伊喊道：「你究竟說的是什麼？」

伊文諾夫答道：「這第三件慘事是我造的，不過要說得熱鬧些；那兩個卻真是自殺的，沙洛丁是昨天晚上自殺的，我剛纔聽見說，索洛維吉自己吊死了。」

利亞利亞跳起來喊道：「不能！」她的兩眼露出恐怖和極其好奇的神色。

尤力伊忙把畫板放在一旁，走到伊文諾夫面前，說道：「你是說笑話，是不是？」

伊文諾夫答道：「不是笑話，是眞事。」他還是同向來一樣，裝出哲學家的冷淡神氣，卻顯然露出很震動的神氣來說道：「他爲什麼要開槍打死自己？因爲山甯打了他麼？」

利亞利亞着急問道：「山甯曉得嗎？」

伊文諾夫答道：「山甯曉得，他是昨天晚上聽見說的。」

尤力伊問道：「他說些什麼？」

伊文諾夫聳聳肩。他並無心同尤力伊討論山雷，略帶點不高興，答道：「沒有說什麼，同他有什麼相干？」

利亞利亞說道：「毋論怎樣，他是沙洛丁自殺的主因。」

伊文諾夫說道：「是呀！但是那個驢子爲什麼要打他？並不是山雷的錯呀，這件事是很可哀的，不過全是因爲沙洛丁的無知無識。」

尤力伊憂愁的說道：「哦！我想，實在的理由，是伏在更深的地方。沙洛丁同一派人交結……」

伊文諾夫聳肩，說道：「是呀，就是因爲他同這一羣傻子交結，受了他們的潛移。這就是惟一的實在憑據，證明他是個傻子。」

尤力伊搓搓手，一言不發。他聽見關於死者說這種話，心裏很難過。

利亞利亞說道：『沙洛丁爲什麼要自殺，我能明白。但是素洛維吉爲什麼呢？我絕不會想到他能自殺的他爲什麼自殺？』

伊文諾夫答道：『上帝曉得！他常是有點奇怪的。』

這個時候里雅珊坐馬車到了這裏，碰見西那在門口，兩個人就一同上樓。他們聽見他的尖而着急的聲音，和他同美貌女子說話到發動的玩笑腔調。

西那帶點擾動腔調說道：『里雅珊剛打那裏來。』

里雅珊跟着她，照常的大笑。進去的時候，要燃着一根紙烟。

他快樂的說道：『鬧得真可以呀！倘若照着這樣的自殺，不久我們就沒有少年人了。』

西那坐下不響。她的好看臉是很憂悶的。

伊文諾夫說道：『請你把一切詳情告訴我們！』

里雅珊起首說道：『當我昨天晚上從俱樂部出來的時候，有一個兵跑到我面前，說道：

「大人開槍打自己！」我立刻跳上馬車，飛速趕到那裏，我看見幾乎全營的人都在那裏，沙洛丁躺在床上，外衣的釦子是解開的。」

利亞利亞握住她的愛人手臂問道：「他打在什麼地方？」

他答道：「打在太陽穴，彈子穿過頭，打上天花板。」

尤力伊問道：「是一把勃郎林 (Broning) 手槍麼？」

他答道：「是的，那光景真是難看，牆上濺的是血和腦，他的面目完全不是那樣。」他笑

道：「山甯一定給了他很重的一拳頭。山甯這個孩子，是不好惹的。」

伊文諾夫點頭贊成他這兩句話，說道：「我告訴你，他是很有氣力的。」

尤力伊厭惡的說道：「粗野的畜生！」

西那畏怯的看看他。

她說道：「據我看來，不是他的錯，他絕不能等到……」

里雅珊答道：「是呀，是呀，但是把人打到這樣！沙洛丁曾挑他決鬪。」

伊文諾夫聳聳肩，有點不高興，說道：「你們決鬪吧！」尤力伊說道：「你若是想到這決鬪，決鬪原是無理的事！」

西那表示同意，說道：「決鬪自然是無理的事！」

尤力伊覺得西那好像是袒護山甯，有點詫異。

尤力伊說道：「毋論怎樣，這是……」他原要說一句貶斥山甯的話，卻說不出來。

里雅珊提示，說道：「是一件畜生作的事。」

尤力伊雖然想里雅珊也不過比畜生好些，卻很樂意聽。當着西那幫山甯的時候，他貶山甯，但是西那看見尤力伊不高興的神氣，並不再說了。她心裏卻很高興山甯有氣力有膽子，很不願意承認里雅珊不以決鬪爲然，以爲他所說的話不公道。她同尤力伊一樣意思；以爲他不配說這樣武斷的話。

伊文諾夫藐視的說道：『用手槍把人的鼻子打丟了，或是用刀把人刺通了，誠然是極文明的事。』

『拿拳頭打人的臉可好些麼？』

『我一定想是好些，一個拳頭能發生什麼損害呀？受傷是不久就會好的，你總見得一拳頭不會十分傷人的。』

『這並不是要點。』

伊文諾夫捲起他的薄嘴唇，很藐視的說道：『我請問你，什麼纔是要點？我自己是不相信打的。但是，倘若必定要打，總要劃定一個界限，不許重傷，這是很明白的。』

里雅珊很挖苦的駁他道：『他幾乎把那個人的眼睛打出來，我猜你不叫這個作重傷，是不是？』

『丟了一隻眼睛自然是很不好的事，但是與用槍子洞穿人的身體不同。丟了一隻眼

睛並不是致命傷。」

「但是沙洛丁已經死了。」

「呀！這是因爲他願意死。」

尤力伊畏怯的捏鬚子。

他說道：「我一定要開誠布公的供認，我自己關於這個問題，並未有決定的見解。我也不能說假使我是沙洛丁，我該怎樣的辦。決鬪自然是毫無知識的事，拿拳頭打人，也並不大好。」

西那說道：「但是一個人被人強逼決鬥，又該怎麼樣辦呢！」

尤力伊聳肩。

里雅珊停了一會，說道：「我們該惋惜的，乃是素洛維吉。他這句話同他的高興臉很相反。到了這個時候，他們纔記得並沒有一個人問起素洛維吉的。」

『你曉得他在什麼地方上吊嗎？』

『在狗屋旁邊的棚子上吊死的。他先把狗放了，隨後上吊的。』

西那和尤力伊同時好像聽見有尖利聲音喊道：『薩爾旦，躺下！』

里雅珊掩不過他自己眼睛的快樂神色，接續說道：『是的，還留下一張字，我抄了一張來，其實不失爲一篇人道主義的文章。』他從袋裏取出一本小冊子，念道：

『我既不曉得我應該怎樣過活，我爲何活在世上呢？像我這樣的人，是不能令同伴歡樂的。』

他忽然停住了，覺得好像有點妨礙。衆人一聲都不響，好像有一位苦惱神在屋裏無聲無響的走過。西那眼中含淚，利亞利亞的臉動情到變紅了，尤力伊掉轉臉向窗子，悲慘的微笑。

里雅珊尋思說道：『就是這樣。』

西那兩唇發抖的說道：「你還要什麼呀？」

伊文諾夫站起來，伸手向桌上拿火柴。

他喃喃道：「這不是別的，全是傻子幹的事。」

西那很生氣的駁他道：「你說這句話，不慚愧嗎？」

尤力伊看了伊文諾夫的長而滑的頭髮一眼，就掉過臉去。

里雅珊又是眼光閃閃的，說道：「我們說素洛維吉，我常嘗他是一個獸子——一個無知無識的猶太孩子。你們現在看他表現他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世上的愛，沒有能高超過爲人道而捨生的愛。」

伊文諾夫答道：「但他並不是爲人道而犧牲他的性命。」他一面說，一面斜看着里雅珊的胖大臉和身子，又留心看他的背心怎樣的緊緊束在身上。

是呀，但是一樣的，因爲倘若……」

伊文諾夫兩眼閃出怒容，執拗的駁道：「並不是一樣的，他的舉動是一個獸子的舉動。」他的奇怪的憎惡素洛維吉，令他人心中裏得有很不舒服的印象。

西那站起來要走，低聲對尤力伊說道：「他簡直的是可惡。我要走。」

尤力伊點頭，喃喃道：「極其可厭。」

西那一走之後，利亞利亞和里雅珊也走出去。伊文諾夫沈思的吸着捲烟。吸了一會，一面瞪着屋子裏的一角，隨後他也走了。

他在街上搖着膀子的走，很發怒的想道：「這幾個獸子，以為我不能明白他們所能明白的好嗎！我知道很的確他們想什麼覺什麼，比他們自己，還要曉得清楚得多。我也曉得世人的愛，沒有能高超過為他人而捨生的愛。但是是一個人因為自己無益於人，就去上吊，這是絕對的胡鬧！」

第三十四章

當軍樂隊奏軍樂送沙洛丁的遺骸到教堂墳地的時候，尤力伊在窗口看這悽慘莊嚴的儀仗走過，他看見拉棺材車的馬蒙上黑罩，死者的帽子，放在棺材蓋上，花圈是很多，女賓來送殯的也不少，尤力伊見了，很傷心。

這天晚上，他同西那兩個人散步了許久。她的美目和溫柔狀態，也不能解脫他的沉悶。他兩眼看著地，說道：『想到沙洛丁已經死了，好不令人害怕。他是一位美貌，快樂，什麼都不管的少年軍官，竟自死了！我們以為他會永遠活在世上的。世人所受的痛苦疑惑他是絕不會曉得，也絕不會到他身上的。誰知有一天，好好的這個人就如同塵土的一樣，被掃刷走了，受過惟他自己一個人知道的痛苦纔死的。他是死了，再也不能復活的了，他什麼都沒有』

了，只剩下棺材蓋上的一頂小帽。

尤力伊還是兩眼看着她，一聲不響。西那在他身邊走，輕輕的搖動身子，很留心的聽他說。她的兩隻有滑的手，扭她的陽傘的花邊。她並不想沙洛了。她近在尤力伊左右，覺得非常的舒服，卻又不知不覺的替他擔憂。她的臉上露出悲哀的神色，『是呀！這還不悽慘嗎？還有那音樂啦！』

尤力伊着重的說道：『我並不怪山甯，他不能不這樣作。最可怕的就是這兩個人冤家路窄，碰在一處了；不是這個人要讓步，就是那個人要讓步，那個得勝的，又不明白他的得勝，是很可恨的得勝。他很鎮靜的打死一個人，他卻沒有錯。』

西那並未完全聽見尤力伊所說的話，說道：『是呀，他是對的。』她心裏擾動到喘氣，胸前噲張的動。

尤力伊一面看她的好看身材，和她的臉上露出的熱心神氣，匆匆的摟住她，說道：『但

是我說這件事，是極令人可恨的。」

西那畏怯的問道：「爲什麼令人可恨呀？」她忽然臉紅，一雙眼失了光彩。

尤力伊說道：「毋論什麼人作的，都會覺得後悔，不然精神上也要受多少的痛苦，他卻絲毫不覺得什麼，他說道：「我也很難受，不過不是我的錯。」說什麼錯！好像是一個過失的問題。」

西那問道：「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她說話帶點吞吐，眼看地下，不敢得罪她的同伴。尤力伊說道：「我卻不曉得是個什麼問題，我只曉得一個人不應作畜類的行爲。」這就是他的忿怒答話。

他們兩個人走了一會子，不說話。這時候他們有點意見不合，他們的快樂的精神上結合，這時候打斷了。她覺得難過；尤力伊卻覺得他自己並未把意思說清楚，傷了他的自敬。不久之後，他們兩個人就分手。她覺得憂愁，覺得有點傷心，尤力伊見她灰心，又覺得高

興，好像是他所愛的人，羞辱了他，他就借此報復。

他到了家更不高興。當吃飯的時候，利亞利亞述里雅珊對她說素洛維吉吊死的話。當人們搬他的屍身時候，有幾個孩子喊道：『素洛維吉自己吊死了！自己吊死了！』

尼古拉大笑，學她說：『素洛維吉自己吊死了！』一連說了好幾遍。

尤力伊把自己關在自己屋裏，一面改學生的功課，一面想道：『凡是一個人，不知都有多少獸性！我們值得爲這種毫無知識的野獸一死麼？』

隨後他覺得自己這樣不能包容，對自己說道：『也不能怪他們，他們不曉得所作的是什麼事，毋論他們曉得也罷，不曉得也罷，都是一羣禽獸罷了！』

他又想到素洛維吉，說道：『一個人在世界上是很孤寂的！可憐這個素洛維吉，是個很熱心的人，預備犧牲，預備替他人受苦，卻無人理會他，看重他，連我也是這樣。這是因爲他不能發表他自己。他急於悅人，可惜只收着令人不高興的效果。其實他卻要同我們親近些，要

作可以幫忙我們的人，要作個慈愛的人。他原是一位聖賢，我們卻當他是個傻子！」

尤力伊覺得很悔恨，功課丟開不改，在屋裏很不安的走來走去，後來坐下，打開新舊約，讀道：

「當雲氣消滅的時候，他就走入墳墓，再不起來了。」

「他再不去他的房子了，他的地方，再也不認得他了。」

他想到：「這幾句話說得多麼真切呀！多麼可怕，多麼在所不能免呀！」

他又想到：「我坐在這裏，活潑的，很想活，很想快樂，卻宣布我自己的死刑，我並抗議卻都作不到！」

他好像是絕望到發狂，兩手按住額，狂怒的哀求至高無上而看不見的神力，哀求也無效。

他想到：「人對你作了什麼事，你就該這樣的侮弄人呀？若是當真有你的話，你爲什麼

躲藏，不令人見呀？你爲什麼這樣模範人，即使我願意相信你，我卻不相信我自己的相信？使你答覆我，我又怎麼樣曉得是你答覆我，不是我自己答覆我呀？我求活若是對的話，你爲什麼奪了你所給我的應該求活的權利呀？你若是要我們受痛苦，也罷，你讓我們爲愛你而忍受，但是我們不曉得一株樹的價值也許是高過一個人的價值。

『因爲一株樹常有希望，那怕把樹砍了，還能夠發新枝，恢復新的青綠，恢復新的生命。人死了，就是永遠消滅了，我躺下之後，永遠不再起來的了，設使我曉得千百萬年之後，我將復活，我也甘心在黑暗之中，耐煩的，不訴苦的等候着。』

他又讀一段道：

『一個人在太陽之下，費了許多苦力，他有什麼益處呀！

『一代去，一代來，地球卻是永遠存在的。

『太陽出，太陽落，還回去他所從出的地方。

『風向南吹，轉向北吹，接連的旋轉；按着他的循環軌道，又回來了。』

『既往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世上沒有新鮮的事。』

『從前的事，是無記憶的；將來的事，和後來必定發生的事，也無什麼記憶的。』

『我宣道人，是在耶路撒冷 (Jerusalem) 統治以色列 (Israel) 的王。』

尤力伊發怒和絕望的大聲喊道：『我宣道人是王！』

他恐怖的往後看，恐怕有人聽見他說，隨即拿出一張紙，寫道：『我起首寫這張文件，到我死的時候這文件就算寫完。』

他把紙用力推開，那張紙丟在地下，他說道：『唔！這句話說得多麼無理呀！』

『但是那個可憐的小人物素洛維吉，他不能明白人生是什麼意思，卻不以為是無理！』尤力伊不知道他拿他所謂一個可憐的小人物作他的模範。

『毋論怎樣，遲早我的結局也就是這樣，這是無路可逃的，為什麼無路可逃因為……』

尤力伊停住。他相信，得了這個問題的準確答覆，卻找不出字句來發表。他的神經已經是用過度了，他的思想，變作混亂不清了。

他苦苦的說道：『這是胡說，全是胡說！』

燈光暗了，當他靠桌的時候，燈的暗光照着尤力伊低垂的頭。

『我當小孩子的時候，犯了肺癆病，我爲什麼不死呀？設使是死了的話，我這時候就歡樂啦，歇息啦！』

他這樣一想，通身發抖。

『設使我那時候死了，我就不會看見，不會曉得，現在我所曉得的，但是這樣也是一樣的可怕。』

尤力伊抬頭站起來。

『這就足夠令人發狂啦！』

他跑去要開窗，但是百葉鈎在外面，鈎得很牢；他用一管蕭把鈎弄開了，打開百葉窗任晚上的清涼，潔淨的空氣進來。尤力伊抬頭看天，看見破曉的淡紅色。

這時候是光亮的，是清朗的，北斗七星還閃點微光。晨星在紅色的東方現得大而有光。微風吹動樹葉，吹散濃霧。天上有一片一片的淡紅色的雲，同時還有幾點星光。全景是很美麗的，很恬靜的，好像是這個恐怖的地球等候黎明的華麗出現。

後來尤力伊上床，但是月光不讓他睡着，只好帶着頭痛眼倦的，躺在床上。

第三十五章

那天早上日出之後，伊文諾夫和山甯從市鎮走出來。露珠在陽光之下發亮，濕草在影子裏現着灰色。往禮拜堂的人沿着路旁楊柳樹下，慢慢向大寺走。他們的頭上罩了紅色的白色的頭巾，身上穿的是鮮明衣服，造成有顏色和如畫的景色；大寺的鐘響，聲音穿過平原，浮到遠處的睡夢森林中。他們一路走一路說話。他們的粗聲可以聽得清楚。

伊文諾夫說道：『我們來得太早一點。』山甯向四圍的一看，覺得很滿意和快樂。

他答道：『我們不如稍等一會罷。』

他們近着籬笆，坐在沙上，燃紙烟。

鄉下人們跟着他們的車走，掉過頭來看他們，到市上去的女人和女孩子們一面笑他

們，一面指他們。伊文諾夫是全不理會。山甯卻微笑點頭以答他們。

一間小的白房子，房頂是綠色的，後來有一個很高的人，只穿了內衣，站在房子的台階上。這是「皇冠」酒店兒東家，一面不停的打呵，一面很吵的開門。有一個女人，頭上蒙着紅色頭巾的，跟着他們進去。

伊文諾夫喊道：『酒店是好極了！我們進去。』

他們走進去同那個女人買酒買小胡瓜。

山甯把錢包打開，伊文諾夫說道：『呀哈！我的朋友，你好像很有幾文呀！』

山甯微笑答道：『我是預支的，我接受了一個保險公司代理處的祕書，我的母親很高興。我就是這樣得幾文現錢用用，還受着我母親的藐視。』

當他們又走到大路上的時候，伊文諾夫喊道：『哦！我現在不曉得我覺得多麼好！』

山甯說道：『我也是的，我們脫了靴，好不好？』

伊文諾夫答道：『好呀，』他們把靴子襪子都脫了，赤腳在溫濕的沙上走，穿厚靴走路之後，這是最舒適的。

山甯深深的吸一口氣，說道：『好玩呀，是不是？』

陽光現在變作熱得多，他們愈向青而朦朧的天邊走，離市鎮愈遠。燕子一排一排的坐在電綫上。有一列客車，分作青黃綠三色，在不遠的鐵路上走過，他們還可以看見車裏的困倦搭客。

有兩個滿臉無禮樣子的女孩子，戴了白帽子，站在最後的車台上，很詫異的看那兩個赤足的走路人。山甯對着女子們大笑，亂跳一陣。

面前是草田，在長草地上赤腳走，是很舒適的。

伊文諾夫喊道：『這是多麼快活呀！』

山甯答道：『今天的日子是值得過活的。』伊文諾夫看看山甯。他想這句話必定使他

追憶沙洛丁和新近的慘劇。山甯卻好像並無這樣的思想。伊文諾去卻覺得詫異，但並無不快。

他們走過了草田，又到了大路，路上卻有許多鄉下人和嘻笑的女孩子，隨後他們走到樹木，蘆荻，閃光的水，離他們不遠就是在山邊的大寺。寺頂有一個十字架，同金星一樣的发亮。

河邊有上了油漆的搖船，有穿了鮮明衣服的鄉下人，在那裏閒逛。山甯經了一番錘銼計較的議價之後，租了一條小船。伊文諾夫原是搖船的好手，那條小船就在水面飛跑，好像是個活東西，有的槳碰蘆荻或低垂的樹枝，碰過之後，許久在這深黑的水上抖動。山甯把舵，很用錯用了的氣力，河水成沫繞着船發響，他們搖到一塊窄小的逆流地方，這裏卻是很陰涼的水清，可以看見水底鋪滿了黃色的石子。有一羣一隊的小紅魚鏢來鏢去。

伊文諾夫說道：『這是登岸的好地方。』他說話的聲音很高興。那隻小船碰岸，響了一

聲，他就輕輕的跳上岸。山甯大笑，也跳上岸。

他在其高過膝蓋的長草叢裏鑽過，喊道：『不能找更好的地方。』

伊文諾夫答道：『我說，毋論什麼地方，只要有陽光，都是好的。』他從船上把燒酒麵包，黃瓜，還有一小包開胃小菜，都拿上來，放在樹陰下的綠苔斜坡。他就在這裏，直挺挺的躺在地下。

他說道：『盧古魯斯 (Lucretius) 請盧古魯斯』（古時羅馬人，最奢侈，飲饌最講究，——譯者注。）

山甯答道：『走好運的人！』

伊文諾夫說道：『並不完全走好運，因為他忘記了帶酒杯來，他說話帶點談諧的表示不滿意，山甯答道：『不要緊的，我們來想想法子。』

山甯是專好享受在暖日光和綠陰之下過日子的，就爬上一株樹，用刀子割斷一條樹

枝。當一片一片的跌在草地上的時候，伊文諾夫看他，後來樹枝斷了，山甯爬下來，就挖樹枝的心，只剩樹皮不動。

不到一會工夫，他就做好一隻小杯。

伊文諾夫看他做酒杯，說道：「我們回來，水好不好？」

山甯答道：「這個主義不錯，一面把新作的酒杯子往上一拋，一手接過來。」

他們隨即坐在草地上，大吃大喝。

伊文諾夫說道：「我不能久等啦，我要洗澡。」他一面說，一面匆匆的脫衣服，因為他不会鳧水，他就跳在水淺的地方，那裏淺到可以見沙底。

他在水裏亂跳喊道：「好得很呀！」

山甯看他，自己慢慢的脫衣服，一跳就鑽入深水的地方。

伊文諾夫喊道：「你會被水淹的呀！」

山甯笑答道：『我不怕！』一面喘氣，露出水面。

他們的快樂聲音，到了河那邊，到了綠色的畜牧地。過了一會，他們上了岸，一絲不掛的躺在草上，在那裏打滾。

伊文諾夫把有水點子的背翻過來，對着太陽，說道：『好玩得很，是不是？』

『我們張幕吧！』

山甯快樂的喊道：『張什麼幕，我不要張幕。』

伊文諾夫喊了一聲，起首亂跳亂舞，山甯大笑，也亂跳起來。他們的赤條條身子在陽光底下閃爍，皮下的肌肉都現出來。

伊文諾夫喊道：『呼！』

山甯一個人亂跳亂舞，翻了一個肋斗纔算完。

伊文諾夫叫道：『你來呀，你不來，我把燒酒都喝完了。』

他們穿了衣服，吃了剩下的東西，伊文諾夫歎了一口氣，想喝一口冰凍皮酒。他說道：「我們走罷！」

山甯答道：「好呀！」

他們開足速率的跑到河邊，跳上小船就走。

山甯直挺挺的躺在船底，說道：「太陽刺人刺得好兇！」

伊文諾夫答道：「快要下雨啦，你起來把舵吧！」

山甯答道：「你一個人就可以弄得很好。」

伊文諾夫用槳打水，弄得山甯滿身是水。

山甯冷冷的說道：「謝謝你。」

當他們走過一塊青綠地的時候，聽見笑聲，聽見快樂的女孩子們的聲音，今天原是放假，市鎮裏的人都來這裏尋樂。

伊文諾夫說道：「女孩子們洗澡。」

山甯出主意道：「我們去看看她們。」

「她們會看見我們呀！」

「她們不會看見我們的，我們可以在這裏登岸，從蘆荻叢中走過去。」

伊文諾夫畏羞，有點臉紅，說道：「隨她們去罷。」

山甯說道：「來呀！」

伊文諾夫答道：「我不來，我不喜歡……」

山甯說道：「你不喜歡？」

伊文諾夫答道：「是呀，她們是女孩子……少年婦女……我想是不甚對的。」

山甯笑道：「你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大傻子！難道你的意思是說，你不喜歡看她們麼？」

伊文諾夫說道：「也許我也喜歡看，不過……」

山甯說道：「既是這樣，我們就去不要假作識羞恥，只要有機會誰不願意看呀？」

伊文諾夫問道：「是呀！但是你既是這樣發明你的道理，你就該光明正大的看她們洗澡，爲什麼躲着看呀？」

山甯高興的答道：「因爲躲着看，更能激動我們。」

伊文諾夫說道：「也許是的，不過我勸你……」

山甯說道：「我猜着了，爲的是貞潔起見，是不是？」

伊文諾夫說道：「也可以。」

山甯說道：「我們所無的，卻就是貞潔！」

伊文諾夫說道：「倘若你眼污辱你，就把眼挖出來！」

山甯說道：「算了吧，不要學尤力伊說糊塗話，上帝給我們兩個眼睛不是叫我們挖出來的呀！」

伊文諾夫微笑，聳聳肩。

山甯把小船攏岸，說道：「我的孩子，你聽我說，假使你看見女孩子們洗澡，並不激動你的淫慾，你就可以稱爲貞潔。你若有这样的貞潔，當然會得到我的讚美，我卻不願學你。但是既有了這種的自然肉慾，你若嘗試壓制，我卻要說你的所謂貞潔全是胡說。」

伊文諾夫答道：「這是很不錯的，但是若不禁制肉慾，可以發生大害的。」

山甯說道：「我請問你，有什麼害？我也承認，縱慾有時得不良的結果，但這不是縱慾之過。」

「也許不是的，但……」

「很好，你要說到什麼？」

「是呀。」

「但我是……」

山甯說道：「你是什麼，你是個傻子，你不要急，不要這樣吵！」他們這時候正在悄悄的穿過香草和發響聲的蘆荻。

伊文諾夫很騷動的，低聲說道：「你看！」

他們看見草上放了漂亮衣服，帽子，裙子，就曉得這一羣在河水洗澡的人，是從市鎮來的，有幾個柔得很，在那裏玩水。她們的圓而軟的手臂，滴水結子。有一個站在河岸，身子直而靈敏，陽光照着，使她的身形的美，加倍好看，她一面大笑，身子一面抖動。

山甯看見，眯眯說道：「噯呀！可了不得！」

伊文諾夫好像恐怖，回頭跑。

「什麼呀？」

「不要響，是西那！」

山甯大聲說道：「是她！我剛纔看不出是她。她有多麼可愛呀！」

伊文諾夫格格的笑，說道：『是她！真是可愛！』

這個時候他們聽見笑聲，喊聲，他們就曉得被她們聽見了。西那一驚，跳入清水裏，只露出玫瑰紅的臉和有光的眼。山甯和伊文諾夫趕快的跑，穿過高的蘆荻走回去他們的小船。

山甯伸得直直的，說道：『哦！活在世上有多麼好呀！』

『向河的下遊去，向前浮；』

不停的向前，浮到海。』

他聲音很清朗的唱這兩句歌，同時還可以聽見樹林後女孩子們的笑聲。伊文諾夫抬頭看天。

他說道：『要下雨啦。』樹木變作更黑暗，有一片深影在草場上飛過。

『我們要快跑避雨！』

山甯高興的叫道：『往那裏躲雨呀？現在是躲不了的了。』

頭上有青黑色的雲愈浮愈近，卻沒有風。更加黑暗，更加安靜。

伊文諾夫說道：『我們的衣裳快要濕透了，你給我一根紙烟安慰我吧。』

火柴的黃焰在黑暗中搖擺，忽然來了一陣風吹滅了。一大點雨濕了衣服，再一大點雨滴在山甯額上，隨即大雨倒下來。大雨打在樹葉上，落在水面很有聲響。大雨如傾盆的落下來，只聽見雨的響聲。

山甯的內衣沾在肩膀上，他動動兩肩說道：『下得好，是不是？』

伊文諾夫縮在船底說道：『不錯呀。』

不到一會工夫，雨停了，但是雲還未散，都堆在樹林之後，不久還有閃電。

伊文諾夫說道：『我們該回去啦。』山甯說道：『好呀，我是預備走啦。』

他們把船搖到溜槽裏，頭上是一片黑雲，電光是不停的閃，一陣一陣的電打那黑天。現在雖不下雨，好像天空都是雷電。身子濕了的鳥在河面飛，樹木是一團的黑。

伊文諾夫喊道：『哈哈！』

當他們登了岸在濕沙上慢慢走的時候，黑暗得更甚。

『大雨來啦。』

大堆的雲，愈近地面，好像一個可怕的妖怪，忽然來了一陣大風，樹葉和塵土都捲起來，四面的旋轉，電光一閃，雷聲大震，好像天崩一般。

山甯大喊：『哦！——啊！——啊！』要同風雨聲音比賽。但他自己也聽不見自己的聲音。

他們走到田野的時候，天是很黑了，天上是不停的打雷，電光照着他們所走的小徑。

山甯喊道：『啊！——啊！——啊！』

伊文諾夫喊道：『什麼呀？』

那時候電光一閃，照着山甯的臉，這就是惟一的答復他所問的話。再來一片電光，照見

山甯伸出的兩手，對着風雨喊。

第三十六章

太陽照得很亮，如同春天一樣。但是在恬靜清朗的空氣中，覺得有點秋意。樹上有了幾片黃葉，林上有時有鳥啼。蟲子在黃草殘花上慢慢的飛，隨處都是野草，長得茂盛。

尤力伊在花園緩步，他沈思到失神，看看天，看看綠葉黃葉，發光的水，好像是最後的一次看，要牢牢的記在心裏永遠不忘。他覺得心裏有一種空泛的憂愁，好像是每一刹那間，都有可寶貴的事物走過去，永遠不再回頭的！他的少年生活，並不曾給他什麼歡樂，所處的地位，曾經他聚精會神的，與他人同辦重大和有用的事業，都是過而不留的了。但是他爲什麼失了立足之地的，他自己也說不出來。他堅信他有潛隱未曾發露的能力，能革世界的命。他有廣大的眼界，毋論什麼人都比不上他；但是他不能解說他爲什麼有這樣的堅信，即使

是對他的最親密的朋友，他也不好意思承認。

他眼看着水裏的紅黃樹葉的影子，想道：「呀！也許我所作的是最有智的，最好的，毋論我們從前怎樣過活或嘗試過活，死了就全完了！哦！利亞利亞來了！快樂的利亞利亞！她過日子如同一蝴蝶，過了一天又過一天，不缺少什麼，也不受什麼來麻煩她，哦！只要我能夠同她那樣的過活。

但是這不過是過而不留的思想，因為他其實毋論怎樣，也不肯拿他自己的精神上的痛苦，去換一個利亞利亞的無思無慮的生活。

她高聲喊道：「尤力伊！尤力伊！」她離他不過幾步，原用不着這樣高聲的喊。她帶點開玩笑的大笑，把一封小小的玫瑰色的信遞給他。

尤力伊有點疑惑。

他急忙問道：「是誰的來信？」

利亞利亞很有意思的，用手指指他，說道：「西那來的。」

尤力伊滿臉通紅，從他妹妹手中接這樣的一封玫瑰色，香噴噴的小信，好像是很無道理的，其實是很好笑的。這封信簡直的叫他生氣。利亞利亞同他並肩走，談他親愛西那的事。凡是作妹妹的，都是這樣極注意於哥哥的戀愛的事。她說她怎樣的喜歡西那，將來兩個人定了親，和娶來之後，她將怎樣的歡喜。

尤力伊一聽見「娶來」兩個不幸的字，臉上更紅。兩隻眼睛有一種懷着惡意的神色。他的心目中就看見一套鄉下人向來娶親的辦法，玫瑰紅的情書，拿姊妹們當心腹的人，正式的結婚，隨帶免不了的普通效果，結婚之後就成家，有妻，有子——這是他所最怕的事。他用不高興的腔調說道：「哦！請你不要再說這種不相干的夢話了。」利亞利亞聽了，很詫異。

她也不高興的說道：「你也不必鬧！你若是戀愛她，這有什麼要緊。我想不出來，你爲什

麼常要裝作一個非常的英雄？』

她這一句話，帶點女人家的激惱意思。這一箭卻射中了。她隨即拉拉她的長衣，拉得很好看的，露出通花襪子，掉轉身子，好像一位生氣的公主，跑進屋子去了。

尤力伊一面拆信，一面帶怒的察看她。

那封信說道：『尤力伊你若有工夫，若是想逛大寺，你今天願意來嗎？我同我的姨母今天到那裏，她正在預備施聖餐的禮節，終天在教堂，我一個人覺得很寂寞，我還有許多話對你說，你一定要來，也許我不該寫信給你，但是，毋論怎樣，我望你來。』

一會子工夫，尤力伊的什麼思想都消滅了，覺得渾身快樂，讀過一遍，又讀一遍。這個貞潔可愛的女子，用短短的一句話就這樣坦白的，深信的，露出她的愛情的祕密，給他看。他覺得好像她是痛苦，無法，不能抵抗，使她自獻的愛情，卻不曉得有什麼事體可以發現，目的是快要達到啦。尤力伊一想到可以達到，就渾身發抖。他的全個人都被歡樂灌滿了。他的歡喜，

如同一隻鳥，他已經覺得飛過樹頂之上，遠遠的飛入青天了。

快到晚上的時候，他僱了一輛馬車，往大寺去，畏怯的對着世界微笑，幾乎樂到糊塗了。走到河邊，僱了小船，一個壯健的鄉下人搖他到山邊。

一直等到小船出了蘆荻，搖到河心，他纔明白過來。他的歡樂，整個是那封玫瑰紅的小信給他的。

他自爲解說的，說道：『說到底，這件事是很單簡的，她常在這種世界裏過活，不過是一件鄉下的戀愛事，即使是，有什麼呢？』

河水在小船兩旁潺潺的流過，慢慢的引這船到那座青山。到岸的時候，尤力伊很興奮的給了搖船的半個盧布，爬上斜坡。這時候天色將黑了，山麓有很長的影子，地面起了一層濃霧，蓋住樹葉的黃色，所以樹林如同夏天那樣的綠而密。大寺的院子沈寂無聲，如同在教堂裏面，那樣莊嚴。那些嚴肅高幹的白楊，好像在那裏祈禱。和尚們像黑影樣往來的走動。教

堂門口的燈微微閃光。空氣中有燒香的氣味，有乾枯白楊葉的氣味。

有人在背後喊道：「哈，原來是尤力伊！」尤力伊掉過臉來，看見沙弗洛夫，山甯，伊文諾夫，比得伊里士（Peter Ilitch），他們是從院子那一邊走過來的，大聲說，大聲笑，和尚們帶點憂慮。往他們那方面看，就是白楊樹也好像失去了多少祈禱的安靜。

沙弗洛夫向來是敬重尤力伊的，走到他面前，說道：「我們也都來了。」

尤力伊不高興，喃喃道：「我看見啦。」

沙弗洛夫走近些，問道：「你同我們一道，好不好？」

尤力伊有點不耐煩，說道：「我不，我謝謝你，我有事。」

伊文諾夫很和氣的握住他的膀子，說道：「哦！不要緊，我曉得，你願意同我們在一起。」

尤力伊要擺脫，有一會子工夫，他們兩個人爭執，一個要他去，一個不肯他去，爭得很好

笑。

尤力伊這時候幾乎發怒，破口罵了一聲，說道：『不去，我不能同你們在一起也許我以後找你們。』

伊文諾夫同他這樣開玩笑，他是很不高興的。

伊文諾夫理會他的不高興，放了手，說道：『也罷，我們等你，你要記得來呀。』

尤力伊說道：『很好。』

他們就是這樣笑笑鬧鬧的分手，院子又變作從前那樣的靜穆。尤力伊脫了小帽，帶着一半侮慢一半畏怯的神氣，進了教堂。他立刻看見西那離一根黑柱子不遠。她穿的是灰色短褂，戴的是圓草帽，很像一個女學生。尤力伊的心跳動得更快，她的黑頭髮盤作一圈垂在雪白的頸子後面，很好看很可愛。她所以能迷他，就在乎她是一個高長，生長得好，身材合宜的少年女子，就是女學生的派頭迷他。她曉得他看她，回頭看，她的一雙黑眼睛，含着畏怯的快樂神色。

尤力伊低聲說道：『你好呀？』他的聲音雖低，卻是很高。他不曉得在教堂裏該不該握手。有幾個座中的人回頭看。他們的黑枯臉，使他覺得更不舒服，他現出紅的臉。西那看見他糊塗了，對他微笑，如同一個作母親的，眼帶着愛情的微笑。尤力伊站在那裏，快樂服從。

西那不再看他了，很熱心的畫十字，尤力伊卻曉得她只是想他，就是因為他有這種的感覺，這兩個人之間，就成立一種祕密的關係，血在他的血管裏跳，好像是一片神祕和奇異。教堂裏面的黑暗，唱歌的聲音，不亮的光，禮拜人的歎氣，出來進去的脚步迴響，——尤力伊都一一留心。在這樣的靜穆中，他能聽見自己心臟跳動聲，他站在那裏不動，兩眼釘住西那的白頸子和好看的身材，覺得一種近於情緒的歡樂。他雖是不相信祈禱，唱歌或燭燭，他卻要擺出來，讓人人曉得他並不反對這些事物，這就引他比較這時候的快樂心境，同早上的困苦思想。

他問自己道：『原來一個人是實在能夠歡樂的，是不是？』他立刻自答道：『自然是能

夠的。我關於死的思想，和人生的無目的思想，原是確實的合於邏輯的。雖然，一個人有時候也能夠歡樂。我若是歡樂，都因為這一位美貌女子。不久以前，我向未見過她。』

忽然間有一個好笑的思想，走入他心裏。他想許多年前，他們兩個人都是小孩子的時候，也許見過的，隨後就分手，卻並不夢想到有一天彼此就熱烈的相戀愛起來。她會把她自己完全成熟，發光彩的赤條條身子獻給他。這一個最後的思想，使他滿臉發紅。有一會子他覺得不敢看她。他的胡思亂想，就是這樣的把她剝得赤條條的，站在他面前；她卻是貞潔柔媚的，身上穿灰色的小短褂，頭上戴小的圓草帽，不響的在那裏禱告，望他愛她的愛情，可以同她的一樣深，一樣溫柔。她的處女的知羞，一定會潛移尤力伊，因為他的淫慾思想消滅了，兩眼含情的淚，他抬頭看見神座的發亮的黃金，和神聖的十字架，四圍點着黃蠟燭，他帶着久已忘記的熱誠，心裏念道：『上帝呀！你若是真是有的話，請你叫這個小姑娘愛我，叫我愛她永遠是像這時候那麼利害。』

他自己這樣的動情，微覺得難爲情，要想用微笑遮蓋了。

他想到：『到底全是胡說。』

西那低聲說道：『來呀！』這聲音好像是歎氣。

他們兩個人並肩的走過院子，穿過小門，就是走向山坡的路。他們是很嚴肅的，好像他們的靈魂把唱歌，祈禱，符號，和神祕的亮光都帶走了。到了這裏是沒有一個人，高的白牆和年代久遠的堞樓，好像把他們隔絕，同世界不相聞問的了。脚下就是橡樹，再往下就是河，同銀鏡一樣的發光，再遠就是田野與天涯綫，混成一片。

他們一言不發的走到坡邊，明曉得要作點什麼，說點什麼，卻覺得膽子不夠。西那抬頭，很單簡很自然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她的嘴唇碰着尤力伊的嘴唇，他輕輕的摟住她，她發抖，臉變了色。他是第一次覺得她的溫暖靈活身子，在他兩臂摟抱之中。遠處有鐘聲，尤力伊覺得這是慶賀他們兩個人彼此各得其所的良辰。西那大笑，擺脫開，回頭跑。

「姨母會奇怪，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你在這裏等，我一會就回來。」

尤力伊後來絕不能記得她是不是大聲清楚說的，或是低聲說的，或是晚風吹到他耳朵的。他坐在草上，用手順了頭髮。

他微笑想道：「這種事有多麼傻氣呀，卻有多麼快活呀！」他聽見遠處有西那的聲音說道：「姨母，我來啦！姨母，我來啦！」

第三十七章

最先是天邊變黑了，隨後河被烟霧所罩就看不見了。從牧場送來的有馬嘶聲，那時候有幾點閃光。當他坐在那裏的時候，尤力伊起首數光點。

「一，二，三……：哦！還有一點，正在天邊，很像一顆小星。鄉下人圍住這個光點坐下，在那裏守夜，煮馬鈴薯，閒談。那邊的火發起光來，壁拍壁拍的響。幾匹馬站在旁邊噴氣。但是離這樣遠，不過是一小點的火，毋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滅的。」

他見得難以想什麼，他的極點快樂，完全吸收了他，一會一會，他好像恐怖的，喃喃道：『她還要回來的，立刻回來的。』

他就是這樣坐在高處等，聽遠處的馬嘶，聽河邊的野鴨子叫，聽樹林裏的不知是什麼

聲音響。晚上常有這種神祕聲音，浮在空際的。隨後聽見背後有走得很快的腳步聲，聽見衣服響聲，他不必回頭看，就曉得是她。這時候，他的慾興如狂，想到眼前的最要緊的時機，就不免發抖。西那站在他身邊，喘氣。他有了膽子，覺得很高興，把她抱住，抱到下邊有草的斜坡。他幾乎跌倒，她喃喃道：『我們要跌一交！』她有點畏羞，卻是很歡樂的。

當尤力伊使她更湊近的時候，他看見她有婦人的豐滿，同時又有孩子的柔軟。

坡下樹底是很黑的，他就把這個女孩子放在這裏，自己坐在她身邊。因為地是斜的，兩個人就好像是並排的躺下。

在微光之中，尤力伊的嘴唇，粘在她的嘴唇，帶着熱烈的渴想。她卻並不爭脫，不過發抖得很利害。

她氣接不上的喃喃道：『你愛我嗎？』她的聲音好像是從樹林而來的神祕低聲。

尤力伊忽然很驚愕的問自己道：『我作什麼呀？』這個思想，就如同他的如火燒的腦

筋，碰着一塊冰。這一會子工夫，毋論什麼東西都好像是灰色的，空無所有的，如同嚴冬的一天，無氣力的，無生命的。她的眼皮半閉，臉對着他，好像要問他。她忽然看見他的臉，被廉恥之心推倒，縮在一旁，不要他擁抱。尤力伊這時候被數之不盡的互相衝突的感覺所包圍，他覺得這時候中止，是很可笑的，他很無力的很不自然的，又起首勉強撫慰她，她也是一樣無氣力的不自然的拒他。尤力伊現在看見這個情景，是絕對的無理，他好隨西那去。西那氣喘喘的像一隻被追的野獸。

有一會子工夫，兩個人心裏都是很難過的，一言不發。尤力伊忽然說道：『你不要怪我……我必定是瘋了。』

她呼吸得更快。他覺得不該說這句話，因為這句話必然傷她的心。他不由自主的斷斷續續說了各種的開脫話。他很曉得這些話都是假的。他只想走開，因為這個情景變作受不了的了。

她一定也看出來，因為她喃喃道：『我該……走啦。』

他們你不看我，我不看你的站起來。尤力伊最後努一次力，輕輕的擁抱她，恢復剛纔的熱烈。她卻發動爲人母的感情，她好像覺得她比他強，更同他靠緊些，看他的眼睛，帶着慈愛安慰意思，微笑。

她說道：『我們分手了！你明天來看我。』

她一面說一面很多情的吻他，他卻糊塗了。在這一會子工夫，尤力伊幾乎崇敬她。

她走過之後，他細聽她的回去的脚步聲。聽了有一會子工夫，隨後拿起小帽子，彈去帽子上的枯葉，把樣子弄好了纔戴在頭上，走下山，向大寺的客堂。他特意拐了一個大灣，免得碰見西那。

他下坡的時候想道：『呀！我一定要把這樣貞潔老實女子躑躅丟麼？這件事的結局，也要同常人所作的一樣嗎？上帝賜她福！果然這樣結局，就是個大罪過……好在我不是同他』

們常人一樣，多麼可憎呀……忽然之間……一句話也不說……同畜生一樣！剛纔使他歡喜使他有力的事，這時候想起來，覺得可憎，他心裏覺得慚愧，覺得不滿意，他覺得好像他的手足動得毫無道理，他的小帽子也不合頭。

他絕望的自問道：「到底我實在能夠過活不能？」

第三十八章

客堂的大廊有茶香和麵包味和香氣。有一個壯健活潑的和尙，匆匆的走來拿了大茶壺。尤力伊對那和尙說道：『神父。』他說這句話，自己覺得慌亂，以爲那和尙也是一樣的不曉得怎樣是好。

那和尙很客氣問道：『我請問你你要什麼呀？』尤力伊問道：『這裏不是有一羣從市鎮來的人麼？』

那和尙好像是早曉得他有此一問的，立刻就答道：『有的，共總是七個人，這地方走在露台那邊。』

尤力伊推開門，那間大屋子被菸草的烟塞滿了，屋子也變黑暗了，近露台的那邊地方，

較光亮些，他可以聽見蓋過諠譁和大笑的酒瓶酒鍾響聲。

沙弗洛夫說道：『人生是一個不能治的病。』

伊文諾夫大喊答道：『你是一個不能治的傻子，你是永遠好咬文嚼字的，你不能停止嗎？』

尤力伊走進去，他們很熱鬧的歡迎他。沙弗洛夫跳起來，他一面捉住尤力伊的手，幾乎把桌布拉丟了，一面一串一串的說道：『你居然來了，有多麼好呀！我是很歡喜的！你真是最講交情的！我謝謝你。』

尤力伊坐在山甯和比得之間，四圍一看，露台有兩枝燈，一個燈籠。燈光之外，好像是一道黑而不能透過的牆。尤力伊還可以見天上的帶綠色的光，山的黑影，最近的樹木的頂，遠遠在下的閃光的河面。蛾子從樹林飛向燈光，四圍的撲，丟在桌上，慢慢的死了。尤力伊一面可憐這些蛾子的命運，一面想道：『我們也同蛾子一樣，向火光撲，在有光的觀念周圍飛，最

後的結果，也不過是死得可憐。我們想像這個觀念，就是世界的意志的發表，其實並不是別的，不過是我們頭腦裏的焚化的火。」

山甯把酒瓶遞給尤力伊，很和氣的說道：「來來，吃乾這一瓶！」

尤力伊很沮喪的答道：「我很高興吃。」他立刻想起：「吃酒是最好的事，其實只剩了這一件事，是可以作的。」

他們於是都吃起來，彼此碰杯。尤力伊覺得燒酒味是很可怕的，又辣又苦，同毒藥一樣，他吃點小菜，也覺得難吃，吞不下。

他想到：「不然！毋論死也罷，充軍到西比利亞也罷，我必要離開這個地方。但是離開這個地方，我往那裏去呀？毋論走到那裏，都是一樣的，我總不能擺脫我自己，一個人一旦把自己位置在生活之上，毋論什麼樣的生活，都絕不能使他滿意，毋論他住在同這個地方一樣的洞穴裏，或住在俄都。」

沙弗洛夫喊道：『據我看來，個人自己是算不了什麼的。』

尤力伊看看說這句話的人的愚蠢臉，眼鏡後有兩隻怠倦的小眼，想道：『像這樣的一個人，真是算不了什麼。』

『個人是等於零的，只有出羣的人們，卻還同羣衆相接觸的，不反對羣衆的，如市僧的英雄，就是這樣……只有這種人們，是有力量。』

伊文諾夫帶點攻擊他的意思。問道：『我請問你，這種人們的力量在乎什麼？是不是在乎反對現時的政府？也許是的，但是他們爲個人的歡樂競爭，羣衆怎麼能幫助他們？』

『呀！原來你是這個意思！你是一個超人，你要合於你自己的一種特別歡樂。但是我們是羣衆的人，我們以爲替羣衆求幸福而努力，樂就在其中，主義戰勝……這就是歡樂！』

『是呀，譬如這個主義是假的，怎麼樣呢？』

沙弗洛夫昂頭，很執拗的說道：『這有什麼要緊，要緊的在乎相信！』

伊文諾夫帶着藐視他的神氣，說道：『吧！人人都相信他自己所做的事業是世界上最要緊的，最不可少的，甚至於一個製女服的裁縫，也以爲他所作的事業是世界上最要緊的，最不可少的，你是很曉得這一層的。不過你好像是忘記了，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不能不使你追憶這一件事實。』

尤力伊不由自主的，憎惡伊文諾夫的鬆弛出汗的臉，和他的灰色無光的眼。

他捲着嘴唇，表示藐視，問道：『我請問你，據你看來，歡樂在乎什麼呢？』

『一定不是在乎終日吞聲歎氣，也不在乎不停的問。例如，問我剛纔打噴嚏，這是應該的嗎？我打噴嚏，不傷及他人嗎？我打噴嚏，是不是履行我的命運呀？』

尤力伊能看見說話人的冷眼內帶着厭惡的神色。他想到伊文諾夫自己以爲知識高過他，笑他，他大怒。

他想到：『我們不久就要曉得，誰的知識高。』

他駁道：「這不是一個辦法。」他竭力的使他的臉，表示極烈的輕視，表示不願再討論的思想。

「你當真要一個辦法麼？倘若我願意，我又能夠，作一件事，我就作。這就是我的辦法！」沙弗洛夫不高興的說道：「真是一個好辦法！尤力伊不過聳聳肩並不答話。」

他們不言不語的吃酒，吃了一會子，尤力伊掉過臉對山甯發表他自己關於至善的見解。他的意思是要伊文諾夫聽他說，他卻不理伊文諾夫。沙弗洛夫卻是熱誠至敬的聽。伊文諾夫有點背向尤力伊，每聽一句，他就很挖苦的說道：「我們從前都聽見過啦！」

後來山甯無精打采的插進。

他說道：「咳！不要再說這種話，你不見得令人討厭嗎？各人當然可以發表各人的見解，是不是？」

他慢慢的燃着一枝紙烟，走出院子去。他的身上很熱，恬靜的深夜，使他覺得非常的舒

服。在樹林之後月亮上升，如同一個金球，射柔和怪異的光於黑暗世界之上。從有果子香的果園背後，就可以看見客堂的白牆。有一個有光的窗，好像是穿過許多嫩葉，偷看山甯，忽然聽見青草地上有赤腳走動的聲音，山甯看見一個小孩子，從黑暗中走出來。

他問道：「你要什麼？」

那個赤腳孩子，聲音很尖的說道：「我要見教書的伽沙文那（即西那）小姐。」

山甯一聽這個名字，立刻就記得看見西那，在陽光之下赤條條的站在河邊。

那孩子說道：「我有一封信要交給她。」

「呀哈！她不在這裏，她一定是在那邊的客堂，你不如到那邊找她罷。」

那孩子走了，很像一個小動物，很快的到了黑暗中，就不見了，好像是躲在樹後的。

山甯慢慢的跟着走，儘力的吸收園裏的柔和的，如蜜的那樣香甜的空氣。

他走近那一所客堂，站在窗下，從窗射出的光，照着他的恬靜深思的臉，還照着園的大

個梨，他翹足就能摘一個大梨，剛好看見西那在窗口。

他看她的半身，穿着晚衣。那光照着她的柔軟圓膀子，發現如緞子的光。她在那裏深念入神，好像是令她歡樂，卻又覺得慚愧，因為她的眼皮抖動，唇上帶着微笑，山甯看來，西那好像一個姑娘的心神顛倒的微笑成熟的，預備好了的，供人一次很長的時間很能迷人的吻，山甯牢站在那裏看。

她正在那裏想剛纔發現的事，她的這番閱歷，雖令她快樂，卻也令她慚愧，她想到：『天呀！我當真的是這樣不顧廉恥麼？』隨後又作第一百次的追憶她第一次躺在尤力伊懷裏所享的快樂，她喃喃道：『我的小寶貝！我的小寶貝！山甯又看她的眼皮抖動，和她的微笑嘴唇。後來的情形，在那放縱不管的肉慾中的困苦情形，她卻不敢想，自然曉得想到這裏，只會發生驚醒甜夢的。』

有人敲門。

孩子在門外喊道：『有你的的一封信。』

西那抬頭問道：『誰呀？』山甯很清楚的看見她的雪白柔軟的頸子。

西那起來開門，那個孩子沾到膝上都是濕泥，走進來，脫了帽子，說道：『那位少年女人，打發我來的。』

杜布華寫道：『西那呀！你若是能辦得到，今晚就得回來，視學員已經到了，明早來看學校，你若是不在學校，恐怕不甚好看。』

西那的老姨母問道：『什麼事？』

西那沉思的答道：『杜布華打發人來請我回去，視學員到了。』

那個孩子用這隻腳擦那隻腳，說道：『她要我告訴你，不要不回去。』

姨母問道：『你去嗎？』

西那答道：『我一個人，天又黑，我怎麼能去呀？』

那孩子說道：「月亮上來了，外面是很亮的。」

西那仍然遲疑，說道：「我不能不去。」

姨母說道：「是呀！是呀！我的好孩子，你不去，恐怕有麻煩。」

西那很決定的點頭說道：「很好，我就去。」

她很快的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同姨母告辭。

「姨母，我走啦。」

姨母說道：「我的寶貝，走罷，上帝保佑你。」

西那對那孩子說道：「你同我一道走嗎？」

那孩子露出畏怯慌亂樣子，又拿腳擦腳，喃喃道：「我原是來找我母親的，她是在這裏

替和尙們洗衣服的。」

西那道：「我怎麼好一個人走呢？」

那孩子道：「也罷，我同你去。」

他們走出去，走入深藍噴香的夜景中。

她說道：「多麼好聞的香氣呀！」她說出這句話來，立刻大喊一聲，因為她在黑暗裏碰了人。

山甯笑說道：「是我呀，」西那伸出發抖的手來。

她當作解說的說道：「天太黑啦，看不見人。」

「你往那裏去呀？」

「我回去市鎮，他們請我回去。」

「什麼呀！獨自一個人走麼？」

「不是一個人走，這個孩子同我去，他是我的保護人。」

那個孩子，蹣跚腳，很高興的喊道：「保護人，哈哈！」

她問道：「你在這裏作些什麼呀？」

「哦！我們在這裏吃酒。」

「你說我們？」

「是呀……沙弗洛夫，尤力伊，伊文諾夫……」西那臉紅問道：「尤力伊也同你們在

一起麼？」她說出她所愛的人的名字來，就令她一陣的透骨震動。好像她往深坑底下去。

「你爲什麼問呀？」

她的臉變作更紅了，答道：「因爲……我碰見他。」

「是呀！我同你告別了！」

山甯輕輕的握住她伸出來的手。

「你若是喜歡的話，我搖你過去，你爲什麼要繞這許多路呢？」

西那道：「不必了，請你不必費心。」她覺得奇怪的畏羞。

那小孩很勸她道：「讓我搖你過去罷，岸邊有許多泥。」

「也罷，你回去找你的母親罷。」

那孩子問道：「你不怕一個人走過那些野地麼？」

山甯說道：「我陪你走到市鎮。」

「你的朋友們不說話嗎？」

「哦！這是不緊要的，他們要等到天亮纔散呢，況且他們麻煩我夠了。」

「小孩子，你可以走啦，你陪我走。我謝謝你！」

那孩子說道：「小姐，我同你請晚安啦。」那孩子說完這句話無聲無響的走了，只剩了

西那和山甯兩個人，

山甯說道：「你扶住我的手，不然的話，你會跌的。」

西那扶住他，她一碰着山甯的如鋼鐵那麼堅硬的肌肉，很有點怪異的感覺。他們兩個

人就是這樣在黑暗中穿過樹林，走到河邊，樹林裏是漆黑的。

她說道：「哦！多麼黑呀！」

山甯湊近她的耳朵，低聲說道：「不要緊，我最喜歡晚上的樹林，到了這個時候，人就脫下每天所戴的面具，變作膽大些，神祕些，更有意義些。」

地上很滑，西那覺得很容易跌倒，她向來是喜歡靈敏果斷的男人，這時候正同這樣的男人相切近，又是在黑暗之中，她就覺得極舒服的震動。她的臉發紅，她的嫩臂，同山甯的膀子分熱，她的笑是不停的，但是勉強的。

走到山腳，天色不像那樣黑，河面有月光，吹來一陣一陣的涼風，樹林是很神祕的往後退，好像是把他們交給那河了。

「你的小船在那裏？」

「在這裏呀！」

小船浮在光滑的水面，看得很清楚的。山甯一面把槳放好。西那伸出兩手，把自身駕穩了，坐在船的後身。忽然間天上的月光和水面的返照，給她的形體一種的異采。山甯把小船一推，就跳上去，小船在沙上一溜，嘩喇一聲，就入水了。當小船浮在月光之中的時候，船後有許多寬闊的波紋。

西那忽然得了令人驚倒的氣力，說道：『讓我搖船，我愛搖船。』

山甯說道：『好吧，你就坐在這裏。』他站在船中間。

她的靈活的身子，又輕輕的在他身邊經過，她碰他伸出的手，他能夠向下看見她的好看前胸。

他們就是這樣往河下浮，月光照在她的黑眉和閃光眼睛的臉上。她所穿的白衣服，另有一種光采。由山甯看來，他們好像是到了仙境，離人世極遠，是人類的法律和理性所不能到的地方。

西那說道：「今天晚上有多麼可愛呀！」

山甯低聲答道：「真可愛，是不是？」

她忽然大笑。

她就讓步給一陣忽然而來的衝動，說道：「我不曉得是爲什麼，我很想把帽子拋在水上，把我的頭髮放下來。」

山甯喃喃道：「你就照着辦呀！」

但是她覺得不安，一言不發。

她受着這安靜悶氣的晚上的潛力所移，她的思想又折回她剛纔的一番閱歷。她覺得山甯不能不曉得，她更覺得歡樂。她不知不覺的要他曉得她不是常時是這樣溫柔這樣識羞的。當她把面具扯下來的時候，她可以是一個很不同的人，就是這樣，她心裏的渴想使她臉紅耳熱，異常的高興。

她吞吞吐吐的問道：「你認得尤力伊許久了，是不是？」她禁不住在一個無底深坑之上盤桓。

山甯答道：「不是的。你爲什麼問我？」

她答道：「我不過問問，他是一個聰明人，是不是？」

她說話的聲音帶點像個小孩子的畏怯，好像是少年人問老年人要東西，這個老年人可以撫摩她，或懲罰她的。

山甯一面說一面對她微笑道：「是呀……！」

她聽他的聲音，曉得他微笑，她臉紅得利害。

她兩唇抖抖的說道：「不是……但是，實在他是……他好像很不歡樂。」

「大概是，他一定是不歡喜的，你替他難過麼？」

西那裝作老實，說道：「我自然替他難過。」

山甯說道：『這是很自然的，但是你所說的「不歡樂」三個字，你的意思同實在的意思不同。你以為一個人精神上不滿意，一個人終日解析他的心境，和他的動作，不是一個可哀的不歡樂的人，是一個有非常個性和力量的人。這樣的終日解析自己，在你卻見得是一種好特性。有這種特性的人，就可以有權利以為自己比其他什麼人都好得多，不獨值得受人憐憫，還值得享受戀愛和敬重。』

西那坦白的問道：『好呀，若不是這個，還是什麼呢？』她向未同山甯說過這許多話。她曉得他是個有創解的人，原是聽人說的；現在她碰見這樣新鮮有意味的人物，覺得很受舒服的擾動。

山甯大笑。

『從前有一個時期，人們所過的，是畜生的狹隘生活。他的舉動和感覺，自己是不擔責任的。隨後的時期，人們過的是有知覺的生活，一入手的時候，一個人是習慣於過於重視他

自己的情操，需要和欲望，尤力伊所到的就是這個程站，他是最末後一個馬喜坎（Mohica），是人類發展的一個時期的最末後的代表。這樣的時期，是永遠過去，不再發現的了。他好像是吸收了那個時期的所有一切的精神，卻毒害了他的靈魂。他其實並不是過活；他的一舉一動，一思一想，都要請問過：「我作的對了麼？我作錯了麼？」他這樣的自問，幾乎變作毫無道理的了。說到政治，他打不定主意，若同他人比肩作事，是不是失了身分。若不聞不問，他又游疑，這樣的撇開不顧，是不是自甘屈辱。世界上很有這種人，倘若尤力伊成爲一個例外，只因他的知識比人卓越些。」

西那畏怯的說道：「我不甚明白你的意思，尤力伊本是這樣的人，而不是那樣的人。你好像是怪他，倘若人生不能使一個人滿意，可見得這個人是立在人生之上。」

山甯答道：「人不能在人生之上，因爲他不過是人生的一部分，他原可以不滿意的，但是這樣的不滿意的原因，還在乎他自己，他或者是不能，或者是不敢。從人生的寶藏庫中，取

出許多來，足夠供應他的實在需要。世界上原有許多人，畢生都是在監牢裏的，有許多是不敢逃出監牢的，如同籠子內的鳥，開了籠，還不敢飛出來享自由……一個人的體魄和靈魂，原是成爲一個完全諧和的全體，可怕的死期將近，纔受擾動的。我們所以擾動這樣的諧和，皆由於我們自己的人生的概念，是受過擾亂而變形相的。我們稱我們的肉慾作獸慾，我們引以爲恥；我們拿令人丟臉的形式和束縛，掩飾我們的肉慾，生來就是薄弱的人，不覺得這樣的掩飾，就披枷帶鎖的，捱了一世的苦。也有許多人被人生的僞概念所困，這就是殉難的人，困在裏頭的壓力是要發洩的；肉體是要求歡樂的，由於肉體無能力，就要受痛苦，這種的人，他們所過的是永遠不諧和，永遠無定的生活。毋論有什麼可以藉口的，他們就一手來抓，就可以幫他們做成一個更新的道德學說。後來終有一天，他們變作很憂悶，不敢過活，不敢知覺。」

西那很以爲然的說道：『是呀！是呀！』西那心裏這時候不知有多少新思想在那裏盤

旋。她的發光的眼睛，看晚上四圍的美景，在月光中恬靜的河和在夢境的樹木的美，好像鑽入她的全身，她又被一種空泛的渴想迷住了。這樣的渴想是要能令她快樂的特別優勝的氣力。

山甯接着說道：「我的夢想常是一個黃金時代。那時候並沒有什麼東西攔阻一個人享受快樂，那時候他可以毫無畏懼毫無束縛的給他自己以一切能到手的享受。」

「是呀，但是他怎樣能辦到呢？難道折回野蠻時代麼？」

「不是的，人同畜類一樣過活的時代，是可憐的，是野蠻的時代。當我們自己的時代，是體魄受制於靈魂，體魄受壓制，丟在背景，既無感覺又無氣力。但是人類並不是虛過一生的人類也會創造人生的新條件，並不為粗俗或禁慾留餘地。」

西那匆忙的問道：「是呀，但是愛情怎麼樣呢？難道愛情不加我們以任務麼？」

「不能加，倘若愛情加上許多困難的任務，都是因為妒忌。妒忌原是奴隸制的結果，毋

論什麼樣的奴隸制都發生弊害。人們應該享受愛情所能給他們的幸福，不必畏懼，也不受束縛，設使真是這樣，愛情的一切式樣，當然是無限的更豐富，更不同，更爲機會所潛移。」

西那自傲的反省，說道：「我現在是毫無畏懼的了。」她忽然看山窟，覺得好像是第一次見面的，他在對面，是一個嚴肅好看的人；眼睛是黑的，肩膀是闊的，男性是濃厚的。

她想到：「多麼一個偉丈夫呀！」她的眼前就是一全個世界的不知到的氣力和情緒，她該不該走入這個世界？她微笑她自己的好奇，渾身發抖。山窟一定猜着她心裏有什麼思想經過，他呼吸很快，幾乎喘氣。

當小船經過河身的窄處，兩槳鉤着樹枝，脫了手。

她畏怯的說道：「這裏太窄，我不能搖，」她的聲音溫柔合拍，如同潺潺的流水一樣。

山窟站起來，向着她走來。

她害怕問道：「什麼呀？」

「沒有什麼，我不過要……」

西那也站起來，想走到把舵的地方。

小船搖擺得很利害，她幾乎站不穩，不由自主的，抓住山甯，幾乎倒在他懷裏。當那個時候，她幾乎不知不覺的，又絕不相信能有這種事的，她很溫柔的延長兩個人的相偎相倚，她同他一接觸，他的血覺得同燃燒一樣，她也覺得她的血是不能抵抗的燒熱起來。

山甯又驚異又快樂，說道：「呀！」

他緊緊抱住她，往後一推，她的帽子丟了。

那條小船搖擺得更兇，有看不見的水浪打在河邊。

她聲音很微的叫道：「你幹什麼？放了我吧！你幹什麼……」

她被山甯的兩隻如同鋼鐵一樣的膀子抱住了，盡力掙脫，但是山甯愈抱愈緊，等到什麼阻礙東西都沒有了。

環繞這兩個人的只有一片黑暗；只有河水和蘆荻的潤香；只有一陣熱一陣冷的空氣；只有寂靜，忽然不知什麼緣故，她所有的意志力思想力都全失了；牠的四肢鬆軟了。

第三十九章

後來她恢復過來，看見黑水裏的月光影子，山甯的臉俯着看她，兩眼閃光，她覺得他的兩隻膀子緊緊的抱着她，一枝漿擦她的膝。

她隨後柔聲啼泣，泣得很久，卻不擺脫，還是讓他抱住。

她的眼淚，是爲不可挽回而滴的，害怕自己，可憐自己，和戀愛山甯，這三件事合起來，使她流淚。山甯抱她起來放在膝上，她就同發愁的孩子一樣，讓他放在膝下。她能聽見山甯低聲柔氣帶着感激的意思安慰她，她覺得如同在夢中一般。

她想到：『我要跳水死。』她這個思想好像是對答一個第三者的詰問：『你幹了什麼啦，你現在怎麼辦呀？』

她大聲問道：「我現在怎麼辦呀？」

山甯答道：「我們商量看。」

她想從他的膝上溜下來，他把她抱緊，她還坐在他的膝上，她心裏想既不怕他又厭他，卻是奇怪。

她對自己說道：「現在毋論有什麼事發生，都是不相干的了。」但是有一種祕密的體氣的好奇，令她胡猜這樣一個有氣力的人，原是個外人，卻是一個親密朋友，怎樣的對待他。過了一會，他拿槳，她斜靠在他身邊，兩眼半閉，每次搖槳他的手離她的胸前很近走過的時候，她就發抖。小船靠岸聲響，西那纔睜開眼，她看見田，看見水，看見白霧，又看見月亮同一個慘淡鬼影一樣，破曉就要逃走了。這時候天亮了，有涼風吹來。

山甯溫柔的問道：「我陪你去，好不好？」

她答道：「不必了，我願意一個人回去。」

山甯從小船把她舉出來。他很高興的舉起她，因為他覺得他愛她，感激她。他很親愛的擁抱她之後，把她放在岸上，她跌了一交。

山甯說道：「哦！你這個美人！」他的聲音全是一片的热情，溫柔，憐愛。她不知不覺自鳴得意的微笑。山甯抓住她的兩手，拉她過來。

「吻我！」

她想到：『不要緊的，現在什麼都是不要緊的了。』她給他一個長而熱烈的吻。她喃喃道：『我走啦。』她幾乎不曉得她自己說些什麼。

山甯哀求道：『小寶貝，不要同我生氣。』

當她過關，走路走得不穩，快要跌倒的樣子，又紮了衣服的時候，山甯看着她，兩眼露出愁容。他想到她將來要受許多用不着的愁苦，他心裏很憂傷。因為他預料她無力量拋在一邊。

她的身子慢慢的向前同破曉相會，不久就在白霧裏看不見了。

等到看不見她的時候，山甯跳上小船，用力掉了幾槳，把河水打成沫。那時候四面浮出濃霧包圍住他，他在河的中流放下雙槳，挺直的站在船上，大聲歡呼，樹林和濃霧好像是有生命的，響應他。

第四十章

西那好像是受了重大的打擊，立刻就睡着了。但醒得很早，覺得通身都不是的，身上冰冷同死屍一樣。她無時無刻不覺得是絕望，無時無刻不記得剛纔所作的事。她當不言不語的心灰意冷中，細細的察看她屋子裏的東西，好像是要找出自從昨天起，有什麼東西已經改變了。牆角上排的東西，受了早上的日光，還是很和氣的俯看她，窗子，地板，家具都並無改變，旁邊床上的枕頭，仍然是杜布華的頭枕着，熟睡未醒。各樣東西還是同向來一樣；只有那件揉縐了的衣服，隨便搭在椅子上的，露出祕密來。她初醒的發紅的臉，不久就變作一種灰青色。她的兩道黑眉毛一襯，現得更灰青，她的神經過受擾動，重演最後這幾點鐘的閱歷，演得令人可怕的清楚。她看見她自己當日出時候，在無聲響的街上走過，又看見帶着仇視的

窗子，好像是察看她，同時她碰着幾個人都回頭來看她。她往前走，被長裙所絆，拿了一個綠絨的小包，很像一個刑事犯走回家的，昨晚好像是昏迷不省人事的一晚，昨晚有一件瘋狂，怪異，把人打倒的事發現了。但是她卻不曉得是怎樣發現的，爲什麼發現的。她所不能明白的，就是她自己怎樣的全不顧羞恥，忘記了已經戀愛一個人，爲什麼又另戀愛一個人。

她心疲意冷的起來，不響的穿衣服，惟恐驚醒杜布華。她隨後坐在窗口，看園裏的綠葉黃葉，有許多思想在她的頭腦裏旋轉，這些思想是模糊的，混亂的，如風吹烟一般。杜布華忽然醒啦。

杜布華說道：「什麼呀！已經起來嗎！多麼的反常呀！當西那一早回來的時候，她的朋友不過帶睡的問道：『你怎樣的弄到這個樣子？』說完又睡着了，現在她看出有點不對，趕快走過去，赤了脚，披的是睡衣。」

她如同一個姊姊很關切的問道：「什麼呀？你有病麼？」

西那瞬眼，好像是受了一打擊的，帶着微笑，勉強裝作快活的聲氣答道：『哦！不是的！我不過昨晚幾乎整夜的不能睡着。』

這就是她第一次說謊，把她所有的坦白高貴的處子地位，變作一個追憶了，（變作追憶大約她指喪失了的意思——譯者註）現在變作是假的，是有瑕疵的，當杜布華穿衣服的時候，西那不時不時的偷看她。她的朋友是光明的，是貞潔的，她自己是令人憎惡的，如同一條打死的爬蟲，這個印象是很有力的，她看來連杜布華所站的地，好像是一片光明，她自己所在的那一角，是一團的黑暗。西那記得她自己怎樣常以爲自己貞潔美麗過於她的朋友，現在這一改變，使她非常的痛苦。

外面看過去，她是很恬靜的，痛苦卻深藏在心裏。她外面現出幾乎是快樂的，她穿上一件很好看的深藍衣服，拿了帽子和陽傘，照平常那樣的快樂，走到學校，等到中午纔回家。

她在街上碰見立達，兩個人都站在太陽底下，苗條少年，美秀，微笑的談瑣事，立達帶點

仇視西那，她以為她歡樂無憂，西那卻羨慕立達的自由，和快樂從容的日子，各人都相信自己是不公道的犧牲。

『我當然比她好，為什麼她就該歡樂我就該受罪？』她們兩個人心裏都有這種思想。吃過中飯後，西那拿一本書坐近窗子，無精打采的看花園，這個時候花園裏還帶着多少殘夏的光華，動情之機已經過去了，這時候她的心境是不關切，不足輕重的。

她說了又說，說道：『呀！現在我算是完了，我不如死了罷。』

山甯未看見她，她就先看見山甯，他身長而安靜，穿過花園，推開樹枝，西那身靠椅背，把書緊貼胸口，他慢慢走近窗子的時候，她察看他。

他伸出手來，說道：『你好呀。』

她還未能起來，或未能恢復原狀之先，他用溫柔親愛的腔調，說了兩次：『我同你請早安。』

西那覺得毫無氣力，只喃喃道：『請早安。』

山甯靠着窗台說道：『請你走出來花園談談一會子。』

西那站起來，有一種怪力奪了她的意志，她兩邊的擺。

山甯說道：『我在花園等你。』

她只點點頭。

當他慢慢走回去花園的時候，西那不敢看他。有幾秒鐘工夫她不動合着手忽然走出去，拉住衣服便可以走得容易些。

陽光照着鮮明的秋葉；花園好像是浸在黃金色的霧裏。當西那走向山甯的時候，他相離還遠，站在小徑中。他的微笑會令她煩心，他抓住她的手，坐在樹身上，輕輕的把她拉向他懷裏。

他說道：『我不敢說我該走來看你，因為你可以想，我待得你很不好，但是我不能不來，

我要解說解說，你就可以不十分恨我惡我，說到底……我能夠那樣做嗎？我怎樣能抗拒呀？有一會子我覺得阻隔你我的最後障礙，已經跌下來了。我又覺得倘若我錯過這千載一時的機會，我是永遠不能再得這個機會的了。你這樣的少年，你這樣的美貌……」

西那不響。她的柔軟透光的耳，半藏在頭髮裏，變作玫瑰紅顏色，她的長眉毛抖動。

他說道：「你現在是可憐，昨天有多麼美，人世所以有憂愁，都只爲男人把他自己的歡樂，定了一個價值，設使我們過活的方法不同，昨晚的事，當長在我們的記憶中，作爲人世諸多最美好最寶貴的閱歷之一。」

她無意識的說道：「是呀，倘若……」隨後她忽然微笑，她自己也覺得詫異，這一微笑，似乎提起她的精神，如同日出鳥鳴，和蘆荻的低聲一樣，但是不過一剎那間。

她忽然看見全個的將來，都在她眼前，是一個憂愁羞辱的已經破壞的生活，將來的光景，是很可怕的，就激發怨恨。

她很生氣的說道：『你走開！離開我！』她咬牙切齒，她站起來，臉上發露強硬報復的神色。山甯憐憫她，有一會子，他想要她，保護她，卻有點什麼事體攔住他。他覺得這樣的補救，太過卑陋，他想到：『呀！也罷，人生一定要隨她自己的方向走。』

他說道：『我曉得你戀愛尤力伊，也許你因為這一層最難受，是不是？』

西那合手說道：『我不戀愛什麼人。』

山甯哀告道：『你不要怨恨我，你現在如同從前一向那樣的美，你昨晚給我的歡樂，你將來給你所愛的人……給得更多，我誠心望你享受全數可能的快樂，我將永遠想像你如同我昨晚所見的你，我告辭了……你毋論什麼時候用得着我，打發人來找我，設使我能夠做得到的話……我肯把性命交給你。』

西那看看他，一言不發，很被奇怪的憐憫所動。

她想到：『也許可以不要緊的，誰知道呢？』有一會子工夫，這件事似乎不至於十分可

怕，兩個人眼眼相視，曉得各人心中都存了一件秘密是無人會揭露的，這件事的記憶，永遠是有光采的。

西那溫柔說道：『也好，分別啦。』

山甯快樂到臉上發光，她伸手，兩個人單簡的，親愛的相吻，如同兄妹。

西那陪他走到花園的大門，很愁苦的看他走。她回到花園，躺在噴香的草上，她閉眼想昨晚的事，心裏躊躇，該不該告訴尤力伊。

她對自己說道：『不，不，我再也不想這件事啦，有許多事是忘記了的好。』

第四十一章

第二天早上，尤力伊覺得不舒服，起來很晚，他的頭痛，嘴裏覺得不是味。起初他只能夠追憶吵鬧聲，玻璃杯響聲，和破曉時的微淡燈光，隨後他記得沙弗洛夫和比得怎麼樣的喊叫，左斜右倒的，跑去睡了，他同伊文諾夫（吃酒吃到臉青，但兩隻腳還立得住）站在露台上說話，他們沒有看見發異采的破曉的天，天邊是深綠色，頭上的天變作青色；他們看不見田野，看不見底下發光的河，他們兩個人還是接連的辯駁。伊文諾夫很得意的證明給尤力伊聽，說像他這樣的人，是無價值的，因為他們不敢從人生中，取人生所供獻於他們的好東西，他們這種人，到不如死了，讓人忘記了爲妙。他引比得的話，是帶着不懷好意的快樂，他如狂的大笑道：『我當然不喊這種人是人。』他以爲這樣的一句話，也就打倒了尤力伊。

最奇怪的是尤力伊並不難過，只說到伊文諾夫所說他的生活是一種很可憐的生活，他說這是因為他那樣的人感覺較靈，勞腦過度；他贊成這種人不如出世還好，隨後他變作非常的沮喪，幾乎哭起來。他現在很慚愧的記得，他怎樣正在要把他同西那那戀愛的事告訴伊文諾夫，他幾乎把那位貞潔可愛的女子的好名譽，拋在這個野蠻醉貓的脚下。最後伊文諾夫喊喊叫叫的走出院子，尤力伊覺得這間屋子好像是很可怕的寂寞無人。

屋裏的東西，無一樣不是有一層霧罩住的；只有那塊不潔的桌布，帶着綠色的蘿蔔蒂，空的啤酒杯，還有烟頭子，當他坐下縮作一團時，在他眼前跳舞。

後來他記得伊文諾夫回來，同他來的還有山甯。山甯好像是快活，好說話，一點都不醉，他看看尤力伊，神情是很奇怪的，一半是和氣的，一半是挖苦的。隨後他的思想折回到他同西那在樹林的情景，他對自己說道：『設使我乘她無力的時候，討她的便宜，我就是一個很卑劣的人，但是我現在該作什麼呢？到手之後，把她拋開麼？不能，我絕不能作這樣的事，我的』

心肝太慈了，那末，怎麼樣呢？娶她？」

娶親尤方伊聽見這兩個字，立刻覺得太過庸俗了。他這樣繁複性格的人，怎樣能夠忍受俗人成家立室的事，這是作不來的。他想到：「我卻愛她，我為什麼撇開她就走了呢？我為什麼破壞我自己的幸福呢？這真是太怪啦！這真是太無理啦！」

他到了家，要擺脫這件要緊問題的思想，他坐下讀他新近所寫的幾段簡潔文章。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既無善也無惡。」

「有人說：凡是自然的，就是善的，肉慾是對的。」

「這卻是僞理，因為所有都是自然的。在黑暗和空虛之內，是不生物的；所有的事物，有同一的原始。」

「又有人說：凡是從上帝來的，都是善的，但是這句話，也是不真實的；因為，若有上帝，毋論什麼事物都是從他來的，甚至於侮慢神明，也是從他來的。」

「又有人說：施善於人就是善。」

「這麼能夠呀？這個人說是善，那個人卻說是惡。」

「奴隸想自由，他的主人卻要他永作奴隸；有錢的人要保全他的錢財，沒得錢的人，要破壞有錢的人；受壓制的想自由；戰勝的永遠想不敗；沒有人愛的人，想人愛；活人想不死；人想毀野獸，野獸想毀人；一開始就是這樣，永遠就是這樣；況且毋論什麼人，不能有特別權利取那惟善於他的善。」

「世人好說，愛人好過惡人，這句話也是不確的，因為若果有賞，誠然更好是愛人和不自私，倘若無賞，自然更好是享受他那一部分的世界上的幸福。」

尤力伊往下讀，以為他所寫上的思想，是有驚人的深奧。

他對自己說道：「全是真理！」在他的憂悶中，卻微露得意之色。

他走到窗口往外看花園，小徑上堆滿黃葉，觸目都是死色——快死的葉，快死的蟲，他

們的性命都是依靠暖氣和陽光的。

尤力伊不能明白這種安靜，快死的夏天的進行，灌滿他的靈魂，都是說不出來的怒氣。『秋已到了；隨後就是冬和霜雪，隨後是春，夏，又到秋！永遠是單調的！當這時候我該作什麼呢？還不是同我現在所作的一樣嗎？向最好的說，我將變作獸子，什麼都不要，隨後就是老，就是死。』

像這樣的往往令他難過的思想，現在在他的頭腦衝過，他說生活已經在他身邊走過了；到底是並無所謂一種例外的生活；就是說到一位英雄吧，他的生活滿是可厭的事，一入手就是令人憂愁的，到末了是沒有歡樂的。

尤力伊絕望的扭手說道：『建功立業！一種的戰勝！放一陣光，隨後斷氣，無畏懼，無痛苦，死了，這是惟一的真生活！』

他心裏發現千百種的奇功，一種英雄過於一種，每種都好像微笑的死人頭。尤力伊閉

了眼，能夠很清楚的看見一個灰色俄都的早上，潮濕的磚牆，和一個絞人架的影子，他想像拿一把手槍緊靠他的眉心，他想像他能夠聽見有幾樣東西“Nagaitas”打他的臉和背的聲響。

他說道：『就是我將來的結局！我一定走到這一步！』

英雄事業是全消滅了，只有他自己的無法可想，如同一個恥笑人的假面具在那裏晒他。他覺得所有他的戰勝夢，示勇夢，都不過是小孩子的幻想。

他想到：『我什麼就應該犧牲我自己的性命，或忍受羞辱，我忍死，好叫勞工們在第三十二世紀，可以不必受饑寒，可以不必受無妻無夫的痛苦呢？任從全數勞工和非勞工，都入了地獄罷！』

他想到：『我願有人把我打死，一槍把我打死，從我背後放一槍，使我不知不覺的死，這是胡說，是不是？爲什麼一定要別人打死我，爲什麼我就不好打死我自己？難道我是真是這

樣一個畏怯的懦夫沒有膽子結果這個性命麼？我曉得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人是必死的，不過或遲或早，所以……」

他走到放手槍的抽屜，暗暗的把手槍拿出來。

「假如我叫喊，並不是實在因為我……不過鬧着玩！」他把手槍放在口袋裏走出去。通花園的廊下。台階上堆了些黃枯樹葉，他一面嘯一個慘悽的調，一面亂踢樹葉。

利亞利亞從花園那邊走過來，很高興的問道：「你嘯的是什麼呀？好像是短命少事的輓歌。」

尤力伊不高興的答道：「不要胡說！」從此刻起，他就覺得有一種是他的力量所不能阻止的事體走到面前了。他好像一個曉得快死的禽獸一樣，不停的走向這裏，又走向那裏，找一塊安靜的地方。院子不過惹他生氣，他就走到河邊，河面浮了許多黃葉，他拋一條乾樹枝在河上。他看了許久浮葉跳動所發生的圈子，他回頭向房子走，立住脚，看看已經毀傷

了的花畦，還有幾朵紅花未死，隨後回去花園。

在棕色和黃色的樹葉中間有一橡樹，葉子卻是青綠的。板櫬底下有一隻黃貓，躺在那裏晒太陽。尤力伊滿眼含淚，輕輕的順貓背的毛。

他對自己說了兩遍，說道：「這就是結局！這就是結局！」這句話好像是毫無意義，卻如同一箭，射入他的心裏。

「不是的！不是的！什麼胡說！我的一生都在我的眼前，我今年不過二十四歲！不是這個，究竟是什麼？」

他忽然想起西那，想到經過在樹林那番胡鬧之後，他怎樣能有臉見她。但是他又怎樣不能夠不見她？他覺得羞愧無以自容，不如死了罷。

那隻貓拱拱背，很高興的低喊幾聲，好像水沸。尤力伊很留心看貓，隨後又走來走去。

「我的生活很勞倦，很寂寞……況且我不能說……不，不，我甯死也不再見她！」

他的生活從此永遠與西那無干。他的前程，是一片冷的，灰色的，空無所有，是一串無愛，無望的日子。

「不，我甯願死！」

剛好這個時候，車夫脚步很重的走過，拿了一桶水，水面浮了些死黃葉，女僕走到門口，喊尤力伊，有好一會子工夫，尤力伊不懂她說的是什麼。

後來他明白了她是來請吃中飯的，答道：「曉得了，曉得了！」

他恐怖的對自己說道：「吃中飯麼？走去吃中飯！毋論什麼事都是同從前一樣；終天的活着，憂愁着，應該怎樣對付西那，怎樣對付我自己的生活，怎樣對付我自己的行爲？我該快點作，不然的話，我若是進去吃中飯，後來就沒得時候作啦！」

他這時候只要趕快作，手脚發抖，他知道沒得事體發生，他的很清楚的預覺死期將至；因為恐怖發生耳鳴。

那女僕兩手插在白圍身底下，仍然不動的站在廊下，享受秋天的和風。

尤力伊好像一個賊，偷偷的走到橡樹之後，免得廊子上有人看見他，忽然一槍打自己的胸口。

他怕死求活，很高興的想道：「走了火！」但是他看見上面是橡樹的最高枝子向着天，看見黃貓驚跑了。

那女僕大喊一聲跑進門。尤力伊後來覺得好像有一羣人圍住他，有一個人倒涼水在臉上，有一塊黃葉粘在他的眉心，覺得很不舒服。他聽見四圍都是很着急的人聲，有人啼聲，有人大哭：「尤力伊，尤力伊！爲什麼，爲什麼？」

尤力伊想道：「這是利亞利亞！」

他睜開眼，起首亂動，動得很兇，如狂如癡的喊道：「請醫生——快快！」

他覺得什麼都完了，非常的恐怖——是不能救的了。粘在眉心的死葉，他覺得愈見愈。

重，壓破他的腦。他伸長頸子，要看清楚些，但是那些樹葉長而又長，後來全遮蓋了；以後尤力
伊就全不曉得了。

第四十二章

無論曉得尤力伊的，不曉得他的，喜歡他的，看不起他的，向來想不到他的，都同聲哀悼他死。

無人曉得他爲什麼要自殺的；他們雖然都自以爲曉得，他們心坎裏也存着他的思想一部分，自殺好像是一件極好的事，結果是落淚，花圈恭維的話，他自己的親戚沒有一個送殯的。他的父親得了半身不遂的病，利亞利亞是一刻都不能離開他，只有里雅珊代表親族辦理葬事。旁觀的人覺得悽慘，就是因爲這樣的孤寒，死者得了一種可悲的偉大之處，也是因爲這個緣故。

屍架上擺了許多秋天的無香的美花！尤力伊的臉在這許多紅的白的美麗花朵之間，

露出安靜神色，毫無衝突或受苦的痕迹。

當棺材抬過西那門口的時候，西那和杜布華跟着大衆送殯。西那是一點精神都沒有，好像是被送到法場的。她雖然相信尤力伊並未聽見她的不名譽的事，但是其中有這件事，與尤力伊的死有關係。他的一死是一件神祕不能明白的事，只有她一個人背負這樣說不出來的羞恥的責任。她看得自己是一個最可憐最無恥的人。

她在幻想中，很親愛的，吻她的死了的愛人，足足哭了一夜。天亮的時候，她滿肚都是無希望的戀愛尤力伊，痛恨山甯。她偶然的同山甯私情，好像一場惡夢，凡是山甯所告訴她的話，和當時她所相信的話現在她憎惡到了不得。她是永墮深坑，無人援救的了。當山甯走近她的時候，她兩眼瞪他，她很害怕很厭惡他，隨即突然的走開。

當山甯伸出歡迎的時候，她的冰冷手指輕輕的碰了山甯的手。山甯立刻曉得她的思想和感覺，從此以後，他們兩個人只能夠是路人的了。他咬了嘴唇，只好同伊文諾夫一道。

山窟說道：『你聽聽比得說話！他怎樣的高聲喊！』

在他們的前頭很遠，有許多送殯的在棺材後頭唱輓歌，滿空中都是比得的拖得很長的聲音。

伊文諾夫說道：『唉！是不是一件好笑的事？一個薄弱的人，卻忽然跑去，把自己一槍打死！』

山窟答道：『我相信，當手槍未響之前三秒鐘，他還未打定主意，是否要打死自己，他是這樣活，就是這樣死。』

伊文諾夫說道：『呀！也能，毋論怎樣，他得了死所啦。』

伊文諾夫就是用這一句話解說這件慘死，指他個人說，這一解說，就令他心安。

墓地的景象，秋意更深，樹木都是深黃的，乾葉地上還有幾處有青草，墓碑和十字架現得更白。

黑色的大地，就是這樣收了他回去。

當泥土蓋過棺材，從此生死永遠異路的時候，西那大喊一聲，她的哭聲的反響，穿過墳地，令送殯的人很難過。她現在不過隱藏她的秘密不令人知了。這時候他們都猜着了，他們見得一死就拆散了，這個少年女子和她的愛人。她渴想把她的所有少年和美貌，交結這個人，這個人卻已經埋在土裏了。

他們把她領走，她的哭聲慢慢收了，趕快把墳穴填滿土，築了一個土堆子，種了幾株青綠小杉樹。

沙弗洛夫變作很不安，匆匆的對逐個旁觀人說道：「請那一位演說一番，諸位先生，這樣不成應該有一番演說的。」

伊文諾夫不懷好意的提議道：「請山甯吧！」沙弗洛夫很驚訝的，瞪着伊文諾夫。伊文諾夫卻露出不能窺探的神色。

他喊道：『山窟！山窟！山窟在那裏呀！佛拉德米爾，還是你來說幾句吧！我們不能沒有幾句演說就走開呀！』

山窟含怒答道：『既是這樣，你自己演說吧！』
他正在聽西那遠遠的哭。

『設使我能說，我是肯說的，他實在是一個很……可注意的人，是不是？請你說幾句吧！』
山窟瞪眼看他，幾乎發怒的答道：『說些什麼？不過是世界上少了一個馱子就是了！』
這兩句痛恨的話，是非常清楚的落在當時在場的人的耳鼓上，他們聽了很詫異，一時答不出來，惟有杜布華高聲喊道：『多麼不名譽呀！』

山窟聳聳肩，問道：『爲什麼？』

杜布華要大聲喝他，要揮拳打他，有幾個女孩子把她攔住了。送殯的人也就亂七八糟的散了。四面都有熱烈的反對聲，這一羣人就散了，如同風吹敗葉一般。沙弗洛夫那時在前

頭跑，不久就回來。里雅珊同幾個人站在一邊，狀態是洩的。

山甯思想到忘其所以，看看一個戴了眼鏡的人的臉，掉過身子，同伊文諾夫在一起。伊文諾夫是滿臉的疑惑。當他對沙弗洛夫提山甯名字的時候，他曾預料有不測的變化，卻是不要緊，他一面覺得好玩，一面卻惱悔。他不曉得該說些什麼話，只好掉轉臉看墳堆和十字架的那一邊的遠處的田野。

有一個少年學生站在他身邊不遠，正在說話，說得熱鬧，伊文諾夫冷冷的瞪他一眼，說道：「我猜你以為你自己是個裝飾品，是不是？」

那學生紅了臉答道：「你這句話並不見得好笑呀！」

「什麼好笑不好笑！你滾開吧！」

伊文諾夫的兩隻眼露着不良的意思，那個失了常度的學生，不久就走了。

山甯很留心這一場的小把戲，微笑。

他說道：「都是些什麼傻子！」

伊文諾夫爲的是遲疑了一會，立刻覺得慚愧。

他說道：「來呀！隨他們去！」

「好呀！我們走！」

他們在里雅珊身邊走過，當他們向大門走的時候，里雅珊怒目看他們。山甯看見離開很遠的地方，另外有一羣少年人，是他不認得的，站在那裏，頭靠頭的，像一羣綿羊。站在中間的是沙弗洛夫，又說又動的，一看見山甯就不響了。其餘的人都掉過臉來看山甯，他們的臉上露出真正的怒容和一種羞怯的好奇。

伊文諾夫看見山甯的眼帶點怒容，很詫異的說道：「他們要謀害你。」

沙弗洛夫的臉同龍蝦那麼樣紅，走上前來，眼皮亂動，走到山甯面前，山甯立刻轉過身子，好像是預備那個先來，他就打倒那個。

沙弗洛夫大約是有點覺悟，因為他臉無血色，遠遠的就立住腳，學生們和女孩子們跟在他後頭，好像是一羣羊跟着一個頸項懸鈴的先導者走。

山甯並不大聲，說道：「你們還要什麼？」

沙弗洛夫很慌亂的答道：「我們並不要什麼，不過我的同伴們，要我發表他們的不高興……」

山甯咬牙說道：「我纔不管他們什麼不高興！你請我說幾句關於死者的話！我發表過我的思想之後，你跑來發表你們的不高興！你們真是好的；設使你們不是一羣無知無識的假作多情的小孩子，我就對你們發明我是對的，尤力伊的爲人，絕對是傻子的行爲，因爲他爲許多無用的事煩心，白送了一條傻子的生命，但是你們……你們太糊塗，心眼太窄，我說的話你們也不懂！你們走你們的吧！你們走吧！」

他說完，就一直向前走，逼這一羣人讓路。

沙弗洛夫微微的反抗，叫道：「請你不要推！」

有一個人喊道：「在所有無禮人之中……」他是未說完這句話。

當他們兩個人在街上走的時候，伊文諾夫問道：「你爲什麼這樣的恐嚇人？你真是令人害怕！」

山甯答道：「假使這樣的少年，帶着關於自由的瘋狂觀念，常來麻煩你，我看你對待他們，比我還要無禮些，讓他們都入了地獄吧！」

伊文諾夫半認真半玩笑的說道：「我的朋友，放高興些！你曉得我們作什麼？買點啤酒，喝兩杯，替尤力伊作個紀念，好不好？」

山甯隨便答道：「隨你的便。」

伊文諾夫接着說道：「等到我們走回去的時候，他們都散了，我們就在墳邊吃酒，一面致敬於死者，一面我們自己享受。」

「很好。」

當他們回到墳地的時候，一個人也沒有了，墓碑和十字架，是直直的硬硬的立在那裏。不響。有一條黑蛇忽然從乾葉堆裏穿徑鑽過。

伊文諾夫發抖喊道：「爬蟲！」

他們隨後把空酒瓶拋在新墳旁邊的草上。

第四十三章

當天黑的時候他們兩個人在街上走，山窟說道：「你聽我說。」

「說呀！說什麼，」

「我要走啦，你陪我到火車站。」

伊文諾夫站着不動。

「爲什麼？」

「因爲這個地方令我討厭。」

「有點事體令你害怕，是不是？」

「令我害怕麼？因爲我想走所以我就走。」

「是呀！有什麼理由呀？」

「我的好朋友，不要問傻話。我要走，就是充足的理由。只要一天不看破人們，這人們一天都可以是有意義的。譬如拿我們這裏的人們說吧！西那，或西門諾夫，或是立達，原都可以免得變作庸俗的，現在他們都令我討厭了。我厭他們了，我能夠遷就他們，就遷就他們；我現在再不能了。」

伊文諾夫看他好一會。

他說道：「來來！你當然要同你家裏的人辭行呀！」

「最令我不快的就是家裏的人，我不同他們辭行啦！」

「你的行李怎麼樣呢？」

「我沒有多少行李，你若是在花園等我，我就走到我屋裏，從窗口把我的皮包遞給你。不然的話，他們會看見我，不知要問我多少話，問我往那裏去，問我為什麼要走，況且我並無

話答他們。」

伊文諾夫拖長聲說道：「哦！我明白了。」他帶着同他送行的樣子，說道：「我的朋友，你走了我很難過，……我能夠作什麼呀？」

「你同我一道走。」

「往那裏去？」

「那裏都無關係，我們將來可以定規。」

「但是我沒有錢！」

山甯笑道：「我也是沒有錢。」

「不必了，不必了，你還是一個人走吧，過兩個禮拜，學校就要開學，我還是走我的舊路吧。」

兩個人眼眼相視，伊文諾夫糊塗了，掉過臉，好像是在鏡子裏看見自己的變壞了的面

目。

兩個人走過院子，山甯進了屋子，伊文諾夫在黑暗的花園等；園裏有許多樹影，帶着枯枝敗葉的氣味。當他走近山甯睡房的窗口時候，枯葉在脚下響。當山甯從客廳走過的時候，聽見廊子裏有人說話的聲音，他停住聽。

他能聽見立達說道：「但是你要我幹什麼呢？」他很驚怪她的不高興，無精打采的腔調。諾維柯夫也有點不高興，答道：「我並不要什麼，我不過很詫異你心裏想你是爲我犧牲，其實……」

立達禁不住流淚說道：「是呀，是呀，我曉得。」

「並不是爲我犧牲，其實是你犧牲你自己。是的，是你呀！你還再要什麼呀？」
諾維柯夫不高興。

他說道：「你怎樣不明白我的意思呀！我愛你，這就不是犧牲，你若是想我們兩個人結

婚，內裏就包含不是你犧牲，就是我犧牲，我們怎麼樣能同在一起過活呀？你試試明白我的意思，我們要履行一個條件，纔能同在一起過活，你我都不要想有什麼犧牲，這就是惟一的條件。我們要嗎，彼此相愛，我們的結婚就是有理的，是自然的；我們要嗎，彼此不相愛，那麼……」

立達忽然啼哭。

諾維柯夫又驚訝，又不高興，問道：「爲什麼呀？我簡直的是不能明白你這個人，我並未說過什麼得罪你的話，你不要這樣哭！真是的，我一句話都不能說！」

立達啼泣說道：「我……不曉得，但是……」

山甯縐眉頭，進了自己的屋子。

他想到：「立達原來已經走到這個地點了，設使她跳水死了也許好些。」

伊文諾夫在山甯的窗子底下，聽見他匆匆的收拾行李，還聽見低的聲響，有什麼東西

丟在地板上的聲音。

他不耐煩的問道：「你還不來嗎？」

山甯的無血色的臉，在窗口出現，答道：「只要一分鐘工夫。」

「接呀！」

山甯急忙把皮包遞給伊文諾夫，就從窗口跳下來。

「走呀。」

兩個快快的走過花園，花園是寂靜無人，河那邊的日落的光，已經變淡了。

他們在車站的飯堂，喝分別的酒。

伊文諾夫說道：「祝你前途多幸福，祝你一路順利。」山甯微笑。

他說道：「我的旅行都是一樣的，我不希望人生有什麼給我的，我也不求什麼，說到幸福，到了日暮途窮，是沒有許多幸福的，只有「老」「死」就完了。」

他們走出月台，找個清靜的地方分別。

「好吧，辭行啦！」

「我送行啦！」

他們彼此相吻，幾乎不曉得爲什麼要相吻。

伊文諾夫忽然說道：「呀！我的孩子，我變作很親愛你，我向來所遇的人，只有你一個是真實人。」山甯說道：「只有你一個人當我是個朋友。」他就跳上車。

他喊道：「我走啦！遠別啦！」

列車在伊文諾夫身邊走過，也同山甯一樣，好像是忽然決定要走的。紅光在黑暗中發現，隨後好像是不動的，伊文諾夫悲慘的等到看不見紅光，纔慢慢的回去。

他想到：「我不如吃一瓶酒，澆我的愁懷，好不好？」當他走入酒店的時候，他自己的慘淡厭悶的生活，如同一隻鬼一般，也隨他進去了。

第四十四章

火車裏頭空氣是很悶的，燈光很暗，照着許多擠在一堆的旅客的粗穢臉。滿房都是烟。山甯坐近三個鄉下人，當他走進去的時候，這三個人半在黑暗中，正在閒談，說道：『你說事體很不好？』

山甯身邊的人答道：『不能再壞啦！這是一個年老斑白的鄉下人，說話的聲音尖而弱，』他們只顧自己，不顧我們。毋論你說什麼，等到爲性命競爭，總是有力的打勝。』

山甯猜着他們所不滿意的的是什麼事，問道：『既是這樣，爲什麼吵的。』

那個老頭子搖搖手，帶着要問他的神氣，掉過臉來，問道：『我們能夠作什麼呀？』

山甯站起來，換了坐位，他很曉得這些鄉下人，他們過的是畜生的日子，既不能對付他

們所受的壓制，又無力量打倒壓制他們的人，空空希望有什麼奇蹟發現，千百萬同受痛苦的奴隸，都等候這個奇蹟發現，等到都死了，他們還是一樣的過他們的畜生的生活。

天黑了，旅客們都睡了，只剩一個作小生意的人坐在山窟對面，在那裏難爲他的老婆。她一聲也不響，滿眼含淚的四圍看。

他說道：『你這個母牛，等一等，我就要給你看。』

山窟不久就睡着了，忽然那女人大喊一聲，驚醒了山窟，那個人趕快挪開他的手，但是山窟已經看見他打老婆。

山窟很發怒，說道：『你怎麼這樣野蠻？』

那個人嚇了一驚，往後閃，那兩隻不良的小眼睛瞬動，還在那裏笑。

山窟很厭惡，走去車後的一片餘地。當他走過有過道的客車的時候，看見成羣的搭客橫七豎八的躺下。天已破曉，他們勞倦的臉在慘淡的破曉亮光中，現出青黑色，滿臉全是無

告，痛苦的神氣。

山甯站在那裏吸收清涼的早上空氣。

他想到：『人是一個什麼壞東西！他所渴想的，就是與人類隔絕；與火車，臭空氣，烟，吵鬧，隔絕，就是隔絕很短的時候，也是好的。』

東邊的天很紅，黑夜的最後的淡而帶病的影子，混在平原那邊的灰青天涯線，看不見了。山甯並不去躊躇時候反省，把皮包留下從腳板跳下地。

當他跌在隄上的軟濕沙上的時候，聽見火車走過，聲音如同雷響，等他起來，他大笑，車後的紅燈，已經走遠了。

山甯很快樂的大喊一聲，他說道：『這是好的！』

他的四圍上下都是自由的，寬闊的，兩邊都是闊而平的田野，延長到霧迷的天邊。山甯四面看看這空闊的美景，深深的吸了一口空氣，隨即向前走，對着暢快有光的破曉走；那時

候曠野睡醒了，在廣大的天宇之下，披了青藍的幻色；那時候，最初出現的東方光綫照他的受了炫耀的眼，山甯覺得好像是往前去：往前去會太陽。